

武俠世界

第31年

49

$10.00

編者話

今期為大家提供的巨型小說是蕭玉寒先生所撰著的「小乞俠傳奇故事」之「乞俠丐仙」，故事描述孤兒彭元不堪舅母虐待，前往京城謀事，却因衣衫襤褸而被乞丐頭子誤作新丁，慘遭毆打，後來結識了小丐禿子，兩人很快便成了莫逆，一日，彭元又遭乞丐頭子毒打至重傷，茫然誤闖寶地，得一高人指點，學得一身奇術……最後還幫助蕭菱報了滅家之仇，同時也將欺人太甚的乞丐頭子加於痛懲……故事情節神奇詭異，生動活潑，對江湖中奇人奇事之描述尤為精彩，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今期起推出另一連載小說乃巴彥先生所著「溫柔鄉是英雄塚」，本故事情節曲折，引人入勝，文字精妙，流暢自然，乃一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唐三彩馬」，喜讀南宮宇先生佳作的朋友，今回切勿錯過！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9期
（總號15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乞俠傳奇故事／

蕭玉寒·文
可　飛·圖

乞俠丐仙



雙親病故　寄居舅家

南宋紹興年間，京城臨安有個在朝做官的，姓彭名庶，字秋實，老家是浙江婺州蘇溪。他是政和年間的進士，自從考中了，就離鄉背井去做官，把祖上留下的三百畝水田，都交給妻子董氏的哥哥董安去經營。這董安字思危，原在村裡教村學，是個忠厚老實的人。頭一年租子收齊，他就換成銀子，要給彭秋實送去。董安的老婆徐氏說：「你一年跑斷腿，鞋底子也磨穿三五雙了，這錢就白白地都送與他？」

董安說：「我們的吃穿花銷，不都是用這錢的？爲人不可貪心太重。」

徐氏冒火說：「我還不是爲了你們董家受用？」

徐氏吵吵嚷嚷，鬧了一夜。董安也不理她，第二天早晨依然動身，把銀子送到彭秋實住所去。彭秋實那時不過當了一個小小的縣令，又清正廉明，日子並不寬裕，卻無論如何也不肯收這錢。董安無奈，只好又把銀子帶回家，對徐氏說：「這銀子你好好收藏着，萬萬不能動用。以後每年的都積攢起來，等他有急需時拿給他用。將來有了外甥，幫外甥成家立業；有了外甥女兒，就用來置辦嫁妝。」

徐氏心中暗暗歡喜，心說：「我已生了兩個兒子，他們夫婦卻半個也沒有，不止這每年的地租盡歸我，那三百畝水田也都是我兒子的了！」先還不過這麼想想，後來索性天天燒上一炷香，求玉皇大帝保佑董氏千萬別生兒子。

光陰荏苒，一晃二十餘年過去。不想就在彭秋實到京城任職的第二年，董氏竟生了一個胖小子。老年得子，樂壞了彭秋實。到了百日懸燈結彩，朝中的文武官員也紛紛前來祝賀。他給兒子取個名字叫彭元，到小元五歲時就請了一位飽學的先生教他讀書認字。那彭元雖然淘氣，卻聰明異常，凡先生教了一次的，就再也不忘，到十歲時，已經是詩書禮易、諸子百家倒背如流了。

董安之妻徐氏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大的都已成家立業，小三兒生得遲，和小元是同歲，卻不喜讀書，整日嬉戲打鬧。因那娃娃三歲時得了天花，徐氏對他越發嬌縱，不許董安管教，徐氏把小三兒和小元一比，暗嘆小三兒沒出息。

就在彭元十二歲那年，彭秋實因和幾個大臣反對丞相秦檜主張投降賣國，惹惱那奸相，被秦檜奏了一本，說他結黨營私，誹謗朝廷。高宗聞奏大怒，把彭秋實的官職削了。彭秋實帶着董氏和彭元回到故鄉，因爲氣惱憂悶，不到半年就死了。

董氏不久也染上重病，眼看不行了，找來兄長董安到身邊，對他說：「你妹丈臨終時留下話來，說那三百畝水田就交付給你，將來小元大了，也不必給他。他說他家祖上就有遺訓，萬事要憑自己闖，斷不可依賴祖宗的產業，成了游手好閑之輩，一生不得出息。這裡是房產地契，你都收好了……」

董氏說完，又喘着氣抓住徐氏的手，流着淚說：「小元這孩子還小，就托付給你了，好生看待他……我看你很喜歡這孩子，也就放心了……」

徐氏也哭着說：「我愛小元，實實勝過我們小三兒，你就放心地去吧！」

徐氏拉了小元到他母親面前，彭元哭喊着叫娘親，卻不見回答。

董安料理完妹妹的喪事後，帶着外甥彭元回家，跟徐氏商量：「小元這孩子，正是讀書的年紀，又聰明異常，我想給他請一位先生，就在家中教他。將來有了長進，考試得中，謀上一官半職，也算我們對得起他父母。我認識一位先生，學識最是淵博，明天就去邀他，倘他應允了，就讓小元和三兒都拜了師。我想這兩個孩子相差太多，也不便一起學，讓先生單日教小元，雙日就教三兒。」

等到先生來了，徐氏卻關照先生：要讀書的只是董三，那彭元不過是個伴讀，他已唸過許多書，對他不必費心。董安請來先生後，就自去忙他自己的。他要經管房產土地，又喜愛琴棋書畫，有時喝酒吟詩得晚了，就住在朋友家。家裡事情，全都由徐氏指手劃脚。

那董小三放縱慣了，一時怎麼能坐下來讀書？偏偏先生嚴厲，頭一天教的，第二天就要問，不會了就要吃板子。先生問他不會時，就問彭元。彭元對答如流，更顯出他不濟，那板子下得也越發狠。

董小三不會，又不願去問彭元。這天，他想出個好辦法。他在書房裡先生的桌上坐下，拿起先生那條三寸來寬、足有二尺長的板子，敲着桌子說：「彭元，我來問你：這個『關關雎鳩』是甚麼意思？」

彭元說：「先生不是講了麼？」

小三兒一拍板子說：「我是先生，我問你哪！」

彭元只好說：「『雎鳩』是鳥的名兒，『關關』是鳥兒叫的聲音。」

小三兒一敲桌子，瞪起眼睛說：「滿口胡言，孺子不可教也……鳥兒叫，我聽得多啦，怎麼從沒聽過甚麼鳥兒是『關關』地叫的？」

彭元一聽倒也是，問他說：「那你說這句是甚麼意思呢？」

小三兒抹了把鼻涕說：「這句呀？嗯，是說把鳥兒關起來，關到籠子裡。那鳥兒不是叫『雎鳩』嗎？這就是『關雎鳩』！」

彭元說：「兩個『關』呢？是『關關雎鳩』！」

小三兒說：「兩個？噢，對呀，關了兩回！頭一回，關了個公的。一想，不行！光是一個公的，配不上對兒

呀，怎麼養出小鳥兒來？這才又抓了個母的，長得還挺俊，就是那個『窈窕淑女』也關進籠子。這麼着，籠子裡的那個『君子』，就有了『好逑』啦！」

彭元問：「那『在河之洲』呢？」

小三說：「『在河之洲』怎麼啦？那鳥兒本來就是在『河之洲』給逮住，關起來的。那雎鳩是水鳥，不在河之洲，在院子裡逮得着嗎？」

彭元聽他講得有些道理，就半信半疑，他原也不曾聽過鳥兒「關關」地叫。

不想第二天先生一問，小三兒一答，先生氣得鬍子都翹起來，再問小元，小元說，他也不曾聽過鳥兒『關關』地叫。先生勃然大怒，叫伸出手來，每人打了兩板子。小三兒下了課就去找母親哭訴，說小元使壞，讓他瞎胡說，被先生打了板子。徐氏一聽，不由分說，跳起來一把揪住彭元的耳朵。彭元叫屈：「我也挨了板子！」

小三兒哭喊：「他打得輕，我打得重！」

徐氏對彭元說：「你使的壞，原該打你，可惜打得輕了，我替先生補上！」說着，揪着耳朵，將彭元的頭用力往墻上撞了幾下。小三兒在一旁喊：「還要再撞兩下！」

徐氏說：「就聽我兒子的，再撞兩下！」說着，又狠狠的撞了兩下。

彭元給撞得兩眼發黑，倒也沒哭，有心要跟小三兒評評理，見舅娘依舊滿臉怒氣，也就忍下了。

這事過後，彭元照舊陪伴小三兒讀書，和他玩耍嬉戲，也不把撞頭的事放在心上。徐氏常支使彭元幹些家務活計，乃至掃院子、擔水。彭元雖年紀幼小，父母在世時也從未幹過這些，但是在家時習過些拳棒，力氣還略有，倒也不以爲苦。小三兒對此卻大覺不滿，有時正玩耍在興頭上，好生生一個遊伴硬是拆走了。這一天，小三兒問彭元：「你知道我娘甚麼時候不派你幹活兒？」

彭元說：「伴你讀書的時候。」

小三兒抹抹鼻涕說：「你這傻瓜，這還看不出？我爹回家的時候呀！凡我爹爹在家，我娘都不讓你幹活兒！」

彭元想了想，點頭說：「倒也是，這又怎麼樣呢？」

小三兒說：「我爹就看不見你幹活兒呀！昨兒晚上我聽我爹對我娘說：「小元這孩子，唸書還是唸得不錯的，可就是有些紈絝子弟的習氣。都這般大了，甚麼活兒也不肯伸伸手，想是在官府裡當少爺當慣了，我先時覺他沒了爹娘可憐，也不讓他幹，現在看來，這樣懶散下去，將來也就是個游手好閑之輩了。」

彭元急問：「舅娘說些甚麼？」

小三兒說：「我娘甚麼也沒說。你看，你幹了那麼些事，他絲毫也不知，豈不冤枉？」

彭元問：「依你呢？」

小三兒說：「我爹甚麼時候回來，你也找些活幹，讓他看見，也免得他再嫌你！」

彭元點頭：「倒也說得是。」

恰巧當日董安回來了，又比往日到家得早。小元見舅父洗過臉，坐下來喝茶，就挑起空桶，到井邊去打水。董安一見小元擔着滿滿兩大桶水搖搖晃晃地走向厨房，不由一怔，也不說話，轉身進了房門，用力一拍桌子說：「家裡雜役，自有董昇去做！小元這樣小的孩子，你竟讓他去擔水，甚麼道理？」

徐氏情知瞞不住，又怕彭元講出平日裡打他的事，只好承認說：「倒也有些時候，讓他做些事情。小孩子家淘氣，怕他吃了飯去惹是生非，練練身子，也是好的。」

董安更加生氣：「怎麼不讓你自己兒子也去這樣『練練身子』？」輕易不發脾氣的人一旦動了肝火，就不可收拾。徐氏深知他的秉性，這時也不敢再强詞奪理。

彭元在外頭聽見舅舅大發雷霆，只嚇得目瞪口呆。見小三兒捂住嘴從房裡溜出來，彭元上去一把抓住他，把他拖到院子外頭，問他：「又是你搗鬼！瞎話兒編得就跟眞的一樣！舅父倒是幾時講過嫌我不幹活兒的話？」

小三兒此時才哈哈哈地笑出聲來，直笑得臉上的痳子坑兒個個都泛出紅光。彭元心想：「你這傢伙鬼主意眞多，以後我倒要防備一些！」

次日早上，董安出去了，徐氏收拾停當，吩咐說：「小三兒去先生那裡上課，小元留下來，我有事要辦。」

小三兒走後，徐氏把彭元叫到自己房裡，命他解開衣裳，露出脊梁。徐氏在椅子上坐下來，說道：「你先看看我手裡的是件甚麼東西？」

彭元抬頭，見舅娘手裡拿着一根老大的藤條，不由脊梁上一陣發冷。徐氏慢條斯理地說：「這是新設的家法，今天拿你開開張。你先跪下，聽着我說。」

彭元跪下，徐氏接着說：「你這小子生就的一副懶骨頭，平日我不支使你，也不會自己動一動。昨天天都快黑了，一見你舅舅回來，你倒擔起水桶，不是誠心挑着你舅舅發火？是誰把你教得這麼壞？是你爹，還是你娘？你說！」藤條帶着風聲，「呼」的一下子打下來。彭元渾身一顫，背上馬上出現一條血印子，徐氏又接着數落：「從你來到我們家，哪一點兒虧待你了？白給你吃，白給你穿，還花大錢請來先生教你讀書，到底是甚麼地方對不起你了？你說！」兩藤條下去，彭元腦門子上冒出汗來。徐氏一連抽了十幾下，說也說得累了，打也打得乏了，喘着氣用藤條指着彭元說：「原該打三十，且寄下十五，下次再打。你要敢在你舅舅面前洩露一個字，我就把你通身上下抽下一層皮來，你可記住了？」

彭元含淚點頭。

「我問你可記住了！」

彭元說：「記住了。」

舅舅回來，彭元也不敢聲張，還要裝作無事一般。到晚上脫衣時，內衣都被血粘在背上。趴在床上，不敢哼出聲來。半夜裡矇矇朧朧，忽然想起爹娘在世的情景，那淚流得像泉水一般，枕頭濕了一大片。

＊　＊　＊

彭元自小得父親、老師教誨，對長輩十分尊敬，對兄長非常友愛。雖然常吃舅娘的苦頭，心上並不記恨，只是有些怕她，總想躲開。他受了董三捉弄，反怪自己愚鈍，心想，我還比他大出兩個月，怎麼他一弄鬼，我就信了呢？要是三兒長我幾歲，這樣擺佈，定不饒他。偏偏同庚，又小我兩個月，論起來我是哥哥，也就無可奈何了！

可惜董三並不體諒彭元。彭元那次挨藤杖以後，他雖也因小元沒供出他去，挑起大拇指誇小元「義氣」，卻又從此認定小元軟弱可欺，越發捉弄他。小三兒從小跟母親形影不離，把徐氏那些無賴手段悉數學了去。近日聽得多了，又學着徐氏腔調，動輒說小元住了他家房，吃了他家飯，說吃了他家飯，小元無話可講，說住了他家房，小元有些不服氣，對小三兒說：「這房原是我家的。我們從京城回來，父親指給我看他小時候跌破頭的台階，正是舅父舅母現在住的屋子。就是這書房，也是我父親兒時讀書的地方！」

小三兒說：「你扯謊！我一生下來，就在這院子裡住！」

彭元說：「我沒有扯謊，不信，你問舅舅去！」

小三兒去問徐氏，徐氏說：「你別聽他扯臊！咱們家祖祖輩輩就在這裡！」

話是這樣說了，那徐氏心中卻又驚又惱，立刻跑到董安那裡去學舌。董安說：「這宅院原是妹丈家的，三兒不知還罷了，難道你也不知？就該讓三兒知道，我們原住在董家灣的。」

徐氏不肯罷休，三天兩頭兒來董安面前攛掇，還添油加醋說：「小元對三兒說，他們家還有三百畝水田，那地契暫且交給舅舅保管，等他大了，就都是他的！」

說來說去，聽得董安也有些不快了，口裡不言，心中暗想：小小年紀，竟有這許多心計！看來徐氏也有些道理……

漸漸地，他對彭元也不似先前那般喜愛了。

這一天下了課，小三兒又拉住彭元胡纏。小三兒說：「先生說我不如你有出息，這可大錯了！我娘說我是福相。你不妨仔細看看，給我說清楚，我怎麼就是福相！」

彭元無奈，只好仔細看了一會兒，說：「鼻子就看出有福氣。你長的這叫『朝天鼻』，憑你這鼻子，註定將來做高官去朝見天子，這是說大貴，還有大富。別人鼻子鼻孔朝下，就是有了些錢也留不住，都漏下去了。你的鼻孔朝上，有一文存下一文，有一貫存下一貫，就是有了萬貫家財，也再不會漏下去的！」

「有你這麼一說，你再講講別的。」

彭元說：「大富大貴，這就全有了，別的也不消再講。」

小三兒不依不饒：「你再說說我耳朵！」

彭元就看看他耳朵，說：「耳朵也不尋常。你這叫『扇風耳朵』，立着。耳朵的上半截兒和下半截兒長得一樣形狀，一樣大小，像個金元寶，也叫『元寶耳朵』。左邊立着一個不說，右邊還立着一個，正是『左右逢元』。這『元』，是『元寶』的『元』。倘用孟子的『取之左右逢其源』，那『源』，就是『財源』的『源』了！」

小三兒聽得高興，便又讓他說眼睛、說眉毛、說嘴巴。小元只好一一地說給他聽，都扣住了那個「福」字，還盡量找了些典故出來。

「你看我臉上的痳子呢？」

董三見彭元沉吟，便自己說：「別人都說難看，其實不然。我娘說，我臉上的叫做『俏痳子』，他們自己沒有，看着眼紅，才那麼說的。平平淡淡有甚麼味道？有了幾個，點綴一下，看上去俏皮，份外顯出玲瓏剔透。」

彭元點頭說：「就是這話！記得是哪一本書裡說，古時有一個巨富，家裡有幾百萬貫家產，金銀財寶也不計其數。他整日穿着華麗衣服，騎着馬招搖過市，炫耀自己的豪富。一天，他聽得一個窮人說：『也不過是一張皮，剝將下來，還不是和我們一樣！』這富人聽了大怒，讓手下人把那人綑了，毒打一頓。回得家去，自己想想，那窮人倒也說得是。我雖有百萬貫家財，若都剝得赤條條，誰還看得出我來？想來想去，忽然有了個好主意。他用重金請來了兩個巧匠，將家中那些顆粒又小、又極貴重的寶石都鑲嵌在臉上，星彩、黃玉、祖母綠、琥珀、翡翠、貓眼石，應有盡有。這回再走在街上，果然沒人再敢說『剝光衣服，和我們一樣』了。可惜後來强人橫行，這富人害怕起來，心忖：要是單單搶去這些小寶石，倒也無妨；如若强人圖方便，索性砍下腦袋拿走，不就嗚乎哀哉了？只好把寶石都取下來，臉上就留下了那印記。後來生下來的人，也有從娘胎裡就帶了滿臉寶石的，就是那種招搖過市，炫耀自己的；也有只有印記沒有寶石的，都是不願炫耀，但家裡卻寶石成山的。有的雖然一時還沒有，但註定了日後要寶石成山、家財百萬貫！」

小三兒聽了，十分高興，向小元挑起大姆指說：「怪不得先生說你有才氣，倘不是古書讀得多，如何能曉得這許多事情！照你這樣說，我臉上的東西，樁樁件件都是大富大貴的徵兆了？」

彭元說：「那是自然！」

小三兒說：「那你臉上的東西，也件件是受窮倒霉的徵象？」

彭元說：「怕是如此。」

小三兒說：「你也照剛才的講法兒，一件件的講與我聽，就先講你的鼻子吧！」

彭元說：「今天也講得累了，改日再講。咱們就玩一會兒騎馬吧！父親在時，也敎過我騎馬的，我也極喜騎馬。」

董三說：「眞馬我卻不願騎，那麼高，萬一摔下來呢！不如你當馬，我來騎；騎完了，我再當馬，你來騎。」

彭元點頭，就去燃香。「你先騎，騎到一支香燒盡，就換了我騎。我也騎到一支香燒盡。」

小三兒說：「好！」

小元把香插在香爐裡，就趴在地上，小三兒騎上去。小元馱着他爬着走，剛爬了兩步，小三兒說：「這馬沒有繮繩！」解下自己衣帶說：「你銜住，我拉着，不許張開嘴。張開嘴，繮繩脫了，就算輸了，還要再燃一支香，重新騎！」

小元說：「等我騎的時候，也是這規矩？」

小三兒一吸鼻涕說：「這還用說！」

彭元銜住帶子，小三兒扯着，吆喝一聲，那「馬」就在書房地上走起來。走了兩圈，小三兒又說：「還沒有馬鞭呢！」跳下去，取來先生的板子。小元扭頭看見，心中害怕，又不敢開口問他，怕銜的帶子掉下受罰。小三兒又騎上去，拉住繮繩，呼喝着叫馬跑。董三又高又胖，馱着他有些吃力。偏他還嫌馬跑慢了，手裡的板子暗伸向後邊，照着小元屁股，「啪」的就是一下子。小元「哎喲」一聲叫，接着喊起來：「你眞打呀？」

小三兒說：「這馬怎麼還會說話？繮繩也脫了，不算！再點一支香，從頭兒來，這是說好了的！」

彭元叫：「可是沒說拿板子打呀！」

董三說：「這不是板子，是馬鞭。騎馬怎麼能沒馬鞭？等會兒你騎我的時候，也拿馬鞭就是！」

「是！」

彭元沒有辦法，只好又燃上一支香，趴下來，叼住繮繩。這回他用足力氣，拚命快跑，免得再挨打。不想小三兒還是揮他的「馬鞭」。彭元咬緊牙關，不管怎麼打他屁股，硬是一聲不哼。看看一支香就要燒完，小三兒忽然跳下馬來，喊道：「我不玩啦！」

小元跳起，一把揪住小三兒說：「不行，該我騎你了！」

董三一指說：「你看那支香還沒燒完呢，怎麼就騎我？今天我也累了，咱們先把那支香滅了，明天再點上，我接着騎你。香一燒盡，就燃上一支新的，那時候，你就騎我了！」

董三說完，嬉皮笑臉地轉身要走。

彭元攔住說：「你又要賴皮！我現在就騎，也騎到一支香不燒完就是！」

董三哈哈大笑：「這不叫『耍賴皮』，這叫做『用計』。你當是我眞能讓你騎？騎馬也是要福氣的。你講的不是富人騎馬？就憑你這副窮相，這輩子也休想騎上馬了，怎麼還異想天開，想要騎我？」

彭元急了，劈胸一把揪住他，嚷道：「你不講理！我現在就騎！」

董三也不怕他，仗着身高力大，照着小元肚子就是一拳，以爲這一拳下去，小元必然鬆手。小元在家中時，父親指望他不僅能文，國家危急時也可報效沙場，所以請過一個教頭，專門敎他武藝。平日遇到董三跟他動手，他一味忍讓，董三也不知他底細。今天受董三欺負，實在氣極了，也顧不了許多，見小三兒一拳打來，略一收腹，又在丹田上運氣。董三雖然一拳打中小元的肚子，卻覺使出的十分力氣只剩下一二分，心中十分奇怪。小元的手不但沒鬆開，反倒緊緊抓住他，往自己懷裡一帶。董三覺得力大，怕被揪趴下，就用盡全身力氣往後一掙，不想小元卻順勢一推，董三哪裡還站得住？「咕咚」一聲，仰面朝天跌在地上。董三還沒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彭元已經把他提起，翻了個身兒，騎到他背上了。董三殺猪一般尖叫起來：「娘啊！救命啊！」

徐氏一陣旋風般刮進房裡來，一見寶貝兒子被小元騎着，氣得發瘋，抄起地上的板子，劈頭蓋臉朝小元打去。小三兒爬起來，也嚎叫着撲向小元，又是抓又是咬。

彭元先時還辯解，看出越是叫屈，那板子越下得狠，索性不再開口，用雙手緊緊抱住腦袋，任憑那母子二人發洩怒氣。

晚上彭元睡下，渾身傷口和青腫處疼痛難忍，也想不出甚麼來安慰自己，便自言自語地說：「小元小元，你也不要難過，這回，舅娘五天之內，也不會再來打你的了！」彭元挨打多了，漸漸有了些經驗。反正重打一頓之後，三兩天內確實不再打他。今天打得特別重，所以小元斷定五天之內可以不再挨打。

沒想到這次破了例。小元正在那裡安慰自己，就見房門「砰」一聲給踹開，舅母舉着藤條，殺氣騰騰地闖了進來。她揭開小元的被子，照着他屁股就是一頓猛抽。

原來，晚上董安不回家，小三兒湊到他娘房間來睡。母子倆說說笑笑

，徐氏說起白天的事：「他要是敢再欺負我的兒子，我還照今天那樣整治他！」

小三兒說：「今天你打他也忒重了些。他倒不光是要騎我，先頭兒還給我相面，說我有福氣，將來必定大富大貴。」

徐氏笑着問：「他是怎麼說的呢？」

小三兒就把怎麼給他相面的事，從頭兒講了起來。徐氏聽到講鼻子就不痛快，聽到講耳朵，更覺是挖苦自己，一股無名火漸漸從肚子裡昇上來，及至聽到講那巨富把寶石鑲在臉上，徐氏勃然大怒，一下撩開被子，從床上跳將起來，披上衣服，一手掩着懷，一手操起藤條，直奔廂房而來。

徐氏一邊狠狠地抽着小元的光屁股，一邊喚：「抽死你！抽死你！你反了天啦！仗着唸了幾本臭書，用這般刻毒的話來編派人！抽死你！抽死你！」

狠抽一頓之後，徐氏又要彭元爬起，穿上衣服，去牆角面壁跪着。小元忍着周身疼痛，含淚跪在牆角，徐氏嘴裡罵着去了。

彭元跪了足有一個時辰，實在支持不住，扶了牆壁搖晃着站起。他並不敢上床去睡，蹣跚地到了院裡。看看正房窗戶黑着，想舅娘早已入睡，再抬頭望望三星，怕是已交酉時了，在黑暗裡呆立了一刻，彭元腦中忽生異想，不知怎地，竟認定爹娘都還活着，只是都住在京城裡。

「我去找他們！」

彭元這樣一想，自己開了宅門，跟跟蹌蹌地直奔莊外去了。

* * *

走了一段，彭元上了大路，朝着東北方向一直走去。若在平日，深更半夜獨自這樣走黑路，又在荒郊野外，怕是要膽戰心驚。這時他頭腦昏沉，巴不得一步踏進自家府第，撲進母親懷裡，對周圍一切已視若無物。

迷迷糊糊走了也不知多久，抬頭看看天色，東方有些發白了。想再往前走，兩條腿互相使着絆子，也由不得他了。只好滾到路邊一堆黑影裡，看看是棵大樹，心想：「就在這裡喘息片刻再走，也不妨事……」

不想手腳剛一停住，他就沉入夢境。一覺醒來，四周亮得雙目難睜，抬頭看看，日影正從綠葉中間投射下來，已是正午時分了。彭元揉揉眼睛，向大路上張望，只見行人車輛來來往往。彭元想要站起，略一動轉，周身就如火燒一般，比昨夜疼得還要兇狠。彭元忽然明白：父母都已在這裡亡故了，京城中哪裡還有甚麼家？這樣一想，夜間奔走的那一股勁頭頓時化爲烏有，眼淚止不住地嘩嘩流了下來。如今還能去甚麼地方呢？

回到舅父家去，遲早有一天要被舅娘打死。舅父總還是舅父，倘把舅娘毒打他的事向舅父訴說一番，舅父或者還能保護他，設法帶他出去謀生，也許可行。只是這樣做又要惹舅舅生氣，弄得舅舅與舅娘不和。況且舅舅近來對他也分明有些冷淡，不似先前那樣疼愛他了。想來想去，斷不能再回到舅舅家去。京城裡雖已沒了父母，到底還是兒時度過光陰的地方，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留着親切的回憶，令人眷戀。那裡又有父親舊時的朋友、自己幼年的伙伴，實不得已時尋上門去，或許可以幫助謀件事做。自己已經十三、四歲了，又有力氣，怕還會餓死不成？

想到這裡，彭元又生出勇氣，掙扎起來，上了大路。走出並不甚遠，就望到一個小鎮。彭元覺得腹中饑餓，見路旁有一個賣大餅的，情不自禁地站了下來，直着眼睛看着。賣大餅的含笑向他招呼：「小哥可要買兩個？我這大餅剛出爐的，外脆裡嫩，又放了椒鹽，香得很哩！」

彭元搖搖頭，咽了口唾沫，正待走開，忽然想起自己頸上的小金鎖。這小金鎖是彭元百日時，一個朝廷的官員送的，從此母親就給他戴了在頸上。舅娘一次說：「你常在外頭玩耍，不小心就丢了，不如暫且放我這裡存着。」存了幾天，舅舅不見他頸上的小鎖，便問他，他依實講了，舅舅說：「戴了這許多年也不曾丢失，怎麼到了我這裡就會丢了？」又去舅娘那裡索回，替他戴上了。也沒有想到，竟在此刻派上了用場。用它換上三五個大餅，料是可以的。彭元從衣領裡拉出小金鎖，對那賣大餅的人說：「我沒有帶着錢，用這東西換你的大餅，可使得？」

賣大餅的說：「你拿來給我看看。」

彭元取下金鎖，雙手捧與賣大餅的。賣大餅的在手裡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兒，又掂了掂，向他說：「你要換幾個？」

彭元說：「就換五個吧！」

賣大餅的原就認爲那小鎖是銅的，聽他要換五個，越發以爲是銅的，搖搖頭說：「這鎖這麼小，裡頭又是空的，拿去鑄成銅錢，也只鑄得三四文，怎麼要換五個大餅？」

彭元說：「這鎖是金的。」

賣大餅的哈哈笑：「你這小哥眞會尋開心！」笑夠了，又說：「不過這總是件成物，做工也還精緻，就給你五個大餅吧！」

說着，收起小鎖，給彭元取大餅。彭元一旁自言自語道：「五個大餅也不少了，只是，如何够路上吃的？」

賣大餅的聽見了，看看彭元說：「想再多些也不難。我看你身上這件長衫不錯，要是拿來換，給你三十個大餅！我這是隨便說說，願與不願，小哥哥都休惱！」

彭元一聽，非但不惱，反倒十分

高興，急忙脫下長衫，交與賣大餅的說：「就用這個換！」

賣大餅的先將小鎖還給了彭元，再一五一十地數起大餅來。數到三十，還剩下一個。賣大餅的說：「這一個也給了你吧！」用一根細繩將大餅穿起來，又把兩端連在一起，串成一個大圓環，提給彭元，彭元謝過。

有了這串寶貝，彭元頓覺信心倍增，把大餅從頭上套下去，斜背在肩上，然後順手扯下一個，邊走邊吃。雖然身上增加了許多重量，卻覺比先時脚步輕盈得多了。彭元對自己說：「這是去了長衫的好處！短褂子反覺自如，走起路來再不礙手礙脚，要那長衫做甚麼！」

走到天黑，想想自己身無分文，也不敢找人家投宿，就鑽進路旁田間一個稻草垜裡。正值夏末秋初，又有稻草遮身，倒也不覺寒冷，只是稻茬觸及皮肉，傷口疼痛起來。幸而走得倦極，忍耐了片刻，也就悠然入夢。

就這樣風餐露宿，走了四五天，大餅也吃光了！京城還是杳無踪影。彭元心中納悶：記得從京城來鄉下時，也不過走了三天光景，怎麼回去時走了這許久還不到？莫非是走錯路？向行人打聽，又都說不錯。也是彭元自己糊塗，他來時是乘駿馬、坐輕車，此時卻靠着兩條娃娃腿走路，一天能走多遠？

到了第十天正午，彭元餓得頭昏眼花，鞋也磨穿了，脚也跑爛了。看看前頭是個熱鬧去處，咬咬牙關，又往前奔。勉强挨到，心中頓時燃起一綫希望。原來這裡是個縣城。彭元記得，這個城中有條大街，街上店舖櫛比鱗次，來時全家曾在一家酒樓裡打尖。自己身上總還算有隻小小金鎖，倘遇上個識貨的，或者可以多賣幾文，就是當作銅的，也可換上三五個大餅，得以飽餐一頓。這樣一想，脚下有了力氣，不一刻就到了那條繁華的大街上。

彭元不敢去尋前次吃飯的那家酒樓，見到一家賣包子的飯舖，怯生生地走了進去。一個紮着白圍裙的老者走上來說：「小客官可要吃餛飩？就請這裡坐下吧！」

彭元搖搖頭，從頸上取下小金鎖說：「老人家，我想用這物件換你一些包子，不知可使得？」

老者接過金鎖看看，又打量了一下彭元，見他衣衫襤褸，滿面灰塵，卻又眉清目秀，談吐文雅，想是個富家子弟，不知遭到甚麼災禍，弄到這步田地，心中頓生了憐憫之心。他將金鎖交還彭元，說道：「你這小鎖是金的，這還在其次，我看這做工的精細，實不多見。要換包子，我鋪子裡的包子統給了你也不够。你把它換作錢，還有別的用處。」

又把彭元領到門外，指了指前頭說：「你可看見前面那掛着牌子的藥鋪？它對面就是一家專做金銀首飾買賣的，你到那裡問問他們可要。只是要耐心些，那裡掌櫃的甚是精細，不要讓他少給了銀子。」囑咐了一番。

彭元謝過老者，找到那家首飾店，走了進去。櫃台裡的一個伙計接過金鎖，又看了彭元一眼，匆匆走進裡頭去。工夫不大，一個留着八字鬍的瘦子走出來，一手托着那個金鎖，伙計跟在後頭。那瘦子仔細地打量了彭元一番，慢騰騰問他說：「你這東西從哪裡來的？」

彭元說：「我自小身上戴的。」

瘦子又問：「怎麼你家大人不自己來賣？」

彭元說：「我父母都去世了。」

瘦子不肯罷休，又問了幾句，這才說：「你這東西要賣多少錢？」

彭元想起老者「不要少賣了錢」的話，壯了壯膽子說：「要五貫錢。」

彭元話一出口，那伙計臉上登時露出喜色。那瘦子卻狠狠瞪了伙計一眼，對彭元說：「你倒眞敢要價兒，怎麼開口就是五貫？你這東西連五百文也不值！」

說完，瘦子將小金鎖放到櫃台上，不屑地向彭元面前一推。彭元說：「既然如此，我也不賣了。」拿起金鎖，轉身就向外走。瘦子慌了，從櫃台裡跑出來，一把揪住彭元的胳膊：「你休要走！且先把實情講出，這東西你是從誰家偷來的？」

彭元說：「我已對你講過，是我自小身上戴的。」

瘦子說：「諒你在我這裡也不肯講，我們到官府裡去說。」

彭元說：「到哪裡去說，也是我自家的東西。」

瘦子見彭元毫無懼色，知道這招數無用，立刻換了笑臉說：「我適才不過是試試這東西是不是你的。此類事我店裡時有發生，雖然我們出了錢買，到時候卻要擔干係。你也不要見怪。既然東西確是你的，我就買下了。你也不要索五貫，我也不要給五百文，就與你一千文，你看如何？」

彭元心想，這小金鎖原已換了五個大餅，只因那賣大餅的不識貨，才又回到自己手中，現在竟能賣到一貫錢，也是老天有眼了，且不可貪心太重，又生異想，於是對那瘦子說：「就一千文吧！」

彭元歡歡喜喜提着沉甸甸的一貫錢，又特意回到方才那老者的店舖謝他，在那裡飽餐了一頓包子、餛飩。老者聞說只賣了一貫銅錢，暗罵那首飾店的掌櫃黑了心。事已至此，說穿了白白打這孩子的興頭，又怕得罪了街坊，日後不好相處，也就沒再講甚麼，只在心裡嘆息了一會。

* * *

彭元拜別了老者，立刻上路。又走了兩天，到了第三天上午，已經遠遠望見南北兩處高峯，心中忽然湧起

無限感慨，那滋味，一時也說不清楚。及至來到西湖邊上，彭元更覺恍然如在夢境中。看見湖面上蕩着畫舫游舟，想起往日同父親母親一起乘船玩耍，那情景彷彿就在眼前。刹那之間，嚴父慈母都到哪裡去了？再低頭看看自己破衣爛衫、一雙髒脚，形同一個叫化子，眼淚不知不覺地一串串滾落下來。

彭元一忽兒明白，一忽兒又糊塗。他在西湖上胡亂走了有半個時辰，忽然想起要回家去：自己出來游逛了這許久，回到家去，父親必然責駡。這樣一想，轉過身去，脚步如飛，走進湧金門，沿着三橋街一直朝東跑去。看看天街就要到了，又拐進一條巷子。

到了巷子深處一個紅大門前頭，剛要邁步登上石階，彭元突然醒悟，抬頭看時，見一個不相識的家人模樣漢子正站在大門一旁，直瞪瞪的看着他。彭元害怕，想轉身走開，又捨不得離去，後退了兩步，探頭探腦地向院裡張望。那家人模樣的漢子吆喝一聲：「別處討去，這裡沒有！」

彭元也不明白，自言自語說：「萬一有呢……」

那人發怒說：「跟你講沒有，就是沒有！我們這裡從不開發討飯的！」

彭元這才明白，鼓了鼓勇氣說：「我不是討飯的，我們家就住在這裡……讓我進去看看，萬一我父親母親還在裡面呢？」

那人心想：原來這是個小瘋子，也不再發怒，走下台階說：「叫化子到這大門上，要吃打的。看在你是個小孩子份上，也不打你了，你趕快走吧，記住，下次不要再來！」

彭元無奈，只好走得遠遠的，蹲在路旁，朝自家大門呆看，眼睛瞬也不瞬，指望着走出一個自己相識的。等了足有一個時辰，那大門裡進進出出也有幾個了，卻沒有一個認識的。看看天色晚了，彭元這才站起，嘆了口氣說：「我也太痴，空唸許多書了……這宅院分明是歸了別人，卻還要在這裡異想天開！」

彭元出了巷子，拐向天街，也不知該往哪裡去。胡亂走了一會，見路兩旁都是燃着燈燭賣吃喝的，一時覺得腹餓，就在一處坐下來，吃了兩碗湯麵。推開條櫈，摸摸肚皮，覺得肚子實在，彭元心裡不再似剛才那樣慌亂，又繼續朝前走。

他東張西望，到了一座石頭牌樓下面，停住脚步，正盤算着到哪裡去過夜，就見牌樓石墩上倚着的一個寬肩、細腰兒的窮漢子向他招手。彭元走過去，那窮漢子也不說話，只把一隻手縮進衣袖，又向彭元示意。彭元見他的手在袖管裡只管動，也不解是何意，猶豫了一下，就蹲下去，歪着頭向袖管裡看。不想那大漢斷喝一聲，突然一脚向彭元臉上踹來。彭元一側頭，那脚踹在彭元肩上，只聽「噗登」一聲，彭元坐在地上。那大漢又跨上一步，照着彭元的肚子只管踢。虧得彭元習過些拳脚，也不出聲，就在腹部運足了氣。那人踢了十幾脚，見彭元不哼不動，有些吃驚。他彎下身來想扳過彭元的臉看，彭元卻避開他的手，一古腦爬起來，喊道：「怎麼隨便打人？我何時惹着你了？」

那漢子說：「你這小子倒是一塊挨打的材料，經打得很！今天二爺高興，就饒了你。我可不是『隨便』打你，下回再讓二爺在薦橋街上撞上你，二爺用鞭子抽下你一層皮來。」

那漢子說完，搖晃着肩膀，揚長去了。

彭元不敢追上去同他講理，怕再吃苦頭兒，他揉了揉肚子，心想，也不知他何故不許我來……我再不來這裡就是！轉頭向回走。走到剛才吃湯麵的地方，聽得有人說：「我也求求你別站在這兒啦！看見你滿頭瘡疤，沒的嘔心，誰還敢在我這裡吃麵？」

彭元扭頭看，說話的正是剛才賣他湯麵的老頭兒。麵攤子前站着一個癩痢頭的瘦孩子，聽賣麵的這麼說，一聲不響，轉身走了。彭元走在他後面，見他又在一個餛飩攤子前站住，直着眼睛，只管朝吃餛飩的人的碗裡看。彭元心想：他必是餓極了。看那孩子和自己一般大小，心裡覺得他可憐，不由走上去，輕輕拍他肩膀一下。那瘦孩子嚇得全身一抖，張着一雙驚懼的眼睛扭頭來看。彭元向他說：「你可是想吃餛飩？」

那孩子看看彭元，回答說：「要等有剩下的，還須掌櫃的願意倒給我。」說着，舉一下手裡提的竹筒兒。

彭元問：「我請你吃一碗，你可願意？」

那孩子只當是跟他尋開心，轉身就走。彭元一把扯住他，拍拍腰裡的銅錢說：「我不騙你，我有錢！」

那瘦孩子半信半疑，彭元也不說話，拉着他靠邊上坐下，對賣餛飩的說：「掌櫃的，給兩碗餛飩、四個燒餅。」

賣餛飩的看了他一眼，說：「先拿錢來！」

彭元說：「別人吃了再付，怎麼我們就要先給？」

賣餛飩的說：「這是規矩，要不，你去找那吃了再付的地方！」

彭元怕嚇走那孩子，解下錢來，付了。熱氣騰騰的兩碗餛飩端上來，那瘦孩子才信這是眞的，低下頭來就吃，吃了幾口，扭頭向彭元說：「你怎麼不吃？」

彭元笑着說：「我已經吃過了，你也無需客氣，儘管吃！」

那瘦男孩聽彭元說話特別，也不知他是甚麼人物，於是不理三七二十一，低下頭來，只管往嘴裡塡。他吃餛飩不嫌燙，咽燒餅也不怕噎，一陣

風捲殘雲，把兩碗餛飩、四個燒餅全都裝進肚裡。彭元見他吃得暢快，自己也覺得高興，又問他：「可還要再來一碗？」

那瘦孩子用破衣袖抹抹嘴巴，又拍拍肚皮說：「再下去一口，這裡就要裂開了。」

兩人離開餛飩攤子。那瘦孩子吃飽肚子，活潑起來，話也多了。原來他是因金兵南侵，家鄉淪陷，從河南逃來的，在吳興，父母雙雙病餓而死，他自己流落到此，問他姓名，卻說不出，早不記得了。他笑嘻嘻地說：「人人都叫我『禿子』，你就叫我『禿子』好了。」

彭元也向他講了自己身世。禿子沒心沒肺，對自己身世不覺絲毫悲傷，聽彭元經歷也只覺有趣，笑着說：「咱倆一樣，都沒了爹娘，只得靠自己養活自己。只是你爹是當官兒的，你當了叫化子也有錢花。」

彭元說：「這錢也有限，花光了，還是要餓肚子。」

禿子一拍胸脯說：「沒關係，有我呢！我擔保你餓不死！」說得彭元也笑了。

講起剛才挨打，禿子說：「這你可就不知道了，打你的那人是咱們二爺。這條大街，東起薦橋，西到崇新門，全是他的天下。想到這條街上討飯，都得先交見面禮，拜他為師。」

彭元笑了，說：「原來是個化子頭兒。」

禿子正色說：「可不要開玩笑，他厲害得很呢，他上頭還有個大爺，是管全城叫化子的，連官府裡都有他的勢力。」

彭元說：「同是討飯的，怎麼偏他當二爺，你就當不得？」

禿子洩氣地說：「還想當二爺呢，像我這樣的，連個八爺也當不上啊，要當二爺，先得大爺認可，沒有五七十貫的去給大爺送禮，能當上二爺？還得讓大家伙兒服你，就是常說的：拳頭大的是哥哥。咱們這二爺武藝極好，聽得人說，他原來在一個大財主家看門護院的，姓魏名志，綽號利爪鷹。因為賭錢跟人家打架，誤殺了人，才逃進京城的。他一雙利爪扼人的咽喉，一扼一個死。像我這樣一把骨頭，可應了那句話『木魚不叫木魚，叫挨打的疙瘩』，還想當二爺呢？」

彭元聽得笑了，一笑，便覺得肚子隱隱作痛，不禁忿然說：「那他也不能隨便打人！」

禿子說：「倒也不是隨便打你。他看你像我們這一行的人，又不是他這個地段的，他自然要管。各地段的二爺，統是這樣子的。」

彭元看看自己衣裳，說：「看我像你們一行的，也還罷了。這大街如此之長，叫化子這樣多，你就能個個認得？」

禿子說：「所以他才問你！」

彭元說：「他甚麼也不會問，抬腳就踹！」

禿子小心地朝四周看看，然後附在彭元耳朵上說：「他伸了袖子就是問你，你把手伸進他袖子裡，在他中指上輕捏一下，再在他姆指上輕捏一下，然後說句：『給二爺請安』，就是回答了他，他就知你是他地段的人，不會打你了，這話你萬萬不能說出去，不然二爺知道我向外人洩露了機關，就要滅了我了。」

彭元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又問他說：「知道了這機關，在別的地段也不會挨打了吧？」

禿子搖搖頭：「各地段都有自己的暗號，也有用話問的，也有夾眼睛的。比方他問你：『今天生意怎麼樣？』你就須照他們規定的暗語說，如若說錯了，就有你的好看。」

彭元說：「反正打也挨過了，知道暗號也沒甚麼用了。」

禿子說：「還是有用的。也不光是二爺，還有三爺王豹、四爺劉七，叫作『大將軍』的，還有那些排不上爺的，不管哪個人，見你臉生就要問。你答對了，也就平安無事。」

彭元說：「你見我面生，怎麼沒問呢？」

禿子笑嘻嘻說：「你請我吃餛飩，還有大燒餅，怎麼還好意思問你？」

彭元也笑了。禿子又說：「其實我誰也不問的，都是落難的兄弟，找一口飯吃不容易！」

兩人說着，夜已經深了。禿子問彭元：「你在哪裡睡？」

彭元說：「我還不知到哪裡去睡。不過這些日子一直露宿，上頭有天遮着，下頭有地托着，也睡慣了。」

禿子說：「要是這樣，今夜就同我伙着睡吧。我那裡上頭有石板遮着，下頭有草席舖着，兩人擠在一起，也免得冷。」

彭元笑着點頭：「好，我就權且去你官邸借宿一夜吧！」

兩人說笑着去禿子的「官邸」。原來禿子落腳處是小河上一座石橋下頭。石橋南端的石頭橋基突出一截，雖然近水，卻又光又平，正是一人長短，可以躺下睡覺。只是那上頭早已睡着四五個人，禿子回來得遲了，草蓆已經被人佔去。禿子推醒那人說：「你這樣子不像話，快讓一讓，我今夜有客人。」

這樣一吵，幾個叫化子都醒了。有一個嘟嘟噥噥地罵起街來，可是多數人聽說是禿子的新朋友，都對彭元挺客氣。大家擠了一擠，讓出一塊地方來。一個人在黑暗裡說：「禿子你發財啦，我聽見錢響。」

禿子說：「你們瞧瞧，大狗哥哥想財神爺都想瘋了，在那兒說夢話呢，我怎麼就沒聽見錢響？」

那個叫劉大狗的人說：「不是你，就是你朋友，反正你們兩個當中，有

一個帶着錢呢，錢還不少！」

彭元要開口，禿子捏捏他胳膊。彭元還是說：「我這裡是帶着幾文錢……」

一聽說錢，幾個叫化子「呼」地一下子坐起來，連剛才罵街的那個在內，一齊伸過手來討。彭元黑地裡摸索着，給他們各數出二十文來，禿子也攔不住。彭元一出手就這麼大方，也就沒有一個人再讓添的，幾個化子都誇彭兄弟夠朋友，講義氣。

擠下睡了，禿子頓時打起呼嚕來。彭元覺得身上似有許多小蟲子爬，癢得不舒服，加之這一天遭遇太多，心緒煩亂，怎麼也無法入睡。幾天來雖因蓬頭垢面、衣着破爛，被人看作叫化子，心裡還是覺得踏實，盤算着一到京城就買上兩件衣服，換雙鞋子，弄得乾乾淨淨去尋父親舊日的朋友，設法謀件差事。今晨醒來還滿懷着希望，不想一天之間，竟眞的與叫化子為伍，淪為乞丐了。父親遭事之後，就受親友冷落，顯出世態炎涼，如今他已不在人間，誰還會理睬我？我父親是個要強的人，倘我去屈膝求人，豈不是玷辱了父親的顏面？這讓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如何安寧！看來那條路即使是有，也斷斷走不得的。如今手裡只剩下三五百文，能花幾天？眼前怕是只有當叫化子這一條生路了……

想來想去，天已放亮了，擠在橋下的幾人，一個個爬起來，又去謀生。彭元拉住禿子，跟他商量自己的前程。禿子說：「依我看，你還是回老家找你舅舅去。不管怎樣，在那裡總還有『溫』、『飽』二字。」

彭元說：「寄人籬下的滋味，你也不知道，我就是凍餓而死，也不想再回去了！」

禿子高興地說：「那就留在這裡，跟我一起討飯吧，我也有了伴兒，你也有了伴兒。咱們白天一起出去，晚上一起回到這兒。這兒是塊寶地，又躲風、又避雨、又寧靜，幾個人也都是好人。天時、地利、人和，咱們全佔着呢！」

彭元聽得笑了，問他說：「你昨天講過，還要先拜師？」

禿子說：「那是自然，不過這也好辦，有我呢。我現在就領你去找二爺，就是那個利爪鷹魏志。你要肯拿出一百錢來做見面禮，事情準成。我那時可比你難多了，身上一個大錢兒也沒有，後來還是我去偷了一隻烤肥鵝，這才算收了我。」

彭元急着要去，一轉身，腦袋撞在石橋板上，不由「哎喲」了一聲。禿子咯咯笑着說：「我們叫這個作『抬頭見喜』，是吉利的。今日這拜師，準就成功了！」又說：「慢着，錢可不能露在外頭。要不，二爺一見，都要去了！」

彭元又坐下來，數出一百文，剩下來的依舊纏在腰間。收拾停當，兩個孩子鑽出橋來。

街上人如水流，彭元也不知哪裡去尋利爪鷹，虧得有禿子領路。他知二爺自己並不出去乞討，只在家裡吃供，平日最喜坐在一條叫做「盈福巷」的短巷裡曬太陽。沒費什麼力氣到了盈福巷，魏志果然靠牆坐在幾塊灰磚上。

禿子一見利爪鷹，立即告訴彭元：「這個就是師父，快跪下磕頭！」

利爪鷹站起，伸手攔住：「慢着！這小子我認識。一不燒香，二不拜佛，就敢在我的地面上搶弟兄們的飯碗！」

禿子連忙賠笑說：「二爺別見怪。他初來乍到，不懂得咱們的規矩。今天他是特意來賠罪，還帶着見面禮，要正式拜師……」

利爪鷹正眼也不看一下，眉頭一皺，翻翻兩個深陷的黃眼珠兒，說：「我這地面上已經粥少僧多，不能再收徒弟，別處看看去吧！」

禿子急向彭元使個眼色，彭元無奈，跪在地上，雙手捧上一百文錢說：「就請師父容彭元借師父寶地落腳謀生！區區幾文，不成敬意，乞師父笑納！」

利爪鷹冷笑一聲說：「你沒有半點誠心，空說得好聽！難道你身上就只這幾文？」

彭元一時不知所措，禿子上前說：「二爺別錯怪了他，他就這一百文，都獻給師父了！」

利爪鷹也不開口，飛起一腳，把禿子踢了個仰面朝天，又一指彭元說：「你也忒把二爺看成等閑之輩了！昨晚我就察知你身上帶着銅錢，情知你今天要送上門來。京城地盤，哪裡比得上我這塊肉肥？不想你竟跟二爺耍滑，把錢藏起，弄了這幾文來哄二爺！」

彭元吃驚，只好站起，把身上的錢全都取出來。利爪鷹拿了，掂了掂，揣進懷裡，哼一聲說：「也不止此數，別處定然還藏着的！」

彭元見他十分機敏，並不知這次是詐他，只好回說：「還有百十文錢，昨晚散給幾位大叔、大哥了。」

利爪鷹冷笑一聲說：「你小小年紀，倒會收買人心！今天都給我索回，送到我這裡來！」

彭元叫一聲說：「送了人家的東西，如何可以再索回！」

利爪鷹不答話，身形突然一變。彭元躲閃不及，脖子早被利爪鷹雙手扼住。利爪鷹抬起右腿，用膝蓋猛撞彭元胸腹之間，放下右腿，又屈起左腿，就這樣兩膝輪流，疾如閃電，撞了起來。禿子不顧自己的疼痛，跪在地上，搗蒜一般的給利爪鷹磕頭，嘴裡喊着：「二爺饒他！二爺饒他！」

利爪鷹全然不睬，撞得夠了，才撒開兩手。手一撒開，彭元站立不住

，癱在地上，鼻裡、口裡都流出血來。利爪鷹嘿嘿一笑說：「原來功夫也有限！你怎麼不運氣了？」

昨晚利爪鷹踢他肚子，以爲至少也要讓那孩子躺上三五天，不想那孩子即刻爬起，沒事一般，利爪鷹愕然，發覺這孩子竟還有些武功的根底！今天先扼了他咽喉，果然就奏效。利爪鷹心中得意，又教訓說：「今日讓你知道與二爺講話不許頂撞，也讓你知道跟二爺來往不能耍滑藏奸。見面禮我也不白收你的，讓禿子將我地面的暗號告訴與你，這徒弟就算我收下了。只是一樁：我不許你在我地界裡收買人心，那錢統統索回送我這裡，一文也不得少！從明日起，你每晚戌牌時分送一壺酒一隻燒鷄到石牌樓下，我在大將軍那裡候你。你幾時將錢索齊送來，幾時免了這禮。但要記住，必須是索回的錢方可！」

利爪鷹說畢，轉身出巷。禿子慌忙扶起小元，見他臉色變青，雙目緊閉，不由大哭起來。彭元微睜兩眼說：「哭什麼呢，我挨打也挨慣了，躺一陣子自然就好了……」

禿子用袖子給彭元擦淨臉上的血，扶他回到橋下，在草蓆上躺了。此時彭元身上分文也無，禿子只好留下彭元，自己去街上討些剩菜殘羹，拿與他吃。到中午時，住在橋下的幾個化子都得知彭元病倒，紛紛去買些可口的東西送與彭元，彭元吃食上倒不曾受到委屈。

患難之交 拚死相護

禿子問彭元：「你爲什麼不肯把眞情告訴他們，却說什麼『心口痛的病犯了』？他們知道你爲此事挨打，必然將錢送還你，正是索回的好時機！」

彭元搖頭說：「這却使不得！與朋友相交，要講個『信』字。你看他們待我是何等仁義！」

禿子無可奈何。到了次日早上，彭元掙扎着要起來，禿子堅決不許，說道：「你別愁晚上的事，我自有辦法！」

他哪裡有什麼辦法？白白在街上轉了一個上午。到了下午，禿子急了，心想：還是救我小元哥哥要緊……也顧不上許多，趁着吃晚飯時人多，溜進店裡，順手撈了一隻燒鷄，又湊上幾文，打了半瓶酒送去。路上饑餓難耐，幾次想掰下一塊來解解饑火，想到小元哥哥，都忍下了，只是將油汪汪的燒雞捧到鼻子前頭，聞了又聞。

彭元仗着身子骨頭結實，睡了一天一夜，已能勉強站起來走動了。禿子不許他出去，他就假裝躺下，估計禿子走遠了，他又爬起來，自己挨到荐橋市上轉悠。禿子不濟，彭元可又比他差着一層，在市上轉悠了半天，竟連一口吃的也沒有找到。父母在時他過着逍遙日子，也不知臨安城內還有這樣的一個地獄世界。轉到天晚，彭元又餓又乏，看看就要倒在路上，却見禿子迎面走來。禿子責怪說：「怎麼你起來了？眞不聽話！」

禿子攙住他，告訴他雞、酒已經送去，彭元心上一塊大石頭才落地，精神不由一振。禿子送上竹筒兒，裡面是留給他的百家飯。彭元捧着猛吃，連湯水也都喝得精光。

到了次日，兩人都清早出去，跑了一整天，也沒弄到雞、酒。彭元只好硬着頭皮去石牌樓底下稟報。這次是利爪鷹親自候在那裡，見他沒有帶着孝敬物，不由分說就是一陣拳打脚踢。彭元跌跌爬爬回到橋下，却又爲第二天的鷄、酒發愁。禿子一邊爲他擦洗傷口，一邊安慰他說：「你也不要難過，明天我一定能弄來！」

彭元知他又要去偷。偷不成被人抓住，難免要吃一頓毒打。想來想去也沒有辦法，暗暗哭了一夜。

一宿過去，兩人起來。彭元哄騙禿子說：「今天你不要管我了，去弄你自己吃的。我去找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先借些錢來。買了雞給二爺以後，咱倆也去吃一頓好飯菜！」

禿子聽了，無限歡喜。

兩人分手，彭元向東慢慢走去，過了荐橋，脚步加快。他原無處可去，何必快走？皆因出了自己地界，怕走慢了被誤認爲在人家地盤裡搶飯碗了，又惹出是非來。匆匆走過一街又一街，不覺已經出了清波門。見到西湖，彭元心裡更亂。父親一去，自己從天上掉到地下，離開舅舅家，却又從地上陷入地下。偌大一個臨安城，如今竟連他討飯的地方也沒有了！有心離了臨安城去浪跡天下，永不回來，又想到小禿子是自己保人，自己倒是一走了事，欠下利爪鷹的債豈不落到他頭上？那惡棍如何饒得過他！看來就是死，也只好死在荐橋了！

彭元心中茫然，直着眼睛只顧朝前走。走了也不知多久，忽覺有人用水朝他身上澆。彭元一驚，抬頭看時，原來黑雲壓頂，大雨傾盆瀉下。他見前面山坡上有座房子，心想，何不去那裡避雨？爬上山去，到了近前，哪裡是什麼房子，却是一塊極大的青石。舉目四望，都是四四方方的巨石。彭元心裡納悶，這是到了什麼地方？父親在世時，西湖周圍的山也都帶我登過，却從沒見過這巨石累累的怪峯。他想靠兩峯的位置判斷自己所在，四周却是白茫茫一片大雨，正像罩着濃霧，什麼也休想看見。

雨越下越大，山間響起轟鳴，震耳欲聾。彭元心中害怕，轉身朝山下走，跌跌撞撞走了一段，反覺山勢高了起來，怔了一會兒，也不知哪裡是下山的路了。彭元昨天就不曾吃飽肚了，今天又餓了半日，又兼一夜未睡，再也沒了力氣，索性躺下來，任憑

冷雨淋身，腦裡轉念頭是——就這樣死在這裡，倒也免去煩惱了！

閉目躺了一刻，睜開眼看，面前一塊房子大小的巨石斜倚在石壁上，底下形成一個三角形的黑洞口。去那裡面躺着，或者可以暖些，就是死了，也免得曝屍在外。這樣想着，又掙扎起來，向那三角洞裡爬。

彭元爬進洞裡，頓覺身上一暖。再向裡爬，洞變高了，竟可以站起身來。又向前走了幾步，更覺有一股暖流直透胸背，只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怕有什麼猛獸在裡頭藏身，彭元不敢再走。坐下來喘息片刻，忽然聞到一陣濃郁的花香，彭元心裡稱奇——莫非這黑洞裡竟開着鮮花？

這樣一想，彭元又站起來，摸着石壁向深處行走。走了一會兒，看見前頭有一線亮光，彭元點頭：這就是了，這洞原該是通的！到這時再也不怕有什麼猛獸，徑直向亮光處走去。走到盡頭看時，那小洞却是圓的，而且亮得耀眼。彭元把頭伸向洞口試試，頭伸了出去，再試試肩，肩也擦着石洞口出去了，索性雙脚用力一蹬，整個身子鑽出了石洞。

一到洞外，彭元驚得呆若木雞。

外邊藍天晴空，明晃晃的太陽正當頭照着。彭元四望，自己竟置身於一眼看不到邊際的花叢之中，那些花正競相怒放，形態萬千，色彩繽紛。身旁的幾大叢，看着是牡丹，彭元心想，這是什麼季節，怎麼牡丹正盛開呢？再向前看，更覺驚詫，許多大小花朵，不僅名字叫不出，連顏色似也從未見過。彭元疑惑，莫不是在夢裡？擰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覺得疼痛，低頭看看自己，依舊是那一身破爛衣裳，而且肚子也仍如先前，餓得火燒一般。許是那一陣大雨驟然停了，看看四周，花瓣上雖有露珠晶瑩閃光，却不似下過大雨模樣。

彭元暗想，這些奇花異草長得如此繁茂，定然有人侍弄，且向前去尋，見到有人，也好問路。

彭元想着，沿着花叢間一條鋪着綠草的小徑朝前走去。走了足有半個時辰，花叢前面才見一片果樹。果樹上結滿鮮紅的果子，走近看，個個都是小葫蘆形狀，也不知是什麼水果。到了果林之中，又走了一段，彭元高興起來：「這些是桃樹，我認得的！」到近前看看，又有些納罕，這些紅嘴巴的桃子，怎麼會長得如此之大，個個都似白皮西瓜一般！

正在發呆，隱約聽得樹叢裡有個孩子在唱歌。彭元躡手躡脚走了一段，躲在樹後張望，見一個比自己略小些的女童正邊唱邊忙着摘果子。那女童頭上挽着雙鬟，穿件桃紅色的短衫，臂上挽着個小小花籃。只見她從樹上摘了桃子，就頭也不回地塞進小花籃裡，眨眼工夫，已摘了五七個。彭元心想，却又作怪！她那隻小籃子也不過一隻桃子大小，怎麼裝進了那許多還不滿？

再看時，那小女童已經摘光了低處的，踮着脚尖去摘高處的。待到踮了脚尖也夠不着，女童放下手裡花籃，去一叢花裡捕蝴蝶玩耍。花叢上正有一雙紅色的鳳蝶在飛上飛下。女童見一隻鳳蝶落在一朵白花上，躡手躡脚走上去，用手悄悄靠近那隻大鳳蝶，猛地一捏。那大鳳蝶被她捏住，在她手上撲了兩下翅膀就不動了，彭元細看，紅鳳蝶竟變成了一隻小紅鞋。女童提着這隻紅鞋，又去找另一隻，抓到手裡，也變作一隻小紅鞋。女童嘻嘻笑着，脫下自己的鞋子，穿上那雙小紅鞋，提起籃子。那雙小紅鞋竟各自展出一對大翅膀，扇動起來，一時間，女童飄然離開地面。她一忽兒高，一忽兒低，一忽兒又停在半空，只顧摘桃子。

彭元看得呆了。那女童忙忙碌碌，直到把一棵樹上的桃子摘得差不多了，這才緩緩落到地上，放下小花籃，換上自己的鞋子，她又提起那兩隻小紅鞋，朝空中一拋，嬌喝一聲：「去吧！」

只見一雙鞋子飛上半空，倏忽又變作兩隻紅色的鳳蝶，翩翩地上下翻飛，越過樹頂飛遠了。女童自言自語：「我可要回家啦，要不，爺爺準得罵！」

說畢，提起小花籃，沿着一條小徑跑去，轉眼間就沒了踪影。

彭元呆了半晌，才想起問路的事，又朝那條小徑望望，說着：「這小丫頭倒也活潑可愛，只不知道她弄什麼鬼！許是這裡的蝴蝶有些怪異，力氣也大。等會倒要找兩隻來試試……」

他料到沿那條小徑走，定會找到人家，正待邁步，又覺肚子餓得難過，抬頭看看，紅嘴兒的大白桃子就掛在頭頂，伸手可及。彭元嘴裡說着「也顧不得許多了」，手就伸上去，摘下一個。這一口下去，竟覺嘴上針刺一樣疼痛，「哎喲」叫了一聲，定睛看時，手裡捧的竟是個縮作一團的刺猬。彭元慌了，連忙撒手，不想刺猬落到地上，又變作桃子，只聽「噗」的一聲響，桃汁四濺，地上只剩下一灘水和一個濕漉漉的紅桃核兒。

隨着大桃子落地的聲音，有人「嗤」的一笑。彭元吃驚，抬頭看時，見一個小女孩站在近處一棵桃樹的濃蔭下，正用手背捂着嘴笑。她另一隻手中提着個小花籃，不是別人，正是剛才摘桃子那個女童，也不知她什麼時候又回來了！

女童走過來說：「我爺爺說今天有貴客來，叫我多摘些桃子，順便迎接貴客。誰知道貴客沒來，倒來了個賊！」

彭元十分狼狽，囁嚅着說：「一隻桃子……是個刺猬……却是桃子，可惜了！」

小女童嘻嘻笑起來，說道：「不要害怕，我逗你玩兒呢！這裡桃子多的是，你儘管吃。不過別的桃子不好吃，我摘的那棵樹，桃子最好！你要想吃，我就把這一籃子的鮮桃都送與你吧！」說着，將籃子放在彭元面前。

彭元一揖說：「這個却不敢當！」

女童說：「不給你吃，你自己到樹上去摘；送給你吃，你偏又『不敢當』了！你也別來那些假斯文，就提這籃子回家吧！」

彭元心想：「這樣大的桃子，連我也未曾見過，更何況自幼討飯的禿子兄弟。我拿回去給他吃，怕他要高興死了，只是初次見面，怎好就要人家的東西……」又一想：「唉，一個窮叫化子，還講什麼『初次見面』」！

想到這裡，彭元又向女童一揖說：「既然如此，就多謝小姑娘了！」

彭元說畢，走上去提那籃子。提了一下，籃子未動，彭元心中詫異，用力去提，還是提不動，索性雙手上去，用盡全身力氣，只掙得面紅耳赤，那小籃子竟像生了根一般，紋絲不動。他也不想一想，三四斤重的桃子，裝了七八十個，這幾天他又折騰得精疲力竭，哪裡提得起來？

彭元嘴裡咕噥一聲：「作怪！」站在那裡喘氣。女童笑着說：「既拿不動，索性吃了再走吧！」

說着，從花籃裡取出一個大桃子，解下襟上的小手帕，擦拭乾淨，遞與彭元。彭元雙手捧着，却不敢往嘴上送，偷眼望那小女童，小女童噗嗤一笑說：「放心吃就是，再不會變刺猬的！」

彭元小心地咬了一口，即有汁液湧了出來，趕緊用嘴去接。那桃汁味道極濃，又有一股香氣沁人心脾，兩口下去，就覺全身爽快。彭元也不再拘禮，猛吃一陣，只吃得汁液順着下巴滴滴溜溜往下流，前襟和肚皮都濕了。

彭元吃完桃子，上前向女童施一禮說：「謝謝小姐姐桃子！」

女童笑嘻嘻地說：「怎麼不叫『小丫頭』了？」

彭元納悶，分明她跑得踪影全無，怎麼這話也讓她聽了去？想到說她「活潑可愛」也被聽去，不免一時紅了臉。女童卻無事一般，笑着說：「你要問路，問我爺爺去，我反正甚麼也不知道。也別白吃了我的桃子，替我提着籃子，跟我走吧！」

彭元心想，這小丫頭眞頑皮，明知我提不動，這不是故意捉弄我？看那女童已經轉身在前頭帶路，只好硬着頭皮，雙手去提那籃子。不想那籃子竟是空的一般，彭元幾乎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也不知是自己吃飽了有了力氣，還是那小姑娘又弄甚麼鬼。提了籃子跟在她後面走，又驀然想起：「她怎麼知道我要問路呢？我幾時講過？」

走了幾步，彭元好奇，想摸摸那籃子裡的桃子，看看究竟裝了多少。低頭看去，籃子已不知去向，兩手却是空的！待要回頭去尋，卻見走在前邊的女童已提着那籃子，沒事一般走着。彭元一時糊塗起來：是不是她把籃子要去，我忘記了？也不相信那籃子竟會神不知鬼不覺地自己飛到她手中。

又走了一段，女童手中籃子也不見了。彭元着急，問她說：「你的籃子呢？」女童回頭說：「不是你提着？怎麼倒問我！」

彭元一時無話可說，女童卻嘻嘻笑着說：「不礙事，在我袖子裡呢！」

果林走盡，又是花叢。花叢未盡，一道綠色的竹籬笆橫在前面，竹籬笆裡圍着個小小院落。近前一看，那一圈竹籬笆竟是自己從地裡長出來的，一棵棵竹子筆直地排列在一起，枝條自然地互相攀結，竹葉舒展自如，青翠欲滴，使整個籬笆顯得生意盎然。彭元暗自稱奇，隨女童進入院子。

院裡有幾間草房，屋頂鋪的草也是綠的。一位鬢髮皆白的老人正在院裡劈柴，兩縷白髯隨風飄動。見兩個孩子進來，老人停下斧子，向彭元笑道：「怎麼才來呢？」就像是相識一般。又對女童說：「你先讓客人在屋裡坐坐，我劈了這一塊就來。」

女童微笑點頭，領彭元進屋，指了指說：「坐下吧！」

彭元環視，那裡只有一張八仙桌，並無一張櫈子，心下疑惑：莫非這裡還保留着古風，席地而坐？看看八仙桌高，又不像椅子，正拿不定主意，女童一笑說：「喲，櫈子跑到哪兒去了？」

說着，走到門邊，掀開竹簾子，吆喝一聲，隨着一聲吆喝，一條大黃狗「唬」的一下子從門外竄進來，齜着牙齒直奔彭元，要叼他的腿。彭元吃一驚，待要躲時，哪裡還來得及？幸而那狗突然停住，一動也不動。彭元定睛細看，哪裡是狗，卻是一張黃木櫈子！女童笑着說：「你坐呀，怎麼發呆？」

彭元小心地用手按按，確信是櫈子，這才慢慢坐下，倒也和坐別的櫈子沒甚麼兩樣，不過心裡到底不踏實：誰知它甚麼時候又變回狗，扭頭咬他一口呢！女童竟卻不理會，伸手到八仙桌下，不知怎麼就拉出一張櫈子，自己也坐下了。

老人恰在這時走進，向彭元呵呵笑着說：「老朽只帶着一個小孫女兒在這深山裡度日，一向沒有人來。今日你來了，也是我們有緣份。山野荒僻，沒有甚麼佳餚款待，粗茶淡飯，若不嫌棄，且吃了再去！」

彭元站起，拱手說：「初次見面，怎好討擾？」

女童拉他坐下，說道：「今天爺爺高興，你就別再說話了。」

老人一笑，轉身出去，刹那間托了一個木盤回來，把木盤裡的東西一件件擺到桌上，是一小壺酒、三個杯子，還有四樣菜餚：一盤炒竹筍、一盤煮荸薺，一盤黃豆芽，還有一盤油炸花生米。老人將三隻酒杯都斟滿，對彭元說：「這酒是由桃汁釀成，倒也可口，又不醉人，你就多飲幾杯！」

說着，三人已入座。彭元見老人舉杯動箸，自己也端起酒杯，啜了一口。那酒果然醇美無比，到得嘴裡，兩頰生香。他見老人舉箸去挾炒黃豆芽，自己也伸手上去，不想筷子剛觸到菜上，卻聽「嗡」的一聲，滿盤的黃豆芽都變作馬蜂，飛了起來，也不向別處去，都朝着彭元的臉撲來。彭元叫一聲「唉喲」，跳了起來，轉身就跑。老人說了一句：「不必驚慌！」彭元回頭看時，一窩馬蜂都掉頭飛回盤子，依舊變成了黃豆芽。老人瞪了女童一眼，說聲：「小妮子無禮！」女童卻忍不住大笑。老人又向彭元笑道：「坐下來吃吧！剛才也是我疏忽了，今番再不會有事！」

彭元又坐下來吃，卻不敢再動那盤炒黃豆芽。老人問彭元臨安城市面的情形，彭元一一說了。正談得熱鬧，彭元忽見盤裡跳出一顆花生米，「吧」的一聲，正敲在女童的鼻子上。女童一怔，接着「嗤」的一笑。再過了片刻，一顆煮熟了的荸薺竟也飛了起來，直奔女童的腦門，都粘在上面。女童用手抹下來，叫嚷着向老人撒嬌：「爺爺你討厭！」

老人哈哈大笑說：「是我討厭，還是你討厭呢！」又笑對彭元說：「她學會幾招雕蟲小技，就弄來戲耍別人。這先時我沒有提防，白讓你受驚嚇。這會兒又弄手段，不想都弄到自己頭上去了，這花生米和荸薺，原是她弄的，想飛去要打你的。」

彭元也覺好笑，忍不住笑了起來。老人又勸了彭元一杯，就不再勸，只管自斟自飲，左一杯右一盞，也不曉得喝了多少。那小酒壺倒出三大杯來，原就該空了，後來不知又倒出多少杯，裡邊似乎還是滿的。彭元已見識過小女童的花籃，此時倒也不甚覺得驚奇了，老人卻拈着白鬚說：「若有這樣一隻酒壺，也就不需發愁了！」

這話觸動彭元心事，不由想到利爪鷹。倘有這樣一隻酒壺，每日倒一瓶與他送去，酒賬就算是了結了。由酒又想到鷄，今晚要獻上的鷄還沒有着落，自己倒是脫身了，小禿子怕是要代我吃苦頭……正自胡思亂想，聽得老人說：「我看你酒也夠了，就盛飯給你吃。」

老人出來，端來香氣撲鼻的白米飯，還有一個熱氣騰騰的大碗，裡面是隻肥嫩的清蒸母鷄，也不知是何時燒好的。老人說：「這鷄雖好，卻並非燒鷄。要每天都有一隻，也難！也難！」

彭元心中一動，睁大眼睛盯着老人。老人也不理會，只管向他碗裡佈菜，勸他多吃。彭元卻再也擺脫不掉心裡事，邊吃邊想：我在這裡吃得嘴角流油，禿子怕是要在那裡挨餓。老人忽然說：「你是個好心的孩子，倒該擔心自己挨打！」

彭元更覺吃驚，看看女童，女童向他丟個眼色。彭元會意，放下碗筷，雙膝跪下說：「老爺爺救我！」

老人說：「我提醒小妮子當心挨打，怎麼你倒怕起來？難道我會打你不成！」

彭元說：「老爺爺不打，有人却要打我。老爺爺是位活神仙，就教我一些仙術吧！」

老人拉起彭元，捋着白鬍子呵呵笑：「我怎麼又成了神仙了？你枉讀詩書，全忘了『子不語怪力亂神』！老拙各樣的功夫倒也練過一些，卻不願教小孩子淘氣打架。」

彭元說：「我也不想淘氣，也不學打架。只想老爺爺只教我一個法兒，別人打在我身上怎麼也不疼。我挨打也忒挨得多，實在是疼得怕了！」

老人說：「打了不疼的法兒倒也有，只是專教你挨打，怕要壞了老朽的名聲。我索性教你些功夫。這世道不平，老朽躲在深山不聞不問，早覺心中有愧。也是我們有緣，我見你就覺喜愛，就讓你去替我做些好事吧！」

彭元一聽，跪下就要磕頭，老人拉起他說：「你又不是借我寶地謀生，又沒有幾百文送我作見面禮，我看這師也就不必拜了。」

說畢，哈哈大笑。

* * *

當夜，老人就開始傳授絕技。老人傾注心血，言傳身傳；彭元凝神聆聽，邊學邊演。也是這孩子天資秉賦極好，學了一兩天日就見功夫。女童雖然頑皮，對他們卻熱心相助，見他們練得餓了，就端來飯菜，練得渴了，就捧上鮮桃。不過她背着爺爺時還向彭元惡作劇，老人何嘗不知？只是裝聾作啞，以爲這樣正可以難難彭元，試試他應付的能力。最初的三四天，小姑娘還佔上風，此後就覺對付彭元吃力，有時鬥得急了，改了笑咪咪模樣，滿臉嬌嗔，竟用些狠招數去治彭元。再過兩天，她卻從心裡佩服彭元，親昵地稱他「小元哥哥」了。

轉眼間十天過去，彭元拜別老爺爺下山。離別這天，老爺爺談笑風生，一如既往；女童卻默默不語，大失常態，因要失了個玩耍的同伴，心中難過。老人撫着她的頭嘆息：「也是你還不具仙骨，將來難免要去塵世裡走一遭！」

兩人送着彭元，沿着花徑來到他進來時的石洞口，彭元一看，不見了那小石洞，石壁上卻多出個很大的石門。女童將自己的花籃遞與彭元，說

道：「裡面是我新摘的桃子，就帶回去慢慢地吃，也可以讓你的好朋友嚐嚐鮮，只是記住別給那心術不正的人吃。這桃子吃一個，就能增千百斤力氣，他吃了倒會去欺負別人。這花籃裡還有一串錢，是我早時攢下的，我也沒甚麼用，你就拿去，當花的時候再花……」

老人捻着白鬚呵呵笑：「有這許多囉嗦！他可比你曉事。」

彭元謝過妹妹，接過花籃，笑着道：「這籃子正好討飯用，只是委屈它了！」

說得小妮子也笑了。老人替他拉開石門，彭元又拜過老爺爺，走進洞去，覺得石門在背後關了。

石洞裡極黑，彭元在裡面卻明察秋毫，徑直朝前走去。那洞比來時又長出幾倍，走了多時才到盡頭。盡頭處也是個極大的石門，推開門看，人聲喧囂，車水馬龍，原來是個鬧市。走出石門，再回首觀看，哪裡是出了石門，竟是進了湧金城門，到達臨安城內了！彭元微微一笑：「老爺爺又弄玄虛！」

看看天色，是正午時分，彭元也不停步，直奔小河上的化子橋。

小秃子此刻正躺在橋下，奄奄一息。你道是甚麼緣故？

原來秃子那天和彭元分手時心中歡喜，知道他父親原是在京城裡做大官的，他父親的好朋友自然也是個大官，今番彭元前去，借給彭元的錢定不會少。給利爪鷹每日送一隻燒鷄、打一壺酒算得了甚麼！「小元哥哥還說，拿錢回來要請我去吃一頓好飯菜呢！」想到這裡，心中益發歡喜。

秃子上午自去覓食，討得飯食，自己將稀溜溜的喝了，卻將人家給的半個大肉包子替彭元留下。留到中午，不見小元回來，自己好笑：小元哥哥到了大官家裡，必是好飯好菜招待，留半個包子，沒的招他笑。想着，自己將半個包子塞進嘴裡。不料等到下午，仍不見彭元的影子，秃子有些着急了，莫非人家不肯借錢給他？縱然借不到錢，人也總該回來呀！是不是借不到錢，自己沒有顏面回來了呢？這樣一想，秃子心中十分難過，此時倒也未曾想到利爪鷹會將賬算到自己頭上來，只是害怕失去了這個知心好友。秃子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街上跑了一氣，又兩次回到橋下去看，依然沒有彭元的踪影。

到了天黑，秃子心焦，跑到石牌樓下頭，想看看大將軍是否候在那裡，倘沒有人在，彭元或者自己將雞、酒送去了，他在遠處探頭探腦地望，卻見利爪鷹臉色陰沉地倚在牌樓的石墩上。看這光景，彭元多半還沒有將燒鷄送去。秃子站住，想了想，也不敢上去問，想轉身溜掉。不想利爪鷹眼尖，早遠遠地看見秃子躲在人羣裡窺探，豎起食指勾了勾，意思是叫他過去。秃子不敢違拗，乖乖地走過去。

利爪鷹見秃子走近，先跳上前打了他一記很響的耳光，打完了才問：「你招引來的那個小子往哪裡走了？大將軍在這裡候了半個時辰不見他，二爺專程來這裡教訓他，他卻膽敢讓二爺也等半個時辰！」

秃子捂着腮幫子，賠着笑臉說：「二爺息怒！你老人家說的可是彭元吧？他早晨說要去他父親一個好朋友家借錢，借來錢好孝敬二爺。他去找的人是個大官兒，銀子多的是！他定然會拿好大的肥鷄來，想是立刻就要來啦。」

利爪鷹哼了一聲說：「我見他細皮嫩肉的，說話也文謅謅，想是有地方弄銀子去。這兩天看看又不像了。我讓這小子在我碗裡吃飯，可都是看在你臉上。明天他若照規矩來孝敬我還則罷了，如若還不來，我滅了你。」

秃子諾諾連聲，回到橋下去。一夜不見彭元回來，到了第二天，還是未見他踪影。秃子也沒弄到鷄，晚上獨個不敢去石牌樓，也沒敢回到橋下去睡覺，怕的是利爪鷹派大將軍到那裡去抓他。

第三天上午，秃子已等得無望，忽然想起他那彭元小哥哥自小嬌生慣養，哪裡受過這般苦楚，定是錢沒有借到，一時無路可走，跳了河了！這樣一想，心急如焚，不知不覺就奔向小河，從小河的南端直走到北頭兒，眼睛一直不離河面，只看小元哥哥浮上來沒有。秃子一邊走一邊流淚，嘴裡還唸叨着：「哥哥，哥哥，是我害了你！我要是不勸你跟我一起討飯，你怎麼會去見二爺？要是不去見二爺，何至於讓他把錢都訛了去？何至於被逼着天天給他送鷄送酒？不逼你送鷄送酒，你又何至於跳河自盡？」

尋了一路，哭了一路，回到薦橋，秃子又想起晚上的賬，想想也沒別的辦法，便溜進一家小飯館去作手腳。也是時運不濟，鷄剛撈到手裡就被伙計看見了。掌櫃的一聲令下，兩個伙計揪住秃子就是一頓臭打。

到了次日，就是彭元走後的第四天，秃子渾身疼痛，卻又覺饑火燒着，比疼痛更難忍耐，掙扎着上了街，想討些吃的，不料到了街上，碰到了大將軍劉七。大將軍照着利爪鷹吩咐，正尋彭元和秃子。他將秃子引到僻靜處，狠揍了一頓。大將軍腿粗拳大，秃子吃了這頓打，無法動轉，虧得同住在化子橋下的劉二狗將他背回去。

秃子渾身是傷，加上思念彭元，病得再也不能爬起。靠着二狗等幾個化子弄些吃的給他，才有一口氣在，但已經昏昏沉沉，眼看就要不行了。

卻說彭元回來，來到橋下看，見秃子獨自躺在那裡，雙目緊閉，肚子上蓋着一片草席，瘦得只一張薄皮包

着骨頭。彭元上前去摸摸，秃子的手脚冰涼，叫他，秃子哼了一聲，卻一動也不動，眼睛也不睜開。彭元又叫了幾聲，秃子勉强撐開眼皮，見是彭元，眼睛突然睜大，嘴裡斷斷續續說：「你果然……在這地方！我就知道……知道你跳河死了！」

彭元問：「咱們這是在甚麼地方了？」

秃子說：「陰曹地府唄！你……死得冤！我……也死得冤！」

彭元說：「你放心，咱倆都活着呢，我回來啦，還給你帶回好吃的，吃下去，你的病就好啦。」說着，取出花籃，掏出個大桃子來，吹去上面的毛兒，放到秃子嘴邊。秃子忽然聞到一陣清香，張嘴就是一口。這一口咬破桃皮，桃汁直流進他嘴裡，只聽得他喉嚨裡「咕咚咕咚」響。

這大桃子果然神奇，才吃下半個，秃子就有了精神，他說：「我就知道你借錢來啦，錢借得還不少。要不，那買得起這麼大的桃子？這樣的桃子，我還從來沒見過呢！」

彭元笑着說：「你先吃吧，吃完了再說！」

秃子說：「對了，先不說，先吃！怎麼這時候會有桃子呢？這麼大的桃子，一個得多少錢？」

彭元說：「不是買的，你就吃吧！」

秃子說：「不是買的，準是偷的。以後，這種事你還是讓我去幹。萬一叫人家抓住，就得吃一頓好打。你又不會，何苦去……」

彭元見他嘮叨不休，把吃了一半的桃子塞到他嘴裡，秃子這才貪饞地將這半個也吃下。一個桃子吃完，秃子一腦爬起來說：「走，咱們就去買鷄，給二爺送去！」

彭元說：「忙甚麼，還早着哪！」

秃子問：「你怎麼去了這麼久？」

彭元說：「我父親的那位好友，定要多留我住幾天。我見他家吃得那麼好，心說：多住幾日就多住幾日吧！」

秃子說：「你怎麼把我給忘了！」

彭元說：「就是啊，我到離開他家時才想起，哎喲，我去了這麼些天，把我秃子兄弟都忘了，這是怎麼說的！」

秃子說：「這也沒甚麼，下回想着我就是了。再借錢去，連我一起也帶着，讓我也跟着吃幾天好飯。」

彭元問起他走後的事，秃子一一說了。受了那許多苦，竟無半句怨言，彭元心中無限感激。

彭元知那大桃子下肚，當時雖飽，過了一刻更想吃東西，便拉了秃子到街上去。兩個剛走到熱鬧所在，一把鐵鉗般的大手抓住彭元。彭元回頭看，兩隻深陷的黃眼珠兒正瞪着他，却是利爪鷹魏志。利爪鷹朝四下裡看看，鬆開手說：「你跟我來。」

秃子見這光景，臉色變得焦黃，聽彭元對他說：「秃子，你先走吧！」

秃子不肯丟下彭元，見利爪鷹領着彭元走，他也隨後跟着。利爪鷹將彭元帶進一條死巷，正是前次拜師時的盈福巷。利爪鷹四顧無人，一把扯住彭元的耳朵，彭元「哎喲哎喲」大叫，利爪鷹低吼：「再叫，我滅了你。」

彭元不敢再叫，只是哼。秃子「噗通」一聲跪下，央求說：「二爺饒他！他正要買鷄給二爺送去……」

利爪鷹說：「我今天偏不要鷄！」扭頭對彭元說：「你把準備買鷄的錢，統統給我拿出來。」

彭元說：「哎喲，疼……我沒有錢……」

利爪鷹說：「再說沒錢，我把你這隻耳朵撕下來下酒！」一邊說着，一邊用另一隻手在彭元身上搜，見他身上分文也無，便把手伸向他提的小籃子。彭元大叫：「那籃子掏不得！不然就沒有命啦……」

利爪鷹說：「放你娘的屁，我偏要掏。」

話還未畢，利爪鷹已將手伸進小籃子。只聽得「哇」的一聲尖叫，利爪鷹又猛地將手縮回，再看時，這隻「利爪」上多了兩個洞，正滲出殷紅的血來。利爪鷹頭上頓時冒出冷汗，疼得「哎喲哎喲」怪叫起來。彭元揉着耳朵，愁眉苦臉地說：「我在山上抓了一條扁頭風裝進籃子裡，原想讓牠活着，賣個好價錢，去給你買燒鷄吃。我告訴二爺不能掏，二爺偏要掏，這可怎麼辦哪！」

扁頭風這種蛇是極毒的，利爪鷹一聽，如何不急？彭元偏偏站着不動，一個勁兒在那裡嘮叨：「我抓時有一個老漢就勸我抓不得的！這種扁頭風又不比一般的，它的尾巴上有三個白點子，咬了人，毒隨血行，行到心上就得死。我說，死我也得要抓呀！我得給我們二爺買燒鷄吃。我借錢沒有借到，再不抓蛇，我拿甚麼去換錢買鷄？也沒想到這扁頭風沒咬我，倒把二爺給咬了。照那老漢說的，這毒怕是隨着血，已經走到二爺的臂上啦！」

利爪鷹一聽，「哎喲哎喲」叫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彭元還嘮叨：「這讓我們瞧着，心裡是多麼着急！萬一二爺毒血攻心死了，我們弄着燒鷄，給誰送去呢？唉，這時節，毒血怕是已經走到二爺的肩上啦！」

利爪鷹聽着這話不對，怎麼愁起燒鷄沒人吃了，可是一聽到「毒血流到肩上」，果然肩上立即疼入骨髓，只疼得他躺在地上，滿地打滾。

秃子在一旁看着，一會兒納悶，一會兒慶幸，一會兒擔心，一會兒又着急。彭元那小籃子裡原先是塞着個大桃兒，他親眼看見彭元將大桃兒掏出來，給自己吃了，怎麼那裡面還會同時裝着一條扁頭風？要是沒有那個大桃子，扁頭風盤成一個團團兒，或許能勉强擠在那小籃子裡，可是有個

大桃子，它到那兒呆着去呢？要是這條扁頭風小，跟條蚯蚓似的，也還湊合，可就憑利爪鷹手背上那兩個血洞的距離，這條扁頭風就小不了，所以，禿子覺得納悶。

爲甚麼慶幸？剛來時的路上，他瞄了小籃子一眼，那裡面像是還有東西。甚麼東西却看不清。他心裡頭癢癢的，老想伸手進去摸摸。還好他忍住了，要不然，這會躺在地上打滾兒的就不是利爪鷹，而是他禿子了！爲甚麼擔心呢？唉，你彭元今天這個漏子捅大了，你的扁頭風咬着誰不好，偏咬着利爪鷹！利爪鷹是甚麼人？只要他不疼死，你小元就別想再有活路了，就算咱們趁他疼得打滾的時候跑了，躲得過初一，你還躲得過十五？利爪鷹遲早得把你滅了！這麼一想，禿子又着急起來，站在一旁直搓手，也不知該攙着利爪鷹去找郎中，還是應該趁着利爪鷹沒法兒追，趕緊拉着彭元逃之夭夭。

再看他的小元哥哥，反不像剛才那樣哭喪着臉，他站在那兒樂呢！一邊樂，一邊嘴裡還唸叨：「毒血快要流到你心上了。我看你也活不了半個時辰，要不要我把弟兄們都找來？你看看有甚麼要囑咐的話，趕緊跟大伙兒說說。」

別看利爪鷹一邊打滾一邊嗷嗷叫喚，彭元的話他可一字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此刻一聽這話，利爪鷹涼了半截兒，忍不住哇哇地喊起「救命」來。

彭元說：「要說『救命』呢，我這兒倒帶着點兒救命的蛇藥……」

禿子心忖：敢情還帶着蛇藥！今天你這是誠心拿着扁頭風咬人來了。

利爪鷹可沒這麼想。他一聽說有蛇藥，竟忍着劇疼衝彭元磕起頭來，嘴裡叫着：「你救救我命，唉喲，救救我！救活我，我永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唉喲，唉喲喲！」

彭元說：「是我的蛇咬了你，你活過來，不跟我算賬啊？」

利爪鷹唉喲的唉喲叫着說：「你不讓我掏，我非得掏……唉喲！是我罪有應得……」

彭元點頭：「你總算明白點兒了！但有一樁事，我得先說明：我這藥是專治好人的。凡是那些心狠手辣，平日裡靠着吸別人血過舒服日子的，怕是吃下去也沒有甚麼用處。」

旁觀者清，小禿子在一旁心中明白：要麼你的藥不靈，但凡藥靈，也沒聽說過好人吃了管用，向別人要燒鷄的人吃了就不管用。再看利爪鷹磕完頭又滿地打滾地叫喚起來，他有些心中不忍了。雖說利爪鷹心狠手辣，張口就是「我滅了你」，倒也沒見過他滅過誰。今天要是有藥不給他，讓他就這麼毒氣攻心死去，也就太過了些。想到這裡，禿子發了話：「要是以後你眞改了呢，這藥也許就管用。」

這話又像給利爪鷹講情，又像幫彭元敲邊鼓。彭元心裡一樂，想不到小禿子還有這麼一手兒，他順水推舟，向利爪鷹說：「你說呢？」

利爪鷹又磕起頭來：「我眞改，唉喲喲，我眞改呀！」

彭元說：「就是眞想改，這藥也未必就靈，這是你過去作惡太多！今天就看在我禿子兄弟臉上，姑且一試吧！」

說着，把手伸進小籃子，掏出一個紙包來。看來這條扁頭風是專門訓練來咬人的，要不，怎麼不咬他自己？彭元把紙包打開，利爪鷹立即爬過來，歪起頭，張開嘴。彭元把藥撒進他嘴裡，也沒有水往下送，利爪鷹嗆得咳嗽。咳嗽了一陣子，他依舊「唉喲唉喲」地在地上翻。彭元說：「要是你以後眞能改呢，今天也許就死不了；要是你今天死了呢，你也就活不成了。」

禿子聽着前一句還像那麼回事，後一句則是句廢話。又見彭元轉身問他：「禿子，你餓不餓？我反正餓了，得弄點兒吃的去！」

明擺着他那藥不管事兒，利爪鷹一頓鬧騰，巷子裡還招來不少人，都圍着看。禿子一想，我要是不餓，光你一個人餓，今天這場人命官司就得我去打了！他連忙說：「我也餓了，走，咱們去弄東西吃去。」

說完，緊跟着彭元，一溜煙跑了。

* * *

走上大街，禿子回頭看看，見無人追趕，向彭元說：「要是二爺眞死了，如何是好？」

彭元說：「他死了，與我有甚麼相干！」

禿子說：「是你的扁頭風咬了他。」

彭元笑着說：「我籃子裡那有甚麼扁頭風，不過是籃子上翹着的竹籤斷頭紮了他的手。」

禿子說：「分明是並排的兩個血洞……」

彭元說：「那就是籃子的兩個竹籤斷頭兒紮的了。」

禿子仍然不解：「竹籤紮了，怎麼會疼成那般模樣？」

彭元說：「也是他一向欺壓衆弟兄，凡作惡多的，竹籤紮了就是這般模樣。」

禿子料也問不清，點點頭說：「這就是了，只怕等他好了，要來跟我們算賬。」

彭元說：「他敢再欺壓我們，我還用扁頭風咬他！」說得禿子也笑了。彭元又說：「我走時曾說回來後要請你吃一頓好飯菜，現在就去尋個酒樓，你看如何？」

禿子歡喜，笑嘻嘻地說：「那敢情好，只是前次已經讓你破費，我不曾還過席，今天怎好又討擾？」

王豹偷眼一看，竟見彭元正得意地坐在椅上看熱鬧。

彭元打量禿子，一笑說：「原來叫化子別了三天，也要刮目相看了，怎麼幾天不見，竟這樣斯文起來了？」

兩人說笑着到了一家酒樓前，彭元抬頭，看見黑漆匾上有「聚仙樓」三個字，拉了禿子的手，就要進去。禿子却掙脫了，回頭就走。彭元追上，拉住他說：「你怎麼當眞客氣起來？」

禿子偷看酒樓的大門一眼，低聲說：「不是這話！你可看見門旁長着一撮黑毛的伙計？這人兇得很！別的伙計趕你就是，這人可是一碰上就要打，前次我見他不在，溜進去要撿些桌上剩下的飯菜，也不知他從那裡蹦出來，一拳把我打翻，又照着我身上猛踢幾脚，有一脚正踢在我腰眼兒上，痛得我三天動不得。你記住這個一撮毛，下次一見他你就跑，保準吃不了虧。」

彭元說：「我們今天花錢吃飯，怕他甚麼？」

禿子連連搖頭：「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不進這門。」

彭元說：「我們兩個都換上光鮮漂亮衣服，他自然也就變了模樣。」

禿子說：「那裡有甚麼『光鮮漂亮衣服』！」

彭元說：「我父親那位好朋友給了我兩套，說是讓我換着穿的，今天咱們就一人一套，都穿上。」

說着，領着禿子鑽進近旁一條陋巷，將籃子放在地上，向裡面掏起來。先掏出的是一隻粉底青緞靴子，再掏，又是一隻，一連掏出四隻。接着，又扯出一個衣角，用力拉出來，是件鮮藍的軟緞綉花袍子，再扯，又是件香色軟緞袍子，上面綉着粉紅色的大朵牡丹。彭元扯出一件，就塞到禿子懷裡一件，一時間衣冠齊全。禿子站在一旁，看得眼睛也直了。彭元並不理會，自己脫去爛衫破褲，將新衣一件件穿上，霎時穿戴整齊，接過禿子抱着的另一套衣服，指點他說：「把你那身行頭脫下，照我樣子，將這套衣服穿好。」

禿子邊穿邊問他：「你那小小籃子，怎麼竟放了這許多東西？」

彭元說：「放時，硬往裡塞就是。」

禿子不信：「怎麼塞，也塞不進這許多。」

彭元說：「你不是親眼見我從裡面掏出來的？哎呀，那是褲子，怎麼往頭上套！」

彭元將他們脫下來的衣服一古腦兒塞進籃子，嘴裡說：「這些衣服却丟不得！光鮮漂亮衣服雖好，穿了討飯却沒有人肯給的！」塞完了，又對禿子說：「我說得不錯吧！是不是都塞進去了？」

兩人都穿戴好了，搖搖擺擺，又回到聚仙樓前。一撮毛迎了上來，禿子待要轉身逃走，已被彭元用胳膊緊緊挽住。一撮毛到了面前，滿臉堆笑

說：「兩位爺用飯？快請到裡面坐。」

彭元把手伸到他鼻子前頭說：「你看我們這手、這臉，可像『爺』麼？我們可是叫化子。」

一撮毛看看這雙手，就如十根炭條一般，看這位小爺的臉，至少也有一個月沒洗了，再看另一位，好傢伙，兩筒兒大鼻涕拖出來老長，剛剛「嗤溜」一聲吸進去，隨即又出來了。一撮毛心裡說：看來這兩位小爺嬌橫已極，怕是他們家當大官兒的老子也不敢管，如若不然，何以竟放蕩到這種地步？倒要小心伺候了……心裡想着，臉上賠笑說：「爺取笑了。」接着，轉身朝裡面喊：「爺兩位！」

裡面，掌櫃的和衆伙計齊應一聲：「迎——」

一撮毛把彭元、秃子引到一張空桌上坐下，本來挺乾淨的桌面，他又扯下肩上的白巾，猛擦了一會，然後才轉身，去沏香茶。彭元低聲告訴秃子：「你別那麼一副挨打的模樣，我諒這個一撮毛也不敢動你一根毫毛，這個一撮毛淨欺負你，還踢過你腰眼兒，他不動你，我還跟他沒完呢！今天我要跟整治利爪鷹似的，整治他一下，給你出出氣。」

秃子聽了嚇一跳：糟了，他又惦記着弄扁頭風咬人，剛才咬利爪鷹，那是在小胡同裡，要溜還算容易，這飯館裡這麼多人，外面是鬧市，要是一撮毛直着脖子「唉喲唉喲」那麼一通叫喚，在地上一打滾兒，裡邊吃飯的人圍上看還不算，大街上的人也都得過來湊熱鬧，把飯館的門那麼一堵，想溜也溜不成了！

彭元在一旁忽然噗嗤一笑說：「你別害怕，這回我不會弄扁頭風咬他，他沒那麼大罪過，等會兒咱倆痛痛快快吃一頓飯，吃完了飯，我扇他一個大耳光，再照他腰眼兒上使勁踹一脚，就算完事。」

秃子說：「那可使不得！咱倆一起吃飯明擺着是一式。你打了他，下回我脫下這身衣服要飯，他撞上，豈不宰了我？」

彭元說：「眞是這麼樣，我就不打他了，等會兒隨便找個人替我打。」

秃子放心了，接着又有些暗暗好笑：這是哄我呢，我看你也不一定敢打。叫別人替你打，就更不着邊際了，誰傻了，沒事兒地替你打人？

一撮毛給兩人捧上香茶，笑問：「兩位爺想用點兒甚麼？」接着報上菜名。彭元知道秃子不會點菜，一揮手，對一撮毛說：「你也別唸叨了，我聽着煩。揀那可口的，你們拿手的菜來個十個八個的就成了。酒挑最好的來一壺，再要四個冷盤兒，也隨你搭配。」

一撮毛趕緊答應一聲，隨即往後頭走，一路上吆喝着一串菜名，連珠炮一般。裡面答應得也脆快，鍋勺「叮叮噹噹」立刻響起，十分熱鬧。

四個冷盤兒、一壺酒剛端上桌，外面進來一位客人。彭元用嘴巴一呶說：「這個人合適！」

秃子扭頭看，進來的這位一臉怒氣，就跟誰欠着他二百錢沒還似的。彭元又仔細瞧瞧，對秃子說：「要是仔細看，也就不怎麼合適了！這人的手太小，胳膊看樣子也沒多大力氣。那兩條腿也細了點兒，就算正好踹到一撮毛腰眼兒上，也疼不到哪兒去……不成，我不能讓他替我打！」

秃子嘴裡不說，心裡嘀咕：你的挑揀還不少呢！就衝這位的神氣，你張口讓人家替你打人，他還不定先打誰呢！

一撮毛笑臉相迎，又把這位爺請進來。彭元不再理會，給秃子斟上酒，兩個人對喝起來。

這功夫，外面又進來個笑容滿面的公差模樣的壯漢。彭元一推秃子，對他說：「這個人合適，你看那塊頭兒，這要是照着一撮毛的臉給個嘴巴，不把小子打趴下才怪！你再看他那兩條腿，滿腿的肉疙瘩都從褲子上凸出來了，顯見是練過功夫的。要是他踢一脚一撮毛，一撮毛半個月別想爬起來！可有一樁我不大滿意，就是這人今天心緒太好，他準是在哪兒拾着一塊狗頭金。就憑他笑的那個甜勁兒，怕是輕易不肯動手打人……唉，也沒功夫再挑選了，我……看，咱們就選他，湊合着用吧！」

秃子差點兒樂出聲來。聽彭元這口氣，滿臨安城的人都是爲他打人而預備的。兩杯酒下肚，我也不過覺得臉上有些熱，他可是醉得胡說八道了！

公差模樣的壯漢坐下來，把一撮毛捧上來的香茗往旁邊一推，笑嘻嘻地說：「我也不要茶，你給我一壺好酒，要滾燙的，再給我切一盤醬牛肉，且先喝個痛快！」

一撮毛答應一聲，飛一般去了。不一刻，酒菜全擺到壯漢面前，壯漢端起酒壺，微微一怔，接着喊：「伙計你回來！看你像是個精細能幹之人，怎會如此粗心？我說要滾燙的，這酒卻冰涼！」

一撮毛說：「大爺哪裡話來，這酒是我親自……哎喲，果然冰涼！怎麼……怎麼會有這般怪事？」

壯漢呵呵笑道：「也不消嚇成這般模樣，換來就是！」

一撮毛賠笑說：「大爺休怪，是小人不好，這就換來！」端起酒壺，轉身走了。這時，彭元對秃子說：「這個一撮毛果然十分無賴。人家要熱酒，怎麼他偏要給涼的。」

話沒說完，見一撮毛已經端了一壺酒回來。彭元正向秃子勸酒，舉起手中滿滿一杯向秃子說：「我去了的這些日子，十分苦了你了，且喜你見了我一高興，身體全然康復，我再敬你一杯！」

秃子笑嘻嘻說：「托福，托福！」說着，兩人舉杯，同時一仰脖，把杯中酒乾了。酒杯剛放下，忽聽見鄰座的壯漢叫聲：「你給我回來！」

秃子扭頭，只見那壯漢搖着酒壺說：「你是拿我耍着玩兒呢！你這壺酒摸上去倒也熱，怎麼竟是空的？我說要熱酒，誰說要熱酒壺呢！」

一撮毛笑着說：「客官取笑了！」說着接過酒壺，登時滿臉脹得通紅，那酒壺果然是空的！一撮毛嘴裡不由說：「今天這事不對……」

那壯漢佛然：「是我不對，還是你不對？我說要熱酒，你給我冰涼的；我說要你換，你把個空酒壺燙燙送了來！倒是我取笑你，還是你拿我尋開心呢？」

一撮毛深深一躬說：「大爺息怒，都是小的糊塗！再有差錯，大爺打我耳光！」

秃子覺得好笑，回頭過去看彭元，卻看見自己杯裡的酒滿得就要溢出來。秃子以爲是彭元給他斟上的，對彭元說：「剩下的酒不過一杯，你都倒給我了，自己喝甚麼呢？」

彭元一笑說：「我反正有酒喝。」

秃子見他眼盯着酒壺，就拿起酒壺看，不料一拿酒壺，發現酒壺竟是滿的，那酒濺到手上還滾燙！秃子一驚，幾乎叫出聲來：明明這壺酒喝得就要光了，怎麼一下子又滿了？他們的酒並不曾燙過，又何以變成熱的？

彭元扯扯他的袖子，斜望着那壯漢說：「不要說話，那裡有好戲看！」

一撮毛三次端酒走了過來，也不只是彭元和秃子，鄰座幾位用飯的人全都轉過頭去看，他們都覺納罕：這酒保到底要幹甚麼呢？看樣子他是故意要跟那個大漢過不去，拿人家尋開心呢！也許他們早就相識，兩人之間有甚麼事過不去，倒要看看他這回還出甚麼新花樣……只有牆角上坐着一胖一瘦兩個老頭兒，因爲互相勸酒，吵吵鬧鬧，沒注意這裡的事。胖老頭兒喝得舌頭也大了，指着桌上的一隻酒壺說：「你……老小子，今天耍……耍花招兒！來整整……整整比你……多喝了兩壺！這一壺，就歸你啦！你要不……不把這一壺全喝下去，我就……就揪住你的耳朵往下灌！」

瘦老頭兒一聽，偷偷地樂了：上回你灌我，灌得我回去撒酒瘋，讓我老伴兒一頓臭罵，今天我算是報了一箭之仇。今個兒我那老嫂子要饒得了你才怪！都醉到甚麼程度啦？明明是個空酒壺，硬說這是一壺酒，還要揪着我耳朵灌下去！瘦老頭想到這裡，高興地說：「行啊，喝下去就喝下去！我也用不着你揪住我耳朵灌，我自己喝！這回，我連杯子都不使，我把着壺嘴兒喝，要不把這一壺酒咕咚咕咚喝個精光，我是個小狗子！」

瘦老頭兒樂呵呵地去端酒壺，酒壺一到手裡，他一下子傻了，乖乖，滿滿的一壺酒，還滾燙！

究竟瘦老頭兒是不是一口氣把這壺酒灌下去，也就無人注意了。因爲就在他端起壺酒，那個壯漢也端起一撮毛第三次送來的酒。壯漢搖搖酒壺，見又是空的，二話沒說就搶起壺酒直朝一撮毛頭上打去。一撮毛一歪腦袋，酒壺砸到他身後一張桌子上，只聽得「當郎當郎」一片響，菜汁四濺，碎碟片橫飛。壯漢怒吼道：「你這混帳東西，欺人太甚，看大爺今天高興，錯把大爺當作了省油燈！今天不讓你嚐嚐大爺拳脚，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

說着，人早到了一撮毛面前，只一個嘴巴，打得一撮毛仰面朝天。壯漢怒氣未息，又跳上去，照着他身上狠狠踢了起來。一撮毛也不敢躲，只在地上喊「饒命」。

這時，彭元問秃子：「你的氣可出了？沒出，讓他再踢幾脚。」

秃子早覺心中不忍，連忙說：「快不要讓他再打了！」

彭元上去攔住壯漢，拱拱手說：「這位大哥息怒。今天這事，也是他咎由自取，誰叫他欺負人呢！大哥打他幾下出氣，也是應當的。就看我臉上，饒了他這次，如何？」

掌櫃的也跑出來賠禮，壯漢一指他說：「不是這位小爺求情，我將你店也砸爛！」

也不再想喝酒，大搖大擺出店去了。掌櫃的走到彭元面前，拱手說：「多謝少爺了！我看今天這事要鬧大，不想小爺三言兩語，他怒氣頓時化爲烏有，也是小店托了爺的福氣！」

掌櫃的早把事情看在眼裡，明知是自己的伙計沒有道理，今天就是那位公差把他的店砸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他毫無辦法；因此對彭元十分感激，他哪裡知道這是彭元搞的鬼呢！彭元也還禮說：「些許小事，不值一提！」

兩人坐下來，接着吃飯。掌櫃的也不回櫃枱了，親自給彭元和秃子端菜捧飯。那個一撮毛也一瘸一拐挨到桌旁道謝，侍候着二位小爺。秃子覷見他們去端菜了，湊近彭元耳朵，小聲問：「那酒……你到底弄了甚麼鬼？」

彭元說：「是他自己粗疏，關我甚麼事！」

秃子又問：「怎麼我們的空酒壺滿了呢？」

彭元說：「多半是一撮毛又送了一壺來……你不要再問了，再問，你自己要吃苦頭了！」

秃子不管，仍舊問道：「我怎麼沒見他又送一壺來？是不是你會甚麼搬運的法兒，把一撮毛端給那人的壺……」這句話還沒說完，秃子覺得身上有些不對勁兒，看看自己擺放在桌上的手臂，破衣袖垂着。秃子吃一驚，再低頭看自己身上，又是他自己的

一套破衣爛衫子。禿子嚇得扯起彭元就走，原來彭元的華麗衣服也不見了，禿子怕一撮毛回來要吃打。彭元揪住他說：「不讓你問，你偏要問！也只好吃罷飯再走了……」

說話間，一撮毛已經端着菜到了面前。一撮毛正待發作，看出兩個小化子竟是剛才救了他的兩位小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彭元依舊大模大樣說：「怎麼呆着不動？把菜擺好，我們等着吃呢！」

掌櫃的這時也托着一大碗湯走來，見兩位少爺霎時變作叫化子，驚得幾乎將托盤扔掉。彭元用手一指一撮毛說：「你今後再不要做那勢利小人！我們這位小兄弟以前進來，你趕他出去也還罷了，怎麼竟然拳打脚踢？我看你們掌櫃的也還和氣，命你攆叫化子，或許有的，斷不會讓你動手打人。」

掌櫃的也摸不清彭元的底細，賠笑說：「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彭元也不睬他，依然對一撮毛說：「怎麼能以衣冠取人？就說那窮富，原也是瞬間變化的事。今天你們掌櫃的因你惹事，將你逐出店去，你豈不也流落街頭、淪爲乞丐？怎麼穿了華麗衣服就賠笑打躬，見了襤褸衣衫就橫眉立目？」

一撮毛唯唯連聲，掌櫃的也頻頻作揖。禿子見了這光景，放下心來吃飯，筷子不濟時，就伸了五指幫忙，兩人吃喝得十分酣暢。

巧施法術　痛懲地痞

一時酒足飯飽，彭元讓一撮毛算賬，付了酒菜錢，另給二十文小費。掌櫃的已經回到櫃台上偷看，這時卻跑了出來，喝罵一撮毛說：「你這東西好不曉事！怎麼算起賬來？」又笑對彭元、禿子說：「今天這桌酒菜，是孝敬二位小爺的！若不是二位小爺勸住了那位客官，也不知小店此刻是甚麼光景了……酒薄菜粗，也不成敬意！」

彭元一揮手說：「這酒菜錢是應當付的，你的伙計卻要好生管教，再不可對窮人那般嘴臉！」

說完，拉了禿子的手，轉身出去。掌櫃的一邊連聲答應，一邊恭恭敬敬送他們出去，一撮毛早垂手站在酒樓門口。酒樓裡吃飯的人議論紛紛，有人說那兩位定是高官家的浪蕩子弟，有人說是少年官員化裝私訪，也有人說，定是掌櫃的親戚，別看人小，排輩數卻是掌櫃的爺爺一代的……眾說紛紜，且不管它。

卻說兩人出了酒樓，禿子笑着摸摸肚皮，打個飽嗝兒說：「今天這頓飯，是我生來最舒服的一頓！吃的東西最好，也吃得最風光！」

彭元見禿子滿意，自己心裡也覺快活。走了一段路，禿子回頭看，問彭元說：「咱們的好衣服，怎麼一下子不見了？」

彭元說：「就是你問得出了毛病。有道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大驚小怪，自然要引出事來。下次再見到甚麼，千萬不要再問了，否則還要出事！」

禿子聞言，不敢再問，擇了別的話說。說了一會兒，又忍不住問彭元：「那華麗衣服不見了也不去說它，怎麼咱們這一身衣服又自己跑到身上來了？明明緊緊塞在籃子裡，我又不曾去穿它……」

禿子說着，扭頭去看彭元，彭元卻踪影全無！禿子後悔，果然又問出禍事了！他急忙轉身在人羣中尋找，找了多時，也不見他。禿子暗道：必是他吃多了，肚皮脹，找地方方便去了。我也肚皮發脹得緊，有些忍不住了，且去行個方便，然後再作道理。

按下禿子去行方便不表，單說彭元下落。彭元究竟爲何不見了？這次倒並非是他弄甚麼手段。他和禿子並肩走過一個小巷口時，巷口靠牆處突然伸出一隻手來，用力一扯。彭元心中暗笑，也不反抗，由着那人將他扯進巷裡。巷裡還候着一條大漢，一見得手，跳了上來，把一團東西迅速塞進彭元的嘴裡。兩人挾住彭元，緊走幾步，又拐進一條小巷。進了小巷，兩人將彭元雙手倒背，捆綁結實。彭元掙扎，牆角有人嘿嘿冷笑。彭元拐進這巷時就見利爪鷹背靠牆壁坐在地上，袖着兩手。此時聽見他怪笑，知道他要行兇。

原來彭元、禿子走後，利爪鷹又在地上滾了一陣子，出了滿身大汗，劇疼竟突然止住。看看手，兩個小血洞雖在，紅腫卻已消了，再走兩步試試，身上無事一般。

利爪鷹眨着黃眼珠子想想，斷定彭元是有意害他：「看他貌似規矩，其實狡詐。他明知我搜他身上不見銀錢時定然會去搜他籃子，就在那裡面裝了毒蛇……」又想：「休看他小小年紀，竟是個極有心胸的，他過去是個闊家子弟，必然讀書識字，怎肯老老實實聽從我的擺佈？他身上帶錢也不多，倒肯破費幾百文去散給我的人，明擺着是收買人心，想在我地盤裡建起自己的勢力。我那般追討，他寧肯每天去弄鷄酒，也不肯將散出的錢索回，也就看出他的心計絕非一般孩子了。他定是想奪走我的交椅，他這野心也就不小！」忽地又想起自己疼得滿地打滾時，彭元在一旁講的那些混帳話，「這小子這樣惡毒、刻薄！」越想心裡越氣惱，一時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今天我索性滅了他，出了這口惡氣，也免卻了後患！」

利爪鷹立刻把老三和大將軍找到家。這老三大號王豹，就是禿子稱作「三爺」的，是利爪鷹的心腹，不只懂些拳脚，還能寫會算，又能出些主意，利爪鷹有事最喜歡找他商量。大將

軍名叫劉七，因爲在這薦橋街上是叫化子中的第三號人物，稱作「四爺」。此人生得肥頭大耳、膀闊腰圓，原是薦橋街上一霸。利爪鷹魏志殺人後來到薦橋，結識了王豹。王豹給他出主意，說當地有個劉七，武藝甚好，現在正因生病，臥倒在床，倘能乘機救活了此人，不僅可在薦橋街上安身立命，將來也有個得力的臂膀。利爪鷹聽了他的話，出些銀錢將劉七醫好，調理得又有了先時的威風。劉七感恩戴德，從此擁立利爪鷹當了薦橋街叫化子中的頭號人物，甘心爲他奔走效勞。利爪鷹也最愛他，稱他作自己的「大將軍」。

這是前情，表過不提。卻說利爪鷹找了王豹、大將軍兩個，講了彭元用扁頭風咬他的事，說得咬牙切齒。大將軍聽了說：「這事交給我，我一把招死那刁鑽小子，將他丟進河裡了事！」

王豹搖頭說：「不要魯莽！人命關天，此事還需從長計議。」又對利爪鷹說：「二哥前次那事還未了結，今番倘有疏失，益發不好收拾了。」

利爪鷹不悅道：「依你之見呢？」

王豹說：「依小弟之見，我和老四出頭，將那姓彭的小子弄到老四那裡，那裡僻靜，我們在那裡好好整治他一頓，替二哥出氣。」

利爪鷹說：「休小看他，他拳脚上有些功夫，鬼點子也多，留下他來，終究是後患。」

王豹一笑：「二哥多慮了！二哥的功夫和智謀，豈是他能比的，到底是個小娃娃，能成甚麼氣候！這次定將他打得俯首帖耳，再不敢生事！」

當下三人商議停當，立刻行動。大街上綁架，雖說綁的是個小叫化子，到底顯眼，三人商議先將他哄到僻靜處，塞住他的嘴，捆作一團裝進口袋，然後抬至大將軍院裡。路上即使他掙扎，嘴塞着喊不出，別人也猜不出是猪是狗。兩人出去，在街上轉了幾遭兒，也沒有看見彭元，找到後來，竟見他和禿子在聚仙樓裡大喝大吃。大將軍說：「娘的，那小子倒神氣！也不知他從哪裡弄得許多錢來！」

王豹嘆道：「說也可憐，還不知道另有一頓好好的等着他。」

彭元坐在店裡面，早見他倆在人羣中探頭探腦，心中明白，卻裝作不見。

王豹料他們吃飽，定要回小河橋，就和大將軍在酒樓東邊一條窄巷裡候着。彭元走過，王豹從巷裡伸出一隻手，將他扯進巷裡，大將軍跳上去塞住他的嘴，架了就走。

利爪鷹原靠着牆坐在地上，見兩個助手把彭元捆綁結實，走上去，拉開口袋，那兩個抬起彭元，將他塞進袋裡，將袋口紮緊。王豹和大將軍各抓了口袋一角，提起就走，利爪鷹跟在後面，三人直奔大將軍落脚處。

他們出了巷子，剛拐到大街上，忽聽得彭元在袋子裡「哎喲」一聲叫。王豹吃驚，低聲問大將軍：「你塞着他的嘴，可塞得牢？」

大將軍說：「我幹這事，你就放心！況且他的嘴小，麻胡桃大，早塞得牢牢的！」

不想袋子裡面的彭元插嘴說：「牢甚麼呀！我怕嘴裡那東西掉出來，白惹你們生氣，才死命叼住它，可它還是滑出去了！」

大將軍慌了手脚，朝四下裡看看，低聲威嚇說：「你敢再出一聲，我就一脚踢死你！」

袋子裡頭說：「你別踢死我，我不出聲就是！我們像是到了大街之上，我要是出聲，大街上的人準會覺得奇怪——這袋子裡裝的是猪嗎？猪怎麼會說話？他們就能猜得出是人，這麼一來，你們可就麻煩啦！」

大將軍聽彭元越說聲音越大，不由得氣往上衝，抬起脚來，朝着口袋狠狠就是一下子。這一脚下去，也不知碰在甚麼硬東西上，竟疼入骨髓，大將軍「噢」的一聲怪叫，一屁股坐到地上，把袋子也撒開了。他抱着一隻脚叫喚，還衝着王豹喊：「說是不丟進河裡，你往裡面裝大石頭幹甚麼！」

王豹低喝一聲：「你喊甚麼！」又說：「我幾時往裡面裝石頭了？多半是你踢在他腦袋上了，裡面一些聲息也沒有了，怕是他已被你踢死！」

袋子裡忽然插腔說：「我沒死，他也沒踢在我腦袋上，是踢在我屁股上了。要是他覺着疼，那準是踢在我屁股尖兒的那塊骨頭上了。我瘦，屁股上沒有多少肉，用那麼大力氣踢骨頭，還能不疼？」

大將軍還抱着脚哼哼叫，也顧不上理他。王豹聽了這話心裡有氣——這小子廢話實在太多！照他這麼嘮叨，等會兒碰上個公差，還不露餡兒？可要是在這兒解開口袋，再次再塞他的嘴，也是無法辦到的事。王豹只好蹲下來，衝着口袋說：「你別再說話了！今天我們也不想把你怎麼着，可你要是再多說一句，對不起，我們立刻把你扔到河裡去！」

口袋裡說：「我可不樂意讓你們把我扔到河裡去，我一定一句也不多說了。其實我剛才『哎喲』一聲也不是故意的，皆因我吃得太飽，你們把我捆成一團，我肚子脹得慌。那位大哥提袋子又不小心，顛了一下子，我肚子猛一疼，就情不自禁『哎喲』了一聲，我第二回說話同樣出於無奈，你是怕他把我踢死，吃人命官司，我要是一聲不吭吆，你當是我真死了，心裡必然着急，我告訴你，我還活着呢，你也就放心了！」

王豹心忖：「這可不行！我說一句，就引出他十句來，越說『不說話了』，話就越多，連先前說的話都重新翻騰一遍。照這麼下去，準得出事，趁

早兒快走。這回也看清楚他的嘴在甚麼地方了，走的時候，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捂住他的嘴！」王豹攙起大將軍說：「你忍着點兒，咱們找個地方再歇着！」

兩人站起，把布口袋抬起來。王豹正要伸出另一隻手捂住彭元的嘴巴，已聽見彭元在裡面自言自語：「這條扁頭風也跟着瞎搗亂！你就在籃子裡老老實實呆着不好？偏得爬出來，繞到我脖子上。你要是再惦記着往我嘴裡鑽，我就把你的腦袋咬下來！」

王豹一聽，身上一陣發麻——好傢伙，那條扁頭風敢情還帶在他身上呢！虧得我的手還沒伸上去，要不，我一捂他的嘴，正捂在扁頭風的頭上，那我不就跟二哥一樣了？回頭看看，利爪鷹在很遠的地方跟着，王豹心裡不免有氣，暗說：魏志啊魏志，你小子就不夠朋友！這娃子在裡面鬧騰的時候，你一點兒也不管，自己躲得遠遠的，出了事你就溜。你把我們弟兄兩個置於何地了？

王豹想着，加快腳步，大將軍一瘸一拐地緊跟着。彭元又在裡面說：「一顫一顫地，跟坐轎子似的，眞舒服。你們要是早就這麼抬着，我也就不說甚麼了。」

再走了幾步，袋子裡竟傳出輕微的呼嚕聲。大將軍火往上冒：我這裡邁一步，腳一疼，他倒睡着了！想狠狠地把袋子摔到地上，又怕他叫。王豹卻覺好笑：也是天生的受委屈的材料，捆得如同粽子一般，居然還能睡得着！

一時間，來到大將軍劉七落腳處。原來大將軍住在一條死巷的盡頭，小小院落，正房兩間，只住着大將軍一人。西廂房已經倒塌，斜下的半面屋頂上長滿雜草，顯出一派凄涼景象。十年前，這裡原住着一家姓蕭的，不知他們得罪了別人還是別人圖他們錢財，半夜裡有人潛入宅中，將全家不分老幼，一概殺死。從此，這裡成了兇宅，都說是鬧鬼，也無人敢住。幾個叫化子冬日凍得無處躲藏，硬着頭皮住到裡面去。恰好劉七那時也到了蕭橋，看中這個宅子，裝神弄鬼，將幾個叫化子嚇跑了，他自己就在這裡住下來。不久，劉七生了一場重病，幾乎一命嗚呼，幸虧利爪鷹魏志出錢救活了他。劉七感恩，請利爪鷹也來這裡住。利爪鷹聽聞這宅子不乾淨，認定劉七生病也是寃魂作祟，他原殺了人，心懷鬼胎，並不敢來住，這裡仍舊只屬大將軍一人。

話說王豹、劉七到了門口，利爪鷹也到了。大門虛掩着，三人進去，利爪鷹回身將門閂插好。王豹和劉七一撒手，袋子「咕咚」一聲落在地上，裡面隨即「哎喲」一叫，彭元醒了。

利爪鷹報仇心切，也不說話，上前解開袋上繩子。王豹喊一聲：「小心扁頭風！」

利爪鷹只當要笑他，眉頭一皺，翻起兩隻黃眼珠兒盯住王豹。王豹上前，把路上的事說了。利爪鷹知是眞的，倒吸了口涼氣，接着一咬牙說：「就這麼捆着給我打，把裡面的人和蛇都打成肉泥！」

大將軍答應一聲，回房取來一根棍子，還提來一把破椅子，把椅子擺在一旁說：「二哥坐着，看我們給你出氣！」

袋子裡面，彭元掙扎着叫起屈來：「二爺你說過，我用藥救活你，你永不忘我大恩大德！你那時跪在我面前，給我磕響頭，謝我救命之恩，怎麼這時反要打我？」

王豹一聽，糟了，這孩子是找死呢！你哀告求饒就是，怎麼還提他丟人現眼的那一段事兒？他給我們講這事時，都將那一段事兒略過去，你當衆揭他瘡疤，他能饒你？

果然，利爪鷹聽了這話，無名火起三千丈，一個箭步上前，從大將軍手中奪過木棍，照準袋子，用足力氣打下去，王豹要攔已經來不及，木棍帶着風聲，「呼」地落下。袋子裡頭，彭元慘叫一聲。王豹聽得愣住，知道這下打重了。不料袋子動了動，裡面又說：「疼是疼了點兒，打這個地方還可以。就是別再往上打了，上頭可是我腦袋！」

聽見慘叫，利爪鷹心中一快，不想又接着聽見這麼兩句，就跟無事一般。利爪鷹兩眼變紅，再次掄起棍子，朝着袋子上部凸出的滚圓東西打去。這亡命徒發起火來，也就全然不計後果——古今的亡命徒俱是一般。只是他萬也沒有料到，木棍打上，「噹」的一聲響，竟震得脫手飛出。利爪鷹只覺雙臂發麻，一直疼到肩上，再看兩手，虎口震破，鮮血淋漓，只疼得他渾身顫抖。王豹和大將軍見這情狀，也都驚得呆住。又聽得袋子裡說：「你眞往頭上打呀？不是這塊石頭擋着，我的頭顱豈不要被你砸碎？咱倆也沒有這麼大的仇啊！」

大將軍瞪了王豹一眼，埋怨說：「我就說袋子裡有石頭嘛！」王豹沒言語，覺得事情有蹊蹺。那口袋是他帶去的，小叫化子又是他捆了塞進去的，裡面哪裡有甚麼石頭！二哥這一棍子，分明打在那娃子的頭上，那娃子不但沒事一樣，反把二哥弄成這般模樣，看來這個娃子絕不是等閒之輩！王豹習過些武藝，知道不是硬功夫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斷不會有這樣手段。他看老四是坐井觀天，二哥利令智昏，若不向他們提個醒兒，還不知要出何事。想到這裡，王豹將利爪鷹拉到一旁，低聲說：「二哥，我看這娃子怕有些來歷……」

利爪鷹正氣得發瘋，也不待他說完，一翻眼珠子說：「你放屁！我早看出你不願替我賣力！你滾開，自有老四替我出氣！」

利爪鷹在椅上坐下，吩咐大將軍：「你把粗麻繩用涼水蘸了，替我小心地抽他！」

大將軍取來粗麻繩和一盆水，將麻繩在水裡浸了，用力抽打彭元。王豹怕得罪利爪鷹，也奮勇上前。兩人都用上十分氣力，利爪鷹仍覺不暢，在一旁怪叫：「莫非你們今日未曾吃飯！」

只聽得一片呼嘯與驟雨落地般的啪啪聲，先還聽得彭元在袋子裡哇哇叫，後來似是再叫不出來，變作了「唔唔」聲。大將軍一向不得利爪鷹命令，決不罷手，王豹怕利爪鷹懷恨，也用盡全力，兩人都累得大汗淋漓。

打了足有半個時辰，兩人精疲力竭，袋子裡也早斷了「唔唔」聲。王豹偷眼去望利爪鷹，卻見椅子上坐着的是彭元，正高興地擺着兩腿看熱鬧呢。王豹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停下來，向大將軍喊：「住手！快把袋子打開！」

兩人慌慌張張地解開口袋，一看，裡頭竟是利爪鷹，不僅捆作粽子一般，嘴裡還緊緊塞着麻胡桃。只見他渾身鞭痕，血透衣衫，雙目緊閉，口裡發出輕微的唔唔聲。

彭元從椅上跳下，走近前來看了看，笑嘻嘻地說：「我看你們二位大概要忙一陣子了，我也就不多打攪！」

說畢，打開大門，徑自走了。

* * *

彭元離開大將軍宅院，直奔小河上化子橋下。禿子果然坐在橋下，背靠着橋墩打盹兒。他見彭元回來，一把揪住他說：「你跑到哪裡去了？」

彭元說：「剛才利爪鷹派人捉了我去。」

禿子一聽，陡然變色。彭元笑着說：「你別害怕，也沒把我怎麼樣。」

禿子仔細看看彭元，又把他胳膊、大腿都摸了一遍，確信他沒有挨打，這才問他事情原委。彭元說：「三爺和大將軍躲在巷裡，我們從那裡經過，他們把我拽了進去，帶我到大將軍家裡，去見利爪鷹。他要打我，我說：『二爺，你可別好了瘡疤忘了疼。你要眞的打我，我可就要放扁頭風咬你啦，再次咬得你滿地爬！』」

禿子急問：「他怎麼說呢？」

彭元說：「他說：『喲，你可別咬我，我不打你就是了！』這麼說，我就回來了。」

彭元說到這裡，噗嗤一笑，禿子喊：「你騙我！」

彭元這才把事情經過講給他聽，禿子拍手稱快。彭元又說：「我看大將軍的房子不錯，你想搬進去住不？」

禿子說：「我還想搬進丞相府去住呢！你是作夢娶媳婦兒，淨想好事兒，大將軍的房子怎會讓咱們住？再說，聽說那房子鬧鬼。那院子裡早年住着一家人，平白無故，竟讓人家殺了，一窩子屈死鬼。先時住過七八個窮弟兄，後來半夜裡鬧起鬼來，有一個孩子嚇得病倒，三天就死了，別的幾個也就不敢再住。大將軍是有大福氣的人，一住進去，把鬼鎮住了。換了別人，還要鬧鬼呢！」

彭元問：「這些都是誰說的？」

禿子說：「誰都這麼說。大將軍自己也這麼說，他說，夜裡他總見鬼魂出來，有男鬼，也有女鬼，也有沒頭的，也有披散着頭髮的，都穿着雪白的衣服。可是這些鬼都不敢走到大將軍身邊來，只遠遠地站着看他。有時候睡到半夜裡，聽見鬼哭，大將軍生氣，說：『別嚎啦，吵死人！』那鬼就嚇得一聲也不敢出了。」

彭元一笑說：「哪裡有甚麼鬼，我看多半是大將軍鬧鬼！他想趕走別人，自己搬進去住，就在半夜裡去鬧，弄了甚麼法兒嚇人。嚇跑了人，他怕別人再擠進去，就編了瞎話兒去騙人。要說鬧鬼，我是天下第一，我七八歲時就會玩這套把戲！」

禿子不信：「又不是大將軍一個人說的，人人都那麼說，就連二爺也不敢去住！」

彭元道：「二爺怕是因爲他自己心裡有鬼，況且大將軍也未必眞心願意他住進去。你要是不信我的話，今天我就戳穿大將軍的把戲給你看。我不獨讓他顯出原形，還要將他驅逐出去，永不敢再回去。看看冬天到了，弟兄們住在橋下也着實難耐，就讓那蠢貨滚蛋，咱們一起住進去，免得在寒風裡度日。」

禿子半信半疑，又怕惹惱了大將軍，自己皮肉受苦。彭元卻拉住他的手說：「反正今天吃飽了，不用再出去覓食，又沒有旁的事做，我料那大將軍此時正在利爪鷹家，忙着照料他二哥，我們且先去看看房子！」

* * *

二人到了大將軍門首，見大門虛掩着，推門進裡面看，大將軍果然不在。彭元將雙手背着，從這裡踱到那裡，東張西望，禿子看着好笑——倒也眞像是來這裡買房子的！

正房堂屋，一進去就見正面香案，上面供奉着原戶主蕭某人的祖宗牌位，牌位前的香爐上還插着未曾點燃的三支新香。彭元心中好笑：原來大將軍的「福氣」也有限，他分明是害怕鎮不住寃鬼，有時要燒香來祈求蕭家祖宗，請他管敎子孫不要來攪擾。正房的另一間掛着門簾，掀開來看，裡面擺着一張床，床頭掛着一把刀。要麼是這叫化子頭兒也有甚麼仇人，需在夜裡防備仇人來刺殺，要麼就是嚇唬寃鬼，給自己壯膽的。裡屋牆角還有個破木箱子，再也沒有旁的東西。

彭元說：「我料那大將軍立刻就要回來。」

禿子着慌說：「你剛才說『料他不在家中』時，怎麼不一併說出？」

彭元說：「一併說出，你也不跟我

來了！這戲也需等他回來才好演。你不必驚慌，等會他回來了，你就躲在裡面這間屋裡，從門縫中向外看，不論看到甚麼怪事，你都不必害怕，那全是我鬧的鬼。」

禿子說：「這地方藏不住！他進裡屋來怎麼辦？」

彭元說：「這個你儘管放心，他絕對進不了裡面這間屋子，他也絕不會知道你躲在裡間。不過話要說清，若你大驚小怪，弄出聲響來，可就不要怪我了。」

禿子說：「我不出聲就是，那你又是呆在哪裡呢？」

彭元說：「我躲在這屋子的香案底下，給你唱戲。」又問他：「你可知道在這屋裡吃了驚嚇、三天就死了的那孩子的姓名？」

禿子說：「聽說叫二狗，死時和我們現在一般大小。他就是那天夜裡向你討錢的劉大狗的親兄弟。」

彭元說：「原來是他兄弟！我看劉大狗無憂無慮，還能聽見錢響，卻有這樣一個膽小的弟弟，死得那麼可憐……」

兩人說着話，聽見外面大門響，彭元說：「你看，來了不是！好，你就照我說的，躲在那屋裡看戲，我去躲藏起來了！」

彭元說着，藏到香案底下去。

禿子已看出彭元有些手段，此時倒也不甚害怕了。他先走到裡屋窗前，從窗紙一個破洞裡朝外看。

果然走進院子的是大將軍。令人不解的是，大將軍並不徑直朝正屋走來，卻用眼睛緊緊盯住正屋房門，躡手躡脚，躲躲閃閃。禿子見這光景，胸中頓時「咚咚」響了起來，腦中閃的念頭是：今日這事壞了！定是大將軍躲在暗處，眼見我們進了他院子，此刻來生擒活捉了。

其實禿子弄錯了。大將軍劉七這麼一副怪樣子進自己的宅院，這是適才鞭打利爪鷹的事把他嚇的。王豹向他吆喝「住手」，把袋子口兒一解開，裡面捆着的竟是利爪鷹，大將軍整個兒變成了傻子！我的天哪，這是怎麼啦？二爺坐在椅子上，下命令叫我們打人，辟啪辟啪一遍臭打，打的竟然是二爺自己！他是甚麼時候鑽進那紮得嚴嚴的口袋裡面去了？又是誰把他捆上的呢？大將軍傻了半天，忽然打了個冷戰：除了鬼，誰也幹不了這種事，這準是自己院子裡的寃魂做出來的！利爪鷹殺過人，宅子裡的寃魂瞧着他不順眼：「好你個小子，你也是拿刀殺過人的兇手，這會兒居然又跑到我們眼皮子底下殺人來啦！咱們把他塞進口袋去，跟那個孩子掉個個兒，讓他狠狠挨頓抽！」大將軍越想越害怕，他小聲兒問王豹：「你說，是不是因爲這宅子不乾淨？」

大將軍樂意聽王豹說：「你別跟我胡扯啦，哪兒的事啊！」沒想到王豹一聽也傻了。王豹懂得武功的奧妙，先前彭元挨踢又遭棒打，全然無恙，他倒沒往旁處想，他知道氣功，硬功夫練到家，都能有這奇效。可是他的武功縱然好到天上去，也總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從紮得牢牢的口袋裡跑到椅子上坐着去，又霎時把椅子上原本坐的那位捆得結實、嘴裡塞進麻胡桃，再不露形跡地塞進袋子裡去！王豹這人也迷信，聽大將軍一問，他頓時醒悟，一跺脚說：「呀！二哥有過人命，咱們壓根兒不該上這兒來打那孩子。」

大將軍一聽王豹跟他想的一樣，不由毛骨悚然，忙說：「走，咱們抬二哥回去。」

兩人把利爪鷹抬回家去，安排他睡下。王豹說：「剩下的是敷藥，調治的細活兒，你也幹不了。你今天也累了，就回去歇息吧！」

送二哥回家，大將軍穿過鬧市一走，心裡踏實些，也就依了三哥的話回家。到了自家大門口，不由得又發慌，猶豫再三，他才壯壯膽子，推開虛掩的門進去，一邊向屋子裡走，一邊心裡面打鼓。禿子躲在他屋子裡見這怪模樣，還當他是來抓自己呢！

卻說大將軍到底挨進了堂屋。進去四顧，倒也沒有甚麼異樣。他心裡想：今天頂要緊的是先燒上一炷香，禱告一番。靠着平日裡對蕭家祖宗頂禮膜拜，他一向感到安寧，想今天也會得到鬼魂諒解。

大將軍先朝着牌位作個揖，然後伸手去取香爐裡插着的三炷香，想拿下來點燃。手伸到香前卻停住，怔怔地看。也不知何時，三炷香已燃着，三縷清煙正裊裊向屋頂飄去！怔了一會兒，大將軍嘆息：我今天有些魂不守舍，剛才已經把香燃好了，怎麼還要點燃？簾子裡面，禿子卻覺十分詫異，我小元哥哥躲到香案底下，並沒見他出來，他是甚麼時候把香燃着了？

大將軍整整衣服，在香案前跪下，口裡禱告說：「蕭家祖宗神靈在上，弟子劉七叩頭了！我劉七自從搬進祖宗的宅院裡來，並不曾幹過甚麼得罪祖宗神靈的事，今天也是我一時胡塗，聽了我二哥的話，將他領來，惹得祖宗的兒女生氣。我二哥是在別處因賭錢鬥毆，將對手殺死的，實在和蕭家屈死的兒孫無關。祖宗兒女的英雄既然覺得不快，狠狠懲治了我二哥，也算他合該倒霉。此事與我劉七卻毫不相干，願祖宗神靈明鑒。」

祝禱完了，磕了三個響頭，這才站起，轉身向裡屋走。不想剛剛伸手要掀門簾，忽然有個硬東西「叭」的一聲打在後腦勺上。大將軍「唉喲」一聲，回頭看時，那東西已落到地上，卻是個火鐮。這火鐮剛才擺在香案上，怎麼竟自己飛了起來？大將軍畢竟膽大，喝問一聲：「甚麼人？」一個箭步竄回香案前，猛地掀開案簾。香案底下空空如也，連隻老鼠也沒有。大將軍知那火鐮確是自己飛起來打他的，頓時如一盆冷水自頭潑下，從脖梗一直涼到脚跟。

大將軍心想：「還是趕緊走掉爲妙。」邁了兩步，卻又轉念：「且不說要讓他們嘲笑，難道好端端一座院落，從此白白丟掉不成？看看外邊，天色尚早，且再拖一拖，也許再沒甚麼異事了，實在不行，也等天晚再尋別處過夜……」這樣想着，將牆角的酒埕提了過來，擺到桌子上，又取來一隻瓷碗，要喝兩碗壯壯膽子。看看椅子不在，想起是提到院子裡給利爪鷹坐過，推門出去取，不想院子裡也不見。大將軍轉身進房，卻有甚麼絆住他的腿，一時站立不穩，「咕咚」一聲栽在地上，還有甚麼東西和他一起倒下，閃眼看去，卻是那把破椅子！他剛邁過門去，難道椅子堵門放在那裡，他會看不見？「今天這事不對！」大將軍心裡尋思，身上早冒出汗來。

他站起身來，也不敢再動那椅子，直奔桌前，就去抓酒埕。那酒埕似是自己向遠處滑動了一下，大將軍的手撈了個空。他「咦」了一聲，走向前去，雙手去捧，酒埕又向遠處一滑，這次竟滑出桌面，也不落在地上，就在半空裡懸着。大將軍覺得頭皮一陣發麻，頭髮根根倒豎起來。他再也忍受不住，「噗蹬」一聲面朝香案跪下，一邊往前爬，一邊哀告：「祖宗神靈保佑！祖宗神靈保佑！我一向不少你香火，你也一向管教你子孫不來作祟，今天實在是小人冒犯了祖宗……」

大將軍話沒說完，已聽得隱約有啼哭之聲，細聽時，四壁都響，也不知哭嚎的寃鬼在哪裡。大將軍只嚇得全身軟癱，再也無法動轉，只聽那哭泣中還有哀訴，依稀是：「你只知道祭蕭家的鬼魂，卻全不管我劉二狗死得寃枉，你狠心把我害死，難道都忘了不成？」

禿子躲在裡間偷看，看到酒埕懸空，也覺駭然。此時聽見鬼哭，卻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那分明是彭元哥哥捏了小嗓兒裝出來的。

大將軍此時已經嚇昏了頭，哪裡還能辨出甚麼聲音？他把頭磕得如同搗蒜一般，口裡唸叨：「劉七該死，劉七該死！二爺今番饒我，我定要每天都燒一爐香祭奠二爺，二爺千萬別錯怪了我，我那次裝鬼，不過是想嚇走衆兄弟，獨自佔了這房子用，斷不曾想到要傷害人命。萬沒料到別人吃了驚嚇都沒事，只你一個一命嗚呼了，卻不是我存心想害死你。」

這話不說還則罷了，一說出來，方才那哀訴聲竟變作了一陣怪聲嚎叫：「照你這等說，我二狗變成寃魂，倒全怪我自己膽小啦？我豈能饒你。」

禿子在裡屋窺探，見彭元不知在甚麼時候，又鑽回香案底下，正撅着屁股，捏住鼻子嚎叫呢！禿子再也無法忍受，「噗嗤」一聲笑出來。彭元一怔，心忖：好禿子，我跟你交代甚麼來着，你怎麼竟笑出聲來了？彭元怕露出馬脚，當即用手一指，香爐忽然飛了起來，直朝大將軍打去。

大將軍聽見寃鬼二狗發怒，已經嚇得魂飛魄散，又聽見裡屋還有鬼魂嗤笑，暗叫一聲：「今天算完啦！看來是劉二狗的寃魂和蕭家的寃魂都勾結在一起，決心索我性命了。」掙扎着爬起，眼睜睜看着香案上的香爐「滋溜」一聲自己離開香案，朝他飛來。大將軍躲不過，香爐正砸在他肩上，香灰的「呼」一下子，全都揚在他的胖臉上。大將軍急了，將身躍起，想竄出門口，不料那破椅子也自動朝上一跳，正絆到他兩腿上。大將軍一頭栽倒門外，幾乎將腦袋戳到腔子裡去。大將軍爬起來又跌倒，就這樣滾滾爬爬，一直逃出院門。

屋子裡，禿子掀開門簾走出，恨恨地說：「那孩子果然是被這個壞蛋裝鬼嚇死的。」

彭元說：「明白了就好。只是不該笑，幾乎壞了大事。」

禿子一下想起彭元剛才的怪相，不由又哈哈笑起來，彭元也笑。兩人嘻嘻哈哈了一陣子，彭元說：「這天氣也夠涼的了，我看今晚就讓橋下的弟兄搬進這裡來睡吧！」

禿子說：「要是大將軍再回來呢？」

彭元說：「你放心，我看三年之內，他也不敢再進這院子。」

禿子和彭元一起上街去找橋下住的衆化子，找到的幾個卻都不敢來住。到了橋下，劉大狗正赤着臂膀在那裡捉虱子。聽禿子說要讓他去那個兇宅裡避寒，劉大狗一翻白眼珠兒說：「你想讓我們劉家絕戶？死了個二狗還不夠麼？」

禿子待要說話，彭元一揪他袖子，又對大狗說：「地方給你留着，你幾時要來都可以。」

彭元待大狗甚好，他也就沒有再說甚麼難聽的，只哼了一聲。禿子和彭元回去，路上問彭元：「我想告訴他那裡沒有鬼，二狗是大將軍裝鬼嚇的，你怎麼不讓我說？」

彭元說：「你講了這事，大狗哥哥不是要去找大將軍拚命？那劉七力大，三拳兩脚，還不送了大狗哥哥的性命！需得選個適當時機告訴他。」

禿子點頭：「還是你想得周到。」

回到蕭宅，禿子進裡屋，往大將軍床上一躺說：「果然躺着床上舒服自在，怪不得有錢的人都不肯睡在地上！他們都不來也好，就我們兩個睡在這上面。」又爬起來摘下墻上的刀，抽出鞘來，比劃了兩下，說：「要是我會武藝有多好，誰要敢來欺負你，我就拿這刀砍他。」把刀掛回墻上，禿子又跑到外屋，說：「這埕子裡的酒還眞不少，咱們搬到屋子裡住了，也是一

大喜事，倒該喝上兩碗慶賀一番。」

說到這裡，禿子覺得肚子有些空了，也不知是那大桃子的功效，心想：怎麼吃得那麼好、那麼多，肚子又餓了？他對彭元說：「你那二十文小錢不白送給一撮毛就好了，我們在街上攤子上又可以飽餐一頓。」

彭元笑道：「你定是又餓了。錢還有的，走，我們去吃！」

禿子連連擺手說：「借來的銀子，不是這等花法兒！還是去討些吃的來。」

彭元點頭：「說的也是。」

彭元站起要走，禿子攔住他說：「白天是我討擾，今晚我來還席。你也一同去討，就無趣了，且待在家裡，由我一個去辦這事。討來的東西不拘好壞，總是我禿子的心意。家裡又有現成的酒，咱倆熱熱鬧鬧，慶賀搬進這新居。」

彭元拍手說：「這個主意甚好。」

＊　＊　＊

話說禿子見彭元依了他的話，就提起竹筒兒，高高興興走出門去。彭元心忖：難得他想得周到，只是我白天裡請他吃酒樓，晚上他討得些湯湯水水，怕是心裡過意不去，弄不好又要去偷，倒讓人放心不下……」想到這裡，彭元又使出隱身法兒，悄悄跟在禿子背後。

禿子走出大門，回頭看看，不見彭元跟出，放下心來，一邊走向鬧市，一邊口裡唸叨：「我這小元哥哥甚是可愛，他借得錢來，如都留着自己花用，可以用上一些日子。只因想着請我，一次花了這許多，還白送了二十文給人家。唉，我今晚請他，慢說討不到不好回家，就是討得一些剩菜殘羹，怎好請我小元哥哥吃？少不得要想別的法兒……」

彭元跟在他背後聽得眞切，心中暗笑，又聽禿子自言自語說：「小元哥哥這次回來，有些古怪……他爹的那個好朋友多半不是當官的，倒是個變戲法兒的，我小元哥哥去了好幾天，也學會了變戲法兒。他把一撮毛拿的酒都變到自己壺裡來，這個我在大街上看過的，叫做『大搬運』，這也罷了，難的是讓酒埕懸在半空，香爐又自己飛起來，這個倒不知叫做甚麼了！還有那個小籃子也古怪，怎麼一忽兒提在他手裡，一忽兒又不見了？

唸唸叨叨，禿子已經來到鬧市。彭元見他果然奔向一間飯館，就緊緊跟在他身邊。禿子到了門口，裡面出來個跑堂的，瞪着眼向禿子揮揮手說：「走遠些。」

彭元向裡看，見掌櫃的正在裡面撥算盤，心想：我倒要施展一番，助禿子一臂之力。

卻說掌櫃的正在算賬，聽見跑堂的吆喝，抬頭看看，見一個小叫化子可憐巴巴地望着這裡，心中忽然一動，他站起來，走出櫃台，看那小叫化子的眉眼，頗像自己去年害天花死去的幼子，心中一時生了憐憫之意，對那跑堂的說：「你不要大喊大叫，嚇壞了他。剛才那軍爺不是買走半隻烤鵝？你就把剩下的半隻給了這孩子吧！」

跑堂的一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們掌櫃的今天是不是發了瘋？往常倒給要飯的一些剩菜湯，他還要吹鬍子瞪眼的，今天卻要給半隻烤鵝！正想問問掌櫃的，看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已聽掌櫃的說：「你還楞着幹甚麼？還不去拿鵝呀！」

跑堂的答應一聲，取來那半隻烤鵝，用一張大荷葉包好了，遞給禿子。禿子接過，說聲「給掌櫃的磕頭」，回頭就跑。他也是不信有這等好事，生怕掌櫃的反悔。掌櫃的卻追出來喊：「慢着走，別摔着！」

禿子一連跑了三家，居然家家都給，大有收穫。香噴噴的豬蹄膀、熱氣騰騰的白饅頭，抱了滿懷。禿子歡歡喜喜往回走，嘴裡說：「也是我小元哥哥有福氣，今天這事眞奇怪，怎麼誰都和氣、大方了？我才不會去偷！住進房子的人還偷東西？有賊氣的東西也只能給利爪鷹，怎麼能拿去請我小元哥哥。」

剛才還惦記着去當樑上君子呢，這會兒他又美起來了。

禿子推開大門進了院子，見正房裡已點上燈。彭元不知從哪裡弄來幾個盤子，正忙着往桌上擺。小禿子探頭進來問：「你弄了那許多盤子做甚麼？」

彭元笑着說：「又是烤鵝、又是醬豬蹄，還有五香豆腐干兒、雪花白的饅頭……盤子少了往哪兒裝呢？」

禿子詫異，也不知他怎會知道的。

兩人坐下，碗裡倒滿酒，把烤鵝撕了，大吃起來。吃了一陣，彭元又去裡間取出兩隻大桃子，笑着說：「今日我們喬遷之喜，不能只討擾你，我也該表些心意。用這個下酒，是件新鮮東西。」

禿子聞到大桃子香氣，口中流涎，也顧不上問哪裡放着的，笑着說：「我已經吃了一個，哥哥留下自己吃吧！」

口裡說着，手卻伸上去，接過一個來。彭元說：「你應該吃的。前次吃的，救命而已，這回再吃，另有功效。」

禿子笑嘻嘻說：「這次的功效，自然是解饞。前次我在病中，嘴裡沒有滋味，也吃不出是甜是酸，是好是歹。今番病好了，倒要好好品嚐！」說着就是一大口，咬得桃汁四濺。禿子雙手捧着，狼吞虎咽的將大桃子吃光，剩下桃核捨不得丟，拿在手裡看着說：「這一個就種在我們院子裡，日後長出樹來，年年就有大桃子吃！」

彭元笑着說：「好算計！不過結不

結得出這樣大的桃子，就要看你運氣如何了。」

兩人說說笑笑，都吃飽了。彭元站起身說：「我將桌子收拾乾淨，你去門外把那個石獅子搬進來，將院門頂了。這裡偏僻，我怕夜裡有賊，撥開門閂進來。」

禿子沒聽淸，怔了怔，問他說：「你說甚麼獅子？」

彭元說：「我說門口的石獅子。」

禿子問：「石獅子怎麼樣？」

彭元說：「怎麼小小年紀，耳朵就不靈了？我叫你把石獅子搬進來頂住門，免得晚上鬧賊。」

禿子說：「我耳朵不是不靈，倒是你今晚酒喝得稍多了些。那個石獅子少說也有一千斤重，六七個大漢怕也抬它不動，怎麼讓我一個人去搬？要頂門，你自己去頂，就使出你大搬運的法兒！」

彭元忍住笑，說：「我會甚麼『大搬運』的法兒？你休要偷懶耍滑，你碗碟也不收拾，獅子也不搬，要幹甚麼？」說着，拖着禿子就走，禿子只好跟他出去。

到了外邊，見一輪皓月當空，照得石獅子發白。禿子忽然來了興緻，只當彭元與他耍笑，嬉皮笑臉說：「這東西也算不了甚麼，我搬給你看。」

說着，裝模作樣，往手心上啐了一口唾沫，把細胳膊掄了兩圈兒，拉開了架勢去搬。稍一用力，萬萬也沒有料到，那大石獅子竟然倏忽一下離開地面。禿子叫一聲說：「原來這獅子是紙板造的。」

也不放開手，雙臂緊抱，用頭抵着，慢慢挨進大門，往地上一放。這一放，「砰」的一聲響，陷進土地有三四寸深，獅子傾斜着立在那裡。禿子說：「奇怪，分明是石頭做的！」

彭元說：「我又沒有說是『紙板』造的。」

禿子大惑不解，想再試試，把門掩了，二次抱起石頭獅子，輕輕放到門內，又一推，將門頂緊。彭元說：「更見你是偷懶耍滑，白躭誤了我洗碗！」

禿子高興，也不理會彭元，只想再試試自己的力氣。看見院子裡有碗口粗細的一棵桑樹，走上前去，彎下身子，雙手抱住樹幹，用力一拔，只聽「嘩啦」一聲響，那棵樹竟被連根拔起，倒了下去。彭元說：「好端端一棵樹，你拔了它做甚麼？」走上前，將樹扶正，又在根上踩了幾腳。

禿子說：「原來你那大桃子也不光是解饞，還有這妙用！這回我也不必怕二爺、三爺了。他們敢再欺負我，我就拔棵樹給他們看，嚇死他們！」又問彭元：「你也吃過大桃子，也有我這樣力氣麼？」

彭元說：「怕是沒有。你吃的那個，比我吃的那個大。」

禿子說：「那你再吃一個吧。」

彭元說：「我不吃了。」

禿子問：「那大桃子還有麼？」

彭元說：「沒有了。」

禿子說：「沒有了，你爲甚麼不說『沒有』，倒說是『不吃了』？一定還有！好哥哥，要是有，再拿一個給我吃吧！」

彭元說：「原來你是拿話套我呢！有也不給你了，你吃了一個就拔樹，再吃一個，怕是連我們的房子也要拆了！」

兩人說笑着回屋子睡覺，一顚一倒，都在大將軍床上躺下。吹熄了蠟燭，禿子猶不罷休，揀日間事情可笑的，又和彭元胡扯一氣，直說得彭元再不答話，打起鼾來。禿子想着自己有這樣氣力，能幹出那些驚人的事來，越想越精神，到了三更時分，還是沒有絲毫睡意。正想爬起來小解時，忽然聽見院門「格登」一聲輕響。禿子暗想：「被小元哥哥說中了，果然有賊，這分明是推大門的聲音。」

禿子用腳踢踢彭元，彭元睡得正熟，也不動。禿子自己爬起來，從紙窗的破洞裡向外看。大門外再無動靜，想是撥開門閂後推門不動，只好走了。禿子暗自得意：我料你小小蟊賊也移不動這大石獅子。

正在這時，卻見一條白影出現在牆頭，接着，飄然落地，沒有些許聲息。禿子想起這院裡的鬼魂都是穿着白衣，渾身一顫——必是他們出去閒逛，這時候回家來了。待要喊叫彭元，回頭看見牆上的刀，輕輕抽出，抓在手裡，那刀在手裡就如鵝毛一般，禿子心想：「我比小元哥哥力氣還大，那鬼要來害他，我就上前一刀。」定睛再看，月光下，那白影似是個白衣女子。

那白衣女子落地之後向前走了兩步，然後站住，凝神四顧。禿子看着，對方又不像是鬼了。但她要是就住在這宅子裡，怎麼回到自己的家倒疑神疑鬼？正自想着，忽然見門洞的黑影裡「呼」的一下子躍出一個白色的東西，似虎非虎，似豹非豹，直朝着那白衣女子的背上撲去。

禿子一驚，幾乎叫出聲來。禿子先還怕那白衣女子來爲害，此時又爲她捏一把汗。看着那東西就要撲到那女子肩上，那女子卻像背後長着眼睛般，霍地朝旁邊一閃，同時從背上抽出個東西來，朝下一揮。那怪獸撲了個空，還未及轉身，一道亮光一閃，只聽「卡察」一聲巨響，火星四濺，再看伏在地上的白東西，一動也不動了。

那白衣女子雖制服了怪獸，自己似乎也吃驚，愕然在月光下站了半晌，然後又向四下裡望，彎下身去看那白東西。看了一會兒，她才轉身，輕輕朝正房走來。禿子見她手裡執着一柄閃亮的劍，在月光下顯得寒氣逼人，心裡一怕，嗤溜一下子上了床，將

身體緊緊靠住彭元。聽那女子似乎走到窗外向內窺探，然後轉身進了外間屋子，禿子緊握着大將軍的刀，用腳去踹彭元的胳膊，彭元卻一動也不動。

幸而那女子只在外間鼓搗甚麼。禿子先是看見火光一閃，接着嗅到一股燒香的氣味。禿子暗道：「壞了，我們這就要昏過去了！」他平日曾聽別的叫化子講過，江湖上那些强盜凡去人家裡幹壞事，先用藥香將人薰得昏死過去，再來放手大幹。

禿子待要跳起，舞刀殺將出去，卻覺得手腳發軟，動彈不得。禿子這是嚇的，他還當是蒙汗藥香起了作用呢！又等了一刻，自己也並未昏死過去，那女子也沒拿劍進來殺他們，倒在外間低聲啜泣起來，口裡還祝禱着甚麼。禿子心中納悶：她這算是何意呢？又過了一刻，聽得輕微的腳步聲，似乎那個女子朝裡間走來了。

禿子嚇得一翻身坐了起來，恰在這時，窗外有件甚麼東西打進外屋裡，砸在器物上，「嘩啦」一聲響。禿子見一條白影閃過門簾，接着，門「砰」的一聲響，似乎那女子已踹開房門，竄進院子。

禿子聽見院裡一時響起斷殺聲，又湊近窗上的破洞去看，但見劍光閃閃，兩條白影竄來竄去。禿子看得不甚分明，待要出去，又覺膽怯，於是再次去拉彭元。彭元一骨碌爬起來，問他：「甚麼事？」

禿子說：「外面打起來啦！剛才，那個白衣女子還進屋子來着……」拉着彭元到窗前看。

彭元說：「你是作夢吧？怎麼院子裡甚麼也沒有？」

禿子也擠近紙洞朝外看，院子裡靜悄悄，果然甚麼也不見。禿子大惑不解，黑暗裡瞪大眼睛說：「這事奇怪！適才分明見一個白衣女子進來，又在院子裡同人打鬥，怎麼一下子又不見了？噢，想來又是你搗的鬼！」

彭元說：「胡扯！你自作夢，反要倒打一耙！半夜三更把人吵醒，十分討厭！」說着，倒頭又睡了。

禿子給弄得胡裡胡塗，從窗上破洞又窺伺了一陣，依舊沒有甚麼動靜，也無可奈何。此時，他也覺困倦了，倒在床上，不一時也睡着了。

* * *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禿子走進院裡，忽然叫喊起來。彭元打着呵欠隨着出來，嘴裡說：「甚麼事大驚小怪！」

原來院子中間倒着那個石頭獅子，抵在門上的，只剩下蹲獅子的石座了。石獅子的頭已被砍掉，滾到遠處，滿地盡是大大小小的石塊、石屑。最使人吃驚的是石獅子背上還插着一把劍，劍身大部份沒入石獅子身中，只餘長長的劍柄與一小段青幽幽的劍鋒。禿子恍然大悟：「我看見一頭老虎似的怪獸從門洞裡跳出來，原來就是這石頭獅子！這石頭獅子還會跳起來咬人，那個白衣女子用劍一揮，它就趴着不動了，想是那時砍掉了它的頭。你看，怎麼是我作夢？」

禿子圍着無頭獅子轉了一周，又自言自語說：「她砍掉了獅子的頭，便進了咱們屋子，進來時手裡分明是執着劍的，怎麼這劍又會插在石頭獅子的身上？難道後來在院子裡打鬥，是那石頭獅子又跳起來咬她？沒有腦袋，又怎麼會跳起來咬人呢？」

彭元一本正經地說：「這就是平日裡說的『困獸猶鬥』了！」

禿子說：「却沒有人說『石獸猶鬥』，更不會聽說過沒有腦袋的石獸會跳起來咬人。我看多半是你鬧鬼。」

彭元說：「我在那裡睡覺，倒是你拿刀弄杖的，怎會是我鬧鬼？」

禿子也不理他，踩到石獅子身上，要拔那柄劍。彭元知他力大，暗暗使了個法兒。禿子雙手握着劍柄，只掙得面紅耳赤，也沒有拔出劍來。彭元問他：「你拔那東西幹甚麼？」

禿子說：「拔下來，我拿着練武藝，以後碰着石獅子咬我，我也拿這劍砍它。」

彭元說：「你不是有一把刀嗎？」

禿子說：「那刀歸你了。」

彭元心裡好笑：禿子兄弟愛刀劍，也識得寶物，可惜這寶物不愛他，若硬留下來，怕就有一場禍事，看着禿子又拔，彭元說：「你就用力拔吧，拔出來，就歸你。可有一樁：要是你拔不出來，我拔出了，這劍可就歸我啦！」

禿子一聽，用盡力氣去拔。拔又拔不出，晃又晃不動，直掙得精疲力竭，這才喘着氣說：「你那大桃子看來也沒有甚麼用處，這劍我也不要了。」

彭元走上前，輕輕地一手將劍拔出。禿子喝彩，也搶上去看。只見那劍身似肥厚的韮葉形狀，中間很厚，兩面劍鋒看上去很鈍，顯不出鋒利模樣，卻青幽幽發出暗光，令人看了膽寒。劍身靠劍柄處有一簇花紋，似字非字，似圖非圖，禿子不識，問彭元說：「這刻的是甚麼？」

彭元說：「是四個篆字『秋水寶劍』。」

禿子點頭說：「名字不錯，這劍看上去正像一道水，還讓人覺得冰涼。你以後不玩的時候，也讓我玩一玩。」

彭元說：「這劍我自己也不便留下，還是要歸還原主的。」

禿子叫：「你還讓她拿來嚇人？」

彭元說：「她拿回劍去，就無事了。倘拿不到手，今夜仍要來尋，我們就不得安寧了！」

禿子問：「依你看該怎麼辦呢？」

彭元說：「我們現在就給她送回去。」

禿子說：「原來她是你親戚。」

彭元說：「她怎麼又成了我的親戚

了？」

禿子說：「不是你親戚，你怎麼連她住在哪裡也知曉？」

彭元說：「我也不曉得她住在那裡，不過想試着找找。」

彭元找了塊破布，將劍纏好，只留一個鑲着玉石的劍柄在外，又在劍柄上插了個草標，讓禿子抱着，自己搬開石座，兩人走出大門。

到了熱鬧的市集，彭元對禿子說：「你討飯的時間比我長，你會吆喝，你就吆喝幾句，如何？」

禿子說：「這個容易。」接着就拖着長腔兒，叫道：「爺爺——奶奶——可憐可憐我這沒爹沒娘的孩子吧！」

彭元撞了他一下，說：「你幹甚麼？」

禿子說：「不是你說我會討飯，叫我叫幾聲？」

彭元說：「我叫你吆喝賣劍，誰叫你討飯了？」

禿子說：「你不懂了，這叫摟草打兔子——捎帶腳兒的事，不管吆喝甚麼，我一喊，人家必然看我，一看，就看見插着草標的劍了，準知道我們賣劍。要是再有人給我們一文兩文的，豈不更好？」

彭元說：「原來還有這個妙處，那你就這麼吆喝吧！」

禿子拖長腔接着叫喊，彭元跟着。兩人走了一個時辰，也不見有人要買劍。禿子對彭元說：「這是大海撈針，你這主意不好，我的嗓子都叫啞了，你叫吧，我不幹了。」

話剛說完，一個漢子走過來說：「你這劍是要賣的麼？」

禿子說：「賣是要賣，只不過不是賣給你的。」

那漢子一翻眼珠子說：「混帳話！你賣東西，還挑買主？打開給我看看。」

彭元上前說：「主顧不要生氣。這是把寶劍，我說要賣，我這兄弟還有些捨不得，我給你打開就是。」

彭元說着，將裹劍的破布抖開，露出劍來。那漢子接過，皺起眉頭，「呸」地啐了一口，將劍丟在地上，轉身走了。禿子一看，那劍已摔彎了，原來劍身竟是一條薄鐵片。禿子吃驚，躬身拾起，到了手裡，依然是沉甸甸、青幽幽的寶劍。禿子楞了一會兒，問彭元：「又是你鬧的鬼？」

彭元說：「又胡鬧了，還不快包起來走！」

兩人又走了一段，禿子覺得有個人影總不離他背後，他回頭望去，是個穿着一身孝服的姑娘。禿子心中一動，緊走幾步，擠到彭元身邊說：「我看後面那個像昨夜那人！」

彭元不動聲息說：「你休講話，也別回頭。」

禿子不再言語，緊跟在彭元背後，漸漸走出集市，到了行人稀少處。禿子暗覷，那白衣姑娘還跟在後面。她見禿子回頭，開言說：「小弟弟，你那劍是賣的麼？」

兩人站住，見那姑娘不過十六七歲，白衣白褲，身上一件披肩也是白的，鬢角上還插着一朵小白花。那姑娘長得十分嬌俏，只是眉宇間一股凜然之氣，令人望而生畏，一雙眼梢兒略向上吊的秀目中，流露出懷疑的神氣，望了禿子，又望彭元。彭元笑嘻嘻說：「自然是要賣的，你沒見插着草標？我們原先還吆喝，可惜這京城之中，就連一個識貨的也沒有。我這兄弟喊累了，也就不再吆喝……」

那姑娘顯然是嫌彭元囉嗦，眉毛微皺，截口說：「你們這劍是從哪裡來的？」

彭元回答：「要說這劍的來歷，那可是小孩兒沒娘，說來話長了……」

姑娘說：「你也不用說了，拿劍來我給看看。」

禿子偷眼看彭元。彭元一使眼色，禿子把劍遞上去。姑娘一把扯去破布，露出劍鋒來。姑娘臉色陡變，問禿子說：「你這劍到底是哪裡來的？」

禿子瞠目結舌，彭元笑嘻嘻接上去說：「這劍是我們祖上傳下來的。」

姑娘問：「你的劍鞘哪裡去了？」

彭元說：「讓我玩兒丟了。」

姑娘冷笑一聲。彭元說：「劍也丟得的，怎麼劍鞘就丟不得？」

姑娘說：「怕是沒有丟劍鞘，倒得了一把劍。這劍到你手裡，只在半天之內。」說着，從背後取下劍鞘，「刷」的一聲，將劍插進劍鞘，揚聲說：「劍鞘在我這裡，這劍正是我的！」

彭元一笑說：「天下東西，相同的也就太多，怎見得這劍是你的呢？你有劍鞘，就說劍是你的；我們有劍，豈不是更可以說劍鞘是我們的？」

姑娘一時語塞，接着，黑白分明的眼珠兒一轉，問彭元：「你這劍叫甚麼名字？」

彭元說：「你說我們的劍是你的，自然應該由你說出這劍的名字。」

姑娘無奈，回答說：「我這劍叫作『秋水寶劍』，劍上鐫着篆字的。」

彭元說：「你當然說得出，劍拿在你手裡，那上面的字你都看見了。」

姑娘柳眉倒豎：「你休胡纏，我幾時看見了？」

彭元噗嗤一聲說：「不要急，我逗你玩兒呢。諒你也沒看見，你若看見，也不會說錯了，我們祖上留的這把叫作『春水寶劍』，跟你的那把寶劍只差一個字。」

姑娘哼了一聲，拔出劍來看，這一看，不免一怔：緊靠劍柄的那段劍身上，果然是「春水寶劍」四個字。姑娘驀地紅了臉，自語說：「這事卻怪得很，怎會一模一樣呢？」

彭元一旁搭話說：「也並不奇怪，你那劍和我這劍原是一對兒。這劍打造時是雄雌兩柄，因叫『雄雌』太落俗套，就叫『春、秋』。我這柄是雄的，

你的一柄叫『秋水』，那柄就是雌的。你那柄不如我這柄好，牝鷄司晨的事到底不多見，恐怕你那劍碰我這劍，也就頓然失去光彩，沒甚麼用處了。我看丟了就丟了吧，你也不必在意，就多出些銀子，把我們這柄買去。」

姑娘劍名說得不符，雖失了理兒，聽他講得不着邊際，又不耐煩起來，也不多說，只問他：「你們這劍要賣多少錢？」

彭元說：「這就對了，你問這話，强過問我這劍是不是偷來的，要問這劍的價錢，我也不多要，你也別少給，就五千貫錢，你看如何？」

姑娘說：「怎麼要這許多錢？」

彭元說：「你又不是不知道這劍的好處。就是你那『秋水寶劍』，給你五千貫錢，你肯賣麼？何況我這『春水寶劍』又多出一層好處——不論劍到了哪裡，我只消叫一聲，它就會回到我手中來了。」

姑娘退後步，右手握緊着那劍的劍鞘，左臂橫在前面，做了個「玉童護佛」的姿勢，口中說：「我卻不信！」

彭元說：「不信你就看着……春水寶劍，你給我回來！」

彭元話音未落，寶劍已經握在他手中。姑娘看看手中劍鞘，已經空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她聽彭元說話刁鑽，早看出他不是尋常的窮孩子，見他兩目炯炯有神、身段靈活，猜想他或是有些武功的，說是寶劍叫一聲就回去，自然是胡扯一氣，恐怕他是仗着身手敏捷，想要把劍奪回去，因此自己做了防備，雖握着劍鞘，劍柄是朝自己肩後的。萬也沒料到，眨眼之間，這劍竟到了人家手裡，這孩子赤手奪刃的功夫，也就太不可思議了。

姑娘正自惶惑，又聽那窮孩子說：「這樣召之即回的寶物，你用一萬貫又哪裡去尋？要是這劍失落在甚麼地方，或者插在石頭獅子身上拔不出來，這樣叫它一聲，不是萬事大吉了？」

姑娘聽了這話，不由全身一震——原來這兩個孩子竟與昨夜的怪事有關！昨日她才回京城，在店裡住下，晚上就去自己舊宅裡看。原是去那裡憑弔自己被冤殺的父母兄弟亡靈，不想剛進院子，門洞暗處就躍出一頭獅子，萬想不到會是自己幼時業已棄置巷中的石頭獅子，只當是現在住在這院子裡的人家養了看家護院的，「跑到我家來養這種孽障！」一時忿恨，竟下狠手，也不曾料到寶劍下去，火星四濺，臂膀也震得酸痲。彎下身仔細看，那身首異處的獅子竟變成了石頭。

姑娘呆了半晌，仗劍潛向正房，向堂屋裡窺探，不見有人，又到裡間窗外，朝一個破紙洞裡看，似有東西擋着，用指尖輕觸，竟是砌着的磚。她換個地方舔破窗紙看，也是磚。「把側屋的窗戶砌死，這是何意呢？」這樣想着，輕輕開門，進了堂屋，眼盯着裡屋的門簾，猛地用劍尖挑開。挑開門簾後她又怔住，原來門也是用磚砌死了。無窗無門，裡面斷不會有人，但這樣做究竟是何意？

姑娘回首，打量堂屋，朧朦中見自己祖宗牌位仍供奉在那裡，一時百感交集，悲痛難忍，取下案上的香燃着，跪下去哭訴，發誓三天之內取來仇人的腦袋，奉獻靈前。

哭訴畢了，站起身來，想去西廂業已倒塌的屋前再祭奠一番，剛剛移步，忽然有件東西呼嘯着破窗而入。她一閃身，那件東西砸在她身後桌上的酒埕上，碎片橫飛。她暗叫一聲「不好」，躍出屋門，卻見地上那個沒頭獅子又跳起來，迎面撲上。獅子雖然無頭，卻似看得見她，撲得十分準確。她和獅子周旋不下十個回合，這才刺中獅子，將劍直插它胸中。料是刺穿心臟，那獅子一動也不動了，上前拔劍，見那無頭獅子又變作石頭的，寶劍無論如何也拔不出來。姑娘掙得精疲力竭，看看東方已經有些發白，也沒了主意，只好回店睡了。

天亮之後，待要回去取，擔心那劍仍拔不出來，又怕自己昨夜露了形跡，仇人在那裡設下埋伏。出來吃過早點後，漫步街頭，盤算着如何取劍，又想着昨夜的怪事——是父母顯靈，告誡她仇人是個高手，不可等閑視之，還是仇敵耳目靈通，已知她回京城來，請了旁門左道之士，先奪了她的劍去？正自胡思亂想，恰好碰上兩個賣劍的孩子，又恰好他們講了「石頭獅子」，這讓她如何不驚？

彭元見白衣姑娘滿臉疑懼，也不等她開口，哈哈笑着說：「我們跟你鬧着玩兒呢！這劍根本就不叫『春水寶劍』，也不是我們祖上留下來的，倒是位石匠大叔給的。今兒早晨，我們街坊的石匠大叔一見着我們，就說：『大元、二禿子，過來，大叔給你們個玩意兒！』我倆一看，是一把精亮的劍。大叔說：『今天清早也不知是誰家倒出一堆石頭來，我一看，裡面還有塊大的，像是個無頭的石獅子。我一看，用它足夠打出兩盤磨來，就找了兩個人幫我抬回去了。等我劈開，裡面就掉出這麼個器物。你們就拿去玩吧，可是別瞎比劃，留神碰着人！』我試試這劍，還眞夠快的。我這兄弟還老想拿着玩，怎麼說他也沒用，萬一把手拉個大口子，不是玩的，我一想，趁早把它賣了，弄幾文買果子吃。說賣劍，也說對了名字，剛才又聽你說丟的。劍是你的，就是問你要五貫，也是訛你了。但可也不能白白把劍還給你，總算我們跑了不少路，把東西送到你手裡，你就給我們兩文錢，讓我們買個燒餅吃吧！」

彭元說完，把劍遞給姑娘。姑娘接過，看看劍上文字，果然是「秋水寶劍」四字。聽那孩子講得劍經過，合情

合理，諒他從石匠手中得來是不會假，自己看錯了一個字怕是一時眼花了……難道鐫刻在劍上的字還會變麼？

再打量兩個孩子，這個遞劍給她的，儘管衣衫破爛，臉上骯髒，仍看得出眉清目秀，臉上透出調皮的神氣；那個禿頭的小叫化子雖然極瘦，也憨態可掬，孩子氣十足。姑娘心中感動——這兩個小弟弟實在可愛。他們眞要索五千貫，我自然沒有，但是將劍還我，向我索三五十貫，我卻要給他們的，不想只向我要兩文錢。兩文錢吃頓早點也不夠啊！姑娘紅着臉對他們說：「那就謝謝二位兄弟，我收下劍了，只是拿出兩文錢我卻心裡過意不去，這個你們就收下，也不過聊表我心意，與這劍是不能比的！」

說着，掏出一大錠銀子，塞進彭元手裡。彭元看着手裡的銀子，說：「你是誠心給的，我們也就放心收下了，不收下，你心裡也過意不去。我們也不白收你的，下回撿着你的寶劍，我們還會給你送回來！」

姑娘忍不住噗嗤一笑。彭元說：「我們也不耽誤你的事了，你忙你的去，我們忙我們的去。你忙的是件大事，我們忙的是些小事。」說完，拉了禿子，轉身走了。

姑娘先還笑着一擺手，接着心裡起疑——初聽是句客套話，想想倒似暗有所指。莫非這孩子知道我回來復仇之事？又突然想起他叫一聲那劍就回他手中了，還有那「春水」、「秋水」，雖然是胡扯一氣，那戲謔與機警就和講甚麼「石匠大叔」截然不同……

心裡越想越疑，想叫住那孩子再探個究竟，眼睛去搜尋時，那兩個孩子早消失在遠處人羣中不見了。姑娘心中轉念：縱然兩個孩子不是尋常之輩，就憑着索兩文錢就將劍還我，他們也絕非仇家之屬。

想到這裡，姑娘心中釋然。看看手中的劍，那寶劍依舊發出青幽幽的寒光來，姑娘將劍插入鞘內，匆匆回店。

* * *

禿子被彭元拉住，一忽兒鑽進人羣，一忽兒拐進小巷，一忽兒又穿過大街。禿子一邊跟着他跑，一邊說：「你這是讓錢給燒的！騙了人家那麼一大塊銀子，找不着地方花了……」

彭元說：「銀子是我還她劍，她送我的，你又不是沒看見！怎麼說『騙』？這個字多難聽啊！」

禿子說：「怕難聽，你就別幹。就因爲我甚麼都看見了，我才這麼說呢。人家來了，你弄了個甚麼法兒，讓石頭獅子蹦下來咬人家。人家進了屋子，你又鬧鬼，讓外面飛進一個石頭片子打人家，別當我不知道，白天你就飛火鐮，打大將軍的後腦勺子來着。所差的不過是白天你趴在香案底下，夜裡你躺在床上裝睡覺。」

彭元忍不住樂了，說：「還是有你不知道的。我要不是霎時用磚把門窗都堵住，她早就進屋子把你給宰了！你沒看見她眉宇之間的一股殺氣？」

禿子說：「我沒招她沒惹她，她傷我幹甚麼？我看這位姐姐是個講道理的人。」

彭元說：「架不住你不講道理呀！咱們把她的房子給佔了，她能不生氣？」

禿子問：「那房子是她的？」

彭元說：「你沒聽見她在外屋燒香唸叨？」

禿子說：「這個我知道，就是聽不清她唸叨甚麼，光是聽見她哭。」

彭元說：「我早講過你耳朵不濟，白白長了兩隻！皆因我聽清了，我才留下她的劍，不是爲了銀子，是爲了用劍當餌，把她釣來。不認清她的面容，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兒，以後怎樣幫她一手呢？」

禿子說：「你忘了問她住在哪兒。」

彭元忽然停住腳步，說：「傻兄弟，問她，她肯講嗎？我拉你跑了這麼一大通，你當眞以爲是讓錢給燒的呀？」用手朝路旁一指說：「她就住在這間客店裡。」

禿子這才明白，這麼胡亂轉悠一氣，原來是在後面悄悄跟着那個姑娘呢！待要說話，彭元一扯他說：「咱們回去再說，這裡不宜久留。」

兩人轉身往回走，在路上買了些吃的。到得家裡，把院子收拾乾淨，坐下來吃飯。禿子還惦記着那姑娘的事，問彭元：「那姐姐到底哭甚麼呢？是不是這房子裡被殺死的姓蕭的一家都是她親人？」

彭元說：「這是無疑的了，她哭的是爹娘，還有哥哥、姐姐、小弟弟。她告訴她爹娘，說已學成一身武藝回來了，近日就去殺壞人報仇雪恨。她還發誓，險阻再大，拚出性命也要達目的。聽那口氣，這仇人似也不是個好惹的，要麼是高官，要麼武功極好。我試過她劍術，雖然劍術不錯，到底她還是個大孩子，加之報仇心切，心緒煩亂，就不免冒失。你看她回到十年未歸的舊宅，推門就要進去，推門不成，又跳牆，與其說藝高膽大，還不如說魯莽忒過！一個女孩子，孤身住進客店，就不怕被人生疑？又穿了一身雪白的孝服，日夜不變，也實在太顯眼了！我擔心一兩天之內，她會生出不測。」

幾句話激起禿子的俠義心腸，他一拍桌子說：「我去幫她報仇，我力氣大！」

彭元說：「你也不要着急，話雖這樣說，畢竟我們還不知底細。雖傳說蕭家死得冤，深夜潛入宅中，不分老少婦孺，一概殺死，這也確不像是正人君子所爲。不過到底爲了甚麼呢？我們胡亂幫她，倘其中有甚麼關礙，

就不合適了。今晚你且留在家裡，我去探探虛實，我料想她今晚必有行動……」

彭元只看出「不像正人君子所爲」，卻沒有想到殺死蕭家滿門的主謀和陷害他父親彭庶的竟是同一個人。

原來那個穿白衣的姑娘名叫蕭菱，她父親蕭承業當年是臨安城內有名的廚師，燒得一手好菜。十二年前，蕭承業被秦府用重金從四季香酒樓聘了去，專爲秦檜備膳。那蕭承業愛說愛笑，不久就和秦府上下混熟，而最喜找他插科打諢的是秦府的管家秦誠。

這個秦誠早年是秦檜的書僮，因爲聰明乖巧又兼伶牙利齒，很得秦檜喜愛，靖康年間秦檜被金人擄去，秦誠仍然跟隨在他身邊，三年之後又跟他同來到臨安。秦檜一到臨安，又恢復了先時任御史中丞的威風，在這裡重整家業，提那秦誠當了管家，秦誠得意非凡，端出一副管家的架勢，行爲舉止，也就不似往日那樣檢點了。他原本不飲酒的，當了管家，有人孝敬，便喝了起來，竟至有些貪杯。他那嘴饞卻是自幼開始的，打從蕭承業入府之後，嚐過兩次他造的菜，讚不絕口：「果然名不虛傳，吃了他的菜，神仙也不想做了。」從此，晚間無事，便湊到蕭承業那裡，央他炒幾個菜，一邊和他說笑，一邊自斟自飲，快活一番。

這天，秦誠吃過晚飯，將府裡事安排好了，和人下了兩盤棋，兩盤棋都贏了，心中高興，搖搖擺擺，穿過廚房，到了蕭承業屋裡。蕭承業正獨自坐在那裡喝茶，抬頭見秦誠進來，也不站起，嘻嘻笑着說：「今晚我一個烹三鮮、一個清炖元魚，正愁找不着人吃呢！」

秦誠前次吃的有這菜，聽他一說，知是取笑，也「嗤」地一笑說：「我看你獨自一個也眞的吃不下去了。你那個大肚子裡，珍饈美味也不知裝了多少進去，怕是爺吃了三分，你倒偷吃了七分！要不，怎麼爺的臉依舊那麼瘦長，你倒腮幫子氣兒吹着似地鼓起來了？」

蕭承業呵呵笑着說：「有道是『光棍漢的腿，廚子的嘴』，誰也休想管住的。也不只是我自己吃，誰跟我好，我就給誰吃。可話又說回來，誰沒事兒的淨氣我，那可就全吹！」

秦誠趕緊一躬到地說：「我跟蕭大哥好，我再也不氣你了！」

兩人說說笑笑進了廚房，蕭承業炒了幾個拿手的菜，秦誠端了，回到蕭承業房裡，又打開一埕陳酒，兩人對坐着喝起來。

那秦誠雖然貪杯，卻沒有甚麼酒量，三杯下肚，舌頭早大了。他將一口菜送進嘴裡，用筷子點點劃劃說：「『一招兒鮮，吃遍天』，這話不假，你在秦府裡呆了兩年，料也知道秦府裡

人，我正眼看過誰？唯獨對蕭大哥，我是非常敬重。我也不單爲你手藝好，還爲你心腸好。要說權勢，你有甚麼權勢？說了不怕你不高興，你只是一個造飯的！可我這個人就是這怪脾氣，不管你有多大權勢，你心術不正，人品不好，我就不尿你！就說那個吳三刀吧，秦府裡除了爺，除了我，就得屬他了，你看我可給過他好臉兒！靠着溜鬚舔屁股，把爺哄得胡裡胡塗，是個甚麼正經東西。」

蕭承業啜了一口酒說：「聽說他的武功倒是極好的。」

秦誠哼了一聲說：「一半是眞，一半是吹，還有一半，整個就是編造出來的。」他醉了，說話顚三倒四，也不知道有幾個「一半」了。「就說他殺死金兵二十七人，保着咱爺逃出來吧，哪裡有這麼一回事！這事騙別人行，我也在場，我會不知道？」

蕭承業納悶道：「大家伙兒可全都是這麼說的。不是這樣，難道那二十七個金兵金將，都是秦爺自己殺死的？」

秦誠一仰脖兒，把一杯酒飲盡，哈哈笑着說：「哪個也沒有殺人！那金朝的大將完顏昌和咱爺好着哪，咱爺離他軍營時節，他還在軍營中擺了酒宴相送，頻頻向咱爺敬酒，哪裡有甚麼金兵囚禁、我們殺了他們守衛逃出的事。」

秦誠說到這裡，忽見蕭承業滿臉驚愕。秦誠頓時醒悟——我的天哪，我說吳三刀，怎麼連這話都說出來了。心裡一驚，頭上立即冒出冷汗，酒已醒了一半。他站起身來，推開門向院裡望望，不見有人，傾耳聽聽，沒有動靜，這才回到房中，哈哈一笑說：「你的菜好，我多喝了幾杯，已經醉了，胡說一氣。雲山霧沼，沒邊兒沒影兒的事，你別當成是眞的。」想想不放心，又囑咐說：「今晚我跟你說的，雖都是無關緊要的廢話，可是涉及咱爺，你可千萬不要拿這話去對別人說，無論對誰也不能說。不然出了甚麼事，休說我要倒霉，就是你，也必然受到牽連。」

蕭承業見他說出那番話後竟如此驚惶不安，知道事關重大，此時又聽他囑咐，連連點頭說：「你就放心，我這人雖喜說笑，卻從不學舌，況且又有你這樣的囑咐，我斷不會對任何人說的。」

秦誠又囑咐了一番，這才作罷。他知道蕭承業是個忠厚老實的人，想他也不會出去亂說，漸漸放下心來。

卻不料聽到他這話的人並非只是蕭承業，還有一個，這一個又不是別人，恰巧是他的對頭吳三刀。

吳三刀名喚吳驥，是秦檜的心腹家將，「三刀」是他的綽號。秦誠從不稱他大名，只呼「三刀」，照秦誠的解釋：「他就只那麼三刀，三刀使出去沒把對手怎麼樣，他自己就已完蛋。」所以別人叫「三刀」，吳驥聽着高興；秦誠呼「三刀」，吳驥聽着就是：「你小子就只那麼三刀，整個兒的一個飯桶！」心裡覺着說不出的那麼別扭。

其實呢，吳驥武藝相當有根底，尤其一口刀，使得神出鬼沒，很少遇到敵手。他的刀法是先發制人的，出手極快，而且刀刀指向要害。跟他交手的人，經他三刀五刀，不亂了脚步的極少。他在秦檜身邊雖比秦誠遲些，但因有勇且又有智，很得秦檜賞識。初來時吳驥對秦誠也還尊重，過了一段時間，看出秦誠只有嘴皮子上的功夫，言談中就時常流露出輕蔑之意。

秦誠見吳驥受秦檜重用，本已有些不平，又聽了吳驥一些冷言冷語，益發心中有氣，便也挑他一些毛病來反唇相譏，兩人積怨漸深。他們都在秦檜面前爭寵，不時揭發對方陰私。秦檜早察覺他們不和，卻不動聲色，認爲一文一武兩個心腹互相監視，倒更利於他控制。

這一天，吳驥和秦誠發生口角，到晚上沒有見到他，心中尋思：「秦誠這個無賴多半又去老蕭那裡討便宜去了。他和老蕭還說得來，今天與我吵了一架沒佔上風，心裡頭有氣，此刻說不定正在那裡講我的壞話，倒要聽聽他說些甚麼。」

想到這裡，悄悄潛向廚房，見蕭承業房裡的燈亮着，裡面有人說笑，便湊近窗子去聽，正聽見「就說那個吳三刀吧」。吳驥心忖：「好小子，我算是把你摸透了。」再往下聽，吳驥一怔，接着心花怒放——秦誠啊秦誠，這回你可把刀把子交到我手裡啦，這把快刀，我以後甚麼時候愛掄就甚麼時候掄，到時候，我怕你哭也沒地方哭去！」吳驥正高興，聽得秦誠話聲突然停住，猜想是秦誠自知失言，要出來探望。他猛一縱身，上了屋頂。果然下面有門響，估計是秦誠出來探視。聽到屋裡重新響起話語，吳驥又溜下房來，把後頭的話也聽去了。

吳驥歡喜無限，夜裡直盤算到三更之後。他想此事關係重大，倘等到以後自己收買秦府上下人心的事都做得周全，再來整治秦誠，怕是不妥。萬一老蕭不愼將事洩露，這便宜他就撈不着了。況且事隔多天再將這事稟報，那秦爺是何等樣人，他豈會饒我？看來這事就一天也拖延不得。

次日，秦檜早朝回來，吳驥立刻去見他。秦檜看他臉色，就知又是來告秦誠的狀。原以爲依舊是鷄毛蒜皮，不料竟是這樣大事，心中震驚。

靖康二年，他被擄去金邦，認賊作父，成了金朝大將、金太宗之弟完顏昌的親信。那完顏昌是個有頭腦的人，認爲秦檜是宋朝的重臣，在朝中廣有聯係，奇貨可居。到了他率兵攻打宋朝重鎭楚州時，將秦檜帶走，命他潛回宋國，在朝廷中對宋君施加影

響，好裡應外合，取宋朝江山。他與秦檜安排好計策，讓秦檜假裝殺死看守的兵卒，逃回去的。計劃雖然周密，回到京城後，朝中還是有人懷疑——宋朝大臣還有與秦檜關在一起的，怎麼獨他逃得回來？他自己逃回來也還罷了，怎麼還有老婆、侍從一大羣，游山玩水一般？虧得當時的宰相范中君與朝廷中和秦檜要好的大臣竭力說明此事是眞，秦檜乃是個大大的忠臣，這才瞞住了朝廷文武百官。

那宋高宗趙構又是個昏君，聽了秦檜謊言，反倒說得了這樣忠臣，他高興得夜裡睡不着覺，秦檜自然以爲從此便高枕無憂，可以放心幹他賣國的勾當，卻不料禍起蕭墻，他的心腹一夜之間竟成了壞事的苗子。倘此事傳揚出去，如何得了？聽吳驥一番言語，他震驚萬分，一時沉吟起來。

那吳驥最善察顏觀色，細看着秦檜臉上變化，見他雙目忽然閃出兇光，便在一旁說：「他既會到厨子那裡說，也會到別人面前說。他今天說了，明天還會說。我看還是及早除了他。」

秦檜說：「一派胡言！秦誠自小就在我身邊，雖比不得你功勞大，不似你這樣受我信任，卻爲我做過許多事情，我怎忍心因他酒醉後編了幾句謊言就施如此重罰。」

吳驥心忖：秦爺您跟我玩鬼呢！秦誠醉了不假，可是哪一句是編你的謊話呀？說我「一派胡言」，說我講「除了他」不對，明擺着是裝模作樣，還捎帶着給我兩句好聽的，甚麼「功勞大」、「受信任」……功勞大，你怎麼讓他當管家，不讓我當？受信任，怎麼好些事你跟他說，不跟我說呢？

吳驥心裡這麼想，嘴裡卻說：「爺眞寬宏大量。可寬宏大量，怕是改變不了秦誠絲毫。上回他借爺的名義去敲馬寡婦的竹槓，爺饒了他，他這回又怎麼樣？居然去跟外頭僱來的人胡說八道。如若那厨子回家一說，傳揚開去，豈不壞了爺的聲譽？這可絕非借爺之名敲詐錢財可比。索性我今夜就去他房裡，一刀結果他的性命，免他再生是非。」

秦檜怒沖沖的一拍桌子說：「你大膽！你敢動刀殺人，我就送你到臨安府裡，要你抵命！這可不是吵架鬥毆、誤傷人命，府裡如查問下來，讓我如何交代？還不快快退下！」

吳驥唯唯連聲，退到外面，心裡一陣發冷，摸摸額頭，汗已經出來了。人家說「伴君如伴虎」，我吳驥是個小人物，從未伴過君，也不敢說對與不對，可是說伴我們秦爺如同伴虎，那是絲毫也不錯的了！秦誠固然不好，到底爲他做心腹多年，怎麼一下子就要殺他滅口？他要殺人滅口，自己不講，偏要等我先講出。我講出了，他要麼說讓我去殺，要麼說不讓我殺，都算是明白話。現在說這話，像是不讓我殺，又分明暗示我去殺——不能用刀去殺，如是吵架鬥毆，「誤傷」了人命就沒關係了！我聽了這話，裝作不懂，不殺秦誠，爺必然恨我，不要說指望他重用、日後借他力量飛黃騰達，就是自身性命也難保全，須知我也是了解他做金人內綫底細的。我要是殺了秦誠，他又未曾明說讓我去殺，倒是有「要送官府裡抵命」的話，人命關天，又在天子脚下，臨安府倘眞追查下來，他可不擔干係，到那時，我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如若他更有深意，想借此一箭雙雕，用官府之刀連我也除去，我殺秦誠豈不就是殺我自己？想到這裡，不由嘆息——吳驥啊吳驥，都叫你「賽諸葛」，你也自認爲聰明過人，可是跟人家秦爺一比，你可就顯得太蠢了。

思索了半天，吳驥把心一橫，決定除去秦誠。他想，秦檜要一箭雙雕的可能性極小，一則秦檜有那見不得人的勾當，不會讓我落入官府手中；二則沒了秦誠，秦檜更需心腹之人，自己文武雙全，再表現出忠心耿耿，爲他賣命，秦檜怎會除他？如若不除他，就必然重用他了。

到了掌燈時分，秦誠又在府中四處指手劃脚。在他辱罵一個家人時，吳驥在一旁冷言冷語，專撿最刻薄的話說。秦誠自然不容，也挑了幾句最難聽的說吳驥。吳驥聽了，勃然大怒，跳將上去，只一拳，秦誠就癱倒在地，口裡、鼻裡都流出血來。家人七手八脚將他們管家抬了，送到床上放下，再摸時，身上已經涼了。

秦檜命家人將此事報到官府去，他自己又寫了封短札附上，只說家人之間因口角，雙方動手，誤傷人命，誤傷人的家人自有他嚴加懲處，這事也就如此了結。

兩天之後，吳驥獲悉母親生病，秦檜將吳驥喚至自己書房內，說道：「我聞說你母親病了，你可回去看看，這裡有幾錠金子，你就拿回去盡盡孝心。我這裡也沒有許多事情，只是一樁——那厨子蕭承業的事我也有些記掛，也是你疏忽，他這幾天怎麼竟回家了兩次？這人聽說又是個管不住自己舌頭的，怎知他回去不對妻子兒女胡說？你走時就將這事辦了，但讓他們舌頭都動轉不得，至於如何辦，盡由着你。你可提前一二天離開我這裡，官府追查，也斷不會找到你頭上。就是日後出了事，也有我擔着呢！」

吳驥聽這話講得清楚明白，心中歡喜——看來我替爺辦了秦誠，他眞的把我當作心腹了。吳驥心中感激，對秦檜說：「爺就放寬心，咱會辦得妥妥貼貼。我吳驥就是肝腦塗地，也報答不了爺的知遇之恩。」

秦檜一笑說：「我可絕不能讓你『肝腦塗地』，那樣，我以後依靠誰呢？」

一句話，把吳驥說得幾乎落下淚來。他雙手捧了沉甸甸的包裹退出來

，一路上心裡甜滋滋地回味着秦爺的話。

其實，吳驥是過慮了——那蕭承業雖因手藝好受人尊重，卻是個極膽小怕事的人。自那日聽了秦誠一番話，心中七上八下，雖然按例每隔兩天回家一次，卻並不會對家中人透出半個字來。

那天，他聽得吳驥與總管爭吵，將總管打死了，心中十分難過，絲毫不知道這兩件事有甚麼瓜葛。平日他對吳驥雖無惡感，對吳驥打死秦誠卻甚覺憤激。他想，你是個武將，他是個文人，你先動手打人，這事就混帳，怎麼竟忍心對相處了多年的朋友下這般狠手，他也不會裝假，見了吳驥就悻悻然走過，並不睬他。吳驥有恃無恐，看蕭承業鼓着嘴巴的樣子，心中暗暗好笑。

待到秦檜給了他殺人滅口的任務，他認眞盤算了一番，決定趁蕭承業回家的一夜，闖入他宅中，將他滿門殺盡。不過蕭承業家中情況，他並不清楚。究竟他家共有幾口？聽說他的長子已有十八、九歲了，是否懂些武藝，在他下手時成爲障礙？那夜他家中有無人口住在外面的？諸如此類，全不知曉。有心找與他相知的人打探，又恐洩露機關，事後發生麻煩。想來想去，只有找蕭承業本人，最是萬無一失。當晚，他就來到厨房旁蕭承業的小屋外，見裡面點着燈，於是推門進去。

蕭承業正在裡面獨自一個喝悶酒，聽見門響，抬頭看看，又低頭喝酒，並不理他。吳驥嘆了口氣，在他對面櫈子上坐下，也不吭聲。蕭承業眼皮也不抬一下，問他說：「你來幹甚麼？」

問過之後，不見回答，蕭承業心中納悶，抬頭看時，卻見吳驥滿面淚痕。蕭承業一見這情況，心頭頓時軟了下來，忿忿地說：「你心裡自責而已，他卻沒了性命。」

這話說完，自己忍不住，也掉下淚來。吳驥見他一哭，越發難過，竟雙手掩面，失聲痛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說：「我眞該死……誰料一時動氣，鑄成這樣大錯！我幾次拔刀要隨秦賢弟去，只是想到九泉之下，沒有面目見他……還不如把他父母就當作自己父母，盡心侍奉，待到二位老人家壽終歸天，我再自刎一死，那時在地下見了秦誠賢弟，也算能有幾句話說……你是秦誠賢弟的好友，我見你就同見他一般，找你說說心中悔恨，也覺心裡略輕鬆些……」

一頓哭訴，使得蕭承業恨意冰銷瓦解，他也陪着流淚，到了後來，竟反過來勸說吳驥了。兩個談過這事，又談起別的，變得十分投契，直談到三更時分。

次日天明，吳驥向眾人說因母親重病，要回去省視，告別了眾人，背了個小小包袱，離開秦府。大家已聞知他母親病了，並不覺意外。

吳驥到得城外，找了一家小店住下。到了次日夜晚，換了行頭，三更時分持刀潛入蕭宅，將他滿門殺盡，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兇殺案。可憐那蕭承業，直到身首異處，也不知殺了他的人是誰。

吳驥從蕭承業口中得知那夜他全家人都在，卻不想出了一件巧事——蕭承業的岳母那天思念小外孫女兒，白天裡派人到女婿家裡，將六歲的蕭菱接到自己家去了。吳驥清點死屍，不見了一個，查清是那六歲的小丫頭子，他只淡淡一笑，事後也就輕輕放過。萬沒料到因此十年後，京城裡來了個身帶秋水寶劍、眉宇間有一團殺氣的姑娘。

報仇心切　夜闖相府

卻說蕭菱找到寶劍回到店裡，一心盤算當夜如何行動。三年前，她大舅薛連義在世時，曾回臨安辦事，打探得殺他妹妹、妹丈一家的是秦丞相府家將吳驥，薛連義心裡驚了半截兒。要去官府告他，那官司如何打得贏？何況自己手中又無半點證據。蕭菱今番回京城，倒無絲毫去官府告發吳驥的念頭，只想立刻找到吳驥，憑自己的武藝，親手殺了他。她報仇心切，既無耐性等待時機，也沒有設法去打探一番，就連吳驥其人面貌，她也不識，只知他住在丞相府，我進府裡去攪擾，他這個秦檜的心腹家將必然會出頭露面，我問清姓名，取他人頭就是！

蕭菱耐到三更時分，聽着店裡談笑聲漸稀，再也耐不住。她打開包袱，換上緊身衣靠，將劍背上，吹熄蠟燭，悄悄走出房門後，看看四下無人，縱身上房，就從屋脊上翻過，到了街上。街上仍時有行人，蕭菱躲躲閃閃，朝丞相府奔去。

蕭菱昨日曾來丞相府認過門，知道大門上戒備森嚴，卻不曉夜間光景。此時走進一條通往丞相府大街的小巷內，到巷口探頭窺望，見大門門樓上懸的寫着「秦丞相府」大字的四個燈籠下，三五個佩着腰刀的護衛站在那裡，正虎視眈眈地向四處看着。大門兩旁，一對大石獅子在燈影下也顯得面目猙獰，想起昨夜自己舊宅中那頭石獅子，蕭菱身上不由一陣發冷。

她避開大門，繞至後牆。看看巷子兩端無人，抬頭打量牆頭。那道紅牆極高，至牆頭竟兩丈有餘，估計躍不上去，便從腰間解下小索，朝上一擲。小索頂端的鋼爪恰好掛在牆頭上。蕭菱用手拉拉，見掛牢了，便爬上去。

她伏在牆頭上半晌不動，看看牆內無人，側耳聽聽沒有動靜，這才收起小索，輕輕躍下。落地後四下裡看

看，又側耳傾聽，這才向前邊一道粉牆上的月亮門走去。走了兩步，聽得身後有響聲，蕭菱猛回首，同時「刷」地拔出劍來。身後並無人跡，只是自己剛才躍下之處現出一道很寬的黑洞。

蕭菱凝望片刻，輕輕邁步回去，只見那道黑洞深不見底，一股霉爛的泥土氣味直撲鼻子。原來她方才落下的地方竟是一塊翻板，上面虛掩着土，土上還生着小草。蕭菱暗自慶幸好險！倘不是這機關因年久失靈，我豈不一落下就掉進陷阱？誰知道那裡面還埋伏着什麼毒物！她轉身要走，又覺不對——縱然我落下時用了輕功，總該那時觸發它，怎麼落下時不動，走開之後它反而翻轉來？這樣想着，用劍去觸那深洞近旁的草地，劍尖及處，那片草地「呼」的一下子沉下去，又露出一片黑洞來。原來紅牆下的一帶草地，竟然都是陷阱！

蕭菱心驚——倒要份外仔細了！轉身走向月亮門。

她在月亮門外略停一下，聽聽沒有動靜，邁步走進。不想剛一進去，門內側面人影一晃，兵刄帶着風聲下來。蕭菱閃身避過這一刀，順手向那人刀上一揮，只聽「察」的一聲響，那刀變作兩段。那人一楞時刻，蕭菱早飛上一脚，將那人踢翻，嬌叱一聲：「報上名來！」

語音未落，背後有人說：「是我！」

話到，刀也到。蕭菱猛一轉身，順勢用劍一掃。那人閃過，沒料到第二劍接着又到了，只好用刀去擋，「噹」地一聲，刀也斷了。他想扔刀去砸蕭菱，手尚未及舉起，第三劍又直奔他咽喉刺來，疾如閃電。那人料也躲不過了，雙眼一閉等死。蕭菱却突然將劍撤回，照他心口上一脚。那人「哎喲」一聲，仰面倒下，滿地打起滾兒來。他也鬧不清自己什麼地方疼，總覺喉嚨已被人家戳了個窟窿。

蕭菱見第一個抽冷子一刀，以爲是吳驥，叫他報字號，看見第二個又使刀，覺得自己可笑，料也沒有兩個吳驥，況且功夫都平常。誰都有妻兒老少，仗着自己劍利藝高，見一個殺一個，這事情不妥。見那第二個在地上亂滾，蕭菱上前一脚踩住他，正待問他吳驥在哪裡，却見一羣家丁揮舞兵器，湧進這小院，朝她殺來。蕭菱並不畏懼，劍鋒一轉，從容應戰。一時間一片吆喝聲，加上兵器撞擊的「叮叮噹噹」，十分熱鬧。蕭菱邊戰邊喊：「誰是吳驥，給我站出來！」

這時靠着粉牆，已站了一排人，手舉着燈籠火把。衆家丁看清來人是個身形苗條的姑娘，又是只削兵器不削腦袋，一時膽子都壯起來，爭先恐後地殺上。聽見她嬌聲叫陣，一個家丁一邊氣喘吁吁地舞着一根花槍，一邊怪叫：「我們吳大人……已經……有了夫人！你看我行不行？」

那個家丁自恃槍長，不想話沒落音，那姑娘不知怎麼就到了面前，向他一揮劍。那家丁忽覺一隻耳朶一涼，用手摸時，耳朶沒有了，只摸了滿手血，見血才覺疼痛難捱，忍不住叫起娘來，衆家丁此時才覺駭然。蕭菱見沒有吳驥，心裡急躁，又連叫了兩聲，這次再無人敢應。衆家丁只是團團圍住，小心地和她周旋，兵器毀了，就退到一旁掉換，再攻上來。

其實吳驥早已出來了，正提着他的寶刀站在暗處觀看。只要這個不速之客不去傷害丞相和他一家老少，他只想看看她路數，以逸待勞。聽她叫出自己名字，吳驥猜想是仇家尋上門來，却又不知是哪一家。看了一會兒，覺得她劍法精奇，漸漸有些擔心，生了立即置她於死地的念頭。此時家丁上來稟報，沿牆四面搜索，不見再有別人，吳驥又有些變了主意。自己殺人太多，仇家也記不清了，就這樣弄死這個丫頭，到頭來還是不明不白，不如上去問清楚，然後憑着自己手上的寶刀，結果這個丫頭。想到這裡，寶刀一挺，就要上前。此時，旁邊却閃出個人，攔住他說：「吳爺且慢，我去收拾她！」

吳驥一看，正是家將方赤龍。這方赤龍本是個綠林中人物，因結識了吳驥，被他引荐到相府充當爪牙。他武藝高強，相府中除了吳驥，無人能敵，又有吳驥與他撐腰，不久就當上了相府家將的頭目。吳驥見他要上，點點頭說：「你先問清她來路。要仔細些，這丫頭不弱！」

方赤龍上前吆喝一聲，衆家丁一齊拖着兵器退下。蕭菱見上來的似是個頭面人物，又持着單刀，以爲這個定是吳驥無疑了，用手一指他說：「你可是吳驥？」

方赤龍說：「不用吳爺，我這口刀就足可以把你送回姥姥家了！不過你先說說你的來歷，讓我知道我宰的是什麼人，回頭好給你家大人報個信兒，讓他們來認屍。」

蕭菱聽了，怒火往上冒，也不答話，一招「仙人指路」，寶劍霍地刺向方赤龍咽喉。方赤龍閃身躲過，鋼刀一招「秋風掃落葉」，取她雙腿。蕭菱並不躍起，只用劍朝下一豎。方赤龍知她寶劍厲害，刀鋒陡轉，挑她脅下。蕭菱身形不變，將劍一順，去抵他的刀，方赤龍又突然抽刀，一脚飛起……兩人一招一式，攪在一處。蕭菱無心和他周旋，想削了他的兵器，打發他下去，引出吳驥來。不想對手那口刀竟如水中一條鯰魚一般，一時捕捉不到。蕭菱腦中閃念：「這紅臉漢子看着笨重，不想脚步如此靈活，這口刀又使得這般圓熟。看來相府中有人，吳驥也絕不是輕易對付得了的……」方赤龍也沒料到這丫頭這麼紮手，想着吳驥吩咐問清丫頭來路，待

要開口，哪裡顧得上。

兩人鬥了二十幾個回合，未分勝負，蕭菱十分急躁。誰也未曾料到，此時竟有件意外事發生。原來蕭菱與衆家丁混戰時，家丁中幾個弓箭手早埋伏在近牆的一片翠竹後面，箭上弦，弓張滿，單等方赤龍一聲令下，就亂箭齊發。吳驥原想亂箭射死那個丫頭，轉念要問清來路，這才沒讓手下人放箭。不想方赤龍、蕭菱鬥得正酣時，一個弓箭手竟失手射出一箭，這一箭竟正中方赤龍左臂。方赤龍「唉喲」一聲，蕭菱的一劍又恰恰橫掃上來，方赤龍只好用刀去擋，「噹」的一聲響，刀被削去一半，劍尖幾乎劃到腰上。方赤龍身體一晃，接着跳出圈外，直跑回去。

吳驥不想再拖，舉手向翠竹後一揮，示意放箭。一時間，弓弦響處，利箭「颼颼」的，直射向蕭菱。蕭菱不敢怠慢，右手揮劍撥矢，左手一支支去拈，只一刻就拈了一大把。

黑夜之中，到底目力不如白日，蕭菱擔心時間一長要吃虧，又未找到吳驥，以寡敵衆，白費氣力，不如暫且退出，再作打算。這樣盤算着，精力有些分散，一支箭恰射在右手手背上，右臂一痳，寶劍竟然脫手，「噹」的一聲掉在地上，待要去拾，早有個家丁跑前兩步用長槍一挑，將劍挑走。蕭菱只顧忍着疼痛，以雙手接箭，無法去奪寶劍。眼看就要不支，一個箭步竄向月亮門，奪門而出。吳驥見她要逃，一挺寶刀，跟着闖出。

竄出月亮門看見高院牆，蕭菱猛然省起，她已無法像進來時那樣從容越過高牆了。聽得脚步聲就在背後，也顧不了後果，一個「鷂子衝天」向上躍去。她知道再邁一兩步就是陷阱，不敢近牆，這起步的地方因距高牆太遠，再則酣戰多時，體力早耗去大半，這片牆她原本就無法躍過，又多了這兩個不利，如何過得去？剛剛飛起一半，就覺身體下沉，腦裡一閃：「完了！」

就在這一刹那，蕭菱突覺身體被人抓住，又朝上一拋，自己也無法控制，竟飛得高出那牆一兩尺，直摔到牆外去。蕭菱雖已身體失去平衡，到底武功有根基，眼看頭就要倒撞在地，急用雙手一撐，一個「鯉魚打挺」，又躍了起來。

牆裡的吳驥驚得目瞪口呆。上乘的輕功他也見過，似這樣連着兩個「鷂子衝天」的却聽也不曾聽說。第一次躍起，靠的是脚踩實地的力氣，第二次身體懸在半空，她脚踩得着什麼，怎麼還會又躍起一次？要是能這麼一次接一次地往上躍，那不是躍到天上去了？

* * *

蕭菱回到旅店，悄然走進自己房裡，點起蠟燭，木然坐在床頭。雖說糊裡糊塗逃了出來，却把寶劍丟了。前次失落在自己家中，這次竟然落到了仇人手裡。仇人躲在丞相府，丞相府戒備那般森嚴，赤手空拳，如何再去尋它？這次已經暴露了身份，那吳驥有了防備，縱然能再找到一把劍，勢必比這次還要難上千百倍。用了多天心血，費出九牛二虎力氣，連仇人的面也不曾見到！再看自己手背，被强弓在近處射的，鮮血淋灕，筋骨都翻露在外面，動了動手指，劇疼鑽心，連手都抬不起。又想自己攪的是丞相府，必然引起軒然大波，明天官府裡追查，怕是連這小店裡也無法容身了……

蕭菱越想心緒越亂，越想越覺路窄。想起自己在祖宗面前發誓，三天之內不報血海深仇，就以死報答親人，現在取吳驥的人頭已成泡影，自己還有什麼顏面苟活下去？

想到這裡，蕭菱站起來，解開包袱，取出白綾衣帶，將木櫈放到几案之上，踏上木櫈，拴好白綾。她的雙手拉着白綾套子，閉上二目，眼淚却似斷線珍珠一般滾落下來。她說了句「爹、娘，我就去向你們謝罪了！」隨即將脚下木櫈踢開。

萬沒料到，木櫈踢開，人竟直滑了下來，摔在地上。蕭菱爬起來看，白綾帶子打的死結掙開了。蕭菱納悶：「我打的結子從來不開，怎麼今天紮不牢了？」想是自己一手負傷，活動不便，於是再次爬上去。她上了案子，去踩櫈子，踩了個空，低頭看時，櫈子已不翼而飛。蕭菱吃驚，朝下看，櫈子不知何時已到了地上！她自言自語說：「莫非爹娘不願我死？」

話剛落音，窗外有人插腔說：「多明白呀！誰家爹娘願意自己的孩子死呢？」

蕭菱一驚，伸手往背後拔劍，却撈了個空。窗外又噗嗤一笑說：「在我這兒呢！」

蕭菱這才聽出是個孩子的聲音，走上前拉開門閂。外邊的人隨即自己推門進來，正是日間還他寶劍的窮孩子。只見他滿面笑容，手裡提着一把劍，蕭菱一眼看出，那劍正是她的！

見她驚愕，那窮孩子却嬉皮笑臉地說：「別害怕，不再要你銀子啦！我應允過你，再撿着劍，給你送回來。」

說着，把劍放到几案上。姑娘顫聲說：「你……到底是誰？」

窮孩子說：「我叫彭元，白天那個孩子叫禿子，我們兩個很要好，他管我叫『小元哥哥』，我管他叫『禿子弟弟』。我們一起討飯，我討不着，他討着了，就分給我一半兒，你說我們好不好？」

蕭菱問他：「你這劍是怎樣弄到手的？」

彭元說：「唉，別提了！你不是給了我一大塊銀子嗎？我把銀子分了一半給我禿子兄弟。我兄弟一高興，就跑出去了，沒想到他三更多天還不回

家睡覺。我又生氣又着急，哼，他這是讓錢給燒的，說不定還出什麼亂子了呢！我這麼一急，就滿街找他。找到一個大官兒住的街，門口有幾個看大門的兵趕我，說不讓我走那條街，再走就拿箭射我。我一害怕，就繞到一道大紅牆的後面去了，心想，說不定我兄弟用小繩子掛倒牆頂上，蹦到裡面淘氣去呢！要是他玩兒膩了蹦不出來怎麼辦？我正想着，就聽着『吧』的一聲響，也不知牆裡面扔出個什麼東西來。牆底下黑，我怕萬一下牆根有個深坑什麼的，掉進去可不是鬧着玩的！可我又捨不得扔出來的那件東西，萬一是值錢的呢！我就慢慢地用脚去探，這麼一探，我的脚還眞碰上個東西，蹲下仔細看看，竟是這把劍。幸而我踢到劍把子上了，要是踢到劍尖兒上，你說，是不是把我脚丫子劃個大口子？」

幾句話，說得蕭菱的臉一陣紅、一陣白。這麼看來，這窮孩子從我一去相府到逃出，一直在場，不但在場，他還助了我。這窮孩子是個異人，已經是無疑的了！我跳到翻板上不落入陷阱、逃出時眼看無法越過高牆，又像無形中有隻大手把我扔出來，看來都是他暗中幫助，而且又找回我的寶劍，親自送上門來，再次把我從死裡拖出來……前番深夜，石獅子跳起來撲人、他賣劍時的種種怪異，跟今夜這事連起看，也就清楚明白了。

彭元嬉皮笑臉，蕭菱却滿心感激，待要說出，又不知如何開口。看他這兩天的行動，處處助我，却又不肯明說，眞人不露相，他既然不願講出這些，我也不能勉强讓他承認……這樣一想，縱然萬分感激，也不好表示了。彭元却又一指她的手說：「你那裡像是碰破了，我這兒有些治外傷的藥，這藥是很名貴的，敷上立刻就好。別人要用，一次要十兩銀子，你就不必付了。一則我和我禿子兄弟住在你的房子，房租還不曾交；二則我送劍每次只收兩文，總共四文，你昨日給多了，還大有剩餘；三則你受傷這事也怪我疏忽了……」

嘴裡算着賬，手裡已提上個小籃子，放到几案之上，伸手掏出個小紙包來。看他打開紙包，蕭菱伸出手背，由着他把藥粉洒上，把紙按在上面，揉搓一陣。待到他把那片小紙揭開，不僅傷口全然不見，而且紅腫全消，動了一動，屈伸自如，就跟那隻手從未受過創傷一樣！

蕭菱此時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無限感激、萬句話語，都變作眼淚，泉湧一般流出。

見她哭了，彭元不再嬉皮笑臉，坐到她面前說：「今夜的事，你有些魯莽了！那個吳驥如何肯放過這事呢？」

原來彭元猜想蕭菱必然會急着採取行動，放心不下，把禿子留在家裡，夜間到了這小店外面。果然蕭菱換了衣服，翻過屋脊出來。彭元並不知她往哪裡去，於是跟着。

到了相府門前，彭元暗暗吃驚，原來她的仇人是在這裡，那事情可有些麻煩了！蕭菱抬頭打量高牆，彭元穿牆而入，見裡面靠牆一帶，全是機關。那些陷阱安排得十分巧妙，從牆上擲下問路石，既不能觸發它們，又聽不出裡面是空的，只會上當。陷阱裡掛着大網，人踩上翻板落下，網上連着的細繩就會牽動值夜家丁房中的小鈴，立即前來拿人。看這個蕭姑娘是要越牆進來，怕是就要吃虧。

抬頭看看，蕭菱已經到了牆頭上，而且連問路石也不投下一塊就縱身而下。彭元使了個法兒穩住翻板，待蕭菱離開，又故意讓翻板倒轉，爲的是要提醒蕭姑娘，讓她出來時留神。

蕭菱和衆家丁厮殺，彭元躲在一旁觀看，見她劍法精通，不免暗暗稱奇，怪不得她有恃無恐呢！聽她喊出仇人名字，彭元點頭——原來是他！父親在朝爲官時，彭元常和自己府中家將斷混，也聽得家將平日議論，說朝廷諸大臣的家將中，功夫最了得的就是秦丞相家一個叫作吳三刀吳驥的，又說此人心黑手毒，幹了不少見不得人的勾當，其中一件就是數年前無緣無故殺了秦府一個厨子的滿門老少。

彭元看見靠牆站着個年紀四十二、三歲的人，身軀高大，手裡提刀，站在暗處注視觀看，又衣着華麗，似是個頭面人物，猜想此人或許就是吳驥本人。後聽到一個紅臉大漢低聲稱他「吳爺」，更證實此人正是那個吳三刀。他任人叫罵也不站出來，由着草包家丁替他抵擋仇人刀劍，這人的品行也就可想而知了。見稱他「吳爺」的大漢獨戰蕭菱，彭元覺得有趣，刀來劍往，很值得一看。

不久，彭元有些生氣——人家找的是吳驥，又不是你，跟着起哄，又沒完沒了，不是瞎躭誤工夫？彭元想懲治方赤龍，看中了埋伏在翠竹後的一個弓箭手，用手朝他一指，那弓箭手張着弓在那裡呆看，也不知怎麼，竟鬆了手，一箭朝他們方爺射去。等到亂箭齊發，彭元一驚，見蕭菱毫無懼色，又是劍撥又是手拈，煞是好看，彭元又笑着點起頭來，也沒有想到蕭姑娘竟然手背中箭。

彭元暗叫「糟糕」，看蕭姑娘轉身拔步，一邊護住她，一邊也跟了出來。等到她縱身躍起，彭元懷疑：「你眞能跳得過去？」看着她就要墜下，彭元作法，助她翻越高牆，吳驥料想繞過牆去追，她必已跑遠，只好一跺脚，嘆了口氣。

此時幾個家丁走過來，捧上寶劍，吳驥轉怒爲喜，在兩個家丁的火把下細看那劍，彭元躲在暗處將手一招，吳驥突覺手中一鬆，寶劍踪影全無。吳驥怔住，猜想同來的或者還有高人，奪走他手中的劍。這人身手太

快，恐怕自己遠非對手，也不知對方這時躲在何處……越想越怕，只覺得馬上要中暗算，又怕聲張出來丟人現眼，只好硬着頭皮向方赤龍一揮手：「刺客已經逃走，料也無事了，除了巡夜的，都快去睡覺。」

衆人尚未動，他自己已先邁步回房，步履匆匆，就似後面有人追着一般。

彭元看着好笑，提着劍，轉身出牆，心想這個蕭姐姐脾氣大，今夜這壁碰得不輕，也不知還會鬧出甚麼事來，我可要快些去尋她……到了店裡，果然碰上蕭菱要自尋短見。

却說蕭菱聽彭元說她今夜的事做得魯莽，心中反而十分高興：「是把我當自家人了！」她問彭元說：「你說你們現在住在我家裡，可是眞的？」

彭元說：「自然是眞的！」就把父母雙亡，在舅舅家如何住下去，如何進京，如何拜師討飯，如何裝鬼嚇走大將軍等等，講了一遍，只略去了誤入仙境學藝那一段。

蕭菱也向彭元講了自己的經歷。彭元聽了，不免嘆息——怎麼好人總是遭到這樣的不幸呢？

* * *

禿子一覺醒來，看看窗外，已經天亮，他慢慢爬起來，到得院裡，用力伸了個懶腰，覺得身上十分舒暢。

昨晚彭元說要在夜間出去，又不肯帶他，他有些生氣，和彭元一起躺下，却不和他講話。到了將近三更時分，覺得彭元從身邊坐起來，他也坐起，拉住彭元胳膊說：「好哥哥，就帶我去吧！」

彭元說：「不是跟你講了，你去會有危險，還是留在家裡睡覺。」

禿子撅起嘴巴說：「家裡睡覺就不危險？只我一個人……」

彭元知道他是害怕，笑着說：「你好好睡覺，我保你無事。乖乖地聽話，等我回來了，教你一兩招兒，日後也好對付壞人。」

禿子高興，跳下床來說：「你講的可是眞話？」

彭元說：「那個騙你不成，快躺下睡吧！」

看着彭元出了院子，禿子又躺下。躺下覺得床上寬敞，自己對自己說道：「你走了更好，免得有人擠我。我自己獨睡一張床，多麼舒服。」

翻了一個身，又覺心中害怕起來：「現在可只我一個人了，倘若蕭家的人眞要生事……」正自心中打鼓，忽又聽得「吱」的一聲叫，禿子嚇得縮作一團。本來是兩隻老鼠在打架，這一隻咬了那一隻，將那一隻咬痛了，禿子却疑神疑鬼，想爬起來將蠟燭燃上，盤算了一番，認爲還是一動不動爲妙。一陣深秋涼風吹得窗紙「呼嗒」一響，禿子又嚇得坐了起來，仔細再聽，又沒了聲息。禿子只覺脖梗發涼，乾咳了一聲，向窗外說道：「你知我小元哥哥是甚麼人？告訴你，沒人敢惹他的！他能讓掉了腦袋的石頭獅子跳起來咬人，你要膽敢進我屋子，那個石頭獅子就……」

想起他的小元哥哥不在，石頭獅子也已經沒有了，禿子又咳了一聲說：「就是我，也不是甚麼好對付的！你見到院裡那棵樹沒有？昨晚我硬是把它給拔出來了，別看它現在長得好好的，那是我小哥哥把它又插進去，它一進了土裡，又活了……就憑我這個力氣，要是揪你的腦袋，怕揪不下來？」

說完，他又側耳傾聽，依然沒有甚麼動靜，心想或許並非有鬼躲在那裡不動，倒是被他嚇得溜掉了。想到這裡，稍覺放心，倒下頭來，竟酣然入夢。

却說禿子到了院裡，略活動了一下，覺得肚子有些餓了，又不知他的小元哥哥幾時回來，摸摸腰間，彭元給他的那錠銀子還硬梆梆地掖在那裡，立時想起早市上那些美味吃食，拔步走出大門。也是他運氣不佳，剛剛拐出巷子，就見大將軍劉七迎面走來。禿子膽怯，又不敢掉頭逃走，只好低着頭，悄悄跟在一個行人背後，大將軍眼尖，早見他鬼鬼祟祟，躲躲藏藏，喝了一聲說：「禿子你過來。」

禿子料逃不脫，硬着頭皮站出來，躬躬身，滿面堆笑說：「四爺您早，給四爺請安了！」

大將軍將兩手往腰上一叉說：「你少給我來這一套！我且問你：你小子可是跟那個新來的壞小子，叫甚麼彭元的，跑到我宅子裡去睡了？我這兩夜有些事情，在朋友家住，你小子狗膽包天，竟敢到四爺那裡去討便宜。」

禿子聽得他問，先是害怕，等他說出兩夜沒回去是「有些事情」，又覺暗暗好笑，想起他怕的鬼模樣，膽子大了起來，胡謅道：「我早聽說那宅子鬧鬼，又沒有四爺鎖鬼的本事，休說夜間去睡，就是白天裡，如沒有極重大的事，怎敢進那院子？只因那天晚上聽我小元哥哥說，二爺將他裝進袋裡打，不知怎地，二爺自己倒鑽進那袋裡去了。我一聽害怕，便說：『哎呀小元哥哥，這事可不好！雖說二爺是自己鑽進那袋裡吃打的，到底是因爲要打你。他日後傷養好了，豈能饒得過你？我看四爺是個大好人，咱們去求求四爺吧！請他老人家替你向二爺求求情，且饒過你這一次。』我小元哥哥一聽，也嚇得慌了手脚，跟了我到四爺家去求四爺講情，不料等到天黑也不見四爺回家，我倆也都累了，就躺在外屋地上等，不料一下子便睡着了，醒來看時，却到了半夜三更。」

禿子講到這裡，見大將軍臉色變白，故意停住不說。大將軍急着低聲問他：「你們可看見了甚麼？」

禿子也學他那樣滿臉驚恐，四下裡看看，凑近大將軍耳朵說：「可了不

得，我睜開眼睛看時，桌子的四條腿正離開地，飄飄悠悠，竟自己起來了。」

大將軍的臉色由白變青，却又耐不住問：「後來呢？」

禿子說：「後來我就想叫醒我小元哥哥，我一看，他也醒了，我就問他：『小元哥哥，那張桌子怎麼會四條腿自己就離開地了？』小元哥哥說：『可不是麼？這多半是鬧鬼。』我說：『咱們趕緊走吧！』我小元哥哥說：『都半夜了，我也懶得動了。咱們又沒裝鬼嚇死過人，正是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咱們躺下，接着睡！』」

大將軍聽了這話，又驚又疑，摸摸自己的胖臉，斜了眼問：「那個彭元說甚麼？」

禿子也不多重覆，只說：「他叫我儘管睡，不必理會那桌子。沒想到他的話剛說完，地上就有個甚麼東西飛起來，『叭』的一聲打在他腦袋上。我看看那東西，原來是……」

大將軍急問：「是個甚麼東西？」

禿子說：「是個火鐮。這下子，我小元哥哥也害怕了，他說：『也許是我幹過甚麼虧心事，自己也忘了，要不，怎麼鬼會打我？咱們趕緊給這屋子的祖宗牌位磕頭，求祖宗保佑吧！』他一說，我倆就趴到香案前頭，磕頭如同搗蒜一般，說：『祖宗神靈保佑，我們一直少你的香火，今天來了，也仍不會備得，實在是冒犯祖宗！』磕完了頭再看，桌子也落下去了，火鐮也不飛了。」

大將軍鼻子裡哼了聲說：「你接着說！」

禿子說：「我們站起來後，見桌子上有個埕子。我問小元哥哥：『那裡面是甚麼？』他說：『那得要看那是個甚麼東西。要是個酒埕子，裡面就是酒；要是個夜壺呢，裡面的就不是酒了。乾脆讓我聞聞吧！』他打開埕子蓋兒剛一伸鼻子，暗處就伸過一隻手出來，把他的鼻子捏住了。我仔細看，原來黑影裡有個孩子。我說：『你撒開手！是我叫他聞的，要捏鼻子，你先捏我的！』他就把手鬆開了，可也沒有捏我。我又問他：『你是誰呀？』他說：『我叫劉二狗。』我說：『巧啦！我認識個叫劉大狗的，那是你甚麼人！』

「他說：『那是我哥哥，你認識我哥哥，正合適，我有件大事，正想讓我哥哥知道呢，你告訴他吧！』」

大將軍問：「他告訴你甚麼了？」

禿子想想，說：「他還沒說，忽然刮起一陣風，他就不見了。」

大將軍聽了，並不再問，向禿子一揮手說：「也不要再說了，你跟我來！」說完，轉身就走。

禿子也不知他是甚麼意思，沒奈何，只好跟在他後面，心中七上八下：「莫非我說出甚麼破綻來了？」想想心中害怕，後悔自己惹事。原想大將軍雖然兇惡，却是個蠢貨，過去一向受他的氣，今天借機要笑他幾句，也算是個小小報復，誰料想會生出這結果……

到了僻靜地方，大將軍停住，劈胸揪住禿子，怒喝一聲：「你說的是眞是假？」

禿子翻着白眼珠兒說：「自然是眞的，我怎敢跟四爺講假話？」

大將軍低聲問：「你聽誰說了我裝鬼嚇人呀？」

禿子叫屈：「我沒說四爺裝鬼嚇人呀！」

大將軍想了想，禿子確也沒說過，可是總覺禿子剛才那些話大有問題。他和彭元遇見鬼也罷了，怎麼那麼像我碰見的那些事？莫非前天是這兩個崽子裝鬼嚇我？一想又不對：火鐮飛起來打我腦袋，我查過香案底下，的確沒有人！酒埕子懸在半空，要不是鬼，誰辦得到？可話又說回來，這事我連二爺、三爺都沒有告訴，這個小崽子怎麼會知道？難道他當時躲在我屋子裡？想來想去，這事情不問禿子，還是鬧不清。他不說，我往死裡揍他。

想到這裡，大將軍揪着他胸襟的手並不鬆開，只是朝前一推，又往後一掄。大將軍原想這個小瘦猴子給他這麼一掄，必然趴下，摔個鼻青臉腫，借這個下馬威鎮住他，再一腳踩住他後腰，踹一腳問一句。大將軍萬沒料到，這一推一掄，禿子脚下竟像生根一般，紋絲沒動，只「嘶」地一聲響，把他的衣服扯下一片來。大將軍性起，拉出一個騎馬蹲襠的架勢，右手把禿子的腰一攬，意思是要舉起禿子，往地下砸。禿子沒挨過，可是知道大將軍這一招兒十分厲害。他這一招兒叫「劉備摔孩子」。說是「摔孩子」，可是只有摔大人的時候才用，一百六七十斤的漢子被他攔腰一抱，雙手擎過頭頂，然後狠狠向地上一摔，吃他這一摔的，輕則骨折肢斷，重則一命嗚呼。

禿子見大將軍使出這一招，一時情急，雙手揪住大將軍的腰帶，死也不放，原是想賴在他身上，免得被舉起摔得粉身碎骨。禿子自己也沒料到，他這麼一揪，竟把大將軍拖過來，禿子高興——這回我死死抱住你的腰，你就舉不起我了！這麼用力一抱不要緊，大將軍反被他抱得雙腳離開地面。禿子這才想起自己力大，索性朝上一端，把個高大肥胖的大將軍舉上頭頂。禿子意猶未盡，又朝上一拋。

大將軍直飛上去，在空中翻了個身，「哇呀」一聲，落到一道院牆裡頭去了，禿子聽着那叫聲不對，心裡又害怕起來——萬一摔出個好歹來，鬧進官府，可要我償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不如趁着沒人，趕緊溜吧！

禿子不敢逗留，轉身就走，也忘了自己是肚子餓出來找東西吃的，直

奔家中，進了院門，就將門閂緊緊插住。聽得院裡有人問他：「你鬼頭鬼腦的往外看甚麼？」

禿子扭頭，見是彭元，就喘着氣把方才的事說了。彭元笑着說：「你不必害怕，那傢伙滿身是肉，諒也摔不死。你還是先回屋裡去，看看誰來了。」

禿子推門進去，見一個姐姐正站起來，笑瞇瞇地望着他。看那眉眼似曾相識，想想，正是那買劍的姑娘，因換下了一身白衣裳，所以一時竟沒有認出。彭元笑着說：「這位姐姐叫蕭菱，昨夜闖了些禍，怕是今天官府要追查，店裡也住不下去了，我就勸她回我們家裡來住。讓姐姐睡在屋裡，咱倆在外面。」

禿子聽了，非常高興。他愛熱鬧，三個自然比兩個更好，又見姐姐和顏悅色，很像一個姐姐，有個姐姐，該是何等的福氣！禿子多年孤單，總羨慕有個姐姐的人。心裡這樣想，嘴裡却說：「我當是只我自己闖了禍，原來還有個陪我的呢！」

蕭菱却覺慘然，勉强笑說：「你闖了禍，可以一走了事，我闖了禍，還有天大的事沒有辦成。」

禿子一拍胸脯說：「我有的是力氣，你有天大的事，我來給你辦。」

蕭菱頓覺心裡一熱，一手摟住禿子的肩膀說：「好弟弟，有你這話，我也不難過了。只是我的事只能由我親手去辦，誰也代替不得……」

彭元說：「這些都不講，吃飯要緊，我去買些吃的。」

彭元出去，不一刻便回來，三人圍着桌子吃早飯。禿子記着昨夜的事，問彭元：「你昨夜出去時，對我說甚麼來着？」

彭元說：「我說讓你乖乖地在家中睡覺。」

禿子說：「你說要是我乖乖地睡覺，等你回來，你就怎麼樣？」

彭元說：「噢，想起來了，我說你要是乖乖地睡覺，明天早晨我就出去買牛肉大餅給你吃。」一指桌上說：「吶，這不是買回來了？」

禿子叫起來：「你耍賴皮！你不是這麼說的。」

彭元問：「那我是怎麼說的呢？」

禿子偷偷看了蕭菱一眼，並不說話。彭元暗暗稱奇——原來他也知道我的功夫有些奧秘，不能輕易在外人面前道及，莫非他也是我師父說的，有些個緣份？彭元也就不再問他，禿子果然不再提此事。

三人吃罷飯，蕭菱把桌子收拾了。彭元一推禿子說：「你跟我到院子裡來。」

禿子想：「許是那話兒！」歡歡喜喜跟彭元到了院子裡。蕭菱看那光景，料是他們弟兄間功夫上的事，她是正式拜師學藝的武林中人，深曉門戶間規矩，自去裡屋收拾自己房間，打掃洗滌，雖然不免進進出出，對他們兩位搞些甚麼名堂却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却說彭元領禿子到了院子裡，問他說：「你想學甚麼呢？」

禿子心想：我小元哥哥昨夜說的是教我「一兩招兒」，他的招數也不知有多少，單我親眼見的也數不清了。倘若論我兄弟間的情誼，他必然會悉數教我，想是那仙術極難的，多了我學不會，不然就是他師父有過囑咐，只許他傳出一二種去。我也不能貪心太重，壞了他的規矩，就學「兩招兒」，也就足夠我用的了。不過這「兩招兒」，我倒要挑選那最有用的……可到底那兩招兒最好呢？

彭元見禿子不答，拚命在那裡翻白眼珠兒，心裡又好氣又好笑，用手一指他說：「你小子原先還老實，現在學壞了！準定是想鬼點子，盤算着把我最好的招數學去呢！」

禿子一樂說：「我每天只跟小元哥哥在一起，要說『學壞了』，就說到你自己頭上去了！要是你甚麼都教我，我也就不用費心思了，可惜你只想教我『一兩招兒』，我自然要挑那最有用的。我看你一忽兒就不見了，誰也找你不着，你就把這個法兒教我吧！」

彭元說：「這個法兒倒是最有用。你再去偷雞，誰也休想抓住你了！」

禿子說：「我現在力氣大了，沒有錢花，就去賣力氣給人家幹活兒，保準誰都愛僱我，我還偷東西幹甚麼？」

彭元說：「反正偷一次東西，法兒就再也不靈了，也不怕你去幹！」

彭元就將那隱身法的口訣和要領教與他。不想禿子怎麼也學不會，單是那口訣，他就無論如何也唸不出。彭元見他急得滿頭大汗，告訴他：「你要沉下心來，耐着性子，一個字一個字的唸。」禿子又唸了一頓飯光景，到底把口訣唸熟了，照着彭元說的要領去做，試了多次，最好的一次也只是身子隱去了，一顆禿頭和一雙髒脚還是露在外頭。彭元心裡納悶——這是甚麼道理呢？老爺爺教我這個，只一刻我就會了，怎麼用的是一樣的教法，禿子兄弟就怎麼也不會？

彭元又試着教他別的，演習了半天，一種也學不成。禿子大覺洩氣，彭元也暗暗嘆息——我這兄弟心地善良，總以助人爲樂事，原想把功夫都教給他，也讓他去助老爺爺完成心願，誰知道竟是如此結果。禿子說：「小元哥哥，你也不必難過。我本來就知道自己不是那麼一塊材料。雖說想要學隱身，自己先就不相信能夠隱得起來。學了一會，果然就是這樣子！別的那些，我也統統學不會了，但有一招兒：你用手一指，火鐮就飛起來打人，我卻能夠學會的。你就把這一招兒教我，我看也盡夠用了！」

禿子既然如此說，彭元也只好答應，雖姑且一試，心裡實在沒把握。

他將口訣教了禿子，禿子居然一下子記住。彭元又教他動作要領，讓禿子演習。禿子默唸口訣，用手朝院中一塊小石頭上一指，只見那塊小石頭「颼」的一下子飛起來，竟朝着他自己頭上打來，「砰」的一聲，正敲在腦門兒上。禿子嚇了一跳，用手摸時，腦門兒上已鼓起一個大疙瘩，痛不可忍。禿子大跳大喊說：「怎麼練了是打自己的？我不幹啦！」

彭元卻高興非常，指點他說：「這就好了！我初練時也是如此。皆因你只叫石頭飛起，並沒有告訴它去打誰，它自然就去問你。下次再打時，你只消默唸打誰、打他甚麼部位，它就會朝那個地方打去了！」

說話的功夫，恰好蕭菱洗好一件衣服，拿出來晾。禿子默唸口訣，心想：「我也打姐姐的腦門兒試試！」用手一指地上的一塊濕泥巴，地上那塊濕泥巴果然飛起，直朝蕭菱打去。蕭菱原沒注意他們在那兒弄甚麼鬼，自己忙得不可開交，忽覺一股勁風，知道有暗器打來，將頭微微一側，不料竟沒有躲開，那東西正中她前額，蕭菱頓覺額頭上火辣辣地發疼，用手去抹，竟是稀乎乎一片黑泥巴粘在那裡。蕭菱臉上登時泛出紅暈，待要發作，見禿子手足失措，驚惶不安，也就按捺住火氣。禿子跑上前，深深一揖說：「姐姐別生氣，是我沒規矩！」

蕭菱紅着臉說：「也是我自己功夫不到家……」

彭元在一旁說：「這卻與你功夫無關。」

蕭菱只道是彭元替她開脫，並不知道這飛石打人的招數確實是功夫再好也防不得。原來那飛起的東西是會追人的，任你向何方躲閃，它都會打中。若是一般暗器，方才蕭菱這一側頭，早已避過去了，那塊濕泥巴卻轉了個彎兒，拍在她額上。只因爲速度太快，蕭菱並未覺察它變了方向。

看見蕭菱進屋去了，彭元埋怨禿子：「你拿她來試試，用的是軟物，也還罷了，怎麼沒輕沒重？我看姐姐額頭上紅了一片！」

禿子辯解：「我又沒想用力，它自己飛起來去硬撞，我有甚麼辦法？」

彭元說：「我教你要領，你不肯仔細聽，還有話說！這也和你用手擲物一樣，用力可大可小。若像你那樣用力，那火鐮打到大將軍頭上，豈不是要打穿他的腦袋，害他性命？」

只好又把控制輕重的要領再說一遍，讓他演習。不想無論怎樣演習，禿子也學不會，打出的東西又重又急。彭元技窮，只好嘆息說：「看來再無別的辦法了！你以後使用這招兒，不可輕易動用大、重、硬的東西，還有，不可輕易打對方要害的部位。這兩點你千萬記牢！」

禿子連聲答應，就在院子裡不停地演習他新學的功夫，墻上被他打得坑坑窪窪，院門也幾乎給他打穿。禿子無限歡喜，彭元卻暗自嘆息——看來禿子兄弟所學的功夫，也就僅限於此了。惋惜了一番，腦裡忽然生出新念頭——他力氣有了，現在總算又有一技之長，倘若能再習些武功，豈不也可以成就一番事業？如今劍法超羣、武功精通的老師就在面前，何樂而不爲呢？

想到這裡，彭元立即去找蕭菱，把自己的想法跟她說了。禿子聽見屋裡在談他，把頭從門裡探進去聽。恰好蕭菱用手一指他說：「他用泥巴摔我，這仇我還沒報呢！」

禿子趕緊跑進去施禮：「大人不記小人過，姐姐千萬不要跟我一般見識！」

蕭菱噗嗤一笑，扭頭對彭元說：「只怕我功夫不濟，倒誤了禿子兄弟……」

禿子乖覺，聽出這話有允諾之意，立即給「師父姐姐」磕頭，反把蕭菱羞得滿臉通紅。

*　*　*

當日，彭元、禿子出去察看動靜，果然大街上戒備森嚴，凡是女人走路，都受盤查。相府門前防範更緊，高圍墻外，帶刀的護衛密密麻麻。原來吳驥向秦檜稟報夜間之事，不說仇人尋他，只講刺客越墻來殺相爺，被他打傷逃遁。那秦檜正得高宗信任，在朝中權傾一時，那裡容得下這等事？又聽得刺客雖是女流，武藝卻超羣，出入相府高墻如履平地。他剛剛殺害岳飛父子不久，心懷鬼胎，猜想是岳飛舊部派高手尋上門來，又覺膽戰心驚。秦檜厚厚賞了吳驥，表彰他退敵之功，命他在府裡日夜巡查，又派了軍隊駐守，並下令在京城挨戶搜尋刺客。

蕭菱聽了這情況，又兼彭元、禿子勸阻，也不想再貿然去闖，一連十數天，就在家裡教禿子學藝。禿子學彭元奇術雖然不成，學蕭姐姐的武功卻一點就明，每天都有長進。不只彭元，就是蕭菱也覺驚異。禿子又勤奮，蕭姐姐教了，他就練個不停，夜裡也獨自在院子裡演習，不是蕭菱來拉他，斷不肯回去睡覺。

最使蕭菱驚奇的卻還是禿子的力氣。最初她教禿子時就看出他力大無窮。「這孩子的力氣不僅遠在我之上，就是武林中那些出名的大力人物，怕也無法和他相比。這力氣都由筋骨上來，他年幼矮小，又骨瘦如柴，怎麼會有這樣力氣？這或許與彭元的指點有些關係。」蕭菱百思不得其解，因已向禿子傳授本門派眞實功夫，與他有師徒之誼，也就不再避嫌，一次問禿子說：「你是從那裡來的這力氣？」

禿子張口就說：「是吃了小元哥哥給的大仙桃！」

蕭菱一聽，心中不快，我教你功夫，毫無保留，你對我卻無一些眞意

，分明在那裡胡扯一氣，還一本正經，不覺有點兒羞愧！禿子見他「師父姐姐」臉上露出不悅，着急說：「要是騙你，我是個大王八！那桃子極大，我見也沒見過，也不知我小元哥哥從哪裡買來的，就裝在他的小籃子裡。我也不知怎麼回事，那麼小的籃子竟裝了好幾個，還能放別的東西，不是親眼看見，我也不信！他第一次給我吃了，我的病便好了；後來他又給我吃了一個，我就把那個石頭獅子搬進院子裡來，還把這棵樹給拔出來了，別看它現在長得好好的，那天可是讓我連根拔起，整棵倒在地上！」

眼看蕭菱顏色緩和，禿子又說：「可惜那些桃子都給我們吃光了，要不，我準會向我小元哥哥討一個，給師父姐姐嚐嚐鮮！」

蕭菱燦然一笑：「你少拿空話討人歡喜！要是桃子還有，你還不跟我說呢！」

話說這一天，彭元出門去了，蕭菱執着一把竹劍，在院子裡教禿子峨嵋正宗七十六路劍法。教了幾式，指點一番之後，讓禿子自己在那裡練習，她回到房中，坐下出神。想到日子一天天過去，父母兄弟慘遭殺害的深仇不知何日得報，心中十分郁悶。想起吳驥那個惡鬼龜縮在相府，相府又守得鐵桶一般，如何進去？那夜在客店，彭元告訴她，他出入相府自如，要替她報仇。彭元到底是個孩子，他也不知，這報仇的事是別人代替得了的麼？自己謝絕幫助，是理所當然的。但沒有彭元的幫助，單憑自己，確實是一籌莫展。想來想去，心中悲傷，眼淚不覺地流了下來。

禿子練得頭上見汗，停下來喘口氣，卻覺屋中有啜泣之聲，屏了氣息細聽，正是他師父姐姐在屋裡哀哭。禿子驚慌，直跑進裡間，拉住蕭菱的手說：「姐姐，你怎麼啦？」

蕭菱用手將臉掩住，並不回答。禿子說：「姐姐心事我也知道。你想出去，卻不能出去，我們要替你去辦，你又不肯。這樣大的事放在那裡，心中怎麼不急？可是你空着急也於事無補，急壞了身子，就甚麼也辦不成了。」

說了一番，看看蕭菱還在哭，禿子想想，站起來說：「你不讓我們替你辦，我就聽話，也不去辦。我只出去替你打探一下消息，要是吳驥那老小子出來，我回來告訴你，你就拿着寶劍找他，把他的腦袋切下來……」

禿子說着，轉身往外走。蕭菱急了，上前抓住他胳膊。禿子力大，只一甩，就掙脫了她的手，一直跑出大門去了。

*　*　*

到了大街之上，禿子有些茫然。說兩句話勸勸人，這事容易，眞的要去做，就如登天一般了！先說那個吳驥，他就不認識，就是他迎面走來，他也不知道是誰。再說吳驥住在丞相府，丞相府在那兒？雖說鼻子底下有張嘴，可以打聽，自己是個窮叫化子，問相府在那兒，不惹人生疑麼？壞了事，一查這個小叫化子住在那兒，反把蕭姐姐隱藏處暴露了。就算找到丞相府，怎麼進去？在大門前口叫喚，說：「吳驥老小子你出來，在這兒等着，我回去叫我姐姐，讓她把你腦袋切下來！」沒邊兒的事！

禿子在大街上像沒頭的蒼蠅一般胡撞了一氣，撞到薦橋集上，也沒有撞出甚麼結果來，他站住楞了一會兒，一抬頭，看見彭元在人羣裡站着，懷裡抱着一把劍，劍上插着草標。禿子一見就樂了，擠上去說：「你已經騙了姐姐一大塊銀子，還嫌不夠本兒？甚麼時候又把她的寶劍偷出來了？」

彭元笑着說：「我賺了的銀子也是你的，你就少跟我廢話！」說着，凑到禿子耳朵旁，如此這般，說了一番。禿子聽了，喜從天降，一溜煙走了。

彭元怎麼又跑到集市上賣劍來了？他跟禿子究竟說了些甚麼？原來，彭元心裡也擱着蕭菱的事，他見這兩天街上盤查得鬆了，想把吳驥調動出巢，讓蕭菱報仇。早上他和禿子、蕭菱一起吃過早飯，信步走出。拐出巷子，脚步加快，直奔丞相府，在僻巷裡取出小花籃，掏出那套闊公子的行頭，穿戴好了，揹上個包袱，隱起身形，就站在相府門口等候。不久，大門內走出一個人來，彭元一見，轉身就走。

走出的人是秦府一個家將，名叫秦孝。這些日子相府裡緊張，他一直不得脫身。這幾天略有些鬆動，他告假一天，想去向陽巷尋他一個相好快活一天。走出相府大門沒幾步，他見前面有個衣著華麗的小公子，背着個包袱，搖搖擺擺地向前走，看樣子，包袱沉重，有些吃力。秦孝急着要見他的相好，步履輕快，看看就要趕過那個小公子，卻見那小公子把滑下肩去的包袱向上一顛，只這一顛，一塊閃亮的東西掉了出來。秦孝見了，心中一喜。那小公子並未察覺，只管向前走。秦孝放慢步子，低頭細看，果然是個金錠子，秦孝彎腰拾了，握在手中，心裡怦怦直跳，幸喜那孩子一直不曾回頭。

看看左邊有條小巷，秦孝悄悄拐了進去，撒腿就跑。跑了一段，回頭看看無人，放下心來，仔細看那金錠子，見有「足赤」字樣和銀號印記，秦孝心花怒放：「我拿去打雙金鐲子送她，不知她會多麼高興呢！」把金錠揣在懷中，緊走幾步，忽然又生新念：「那包袱不大，卻顯得十分沉重，裡面定然都是金子！再往前走就是陋巷，我腦後一拳把那娃娃打昏，拿走包袱，他到那裡去尋我！」

想到這裡，秦孝轉身大步往回走，邊走邊後悔：「怕是那娃娃已去遠

了……我先前怎麼就沒想出這主意呢！」走出巷口，秦孝又突然縮回巷來，原來那小公子就在巷口外不遠處的一個石階上坐着喘氣。秦孝高興，躲在巷口外等。只聽那小公子嘆了口氣，自言自語說：「我父親也忒老得糊塗了，這許多金子，讓我一個人拿！他不怕把我累壞，也還罷了，就不怕有人一拳把我打昏，把金子搶走？」

秦孝聽了，心裡一驚。又聽那公子說：「離開家還這麼遠，我得挑條路走。走人多的地方，準會有人看出我背的是金子。擠來擠去，誰把手伸進我包袱，偷一顆金錠子去，我連知道也不知道。他得了便宜，我回去定會挨罵！我還是挑僻靜的小巷走才好。僻靜的小巷沒有人，誰也不知道我帶着金子呢……」

秦孝聽了，心裡高興，再聽聽沒有動靜，他從巷裡探出頭去，見那小公子已經背起包袱，朝前走去，也隨着拐出小巷，悄悄跟在後面。那小公子走了一段，果然鑽進陋巷。秦孝四顧無人，緊走幾步，正想下手，不想追到離那小公子五六尺光景，再也無法靠近，也不知怎麼回事，看着那孩子就在不遠處慢慢悠悠地走，自己拚命奔走也追不上！

追了一陣，出了巷子，卻是薦橋街的鬧市，那小公子擠進人羣，竟不見了。秦孝心想，他出了集市，或者還要穿巷，捨不得丟下，又擠進去找。秦孝在人流裡撞來撞去，撞得頭昏眼花，也沒見到他，想到找不到的不是個孩子，而是一大包金子，心中十分懊喪，只好自己安慰自己——總算拾到個金錠，也不算枉跑了這一遭。心裡想着，手不由去摸腰間，這一摸不打緊，頭上冷汗立刻冒了出來——原來那一錠金子竟不翼而飛！秦孝發瘋一般，將自己身上搜了不知幾遍，那裡有踪影！

秦孝猜想恐是剛才擠來擠去找那孩子時，被人掏去了，也無可奈何，嘆了口氣，轉身要走出集市，忽聽得一聲吆喝：「誰要買寶劍？秋水寶劍！」

秦孝聽了，心中猛一動，扭頭看去，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懷中抱着一把插着草標的長劍，看那劍柄、劍鞘上都鑲着寶石，古香古色。秦孝一喜——財神爺又回來了！那一夜，刺客闖進相府，吳大人得了一把寶劍，我在火把下看見了，劍柄就是這模樣，只是沒有劍鞘，看見那劍身發出青幽幽的光來。後來那劍在混亂中又不見了，吳大人萬分惋惜，說那劍叫做「秋水」，是件極難得的寶物，那貴重似還在他的寶刀之上。如果這窮孩子賣的這劍眞的就是刺客失落的那一把，將它弄到手中，吳大人準要賞賜我一筆銀子。況且刺客失劍時並不曾失落劍鞘，這劍鞘是從那裡來的？倘能從劍鞘再追出刺客下落，怕是相爺大人也會賞賜的！

秦孝上前，對那窮孩子說：「拿你的劍來給我看！」

那窮孩子遞過劍來，秦孝接過，拔劍出鞘，只見青光閃閃，寒氣逼人，上面果眞有「秋水寶劍」四個篆字，秦孝不問劍價，卻問那窮孩子：「你叫甚麼名字？幹甚麼的？」

那窮孩子說：「你買劍自管買劍，問我名字幹甚麼？」

秦孝說：「你莫非不敢說麼？」

窮孩子說：「敢說，敢說！我叫彭元，是專打看門狗的。」

秦孝一楞。他爲甚麼發楞？原來秦府家丁一向在相府四鄰作威作福，被四鄰罵作「看門狗」，他聽了「看門狗」三字就扎耳朵。這裡忽然出了個「專打看門狗」的，他心裡不能不犯疑。秦孝雙眼盯住彭元問：「你說你是幹甚麼的？」

彭元齜牙一樂說：「我是個要飯的。我們沿門乞討，看門狗見着就咬大腿，故需要預備根打狗棍兒，專作打看門狗用。因此這要飯的，也就是『專打看門狗』的。」

秦孝說：「這也罷了。你這劍我買下了，你跟我回去拿銀子吧！」

彭元說：「你還沒問我這劍要賣多少錢呢！」

秦孝看看手中劍說：「我這人最愛的是刀劍，我看你這劍是把好劍，也不拘多少，我就留下了。只是沒有想到集上會碰到這樣好的東西，身上沒帶許多銀子。你跟我回我家裡，要多少銀子，我都付與你。」

彭元說：「聽你這話，是個大大的好人。越是好人，我就越不該不跟你講清。有道是『開天要價，落地還錢』。我在這裡索你一萬貫，你還我十貫，我也許就賣與你了。到了你家，我索一萬貫，你却已和我講了『不拘多少銀子，我都付與你』，你只好給我一萬貫，豈不吃了大虧？」

秦孝心想：「這孩子眞難纏！」拿出蠻橫勁兒，一揮手說：「我叫你跟我走，你就跟我走！」說完，自己轉身就走。他心裡很有把握：「我拿着你的劍，也不由你不走！」

走了幾步，秦孝回頭看，那窮孩子依然站在那裡，懷裡抱着寶劍。秦孝猛省：「我的劍呢？」也不知在何時，他早已變得兩手空空。秦孝不解，方才明明我拿着劍走，怎麼一時又回到他那裡去了？他也不信有這種怪事，或許他又交回那窮孩子手中，一時忘了。他轉身回去，一把奪過寶劍，又向前走。走了幾步，劍又沒有了，回頭看那孩子，仍然若無其事地抱着劍，臉朝着人羣，嘴裡說：「有要買寶劍的沒有？」

秦孝大駭。他是個習武的，武林絕技也聞知一二，料定這孩子武功高强，劍是他奪回的。憑這樣快的身手，自己一個怕不易對付，況且大庭廣

衆，也不宜用强，他若有同黨在場，更是打草驚蛇，還不如立即回府去，稟報吳大人，也是自己一樁功勞。想到這裡，秦孝對那窮孩子一笑說：「你既不願跟我回去拿錢，也就作罷。你告訴我你這劍要賣多少，我回去取銀子，你就在這裡等我，不要離開。」

彭元說：「這樣才好。我這劍索錢一萬貫，若用銀子，你就給三千兩吧。我剛才說過『就地還錢』的話，你也不用帶那許多，有一千兩就差不多了。想拿二三百兩銀子就買了去，我卻不會賣的，你也休生這打算！」

秦孝聽了點頭，料他爲了一千兩銀子，也不會輕易離去，於是飛一般回相府去找吳驥了。

彭元看着大魚就要上鈎，待要轉身回去告訴蕭菱，遠遠看見禿子走過來，就站住等他。他告訴禿子，叫他帶着蕭菱去僻靜的盈福巷裡等候仇人。

言歸正傳。卻說禿子走了不久，彭元已見秦孝挎着口腰刀，撥開衆人，擠了過來。後面跟着個紅臉漢子，也挎着腰刀，彭元一見他，心中不由好笑：「你怎麼又跟着起哄來了？」原來這人就是武藝高强、那夜因纏住蕭菱不放，被彭元小懲的方赤龍。方赤龍後面那人身軀高大，濃眉虎目，留着三綹鬚髯，正是吳驥本人。彭元看着他們走近，掉頭就走。秦孝見彭元還站在那裡，心中高興，見他轉身，立即加快脚步，還回頭告訴吳驥：「那小子要溜……」

吳驥看見那抱劍的窮孩子便在秦孝之前，秦孝這話沒說完，吳驥早已冷笑一聲，按住腰上寶刀，一個「旱地拔葱」，從人叢中躍起來。他越過人羣頭頂，落在一道長墻般攤床之外，向前緊走幾步，正是市集的出口處。他停住脚步，用眼在人羣中搜尋，不見了那抱劍的窮孩子，猛回頭，卻見那孩子早已出了集市，正向遠處走去。吳驥詫異：「他是怎樣擠出去的呢？」也無暇細想，直追上去。

彭元扭頭看看，見吳驥追上來，撒腿就跑。雖說出了集市，街市行人仍舊不少，吳驥覺得礙手礙脚，不得施展，看前面那窮孩子卻十分靈活，如同水草間的條游魚，穿來穿去，全無阻礙。看看要追不上，幸喜那窮孩子有些發慌，竟摔了個大馬趴，一時掙扎不起，劍也拋出去很遠。吳驥暗自高興，追上去一把按住他。不想那孩子像泥鰍一般滑溜溜，一下子滑出他手，跑了幾步，從地上抓起寶劍，拐彎進了一條巷子。

吳驥追進巷子，又高興起來。原來那巷雖寬，卻是條死巷，盡頭處是一段高墻。吳驥心忖：「也是這小子慌不擇路，這回我看你往哪裡逃！」

看看要到盡頭，那窮孩子叫喊：「姐姐快出來，强盜要搶我的寶劍！」

喊聲未落，靠盡頭處一個門洞裡，忽然閃出一個着緊身衣裝的少女和一個小叫化子。窮孩子叫着，將手中寶劍扔給那少女，那少女「刷」的一下亮出三尺青鋒。吳驥腦裡一閃，「果然追到根子上了！」吳驥一眼看出那個少女正是深夜闖入相府尋他的不速之客。搜查這許多天，如同大海撈針，今天見她就在面前，吳驥如同獲得奇珍異寶一般，他雖口口聲聲稱這位姑娘是「要殺害丞相的刺客」，心裡卻明明白白。

這些天來借相爺的威力除她未成，吳驥夜裡睡覺都不安穩，也不知她的寶劍幾時又會送到他項上來。想起那夜他沒有親自出馬除去這禍患，吳驥後悔不迭。適才秦孝稟報「秋水寶劍」有了下落，他欣喜萬分，得到那口劍固然是他的心願，由劍而追出仇人下落更使他關心。原以爲抓住那賣劍的孩子，要追出劍主人還需費一番周折，不想那孩子慌亂，竟奔回老巢，自引了他的主人出來！秦孝還說那賣劍的小叫化子有些不尋常，憑自己過人的眼力看，他也不過是手脚敏捷些，全不像個練過武功的人。一個毛丫頭、兩個小叫化子，自己一口刀足够收拾他們了，何況今日還帶來了方赤龍！

卻說蕭菱拔出劍來一横，左手握的劍鞘一點來人說：「你可就是吳驥？」

吳驥微微一笑說：「毛丫頭連老少尊卑也不分，先報你姓名上來！」

那窮孩子跑得累了，此時正蹲在地上喘大氣，聽得吳驥如此說，在一旁插腔：「姐姐，你別理他，他就是吳驥那老小子，錯了管換！他沒有一絲丈夫氣，連自己姓甚麼都不敢告訴人，白惹他祖宗生氣……」

吳驥聽得心頭火起，卻不動聲色，覷着脚旁一塊三角石頭，猛然飛脚踢起，石頭直向彭元飛去。彭元嬉皮笑臉，蹲在那裡沒有防備，「噗」的一聲響，正中他前額，鮮血登時流了滿臉。彭元「哇呀」一聲怪叫，站起來就朝巷外跑。禿子一見慌了手脚，也跟着他跑，想給他堵住傷口。

這時，蕭菱火往上冒，新仇舊恨一齊灌入劍尖，也不言語，直取吳驥心窩，迅如閃電。吳驥早有準備，身形不變，只用刀輕輕一撥，左臂同時突然伸出，似是要奪過蕭菱的劍，右手卻又刀鋒一轉，削向蕭菱左肩。蕭菱把劍一順，削他奪劍的左臂，吳驥這一招卻是虛的，左手早撤回，右手的刀卻帶着風聲削來。蕭菱左肩一側，撤劍擋刀，想要乘機毀他兵刃，誰知「噹」的一聲響，只覺左臂一陣酸麻。

蕭菱不知吳驥的也是柄寶刀。這是吳驥前年協助臨安府辦案，殺了一個著名的江湖俠士，從他手中得來的。吳驥欺蕭菱力薄，刀並不抽回，早搶上一步，刀鋒陡轉，刀尖向下一

劃。只聽「察」的一聲輕響，竟把蕭菱胸前十字結劃斷，不是她收腹急速，怕是要來個大開膛。三刀過去，蕭菱頭上見汗，只覺臉上陣陣發熱。吳驥卻一刀緊接一刀，刀刀指向她的要害處。蕭菱本有兵器的優勢，偏吳驥用的也是寶刀，而且力氣遠大過蕭菱。蕭菱不敢輕易與他兵刃相撞，一時只能施展閃、縮、挪的功夫，暫避開他的鋒芒。幸而她的功底還好，又兼年輕靈活，防守中偶爾也使出險招數，迫使吳驥進攻時有所顧忌。

再說彭元捂住腦袋往巷口跑，禿子急得在後面追趕。跑到了巷口，彭元靠牆蹲下，放下兩隻手來，向禿子齜牙一笑。禿子一看，他前額上那個血洞竟一絲痕跡也沒有了，一時呆住。彭元說：「你小子白白跟我在一起這麼久，怎麼連我的障眼法兒也不曉？」

禿子也笑了，問他：「那你跑甚麼呢？」

彭元說：「我怕我管不住自己，上前把姓吳的老小子招死。那老小子實在太可惡，我一見他就氣得慌。可我要是上前把他招死，蕭姐姐就沒法兒報仇了。再說，我到這兒來還有事情。」

禿子問：「還有甚麼事情？」

彭元用手一指說：「你看，事情來了！」

禿子扭頭看，見一個挎着腰刀的漢子跑過來。那漢子見巷裡刀劍相交，打得正熱鬧，向後一揮手說：「在這裡！」

說着，拔出腰刀，抬腿就朝巷裡跑。彭元靠牆蹲着，這時忽然往前面一撲，恰好撲到那漢子腳下。那漢子沒有防備，「哎喲」一聲，重重地摔在地上，掙扎起來一看，勃然大怒：「原來是你這個小賊！」

彭元說：「你說回去拿錢來買我的寶劍，卻帶人拿着刀來搶！我要是賊，你不是强盜？」

那漢子正是秦孝，聽得他罵，更是火冒三丈，正待收拾彭元，方赤龍也到了。方赤龍一拐進巷口便朝裡跑，禿子也學着彭元，來了那麼一手兒。不想方赤龍從他身上躍過，還轉身踹了禿子的屁股一腳。這一腳把禿子踹疼了，禿子一生氣，跳起來直撲方赤龍，打算像扔大將軍似的，把這個紅臉大漢也扔到牆裡頭去。方赤龍一閃身，禿子撲了個空，方赤龍就勢朝他屁股又是一腳，禿子「噗通」一聲趴下了。方赤龍也不理他，拔出刀來，直朝巷子裡跑。禿子氣極了，指指地上半截子灰磚，又一指方赤龍說：「照着他屁股給我砸！」

磚頭「呼」的一聲飛起，直砸方赤龍。方赤龍聽得身後有動靜，知道暗器打來，急向側面一躍。他不知遇上的是禿子的絕招兒，這一躍還不如不躍，因為雙腳離地，磚頭狠砸在他屁股上，把他砸得在空中翻了個轉兒，頭朝下摔到地上。連砸帶摔，他暈過去了。禿子跑近他，蹲下一看，有些害怕，喊道：「小元哥哥，他死了！」

彭元在那邊回答：「沒死！他拿刀砍我，沒砍着，也不知怎麼回事，自己反倒腦袋撞到牆上，撞了個大窟窿，我拿泥巴把他的窟窿糊上，他又活啦！」

禿子着急地喊：「我不是說你那個，我說這個哪，他怎麼不動彈，也不說話？」

彭元問：「他還喘氣不？」

禿子喊：「你等我看看……小元哥哥，他還喘氣哪！」

彭元喊：「喘氣就是沒死！你像我這樣，把他拖到牆邊上去，省着他擋道！」

禿子聽了，拉住方赤龍的兩條腿，把他拖到牆邊。扭頭一看，他師父姐姐跟那個大漢鬥得正酣，他也顧不得看管自己那個俘虜，湊近去觀戰。

彭元卻守在巷口，離不得。原來巷口外已擠滿了過路人，他們都探頭探腦，想擠進來看。彭元怕有官兵混入，在巷口地上劃了一條橫綫，兩手各抓起一塊磚頭說：「誰過這條綫，我就拿石頭砸他腦袋！看見沒有？牆根上躺着的那兩個，就是讓我砸倒的！」

那些人又想看熱鬧，又不樂意挨石頭，都擠在那條綫的外頭，伸長脖子，張大嘴巴，呆頭呆腦地朝巷裡看。

卻說蕭菱和吳驥戰了三五十個回合，摸清了他的刀路，將自己的七十六路峨嵋劍逐漸施展出來。吳驥那夜雖然偷看了她的劍法，卻不知那夜她無意濫殺，劍鋒收斂。今日她一心要殺仇人，招招指向致命要害處，又加上左手的劍鞘也充作利器，頻頻點向要害穴位，一時逼得吳驥處於守勢。吳驥暗自吃驚：到底她是哪家仇人，竟有這樣武藝？一邊拆招，一邊問她：「你究竟是甚麼人，我得罪了你甚麼，要置我於死地？」

蕭菱從牙縫中一字一字迸出：「你忘了你無耻地殺害蕭家滿門！」

吳驥腦海裡頓時閃出蕭承業的面影，原來她是蕭承業的親人！十年前，我送他一家上西天，只一個六歲的小丫頭僥倖脫逃，莫非眼前這個姑娘就是她？

吳驥略一分神，蕭菱的寶劍已經掃到他的咽喉前，要退身已來不及了，只好將頭向後一仰，右臂早被劃上，「嗤」的一聲，衣袖似略向下一墜，臂上有些發癢，想是傷着了皮肉。吳驥不敢怠慢，振作精神，挺刀向前。

禿子已來觀陣，見他師父姐姐傷了吳驥，不由鼓掌喝彩：「好！把他割了個大口子，他出血了！」又不斷吵吵嚷嚷出主意：「扎他肚子！對，削他胳膊，使勁兒……」只因為來時師父姐姐叮囑他不要插手，他不敢違拗，只能在一旁空着急。

吳驥並不慌張，右臂仍然揮灑自如。他看出蕭菱那丫頭的力氣已經漸弱，又不願和他兵刃相撞，他就以逸待勞，暫不進招，凡有劍來，他就推、擋、閉、搪。蕭菱求勝心切，此時已不再避開兵器撞擊，牙關一咬，劍柄牢握，每次遞劍，都有「噹」的一聲響。又打了十幾個回合，吳驥覺得自己的兵刃有些不對，偷機會暗覷時，卻見刀鋒上都是小缺口，好端端一把寶刀，竟變成鋸子了！他早已看見兩個小叫化子將方赤龍、秦孝收拾了，此時寶刀又成這般模樣，也不敢再戀戰，身形一變，改守為攻，又拿出他吳三刀的蠻勁兒，刷刷刷，一刀緊接一刀。禿子在一旁喊：「姐姐你別着急，這老小子是想跑！」

蕭菱被迫連連後退，一步踩在低窪處，身子一歪，吳驥這時又正好「泰山壓頂」，一刀兜頭劈下。蕭菱無法躲避，用劍一架。因為身體已經歪倒，沒有支撐得住，一下子坐在地上。吳驥的寶刀再次舉起，就要劈下。禿子急了，一眼看見地上扔着的那塊三角石頭，用手一指吳驥舉刀的手說：「給我打！」說時遲，那時快，吳驥正要下毒手，忽然腕上狠狠中了一下，疼入骨髓，胳膊一震，寶刀脫手，「噹郎」一聲掉在地上。吳驥心驚，躬身撈起寶刀，縱身上了高牆。蕭菱早已一個「鯉魚打挺」跳起，也將身子一躬，要追上去，不料力不從心，一縱身竟又落了下來。蕭菱寶劍入鞘，再次縱起，一手攀住牆頭，爬了上去。

待她爬上站起，看見吳驥已在遠處屋脊上奔跑，三縱兩跳，就已不見了。

蕭菱片刻呆立不動，接着抽劍出鞘，順勢就向自己頸上抹去。

*　*　*

十年習武，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找到仇人，自己竟不是對手，蕭菱又是羞愧，又是絕望，拔劍就要自刎。

劍拉出鞘，卻再拉不動了，蕭菱睜開眼看，一隻小髒手緊緊握住劍鋒！她一閃目，看清楚那隻手是彭元的，也不知他在甚麼時候站到高牆上來。他握着劍鋒，蕭菱自然不敢再動。

彭元拿去寶劍，替她插回劍鞘，笑嘻嘻說：「姐姐好劍法！今天他要是躲得稍遲些，脖子早漏氣兒了。寶劍也沒的說，我看他那刀已經殘破不堪，再不能用了。下回交手，定取他頭顱！」

兩句話說得蕭菱死念全消，嘆了口氣，睜大了眼睛盯住彭元的額頭，彭元哈哈笑：「我的腦袋沒事，姐姐忘了我有十兩銀子一包的好藥了？」蕭菱又拉起彭元抓過劍鋒的手來看。彭元說：「每天我給我舅娘幹粗活兒，這手上的老繭也就厚得很！」

禿子在牆下仰着脖兒喊：「姐姐別信他鬼說！」

彭元往下一看，發現看熱鬧的人已跑進巷子，便道：「他們過了我劃的綫了，我拿石頭扔他們去！」說着，跳下高牆，拾起兩塊石頭。圍上來看熱鬧的人見彭元衝過來，一哄而散。牆根下躺着的那兩個也不知在甚麼時候甦醒過來，早就溜之大吉了。

*　*　*

三人回到家裡，彭元說：「我看今天這事沒有辦好，怕是要有變，我們需要防備點！」

禿子說：「我回來時在路上悄悄看了，沒有人跟在後面。」

彭元說：「禿子兄弟大有長進，這心就細得多了。可惜窺探得太露形跡，倒有些進了店去偷鷄的模樣。」

禿子叫嚷：「你就沒有一句好話說我！」

彭元說道：「說你心細了，怎麼不是好話？」

禿子說：「且不管你好話壞話，你倒說說，你為甚麼擔心？」

彭元說：「你沒見人羣裡混着大將軍？」

禿子聽了，反倒高興：「這麼說，他並沒有摔死！」

彭元說：「如今這事怕比摔死了他還要麻煩。他見了今天這事，必然回去告訴魏志。前次蕭姐姐去丞相府，已經滿城風雨了，利爪鷹耳目靈通，聽大將軍講了這事，不會猜出蕭姐姐和我們在一起？魏志又恨死了我，倘他為洩私憤而告到官府裡去，我們就再也無法在這裡藏身了！」

禿子站起來說：「我趁他還沒告到利爪鷹那裡，去找大將軍，問他告不告訴，倘他說要告訴利爪鷹，我就把他摔死！」

彭元聽了好笑，見蕭菱卻神情黯然，便說：「你們都不用管了，這事由我去辦。我看那王豹倒不像個壞人，利爪鷹要幹這事，可能會找他商量，他或者不至於為虎作倀。」

彭元留下禿子在家照看蕭菱，自己邁步出門。

*　*　*

卻說大將軍劉七那天被禿子拋起，只覺倏忽一下子飛起，重重地摔到了一家院子裡。幸而他是習過武藝的人，只摔斷了一條腿、挫傷了左腕，麻煩的是驚動了那一家人，說他企圖越牆行竊，綁了要送官府。大將軍苦苦哀求，也不顧臉面，實說是被人舉起，扔過牆來的。那家人看他傷得不輕，也就將他放了。

王豹給他請來郎中接上斷骨，將息了十餘天，這才爬下床來。這天，他辭了王豹出門，說是要活動一下筋骨，一瘸一拐到了街上，正碰上盈福巷裡的廝殺。此人最喜打架，如何能不擠上前去看？及至見到禿子拖着個大漢如拖一捆稻草，他心中害怕，掉頭就走。擠出人羣回頭再看，禿子倒

也沒有追出來。大將軍心想：「那個大漢是不是被禿子打死了？倒要看個究竟！」壯了壯膽子，又擠回人羣。聽得人羣裡有人說，裡面那個舞劍的小姑娘就是這些日子到處被搜查的賊人，要刺殺丞相的。大將軍有些幸災樂禍起來——看來禿子、彭元都是亂黨的一伙，怕是要保不住項上的人頭了！

人羣一散，大將軍立即趕到利爪鷹家裡。利爪鷹傷癒之後深居簡出，也不再去盈福巷裡晒太陽，天天盤算着如何懲治彭元，報仇雪恨。大將軍來了，把事情一說，利爪鷹精神一振，黃眼珠兒瞪大了說：「我就看出這小子來路不明，原來是個小反賊！他躲進你那宅子，怕就是爲躲避官兵搜查。若知如此，早告到官府裡去了！等一會老三就來，看看他有甚麼主意。」

話還未畢，王豹果然來了。自誤傷了利爪鷹，他每天都來照看。近日雖然利爪鷹已能在院子裡活動了，他還是要來探視。這天進來，見利爪鷹不似往日那樣面色陰沉，倒有幾分喜色，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大將軍已走上前，把今天的事說了。利爪鷹對王豹說：「就算如你說的，那彭元有些來頭，料他也無法和官府抗衡！不如告到官府裡去，把彭元連同那個反賊一起抓了，也讓我的地盤清靜清靜。」

王豹聽了沉吟片刻——二哥一向仇視官府，怎麼今天要去幫助官府？他也不敢直接說出，只說：「不要說彭元，照老四那天被摔的事看，連那個禿子也不是尋常人物……」

利爪鷹不待王豹說完，冷笑一聲說：「那個禿崽子，我還不知他是個甚麼『人物』？剝去皮，我認識他瓤兒，就說彭元，也不過讀過幾天書、認識幾個字，豆兒大的一個人，就想在我這裡撈好處。先是弄了幾文銅錢去收買人心，被我悉破了，便懷恨在心，故意裝了條毒蛇來害我，想除了我，好在薦橋街上充個人物！」

王豹說：「就算是如此，那天在老四家的事卻不好說了。彭元被我們裝在袋裡，一路踢打，竟能安然無恙，而且言語之中，都是戲耍之意。最令人不解的，原是把他裝在袋子裡打的……」

王豹說到這裡便停住。利爪鷹說：「分明是老四的宅子不乾淨，院子裡的鬼魂嫌我們攪了它清靜，你原也這樣說的！」

大將軍說：「不過禿子力氣大卻是真的。今天我又見他拖着一個大漢……」

王豹說：「我要說的就是這話。江湖上的事，我雖所見不多，到底也還有些耳聞。那些異人平日不露甚麼形跡，有的倒還裝作受苦受罪的模樣，到了緊要的關頭，卻顯出高身手，放出了異彩來。我看彭元、禿子，怕就是這樣的人物，對他們須刮目相待。如果告到官府去，官府奈何他們不得，他們豈不要和我們算賬？倒是自己惹是非了。」

利爪鷹吃過彭元兩次大苦頭，大將軍被擲進牆裡的事他也知道，雖然口硬，心中也不無疑懼，一時猶豫起來。王豹見他不語，又說：「況且那女子要刺殺的是秦檜丞相。我們雖不知就裡，但那秦檜在朝中獨攬大權，一味向金人屈膝，早惹得朝中嘩然，百姓中腹誹的也正多。岳公父子被害，傳說也是那秦檜丞相所爲。我們去助秦檜，豈不惹人唾罵？」

利爪鷹不悅，揚聲說：「我要滅彭元，怎麼就是助秦檜？你和我一般，也不過是個叫化子頭兒，哪裡有許多道理好講？甚麼『岳公』、『岳母』，不是你和秦府有些仇隙，就來幫我的對頭說話！」

王豹不敢再說，只嘆了口氣。利爪鷹又說：「我也不便出面，這事就由老四去辦。你立刻就去官府裡稟告！」

利爪鷹這話剛一出口，就見大將軍騰地跳上前，照準利爪鷹的臉，「啪」的一聲打了一個大耳光。利爪鷹魏志萬不料會有這等事，一時呆住。大將軍自己也楞了一下，接着「噗通」一聲跪下，嘴裡叫着：「二哥饒我，是小弟一時錯了念頭！」

利爪鷹原以爲大將軍瘋了，聽他這麼一叫，反倒怒吼道：「就是你聽信了王豹的狗屁，也不許你這樣放肆！」

話猶未了，大將軍突然二目圓睜，跳了上來，照着利爪鷹的臉又是一記耳光。利爪鷹氣極，霍地站起，一手護住腹部，一手直取大將軍咽喉，要下毒手。豈知利爪剛剛觸及大將軍的喉頭，手卻變得僵直，再也無法合攏。大將軍一邊心裡想着：「我怎麼跟二哥打起來了？」一邊用右臂猛地撥開鷹爪，左手兜胸一拳，把他二哥打了個仰面朝天，接着跳上去騎在他肚子上，大拳頭如雨點一般向他頭上落下，嘴裡還罵：「你這畜牲，全無一絲羞恥之心！只爲排除異己，竟是非不分到如此地步。那秦檜是何等樣人，你倒爲虎作倀，甘心替他效力。難道你就忘了，你自己也是被官府迫得走投無路的？我今天不狠狠教訓你，諒你也不懂得應該如何做人！」

王豹在一旁驚得手足無措。大將軍歷來對魏志千依百順，從無半點違拗，今天居然會跳上前扇他大耳光，這事就透着新鮮。是他來稟報彭元是反賊的，他卻忽然出爾反爾，毫不合情理。他打了個耳光後跪下說「錯了念頭」也還罷了，怎麼突然又大揮拳頭？再說，他指責魏志的那一番話，根本就不像是出自他自己之口。劉七是個渾人，曉甚麼道理！他又目不識丁，哪裡來的「爲虎作倀」之類？

王豹上前，拚命扯起大將軍。大將軍猶不肯罷休，掙扎着用脚去踹。利爪鷹眼下雖體力未全恢復，功夫也

不在大將軍之下，只是手脚似有無形的繩索捆綁着一般，動彈不得，任憑老四連踢帶打。此刻大將軍口裡仍舊叫喊，不過話卻變了：「二哥，你饒了我！我不想揍你，我不是人！我的脚不聽我話，它硬要往你肚子上踹，我攔不住它！這是怎麼啦？這還是不是我的腿呀……」

嘴裡邊叫着「二哥我不想踢你」，雙脚卻不停地狠踹魏志，整個兒的一個瘋子！王豹猛然省悟：「莫非是那話兒來了？」

王豹用眼向四下搜尋，並不見別人，推開門看，卻見彭元正在院子裡，衝着他們窗子樂呢！王豹走出門去，向彭元深深一揖說：「我二哥不曉事，今天得罪了公子。我前番有眼不識泰山，也多有得罪了！深望公子不與我們一般見識，且饒過他這一次！」

彭元也還他一揖說：「大哥客氣，我並不是甚麼公子，你家老四要打老二，也不關我的事。你們是自家兄弟，他要打，我也不便去攔。你要是心疼你二哥，就別怕你們老四耳朵疼，等你們老二醒了，你就告訴他日後好自爲之吧！」

彭元說罷，轉身出門。王豹急忙回房，見大將軍依然在那裡起勁踢着。王豹去拉，無論如何也拉不動，想着「老四耳朵疼」的話，揣摩着這是何意呢？莫非叫我揪住老四的耳朵麼？這般思忖，王豹便去揪住大將軍劉七的耳朵。

劉七卻依然踢打不休，王豹心道：「他說要疼的！」這般轉念，王豹便抓住大將軍劉七的耳朵，拚命一扯，果然，大將軍停住了手脚，愕然問道：「你揪住我耳朵幹麼？」

兩人蹲下去看，只見利爪鷹遍體鱗傷，已昏厥過去。

王豹與劉七登時目瞪口呆，喃喃的道：「見鬼？遇仙？撞邪？」

*　　*　　*

彭元返回禿子和蕭菱的住處，他不欲聲張，便悄悄不語。

禿子卻跳了起來，瞪着彭元嘻嘻一笑，道：「好一個乞仙俠丐！剛才那一幕妙極了！王豹、利爪鷹、大將軍他們，只差點兒便被你玩死了！」

彭元微微一笑，說：「你還知道甚麼？」

禿子瞥了蕭菱一眼，呵呵一笑道：「禿子知道，蕭菱姐姐有乞仙俠丐的相助，她的殺父之仇，還愁報不了麼！」禿子說到此，又一頓，瞪着彭元道：「彭元哥哥日後尚有甚麼打算？」

彭元微微一笑道：「小禿子不是說，先替蕭菱姐姐報殺父之仇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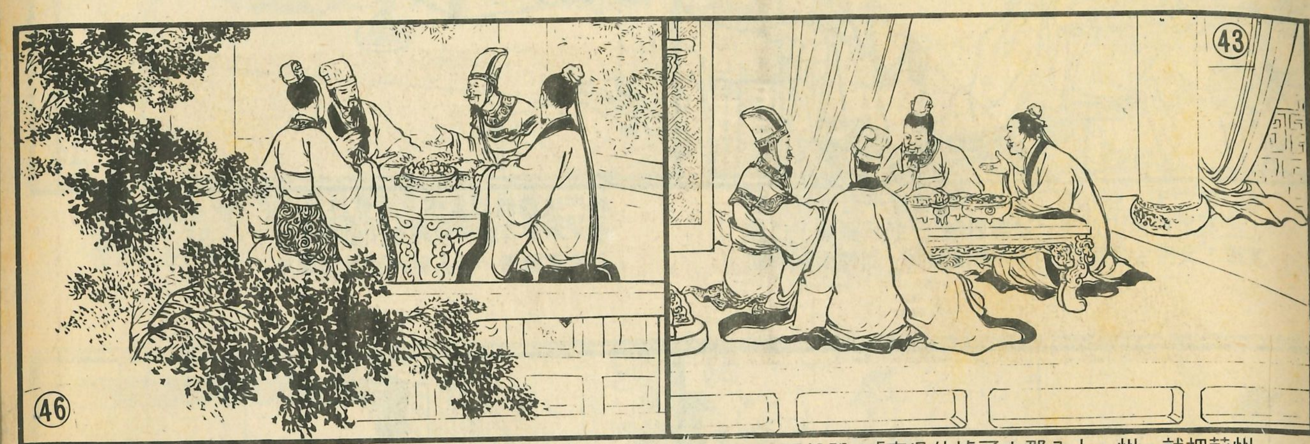
蕭菱道：「禿子弟弟是說，殺了吳驥和秦檜後，彭元弟弟尚有甚麼打算？」

彭元一聽，哈哈大笑道：「那時啊，彭元只想喝酒，喝七天七夜綠澄澄的竹葉青酒！」

不久，彭元、禿子果然協助蕭菱殺了殺父仇人吳驥，從此之後，江湖上就多了三位神出鬼沒的小乞俠，他們的本領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因此又稱爲「乞俠丐仙」。至於「乞俠丐仙」是否就是彭元、禿子、蕭菱等三位男女娃娃，那就無從查證，成爲江湖上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謎。（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七　　徐正．編繪

張松獻地圖（二）



43　張松說：「東吳佔據了六郡八十一州，就把荊州送與皇叔，有何不可？」龐統接口道：「別人都恃强割據，我主漢朝皇叔，反沒有一寸土地，這太不公平了。」劉備忙謙遜了一陣，叫他們不要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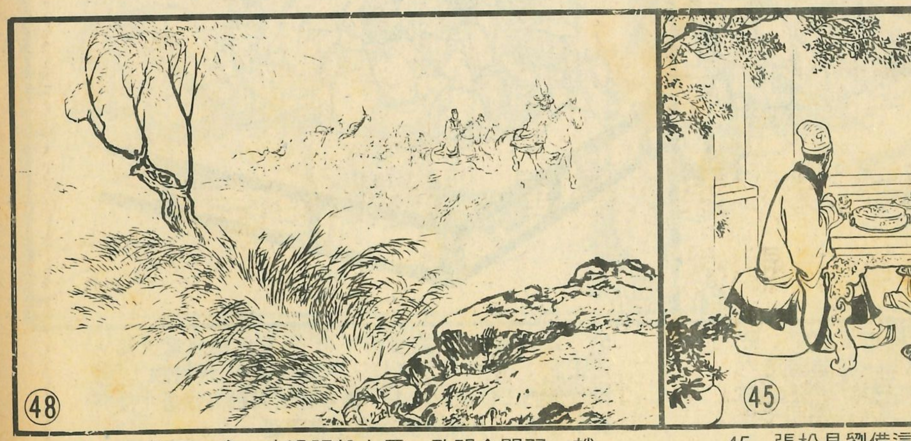
44　接連宴會了三天，張松告辭，劉備、諸葛亮和龐統特地在十里長亭擺酒餞行。劉備敬酒道：「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相會。」說罷，不禁流下淚來。



45　張松見劉備這般仁厚，便把去許都的眞心話說了，並說劉璋懦弱，勸劉備進取西川。劉備先致了謝意，然後說：「劉璋與我同宗，如去攻他，豈不被天下人唾罵。」

46　張松又勸說：「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我不是賣主求榮，皇叔不取，必爲他人取去，那時後悔就遲了。」劉備說：「蜀道艱難，倘欲進取，不知用何良策，請先生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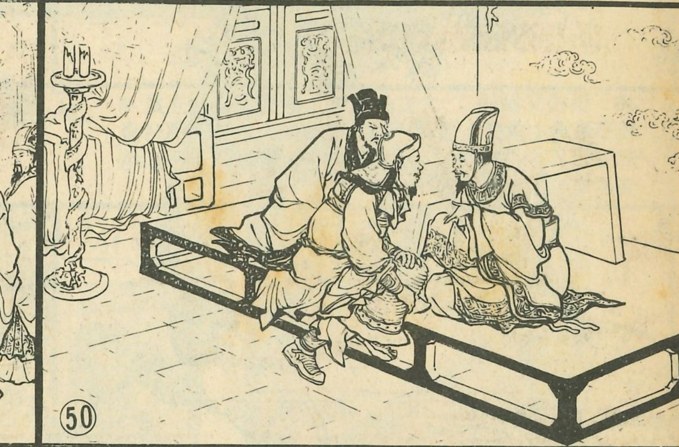
47　張松在袖中拿出一張地圖來，交給劉備，說上面寫着地理行程、山川險要；並願約人作爲內應。劉備大喜，再三拜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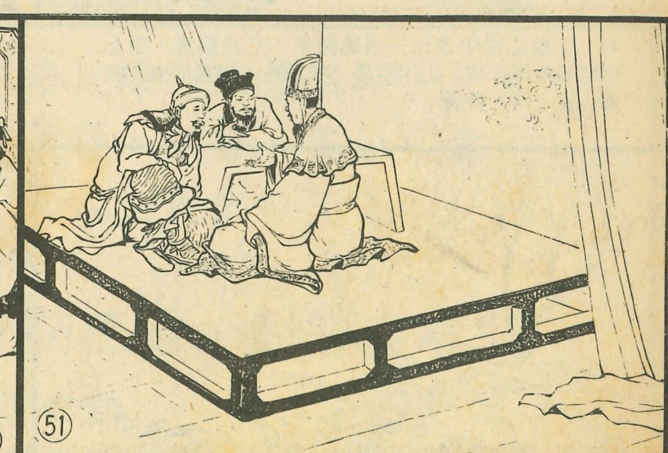
48　又飲了一會，才送張松上馬。孔明命關羽、趙雲護送到三十里外。



49 張松回到益州，先見好友法正，說曹操輕賢傲士，不可共事，已將西川獻與劉備了。偏巧法正也有心投靠劉備，兩人就秘密商議起來。



50 不一會，孟達進來，見張松和法正密語，也猜透他們要獻西川的意思。張松並不隱瞞，問道：「給你猜猜看，把西川獻給誰好？」



51 孟達道：「非劉皇叔不可！」三人都鼓掌大笑。法正說：「明日見了劉璋，怎麼說呢？」張松說：「我推荐你們二位到荊州去，請皇叔出兵抵御張魯，便好從中行事。」大家都認爲這主意不錯。

52 第二天，張松見了劉璋，說曹操不但不肯來救，反有攻取西川之意。並獻計道：「荊州劉備，仁慈寬厚，又與主公同宗，何不遣使結好，請他出兵相助。」



53 劉璋認爲是好辦法，便問誰可爲使。張松乘機荐擧了法正和孟達。



54 劉璋把二人召入，修書一封，叫法正爲使；又派孟達領精兵五千，準備迎接劉備入川。正商議間，只見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道：「主公如聽張松的話，西川將淪入他人之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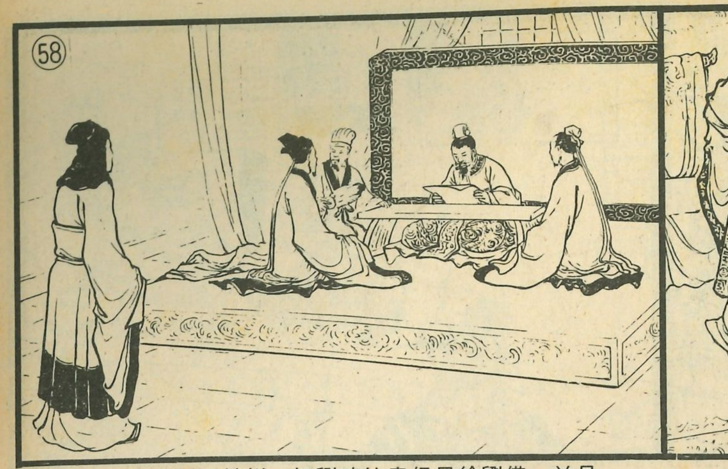
55 張松見是主簿黃權，大吃一驚。劉璋問道：「玄德和我同宗，請他幫助，有甚麼不好呢？」黃權道：「劉備深得人心，野心不小，請他進川，早晚吞了西川，萬萬使不得！」



56 劉璋問他：曹操、張魯到來，如何抵敵，黃權却說不出好主意來。劉璋便不聽他的話，叫法正起行。這時，帳前從事官王累又出來諫勸道：「如果聽了張松的話，那是引狼入室，後患就無窮了。」



57 劉璋不以爲然道：「我請劉備，不過是爲了抵禦張魯罷了。」王累堅決反對道：「劉備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又奪荊州，心術如此，怎能共處？若把他請來，西川怕要斷送了！」劉璋不聽，將他叱退，叫法正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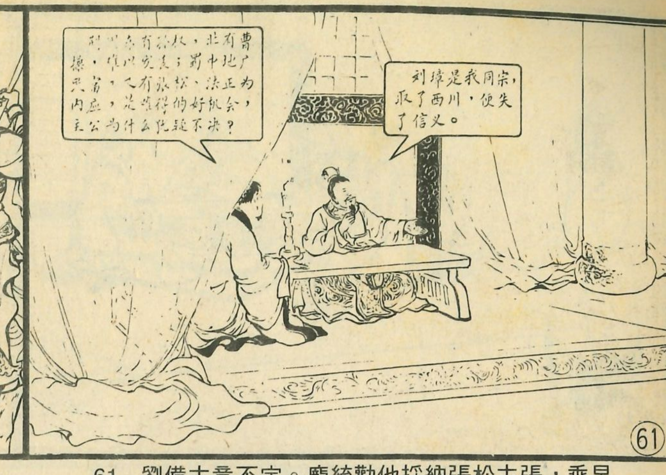


58 法正到了荊州，把劉璋的書信呈給劉備，並見過諸葛亮和龐統。劉備見劉璋請他到西川去幫助抵抗張魯，很是喜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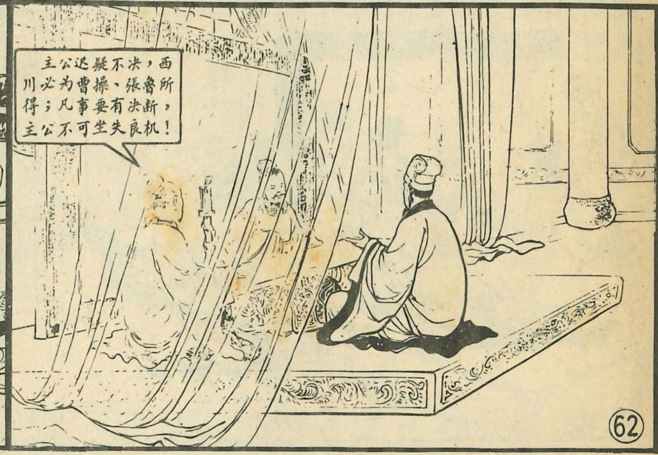


59 劉備設宴招待法正，酒過數巡，叫左右退下。法正轉達張松之意，勸劉備進取西川。劉備說：「西川地方富裕，並不是不想取，奈劉璋是我同宗，不忍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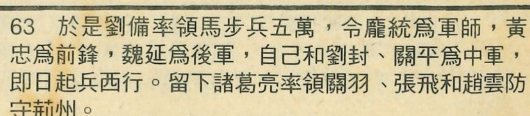
60 法正道：「劉璋懦弱，不能用賢，西川不久必屬他人，將軍不可錯失機會。」劉備拱手相謝道：「等商議了再說。」暢談到深夜，諸葛亮親自送法正到館舍去安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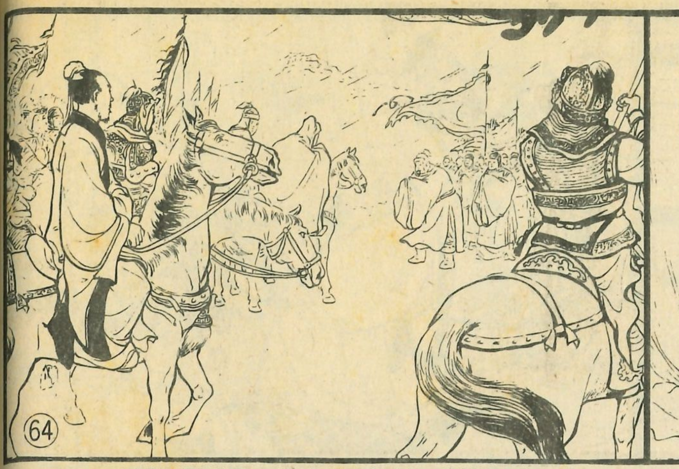
61　劉備主意不定。龐統勸他採納張松主張，乘早下手。劉備沉吟了半晌，說出一番顧慮。



62　龐統再三勸說。孔明回來，也是這麼相勸。劉備這才下定決心，表示同意。



63　於是劉備率領馬步兵五萬，令龐統爲軍師，黃忠爲前鋒，魏延爲後軍，自己和劉封、關平爲中軍，即日起兵西行。留下諸葛亮率領關羽、張飛和趙雲防守荊州。



64　大軍走了幾天，孟達前來迎接。劉備大喜，便派了使者，先到益州去報知劉璋。



65　劉璋見了使者，得知劉備已經帶兵前來，十分歡喜，便發書通知沿途州郡，供給錢糧。



66　劉璋準備親自去迎接。黃權諫阻道：「主公此去，必爲劉備所害……」張松在旁聽了，說他有意挑撥宗族感情。劉璋也責備他說：「我的主意已定，你爲何要違背我？」



67　黃權叩頭流血，啣住劉璋的衣袍諫阻。劉璋大怒，猛扯衣服。黃權摔倒在地，跌落了兩個門牙。劉璋呼喝左右，硬把黃權推出。黃權無奈，只得大哭而去。



68　劉璋正要動身，大臣李恢又來叩頭諫道：「黃權是忠義之人，請主公聽從。如果請劉備入川，這等於引狼入室。」劉璋見衆人一再阻攔，大怒道：「玄德是我宗兄，怎肯害我，再諫的人必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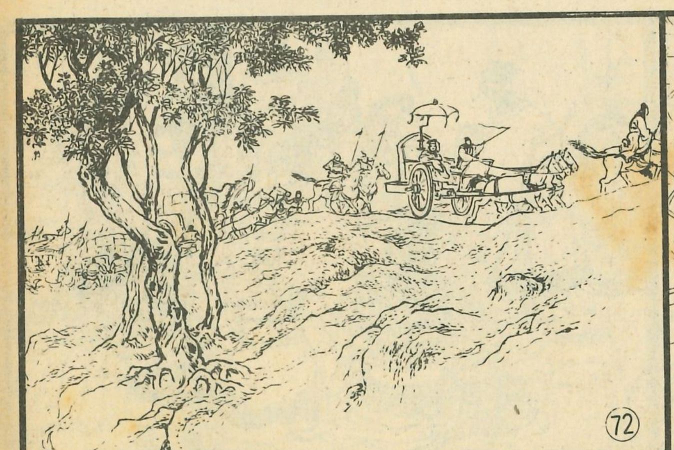


69　手下人又把李恢推出。張松道：「文武官員，各顧妻室，不肯爲主公效力。如不請劉皇叔來，內外不寧，那西川就危險了。」劉璋頻頻點頭，誇獎張松很有見識。

70　第二天，劉璋上車出城，剛近城門，却見王累倒懸在城門之上，一手拿諫章，一手仗寶劍，口稱，倘然劉璋不聽勸諫，他便割斷繩索，撞死在城門之下。



71　劉璋派人拿下諫章看了，還是勸他不要迎接劉備的話。不覺大怒道：「我和仁人相會，你爲何這樣執拗！」



72　劉璋說罷，便驅車出城。王累大叫一聲，一劍把繩索割斷，直撞下來，死於地上。劉璋領三萬人馬，裝載錢糧一千多輛，逕自往涪城來迎接劉備。



73 劉璋和劉備在涪城相見，各叙兄弟之情，置酒歡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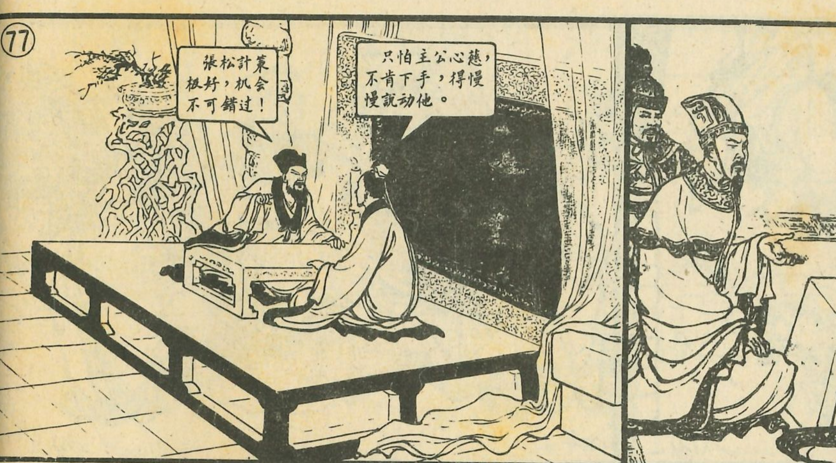


74 散席後，劉璋回到寨中，對衆官說：「劉備這人很是仁義，我有他爲外援，還怕甚麼張魯……可笑黃權、王累等人，偏要胡亂猜疑……」



75 說着，把身上穿的綠袍脫下，又拿出五百兩黃金，差人送到成都，賞給張松。

76 這時部下將佐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人道：「主公且慢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心不可測，還是應該防備的好。」劉璋笑了笑，要他們不必多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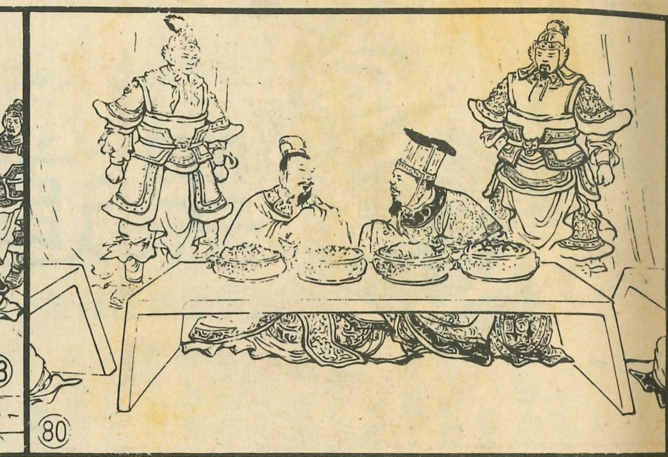
77 再說，法正接到張松寫來的密信，叫他勸劉備乘機除掉劉璋。他便連夜來找龐統商議。



78 龐統便和法正來到劉備住所。他把法正留在門外，獨自進見劉備，勸他明日擺下酒宴，設下埋伏，請劉璋來會，到時候擲杯爲號，在酒席上殺掉劉璋。劉備聽了，連連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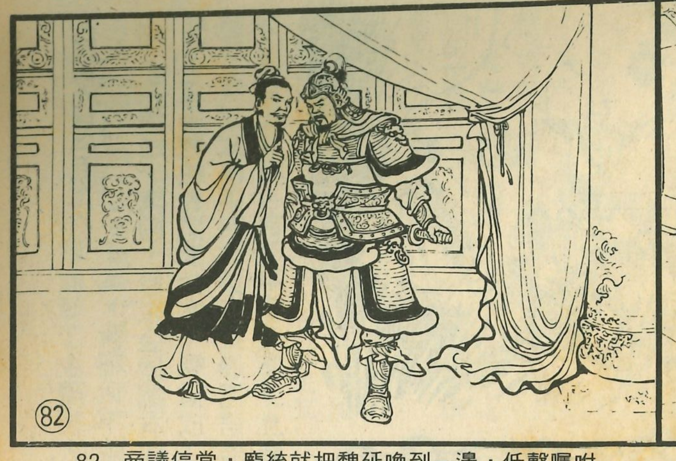
79 法正在門外聽了好久，聽見劉備只是不肯，忍不住跑進門來，苦苦相勸。劉備仍是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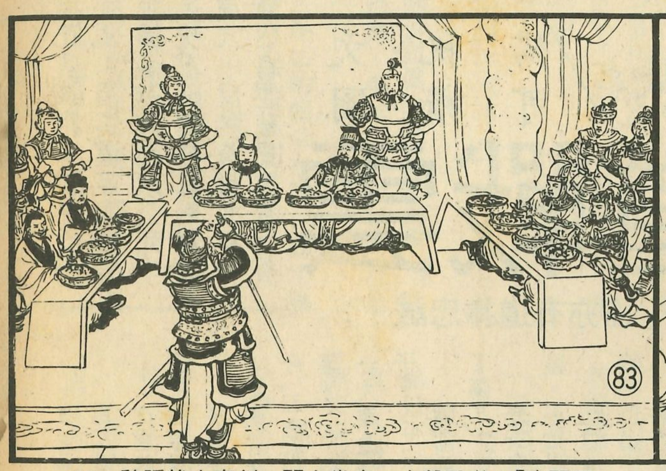
80 第二天，劉璋大擺筵席，請劉備到城中相叙。兩人邊飲邊談，很是親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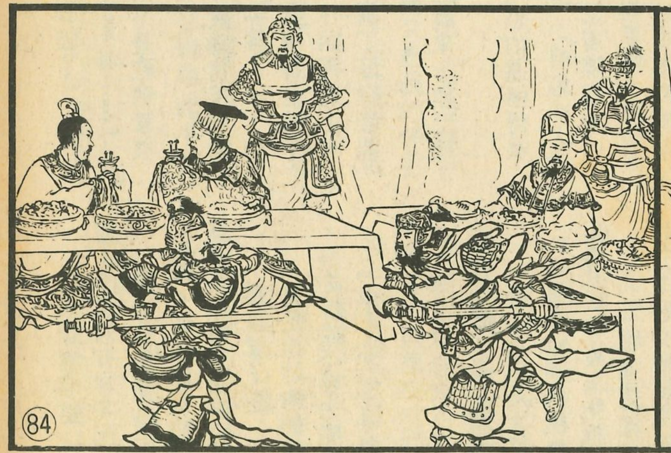
81 龐統悄悄把法正拉到外面，密議了一會，決定不顧劉備反對，下手除掉劉璋。



82 商議停當，龐統就把魏延喚到一邊，低聲囑咐幾句。



83 魏延拔出寶劍，闖上堂來，大聲說道：「吃悶酒太乏味了，讓魏延爲兩位舞一會劍吧！」說罷，也不等答應，就在席前舞起劍來。



84 劉璋手下的武將看出魏延不懷好意，都暗暗按劍戒備。大將張任拔出佩劍，上前喊道：「舞劍必須有對，我願和魏將軍共舞！」 （待續）

上文提要：戰雲奪了金磚後，黃超武來萬花樓談判，談不成動了武，黃超武不敵，回到錦春園，司馬道等與他談判，索價三十萬両，原來金磚刻有庫銀字樣，証據足夠黃超武坐死牢……這邊雙蛇會擺慶功宴，戰雲成了席上英雄，沈雪雁却被五鬼幫擄去，黃超武傳話要戰雲到錦春園賠罪，戰雲入虎穴，反將黃超武要脅，放走沈雪雁，自己不幸受傷，且戰且逃，得菱姑將他藏匿養傷……



三期完短篇故事／楊帆·文　可飛·圖

黑道戰雲

黑可吃黑憑義氣　盜亦有道靠忠誠

陳雪梅問道：「怎麼樣？」

馮天雷道：「事情恐怕不妙……」

沈雪雁疾聲道：「是不是戰總管被困在錦春園裡面了？」

蔡無雙道：「根據好幾種情況判斷，戰總管並未被困在錦春園，一、如今『五鬼幫』的又正在四處搜尋他的下落，二、錦春園後園牆外面街道上有一大灘血漬，而且還迤邐了好幾條巷子……」

陳雪梅驚道：「如此說來，他已受了傷？」

馮天雷點點頭道：「恐怕還傷得很重，不然早該回來了。」

沈雪雁無神的眼珠望着陳雪梅，喃喃地道：「咱們該怎麼辦？」

陳雪梅沉吟了一陣，向馮天雷與蔡無雙吩咐道：「去吩咐所有的人，扮成各行各業，暗藏兵刃，分成四路，你們二人各帶一路，我和雪雁各帶一路，在出現血漬的地方嚴密搜尋，要比他們快，咱們辰初就要出動。」

二人立刻應聲退去。

沈雪雁喃喃說道：「陳姑娘，我實在該死，我……」

陳雪梅道：「雪雁，我方才的話也許說得太重了，不應該全怪你的，戰雲的確是一個教人喜歡的男人。」

「陳姑娘！妳……妳也喜歡他麼？」

「妳不必問我，問問妳自己，就可以了。」

沉雪雁喃喃道：「任何女人都喜歡他，不過只有妳才配。」

陳雪梅撫摸她的肩頭，柔聲道：「雪雁，如果戰雲能够安然歸來，我打算將萬花樓交給妳去管理。」

「爲甚麼？」

「算是給妳的酬勞，不過有條件的，請妳以後不要去碰戰雲。」

「哦！」沈雪雁有些吃驚的後退了一步。

陳雪梅的臉色又沉了下來，咄咄迫人地道：「是不願意？」

「不！我只是大感意外。」

「如果妳想得到戰雲也未嘗不可，但是妳一定要有把握先把我除去。」

沈雪雁連連搖搖頭，道：「不！不！我絕不敢有這種非份之想，我會默默地爲妳們祝禱上蒼。」

陳雪梅苦笑道：「雪雁，最好妳現在就祝禱上蒼，保祐戰雲安然歸來。」

說到這裡，司馬道氣喘喘的走進來，道：「陳姑娘，馮天雷蔡無雙帶回來的消息，妳都聽說了吧？」

陳雪梅點點頭道：「聽說了，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司馬道語氣輕鬆地說道：「二位請儘管放心，戰總管雖然是受了傷，却沒有傷中要害，否則，他也不可能逃逸那麼長一大段路。」

陳雪梅道：「那樣最好，不過我們必須盡快將他找到，免得他再落到黃超武手上！」

司馬道吁了一口氣道：「這個血性的漢子雖然搶了我的總管寶座，我不但不恨他，反而敬他。因爲他實在行，加入『雙蛇會』只不過一兩夜，就爲本會立下了汗馬功勞，咱們不管犧牲多大，也要搶救他。」

這時，馮天雷與蔡無雙同時來到，齊聲道：「陳姑娘！人員都已準備妥當……」

陳雪梅揮揮手，道：「好，咱們立刻出動！」

＊　＊　＊

菱姑臨時將戰雲傷口包紮妥當之後，連忙去找范中原，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不禁大驚，趕緊去找一個相熟的傷科大夫，乘坐大車來到了菱姑家中。

這時，戰雲昏迷不醒了。

傷科大夫爲他把了一陣脈，口中連連嘆氣，腦袋一直搖。

搖得菱姑一顆芳心七上八下，忍不住問道：「大夫，是不是傷得很重？」

大夫道：「本來這是皮外傷，又不損筋骨的小傷，上了葯，三兩天就能復原如初，但他受傷之後，又拔足狂奔，失血過多，心脈虛弱，不但要大補元氣，恐怕還得躺上十天半月才能復原。」

菱姑不禁心花怒放，道：「十天半月有甚麼要緊，只要能醫好將息一年半載也算不了甚麼。」

傷科大夫細心在箭創處上了葯，包紮妥當，又開了一張葯方子，吩咐道：「早、午、晚三回，捏着鼻子，撬開嘴，灌下去，三兩天就會清醒，那時我再來看看他，給他另開一大補藥。」

范中原吩咐駕車前來的小虎子送傷科大夫回去，順便去抓藥，回到屋子裡，向菱姑打趣道：「菱姑，我看妳和小滾龍眞有緣份。」

菱姑幽幽地道：「范掌櫃，昨兒早上我爲了面子說了假話，其實，前些兒夜裡，小滾龍沒有要我……」

「哦？」

「他也沒有把我當普通妓女看待，我明白，他不對我輕薄，是因爲看得起我，你知道我有多麼感激他？」

范中原吁了口氣，喃喃地道：「菱姑！妳突然變了。」

「我變了？」

「嗯！變得很懂事。」

「眞的？」

范中原很認眞的點點頭，道：「菱姑，咱們相處了半年，妳該知道我是不胡亂捧人的。」

突然，菱姑的假母在門口露了臉，向她招招手，道：「菱姑，妳出來一下。」

菱姑出去了，很快又回來，但是她臉上的神情却完全的變了樣。

范中原情知有異，連忙問道：「菱姑！發生了甚麼事？」

菱姑囁嚅了一陣，才低聲道：「假母聽人說，有人出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尋找小滾龍。」

「哦？」范中原不禁一楞，輕聲道：「菱姑，我問一句話，妳千萬別見怪，假母會動心嗎？」

菱姑皺緊了眉頭，道：「窮了一輩子，那裡見過一千兩銀子，我眞擔心。」

范中原吟沉了一陣，道：「小滾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絕不能見危袖手，菱姑，去請妳的假母進來一下。」

菱姑愕然道：「范掌櫃！你……」

范中原截口道：「快去！我有要緊的話跟她談談！」

菱姑只得將假母找進房來。

老婦人含笑道：「范掌櫃，找我有甚麼事兒？」

范中原和顏悅色道：「聽說有人出一千兩銀子找小滾龍？」

「是啊！不過……」

「妳老人家窮了一輩子，照說該發點兒小財，偏巧小滾龍又是我的好朋友，這樣吧！一千兩銀子由我出，我開張銀票給妳？」

也不知眞心還是假意，老婦人竟然推讓道：「使不得！使不得！」

菱女也急了，一連聲道：「不行！不行！這樣作，我怎麼對得起小滾龍……」

范中原向她打了個眼色，制止她說下去，方才傷科夫開葯方的筆墨仍在，他就掏出銀票，寫上一千兩的數目，交給老婦人，道：「這是『寶慶銀號』的票子，在南城永和坊，妳去兌銀子吧！」

老婦人想要又不敢要，半推半就道：「這……這使不得啊！」

范中原道：「菱姑在留香院也爲我賺了不少銀子，就算我孝敬妳的吧！」

老婦人這才喜笑顏開的收下。

等假母離去，菱姑不禁落下了珠淚，哽咽道：「范掌櫃，你教我拿甚麼面目去見小滾龍？」

「菱姑，妳不要如此說，賞格一定是黃超武出的，萬一妳假母貪財告密，小滾龍便休想活命。」

「唉！我眞難過死了。」

「菱姑，妳好好的照顧小滾龍，趁假母到銀號去兌銀子的這個空檔，我得趕緊去通知陳雪梅一聲。」

菱姑一把拉住范中原，疾聲道：「范掌櫃！你爲甚麼要去通知陳雪梅？」

「小滾龍在咱們手裡不安全，咱們根本沒有能力去保護他。」

「難道陳雪梅就能够保護他？」

「當然，『雙蛇會』實力雄厚。」

菱姑截口道：「小滾龍身受箭傷，被人追殺，完全是那個姓陳的丫頭害了他。」

范中原訝然道：「菱姑，妳怎麼如此說呢？」

「本來就是這樣，姓陳的賤人只是

要小滚龍爲她賣命而已。」

「可能現在……」

「范掌櫃！」菱姑竟然跪了下來。「我求求你，千萬不要通知陳雪梅，我們可以保護小滚龍。」

范中原笑着搖了搖頭，道：「菱姑！那是不行的。」

菱姑語氣堅定地道：「行！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任何人也別想碰他一下。」

范中原不禁也愣住了，許久之後，才喃喃道：「菱姑！妳想拴住這條龍嗎？」

菱姑低首垂下道：「我知道我不配，不過，我也不希望他去爲別的女人賣命。」

范中原喟然嘆了一聲，道：「菱姑，妳如果眞想拴住這條龍，只怕有苦吃了。」

「我甘心情願爲他吃苦。」

范中原默默無語，他情知此刻無論說甚麼話都是多餘的。

* * *

眞是巧極了，菱姑的假母與緻勃勃地要到銀號兌銀子。剛一出巷口就遇上了陳雪梅。

陳雪梅正根據各種跡象走到了這裡來，立刻攔住了那老婦人低聲道：「老婆婆，早上有一個被歹徒擊傷的人在這一帶失去了下落，妳知道他是被誰救去了嗎？」

老婦人先是一驚，抬頭一看，見對方只是個文靜的少女，方又放下心來，連連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老婆婆，我是好人，那個受傷的人是我好朋友，妳若是告訴我他下落之處，我一定重重的謝妳。」

「姑娘！我眞的不知道。」因爲她表情自然，陳雪梅竟然被她瞞過了。

菱姑的假母擺脫了陳雪梅，又走她的路，才走了十幾步，又被另一夥人攔住了，這回是三個橫眉豎目的大漢，不禁使她嚇得打了一個冷戰。

姚武在三人之中，他惡氣騰騰地道：「老婆婆，知道一個腿上中了箭的人躲在甚麼地方？」

「不……不知道。」

「妳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

姚武掏出一張銀票在她面前揚了一揚，低聲道：「這是一千兩銀子的銀票，說出那個受傷的人在那裡，立刻賞給你，要不然，妳不但發不了財，可能還有小小的痲煩。」

「我……我眞的不知道啊！」她還力圖否認。

姚武是何等人物？他雖然不敢肯定這老婆子一定知道戰雲的下落，但是這老婆子的神態却有幾分令人生疑，因此進一步的威脅：「想死？還是想發一點小財？」

菱姑的假母即使動了貪念，也不至於貪得先拿了范中原的一千兩銀票，還要再得一份，但是面對死亡的威脅，卻使她猶疑了起來。

姚武抓起她的手，將銀票塞在她手心裡，道：「給妳！前面帶路吧！」

菱姑的假母不知道對方的軟硬兼施，連哄帶詐，以爲對方已經完全知道了，只得哆哆嗦嗦地道：「我帶你們去……去……是可以，可不能說……是我老婆子告訴你們的。」

姚武樂得心花怒放，他只是胡亂在下注，想不到被他押中了，連連揮手，道：「快些帶路，我絕對不會向任何人說。」

* * *

陳雪梅在老婦人處沒有問出名堂，只好帶着雪雁和另外幾個女門人繼續搜查，却和另外一個方向搜尋過來的蔡無雙碰上了。

蔡無雙疾聲道：「陳姑娘，我有了發現。」

「哦？」

蔡無雙招招手，說道：「妳們快跟我來！」

來到一座井邊，蔡無雙指指點點地道：「血漬到那邊突然消失，這附近又沒有人家，而且這一段路又特別乾淨，一定是有人用水冲洗了路上的血漬。」

「對！」沈雪雁指着不遠處的一座後門，道：「戰雲極可能在那間屋子裡。」

陳雪梅默然無聲的向蔡無雙擺擺頭。

蔡無雙會意，立刻悄然無聲的躍過矮牆，打開了後門，讓她們進去。

從後園通往屋內的門緊緊的關着，屋內靜寂無聲，沈雪雁突然低呼了一聲，「看！」

大夥兒順着她的手指望去，只見院子角落裡放着一隻破缸，缸裡有兩截血漬斑斑的褲管子，上面爬滿了飛蠅。

「這家人隱藏戰雲的動機是好意還是壞意，在咱們還沒有弄清楚之前，千萬不可以妄動。」說到這兒，陳雪梅向蔡無雙揮揮手，道：「你去連絡咱們的大車，停到巷子口等着。雪雁帶人守在這裡，在敵友未分之前絕對要沉得住氣，我繞到前面去敲門。」

蔡無雙受命去連絡大車，陳雪梅就往前門繞過去。

眞是冤家路窄，陳雪梅還沒有回到原來的地方，打老遠就看見有一夥人迎面走來，她連忙貼壁藏身，凝神屏息，原來這一夥人當中，有兩個是她所認識的，一個是「五鬼幫」的總管姚武，另一個是她方才探問戰雲音訊的老婦人。

菱姑假母指明了方向，立刻轉身開溜，陳雪梅迎面趕上，一把揪住她的領衣，低叱道：「不要叫喊。」

老婦人已作了虧心事，暗懷鬼胎，一見這個文靜的姑娘，此刻已兇得像個母夜叉，不由自主地就要張口大叫。

陳雪梅以爲她向姚武示警，腰中軟劍猝然出鞘，閃電般穿心而過，這個老婦手裡就揑着兩張永不能兌現的銀票魂歸西天。

姚武那邊已破門而入，他萬萬料不到前門來了狠，後門却進了虎，而且是幾頭牙尖利齒的母老虎。

在姚武破門而入時，卧房中的范中原與菱姑驚惶萬分，他們不知道爲何走漏風聲。菱姑疾聲道：「范掌櫃，你頂住房門，我將爹留下的幾柄飛刀找出來，我的功夫雖然不行，說不定可以嚇嚇他們。」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電也似的閃進了前院，來人正是陳雪梅，刷地一鞭，姚武手中一把短劍立刻脫手而飛。

另外兩個大漢紛紛想掏出傢伙，陳雪梅皮鞭抽不停，抽得他們雙手皮開肉綻。

姚武作夢也想不到，這個丫頭片子皮鞭上的功夫是如此到家，連忙高叫道：「夥計們，風緊！扯活！」

三個人立刻向後院逃去。

陳雪梅唯恐埋伏在後院的沈雪雁橫身截殺而節外生枝，連忙揚聲叫道：「雪雁，不要攔，讓他們走！」

房中的范中原聞聲，立刻問道：「外面的可是陳姑娘麼？」

「嗯！你是誰？」

卧房門打開，范中原道：「是我。」

「哦！原來是范掌櫃，戰雲怎麼樣？」

「雙腿中了五箭，失血過多目前正在昏睡。」

陳雪梅摸摸戰雲的額頭，埋怨地道：「哦！好燙手，范掌櫃，怎不早些通知我？」

范中原望了菱姑一眼，掩飾道：「這裡要人照顧，一時走不開……」

突然，蔡無雙帶着兩個大漢趕了進來，疾聲道：「陳姑娘，大車來了！」

陳雪梅揮揮手，道：「快將戰總管抬上車去！」

一直在旁發楞的菱姑想要衝過去攔阻，范中原一把將她拉住，低聲沉叱道：「菱姑……」

范中原的腕力並不一定能够制止菱姑的衝動，但是他那嚴厲的目光却使她不敢妄動，她知道范中原每一個行動都是有道理的。

菱姑傷心絕望地看着戰雲被抬走了，而她也深深了解憑藉自己的微力是不足以保護他的。

戰雲被抬走之後，陳雪梅也命手下快速撤退，臨走時，她向范中原囑咐道：「范掌櫃，痲煩你一樁事，有一個向『五鬼幫』報訊的老婆子在巷口被我殺了，衙門的公人可能會來查問，請不要提我。」

「哦……」菱姑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慘厲的尖叫聲。

陳雪梅並不知道方才所殺死的老婦人就是菱姑的假母，望了她一眼，冷冷道：「姑娘……請不必吃驚，凡是想出賣小滚龍的人都該死，何況小滚龍又在受傷昏迷危急之際，那就更該殺了，是她帶領『五鬼幫』歹徒到這兒來的，當我們跟進來時，她還想喊叫示警，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我想饒她一命也辦不到了！」

范中原喃喃道：「已經死了麼？」

「一劍穿心，當場死命，范掌櫃！費神了，不是我怕事，只怕衙門追查起來會牽連小滚龍，我走了。」陳雪梅掉頭離去，步履輕鬆，她是勝利者，不管是情場，還是戰場。

范中原雙手輕輕的撫着菱姑肩頭，輕聲道：「菱姑！冷靜一點，我出去看看。」范中原疾步向外跑去。

不旋踵間，他去而復回，手裡拿住兩張銀票，道：「菱姑，妳看，妳的假母也太不應該了，已經得了我的銀子，怎麼又可以……」

菱姑嘶吼道：「不管，我一定要報仇，姓陳的臭丫頭，想佔了小滚龍，還要殺死我的假母，我絕對饒不了她。」

「菱姑！不要胡來！」

「我不胡來，我要到衙門去控告她！」

「那樣作，就會連累小滚龍了，」范中原語重心長地道：「菱姑，倘若妳眞的喜歡小滚龍，妳就要爲他忍，忍受任何苦痛，忍受任何閑氣，忍受……」

菱姑似乎再也控制不住悲慟的情緒，撲進范中原的懷裡，嚎啕大哭了起來。

* * *

一場劍拔弩張的緊急局面，就因爲戰雲安然無恙歸來而鬆弛下來。

「五鬼幫」方面因爲一再折兵損將，不敢再向陳雪梅談起索金的事來，而「雙蛇會」由於戰雲傷勢未復原，也未敢輕舉妄動，因此，整個局面看上去是異常平靜。

光陰也在這平靜無波的情況之下悄悄溜走了，轉眼又是半個月。

戰雲也完全復原了，年輕，體壯，再加上陳雪梅衣不解帶地殷勤侍候，使他健壯得像隻小牛，只不過在他的小腿上留下了五個傷疤。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十五個晨昏的耳鬢厮磨，使到戰雲與陳雪梅之間的情感逐日加深，達到了水乳交溶的程度。

然而，在戰雲心中仍有另一個倩影在浮動，那就是菱姑。

菱姑雖然是戰雲此生中第一個接觸的女人，却因爲來去匆匆，驚鴻一瞥，留下的印象並不深刻。

由於他負傷後再度重逢，印象就加深了許多，使到戰雲一時無法忘懷。

在病榻中，戰雲也曾數度向陳雪

梅提起菱姑，她都是輕描淡寫的一言帶過。因為她事後已知道自己所殺的老婦人就是菱姑的假母，為了不使戰雲滋生誤會，只得加以掩飾。

這一天，陳雪梅到萬花樓去了，戰雲趁此機會，來到了留香院。

范中原一見到他，差點喜極而泣，拍着他的肩膀道：「小滾龍，傷完全好了？」

「沒事，要不要試試我拳頭上的勁兒！」戰雲口裡說，一拳已向范中原的胸膛搗去。

范中原飛快的閃避，笑道：「大哥老了！是經不起老弟的鐵拳啊！」

「哈哈……」戰雲縱情而笑，突然神色一正，低聲問道：「菱姑？」

范中原神色立刻變了，但他轉機得很快，隨又笑道：「小滾龍，你到底是來瞧瞧大哥？還是來探望菱姑？」

「瞧瞧大哥，也探望菱姑。」

「她……好久沒有來了！」

「哦？」戰雲頓時有了一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大哥，帶我到菱姑的家裡去，我要看看她。」

「她搬走了。」

「搬到那裡去？」

「不知道！」

「菱姑事前沒有告訴大哥？」

「沒有。」

「怪事！」戰雲不禁暗暗稱奇。

范中原說的都是實話，菱姑將假母的喪事料理完妥之後，將他那張一千兩銀票送了回來，就沒有再來過。范中原去探視她，却發現人去樓空，至於遷居何居？左右鄰居皆不知情，他只得廢然而返。

之後，范中原唯恐菱姑自暴自棄，又去追逐燈紅酒綠的生活，他曾跑遍了洛陽每一家妓院，都沒有見到菱姑的影子。不過，范中原却將菱姑的假母被殺眞相隱瞞起來，因為在戰雲未到之時，陳雪梅已經來過，請求他不要提起此事，他才猶疑的答應了。

倒不是因為他畏懼「雙蛇會」的勢力，只是認為那個老婆子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而且，菱姑的無端失踪，必然和她假母被殺有莫大的關連。如果將眞相揭露，不但會使戰雲感受刺激，說不定還會興波作浪，無端起風波，為此，他只得隱瞞了。

當然，戰雲並不了解這情況，他默默無言，從此芳踪已杳，天涯陌路，怎不使他暗生惆悵？

范中原見他滿面惆悵之色，連忙岔開話題，道：「老弟，還要在黑道上混嗎？」

這一句話，掃盡了戰雲滿面愁容，勾起了他勃勃野心，豪邁地笑道：「怎麼不，這才是開頭哩，一箭之仇使人廢寢忘餐，何況五箭之仇？」

范中原漫應了一聲，未表示意見，隨又問道：「你覺得陳雪梅這個人怎麼樣？」

戰雲不覺有些忸怩，含糊其辭地道：「大哥，這句話可有些難以回答哩。」

范中原正色道：「我看得出來，陳雪梅對你一往情深。」

「我知道。」戰雲似乎存心要躲避這個問題，走到門邊，揚聲高呼道：「小虎子！」

小虎子應聲而進，笑呵呵地道：「小滾龍，何有吩咐？」

戰雲在腰間取出一對沉甸甸的銀子交到小虎子手裡道：「這點銀子你拿着。」

小虎子愣了愣，連連推辭道：「這可不行！這可不行！」

戰雲一本正經道：「小虎子！我要托你辦一件事，幫我找找菱姑，銀子拿去作用度，若是找到了，我還要重重謝你。」

范中原向小虎子使了個眼色，道：「拿着吧！認眞點去找菱姑。」

小虎子連連點點頭，道：「我會盡力！我一定盡力而為！」

范中原道：「小滾龍，你非要找到菱姑不可麼？」

「大哥！」戰雲靦覥地道：「若是不見她一面，我總覺不安心。」

范中原道：「只怕找到了菱姑之後，你就痲煩了。」

「為甚麼？」

范中原嘆了口氣，道：「菱姑雖然不幸淪落風塵，却是一個很痴情的女子，她這回悄然隱去，她也許就是想逃避這份近乎奢望的感情。」

戰雲怔神良久，才作了一個不可理解的苦笑。其實，他此刻的心情如何，連他自己也捉摸不定。

辭別了范中原，戰雲又來到了萬花樓，剛一進門，就聽裡面人聲喧嚷地叫道：「小滾龍來了！小滾龍來了！」

好像每一個人都在等着他似的。

戰雲正在莫名所以，陳雪梅已迎了過來，埋怨道：「你到那裡去了，害得我們派人到處找你。」

戰雲笑着道：「出去走走，舒舒腿筋嘛，又有事了？」

「哼！黃超武又出花樣啦！」陳雪梅向他擺擺頭。「走！我們至雪雁房中去。」

半月不見，沈雪雁似乎瘦了許多，一見戰雲的面，就福了一福，道：「小滾龍，都是我不好，才害得你受了箭傷……」

「別提啦！」戰雲擺擺手，神色一正道：「黃超武那王八又出甚麼花樣？」

「你看吧！」沈雪雁遞給他封函柬。

戰雲抽出雪白的信箋一看，只見上面：

「黃超武書奉戰雲閣下，半月之前，因彼此小有誤會，竟而雙方損兵折將，驚擾城民，震動官府，更連累閣下受創將息，連綿床榻，長此以往，

斷非善策，況『五鬼幫』與『雙蛇會』本為舊好，為財傷和，勢將貽笑江湖，不如化干戈為玉帛，化對立為聯手，共展前程，往者已矣，值茲閣下康復之期，超武擬於八月十七日酉正，親携三牲禮品登門恭賀，並負荊請罪，望勿見却是幸。」

情文並茂的辭意懇切，黃超武怎肯如此低頭？

見他看完，陳雪梅冷笑道：「可別當眞，黃超武這頭老狐狸我對他清楚得很。」

沈雪雁道：「他一定在玩甚麼花樣。」

戰雲默默無言，半晌，才問道：「八月十七日是那一天？」

連綿病榻半月，他竟然不知今夕何日了。

沈雪雁道：「就是明天。」

戰雲道：「雪雁，回一封書，派人送去，就說我明日酉正在萬花樓恭候大駕。」

看他的神態，似乎是胸有成竹。

* * *

酉正，黃超武準時來到了「萬花樓」，一身禮服，帶來了不少禮品，而且是神態懇切，看不出有半點虛假。

戰雲特別在正廳接待，除了恭候的侍童之外，陳雪梅、沈雪雁、司馬道等人都沒有到場。

一見面，黃超武一躬到地，連聲道：「老弟台，得罪！得罪！」

戰雲血氣方剛，是個直性子，見對方半百年歲，行此大禮，頗感過意不去，連忙扶住道：「不敢受此大禮，快些請坐。」

黃超武安然落座，侍童僕人獻上了茶，他那雙目左右一轉左右，嘿嘿笑道：「怎不見陳姑娘？」

戰雲道：「陳姑娘脾氣倔强，出言難免傷人，不見也好。」

「那是最好不過，咱倆聊聊。」

「黃幫主的意思是……」

黃超武截口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陳姑娘開口跟我要三十萬銀子，我實在拿不出來的。」

戰雲不禁冷冷暗笑，道：「原來是為了這個緣故……」

「老弟台，你若以為我是為了那三十萬兩銀子才來向你謝罪，那就錯了。」

「哦？那又是……」

黃超武嘆了一口氣道：「英雄俠義出少年，我黃某人老了啊！」

戰雲冷冷道：「我不明白黃幫主的意思？」

黃超武神色正經的道：「我一連想了半個月，即使『五鬼幫』勝了『雙蛇會』，我黃超武却鬥不過你小滾龍。」

「這是甚麼話？」

「江湖有句老話，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就是這麼回事。」

「黃幫主，你沒有輸，是我小滾龍栽了小觔斗，要不要看看我腿上五塊疤痕？」

黃超武嘿嘿笑道：「不錯，是你帶了紅，但是，你祇有一個人，『五鬼幫』却出動了一百多人，咱們輸了氣勢，栽了名頭！」

戰雲冷冷的道：「說了半天，我仍然不明白黃幫主的來意？」

「首先要談談那三十萬兩銀子的事。」

「想免了？」

「嘿嘿！那似乎不可能，我摸得清楚陳姑娘說一不二的脾性。」

「拿！你拿不出，免，陳姑娘不答應，我不知道你有甚麼折衷辦法？」

「我有交代。」

「洗耳恭聽。」

黃超武吁了一口長氣，緩緩道：「陳姑娘一定要，我又拿不出，勢必互相纏鬥，其結果只怕……」

戰雲截口道：「只怕兩敗俱傷？」

「不！」

「怕驚官動府？」

「也不！」

「那怕甚麼？」

「只怕會得罪江湖朋友。」

「我不明白？」

黃超武低聲道：「老弟台！咱們雖然在洛陽城裡要狠鬥勇，但却是有家有業，得守分寸，鬧了過頭，公門中的人找上門來，咱們就得亡命天涯，打劫銀庫那些江湖大盜可就不同了，如同浮雲般飄來飄去，論要狠，他們比咱們兇得多。」

戰雲沉聲道：「咱們憑甚麼會得罪他們？」

「老弟台，你怎不想想，沒有咱們給他消贓，搶來的庫銀能用嗎？咱們這樣鬥下去，我那座爐可就不能生火了，到頭來豈不是得罪了他們嗎？找上門來，可是不好對付！」

「哦！你拿他們來唬嚇我？」

黃超武連連搖頭，道：「錯了！錯了！你完全抹殺了我的好意。」

「甚麼好意？」

「我姓黃的既然鬥不過你，又何必斷了那些江湖朋友的生路？所以我決心將錦春園出讓。」

「哦？」戰雲簡直不敢相信。

「反正我還有家『迎春閣』招商客店養我的老，這家錦春園就乾脆讓給你們『雙蛇會』，也好讓你去多交結幾個江湖朋友。」

戰雲愣了一愣，道：「可是眞心話？」

黃超武點點頭，道：「無半點虛假。」

「要多少銀子才出讓？」

「隨便作價，不過，請陳姑娘高抬玉手，那三十萬兩銀子可不能追討了。」

戰雲道：「黃幫主，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你既然作得如此漂亮，我小滾龍也不含糊，錦春園作價多少再議，我絕不讓你吃虧，上回劫來的

黃金如數還你，日後你儘管在『迎春閣』享享清福，若有人敢膽上門折斷一根筷子，我就斷他一條臂胳，砸一個碗，我摘下他的腦袋，說了算！」

「多謝！多謝！」黃超武站了起來，深深一禮道：「黃某告辭了。」

戰雲挽留道：「這是那裡話，容我擺酒敬奉一杯。」

黃超武低聲道：「不敢打擾，少時還有貴客登門。」

「甚麼貴賓？」

黃超武詭異地一笑道：「就是那些劫庫銀的江湖朋友，日後他們要直接和你作生意，自然要先行拜訪。」

「他們說要來麼？」

「不錯，這也是黃某居間牽綫的。」

「既然如此不便久留，日後再謝。」

送走了黃超武，戰雲顯得意氣風發，步履輕盈，當年「雙蛇霸主」陳長庚在時，和「五鬼幫」是分庭抗禮局面，如今却席捲了洛陽南北二城，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啊！

却料不到陳雪梅在他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冷冷的道：「別太高興，我不相信黃超武如此好說話。」

戰雲却不以為意的道：「並非他好說話，只因為英雄末路，他是不得不如此。」

沈雪雁接口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說不定黃超武眞的服老了。」

陳雪梅冷笑道：「等着瞧吧！」

正在談論之間，忽然蔡無雙手執一張大紅帖子走了進來，道：「小滾龍，有人投帖求見。」

戰雲揭開拜帖一看，內中寫着：「王飛虎」三個大字。他楞了一楞，道：「蔡無雙！可曾聽說過王飛虎其人？」

「王飛虎？」蔡無雙似乎是吃了一驚。

「怎麼了？」

蔡無雙低聲道：「王飛虎可以說是當今關洛道上的綠林巨擘，此人不但心智詭詐，而且武功非凡出衆，他來作甚？」

「你們暫避。」戰雲向陳雪梅、沈雪雁揮揮手，然後吩咐道：「蔡無雙快請來客。」

來人約莫四十年歲；紫臉膛，一雙稜目發出如鷹隼般的光芒，進入正廳，抱拳一拱，說道：「這位莫非就是小滾龍戰兄？」

戰雲連忙回禮道：「不敢！久仰大名，請坐！」

王飛虎落坐後，緩緩道：「出山為山，佔地為主，日後還請戰兄多多關照。」

「那裡話！」

「想必黃超武提過在下造訪之意。」

「約略提過。」

「王某雖然在關洛道上小有名氣，但却不便過問洛陽城中幫會之事，如今戰兄與黃超武既已獲得協議，那是再好不過，日後王某人直接與戰兄交易，利益仍是各佔一半。」

「但憑吩咐。」

「黃超武服老引退，願將錦春園轉讓戰兄經營，但他手下總管姚武不服，要向戰兄挑戰。」

「哦？」戰雲不禁微微一愕，心中暗道：「這就是黃超武暗弄的花樣麼？」

「存身黑道，機智固然重要，武功也要超羣，面對戰兄，黃超武服老引退，可想而知戰兄的武功必定不凡，王某人深願親見戰兄一展身手。」

「以一對一？」

「自然，這完全是要憑眞功夫取勝，半點不能巧取，『五鬼幫』的人不能參加，『雙蛇會』的也不能參與，王某人願為仲裁。」說到此處，王飛虎又抱拳一拱道：「王某人雖厠身綠林，却為人剛正，戰兄想必信得過？」

戰雲連忙拱拱手，道：「自然信得過尊駕。」

「如是戰兄能敗姚武，黃超武日後若不讓出錦春園，或暗中騷擾，由王某人完全負責。」

「但憑吩咐，何時何地？」

「洛神廟後草坡，今晚三更。」

「準時到。」

王飛虎站起來，「王某告辭了，觀戰兄干雲豪氣，敗姚武乃當然之事。」

送走王飛虎之後，陳雪梅又來詢問所談內容，戰雲絕口不提姚武之事。

* * *

戌初，戰雲就上了床，這是一個反常的現象，這現象落在陳雪梅的眼中，自然有些令她生疑，但她却沒有正面去追問戰雲何以如此早睡。

她來到戰雲的房裡，和衣在他身畔躺下，輕笑道：「小滾龍，你還記得那一晚嗎？」

「那一晚？」

「你這個人！」陳雪梅嬌嗔道：「是眞糊塗？還是故意裝糊塗？」

「哦！你說，雪雁被黃超武架走的那一晚嗎？」

「嗯！」陳雪梅嬌羞地將頭鑽進他的懷中：「你剛剛提起我的手，就响起了那陣馬蹄聲。」

「倒該感謝那沈雪雁。」

「怎麼講？」

「若不是她被架走，我們可能會作錯了事情。」

「作錯事情？」陳雪梅突地坐了起來，語氣也冷了，「如此說來，你根本對我無意？」

「我們應該清清白白的走進洞房。」

「哦……」不知是喜，還是驚，陳雪梅叫了一聲，又伸手捂住了咀。

「雪梅！」戰雲提起她的手，輕輕地撫摸着，「我本來要找個媒人來提親

，可是向誰提呢？還不如我當面向妳提吧。」

陳雪梅撲到他的懷裡，輕聲道：「戰雲，我眞是高興極了。」

戰雲喃喃道：「我曾經說過，如果我臂彎裡沒有個美人，我就不成為一個男子漢，如果囊中無金，我就不像男子漢，如果我手中無劍，就無法作個男子漢大丈夫，美人、財富、利劍，我如今都有了。」

「你很貪心。」

「尤其是得到妳，使我更加快樂。」

「眞的？」

「明天起，錦春園就是我們的了，『雙蛇會』征服了整個洛陽城，妳不開心？」

陳雪梅一根手指在他臉上輕輕的划着，喃喃道：「小滾龍，我爹曾說過，為人不可以太貪，否則到頭來甚麼也得不到了。」

「對了，妳爹一點消息也沒有麼？」

「沒有。」

「雪梅，我猜想在咱們洞房花燭的那天，妳爹可能偷偷溜回來瞧瞧他的女婿哩！」

「哼！」陳雪梅在他臉上擰了一下，嬌笑道：「有甚麼好瞧的，一條孽龍。」

戰雲打趣地說：「雪梅，妳打算給我生多少龍子龍孫？」

「你壞！你壞！」她的粉拳敲打在他的胸膛上。

戰雲捉住了她的手，正色道：「雪梅，回房去吧！我要睡了。」

「不，我要睡在你身邊。」

「雪梅，妳方才說過，我是一條孽龍，若是妳睡在我身邊，咱們就恐怕不能夠清清白白地走進洞房去。」

陳雪梅離開了床道：「我一向不信黃超武的話，現在對你說一遍，眞不知道你在玩甚麼花樣？」

她走了，留下一陣芬芳撲鼻的氣息。

戰雲想睡，却睡不着，但他必須好好的睡一覺，因為他沒有小看姚武。

* * *

三更！

這是一個月明之夜，洛神廟的四週靜得出奇，洛水潺潺地流着，就像有許多述說不盡的恩怨故事。

戰雲準時來到了洛神廟，他只帶着那把長劍，甚至連刀囊都沒有携帶，他認為，以三尺青鋒對姚武已經是足够了。

戰雲剛剛在廟前現身，立刻就有兩個人向他走了過來，月光之下看得非常分明，前面一人正是王飛虎，姚武跟在他後面。

王飛虎道：「戰兄是一個人來的麼？」

戰雲點點頭道：「不錯，今晚的事我連陳姑娘都瞞過了。」

王飛虎道：「關於錦春園轉讓的契書，已由黃超武親筆劃了押交給王某人，若是戰兄勝了，立刻交與戰兄，若是戰兄敗了，錦春園却要落在姚武手中，戰兄可有異議？」

戰雲道：「但憑吩咐。」

姚武上前一步道：「小滾龍，刀劍相向，死傷不論，閣下也不必手下留情，」

戰雲左手抓着長劍，緩緩平擧，冷冷地道：「請！」

姚武道：「請到廟後。」

洛神廟後是一片草坡，野草幾乎高過人肩，戰雲不明白姚武何以要選那種地方向他挑戰，情知必有用心，於是心中暗暗留意。

姚武向王飛虎抱拳一拱，說道：「多謝仲裁，還請閣下縱上廟頂，登高望遠，免得被蔓草遮住視線！」

「使得！」王飛虎雙腿一彈，縱身廟宇飛簷之上。

姚武手裡拿着的也是一把長劍，平胸一晃，鏘然出鞘，一劍向戰雲當胸刺來。

「好劍法！」戰雲低喝了一聲，左手握劍鞘，右手握劍柄，先以鋼鞘格住，然後順勢抽出了長劍，孰料姚武祇是擺了一個架勢，不等戰雲抽出長劍，早已撤招收勢，而且還退後五尺。

戰雲心裡奇怪，口裡說道：「姚總管何必如此客氣？」

話聲中，一劍刺了出去。

姚武手中長劍只是虛晃了一下，人又暴退五尺。

戰雲一連攻出六劍，姚武就退了六次，他們二人已經遠離洛神廟三丈開外。

戰雲停下手來道：「姚總管，是你找我挑戰，怎麼只守不攻？」

姚武冷笑道：「攻則攻其不備，你又何必如此浮躁心急？」

戰雲不禁動了怒，長劍一伸又一連攻了五劍。

姚武又退了二丈五，距離那洛神廟更遠了。

戰雲連攻十一招不曾得手，不禁怒火騰昇，彈身躍起，頭下腳上，一劍向姚武刺去。

姚武再無法閃避，只得揮劍來格，戰雲猛地沉腕壓劍，劍尖如流星般挑向姚武咽喉。

突然，空中閃動一道黑影，緊接着，刷地一响，戰雲只道另有埋伏，立即撤招收勢，飛身後退。

蔓草之間，多了一個人，赫然竟是那陳雪梅，只見她右手提鞭，面對姚武怒目而視。

王飛虎閃電般撲了過來，沉叱道：「妳是何人？」

「陳雪梅！」

「哦，原來是『雙蛇霸主』陳長庚的令嫒。」王飛虎冷笑了一聲，轉身道：

「戰兄，這該如何解釋？」

戰雲駭然道：「雪梅，妳怎麼會來？」

陳雪梅冷冷道：「哼！我若不來，你早就沒命了！」

王飛虎道：「早先就曾說過，以一對一，戰雲兄却毀約背信，按規矩是姚武得勝了。」

陳雪梅道：「你憑甚麼判定勝負？」

王飛虎道：「王某乃是仲裁人。在動手之前，已得雙方認可。」

陳雪梅冷笑道：「好個仲裁人！只怕你是黃超武的走狗。」

王飛虎沉聲道：「在下王飛虎，姑娘不妨打聽打聽，即使要作走狗也不致作黃超武的走狗。」

戰雲抱拳一拱道：「陳姑娘並不悉內情。」

「小滾龍，少說廢話。」陳雪梅斥責了他，又向王飛虎道：「說你是黃超武的走狗也許言重一些了，最少你是有眼無珠，看不清誰奸誰詐？不夠資格作一個無偏無私的仲裁人。」

王飛虎道：「姑娘說話要有憑據！」

「給你憑據。」她嬌叱一聲，右手長鞭突然揚起。

鞭梢帶起一把約莫五寸長的小刀，在半空翻騰了幾下，剛好落在王飛虎手中。

王飛虎愕了一愕，將目光望向姚武。

姚武撩起了衣襟，露出了腰刀囊道：「飛刀是我擲出的，動手之前並未言明不得使用飛刀。」

王飛虎點點頭，道：「不錯，事前並未限制使用飛刀，姚武並沒有錯。」

戰雲不禁暗道好險，他方才根本就沒有發現對方出手，若不是陳雪梅的神鞭，他這條小命只怕早已完蛋了。

陳雪梅道：「閣下以爲這把飛刀是姚武的麼？」

姚武道：「當然是我擲出的，你們可以看看我的刀囊，是不是少了一把，再看看那把刀是否和我囊中的刀一樣。」

王飛虎道：「姑娘認爲這飛刀是誰擲的？」

「黃超武。」陳雪梅冷聲的道。

王飛虎道：「人呢？」

「在這裡。」陳雪梅一聲嬌叱，右手長鞭猛然掃出，將一大片蔓草連根也拔了起來。

草飛人現，黃超武四平八穩地躺在草地上，頸子被陳雪梅的鞭子繞了幾個圈的纏着。一絲也不能動彈。

王飛虎抱拳一拱道：「早年就聽說陳舵主的雙蛇神鞭出神入化，奈何不得一見，今日在姑娘手下目睹此神鞭之技，眞是幸甚。」

陳雪梅道：「客氣。」

戰雲道：「雪梅，妳怎會發現……」

陳雪梅截口道：「我絕對不相信黃超武會服輸，因此暗暗跟了來，又見姚武只守不攻，連連後退，情知蔓草中必有埋伏，果然被我料中。」

這時，姚武見他們談話，掉頭就跑了。

王飛虎大喝道：「站住。」

姚武只得停下，回過身來道：「這都是黃幫主的主意，不關我的事。」

王飛虎道：「既然不關你的事，你就別走！」

姚武剛一轉身，王飛虎又大喝了一聲道：「帶走你的飛刀。」

喝聲中，手中小刀脫手而出，他並沒有將小刀扔到姚武手裡，而是打進了姚武的背心窩。

陳雪梅道：「那黃超武狗賊如何處置？」

「姑娘的鞭子一收，他的頸便斷了。」王飛虎自腰間掏出一個紙捲兒交到戰雲手裡，道：「這是轉讓契書，錦春園是你的了，今晚的事王某人感到非常慚愧，好了，咱們後會有期。」

戰雲疾聲道：「雪梅，留下黃超武一條老命，免得別人說咱們謀奪了他的錦春園。」

陳雪梅道：「好！待我廢了他的武功。」

王飛虎道：「還是由我來吧！」

陳雪梅道：「對！你受了他的欺騙，也應該出出氣。」

王飛虎走過去硬生生折斷了黃超武的雙臂，只因他頸上纏了幾圈長鞭，連一聲慘叫也叫不出來。

王飛虎道：「十日之內，我派人送上白銀十萬両，黃金五萬両，這是咱們頭一宗交易，諸多費神。」

王飛虎疾步離去，陳雪梅靠在戰雲的臂彎裡，緩緩向洛神廟走過去。

戰雲道：「雪梅，我們到廟裡去向洛神娘娘祈求。」

陳雪梅輕聲問道：「我求甚麼呢？」

「讓我們永偕白頭。」戰雲擁着了她緊緊地。

明月閃進了浮雲，是羞？還是妬？

（全文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傳謠言轟動孤山　贈寶籙對付孽徒

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眞箇煙凝紫翠，斜陽畫出南屏。

南屏晚鐘，乃西湖八景之一。皆因南屏山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南山路上，峯巒聳秀，環立如屏，其北有淨慈寺，晚鐘繚繞迴峯，宛若天際雲外傳，令人靈台亦爲之空明，塵煩頓消。

正是天氣嫩寒輕暖，麴塵波外鳳軟時候，誰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且看那紫翠煙凝，山容水態倍增姸，花港已少了觀魚人，遊人多已踏上了蘇堤歸路，不正可獨抱湖山岑寂，攬翠醉幽。

柳蔭深處，轉出一個狂客來，不過是個二十餘歲的風流瀟洒的狂生，獨徘徊不去，嘆道：「休懷古情多，不然就空辜負這六橋疏柳、孤嶼危亭了。」

不料他嘆聲未落，倏地一怔！

只聽身後的花蔭深處，有個嬌嫩的女子聲音道：「十年磨劍，江湖結客，你是嘆無樽酒慰飄零吧？」

那狂生呵呵一笑，道：「聞其聲，已知姑娘天人，十年江湖結客，不料今日始得一知己，姑娘既然知我，何不請現身相見？」

對花蔭拱手一揖，那知花不解語亦無聲，那花蔭深處，竟寂然再無聲息，便在他又是一怔之頃，那女子的話聲竟又從他身後傳來，道：「知你的，倒有其人，可不是我，你可想一見麼？」

那狂生眼睛亮了，道：「這麼說，姑娘非但天人，而且輕功獨步武林了，奈何吝嗇賜我一見？」

快如電閃，倏旋身，已是極快的了，那知身後疏柳外，唯見水波煙霞生，麴塵氤氳縹緲，那有人在？

他不由微微吃驚，但毫不露聲息，又一聲呵呵，道：「是了，這西子湖畔，燕婉鶯嬌，歷代多葬芳魂，不奈孤塚向黃昏，可是這南屏晚鐘，喚得姑娘你魂兮歸來。」

驀又聽身後噗嗤一聲輕笑，吐鶯聲，又道：「若我眞是花妖鬼魂，你怕不怕啊？」

又轉到他身後了，那身法之快，可眞是他生平僅見。他眼珠在轉，又復笑道：「花妖必美絕人寰，便魂兮歸來，是芳魂，必也美艷，又有何懼？」

他作勢欲轉還留，身前可不是像彩煙陡然凝聚一般，現出個紫衣女子來，年華未雙十，好嬌俏的一個姑娘，腰懸一把短劍，嬌嗔的杏眼兒圓睜，跺着蠻靴兒，道：「嗳呀！今兒才知你是個壞透了的狂生，說甚麼天劍風流，劍絕天外，黃山黃衫客，竟教出了你這壞透了的徒兒來。」

那狂生又大笑呵呵，說道：「姑娘輕功絕倫，若不如此，何能得睹姑娘的國色仙姿，還請姑娘恕我唐突，這麼說，我的來歷，姑娘已盡曉得了。」

那紫衣女抿了抿被晚風吹亂了的鬢髮，道：「若不知你來歷，不知你是

黃山黃衫客的傳人，江湖上人稱天劍蕭……」

她怎麼啦？不說下去，倒啐了一口。

那狂生笑道：「在下蕭朗，朗郎音近，是以江湖人訛稱蕭郎了，非是在下之錯，自命風流。」

那女子哼了一聲，道：「若你不風流，傳聞你到處留情，人家又豈會叫你天劍蕭郎。喂……」

紫衣女轉着步兒，再把他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似欲有言。

天劍蕭郎道：「聽姑娘話中有因，似是爲我而來。」

紫衣女道：「傳說天劍蕭郎來到了臨安，你自命風流，意趣高遠，必欲南屏晚鐘滌你塵孽，故我奉命在此等候你已兩日了。」

天劍蕭郎道：「啊呀，罪過罪過，在下何能，又何幸，竟勞姑娘等候了兩日。姑娘既在此等候我，必有賜教，何不說明，若有吩咐，得能有爲姑娘効勞之處，那可是我萬千之幸了。」

紫衣女道：「好，若你不怕我是花妖精怪、野鬼孤魂，有膽的，就跟我來。」

天劍蕭郎道：「有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姑娘，你也太小看在下了，姑娘請。」

天劍蕭郎，既贏得天劍之稱，那自是劍術通神，蕭朗被稱蕭郎，其放浪形骸、風流不羈可知，自是不懼，何況紫衣女又是恁地清麗嬌俏。

却是他好奇之心倒越更熾烈了，江湖上似紫衣女這般高絕的輕功，實是罕見，偏是人又美俏，這又是要帶他去何處呢？

且慢，適才她怎說：知他的，另有其人？這紫衣女不過是奉命在此等候他？她奉的又是何人之命？

奉命？難道她有主人？她不過是侍婢？那主人必也是女子？其婢已如此，其主人也可想而知了。

天劍蕭郎好奇之心更熾了，拂柳分花，繞過淨慈寺，落下南屏後山，把迴盪的晚鐘，抛在雲霄外，鐘聲隱隱，暮靄也淒迷，倒更增了神秘氣氛。

紫衣女在前，衣袂飄飄，那天際晚霞也染得林煙生紫黛，令她那嬌俏的倩影乍現還隱，更似霧擁雲環，煙霞縹緲，人隱現，若乍然一見，怕不疑仙駭怪。

天劍蕭郎忽然一聲呵呵，朗朗大笑，紫衣女聞聲回眸，停步也回身，道：「你笑甚麼？」

天劍蕭郎道：「姑娘，是我忽然記起，這南屏山下，原是雷峯塔遺址，姑娘你一路行來，恰似霧擁雲推，若不是你一身紫黛，幾疑是白娘子再又遊戲人間了。」

那紫衣女咦了一聲，面現驚疑，道：「白娘子，你……知道白娘子？」

天劍蕭郎不過是一句戲言，聞言也不由一怔！難道疑幻還眞，命這紫衣女來接引的人，難道眞是甚麼白娘子？難道……

他搖了搖頭，道：「姑娘，你御風而行，繞身雲霞，驀然一見，宛若仙姬，不過有感而已。却是姑娘你要接引我去何處？」

紫衣女抿嘴一笑，道：「便是接引你去見白娘子，枉你人稱天劍蕭郎，東海白娘子之名，難道也沒聽說過麼？雷峯塔鎮白娘子，神話傳聞而已，這白娘子可眞是天上神仙，遊戲人間。難道你不想一見麼？」

天劍蕭郎可眞的大吃了一驚，東海白娘子之名，久已在江湖流傳了，但只聞人言，從無人見，只道說者神其說，傳言未必眞，難道眞有白娘子其人？

這紫衣女若是白娘子的鬟婢，其婢如此，那麼，白娘子之傳言自然也萬確千眞了。

天劍蕭郎一時目瞪口呆，半晌才道：「那麼，你要接引我去東海？傳說白娘子居住在東海神山，難道傳言是眞？」

紫衣女笑道：「雲路千里亦咫尺，神山自在眼前，天際褪晚霞，只待玉兔東昇，白娘子便在你眼前了，你若眞有膽，跟我來吧！」

天劍蕭郎忙緊跟在後，任那紫衣女如何身似風飄，他竟也跟得從容。

不，他自不信神仙之說，若僅憑江湖傳言，他不過一笑置之，便是在一月前，他回山拜見師傅黃衫客，曾以此傳言作爲笑談，那知他師傅竟顧左右而言他，竟如不聞。但顯然是不願提及這白娘子。當時他曾心中一動：難道白娘子不但有其人，而且是他師傅相識的？而且有淵源？但隨見他師傅毫不動容，只道自己是多疑了，便也不再放在心上。

如今，竟眞有這白娘子，且接引他去相見，這紫衣女怎說？「枉你是天劍蕭郎。」那意思不是說，天劍蕭郎就該知道白娘子了，難道……難道白娘子不僅有其人，且眞與他師門有淵源？

他興奮異常，又如何不興奮，不再言語，緊緊跟隨。只見林煙更濃，脚底雲生，林間本無山徑，幾番差點失了紫衣女的踪跡，幸是那紫衣女停下步來等候。

月已東升，山行已高，那樹木亦不再是那麼濃密了，忽見雲環霧繞中，有人迎來，竟也是個女子，道：「來了麼？」

紫衣女道：「來了。」

天邊尚殘留晚霞餘暉，林煙雖淒迷，却也隱約可見，來的是個黃色衣裙的女子，自然不是白娘子了，聽兩人交談口氣，顯然亦是個鬟婢，從這黃衣女現身就知道，武功亦不在紫衣女下。

天劍蕭郎正想：「似這般武功已奇

高的鬟婢，白娘子尚有多少？」

心下正凜然間，驀見那黃衣女趨前，似躬身施禮，那知眼前陡然一暗，曲池穴上微痲，大驚得令他一陣窒息，却聽那紫衣女在耳邊說道：「得罪了。」

天劍蕭郎兩脚已離地，好香，清幽的香氣沁入心肺，才知臉上是被一塊羅帕幪着，風生耳畔，原來是被兩個女子托肘而行。

他雖被閉了穴道，但那閉穴手法極是特異，仍極清醒，只不過身不由己，動彈不得，而且幽香襲人，顯無絲毫惡意。

那是當然，人家若有惡意，他那還有命在。

天劍蕭郎長長吁了一口氣，心下的狐疑倒更增了，既接引他前往一見，爲何如此？白娘子端的是仙，是怪，還是人？

只覺越行越高，似飛行在雲端，難道眞是在雲端飛行？眞是前往東海神山？

他目不能見，除了那香氣沁人外，就只有兩個女子貼身左右，托肘而行了。

不！且慢，那風向却是能感覺得到的，奇怪，若是前往甚麼神山，怎會不停變換，風向並非迎面，而是前後左右不時變換？這不怪了？竟似是在繞峯而行，若非雲端，那自是山的高處了，因爲夜風倍前遒勁。

忽然間，驀覺一股勁風襲來，眼前也陡然一暗，不，是更暗了，先前那香羅幪面，其薄如蟬翼，故爾雖不能見物，却還有迷朦的光影。如今，眼前竟一片漆黑，而且……且慢，那空氣微寒而潮濕，也不再覺出夜風的涼勁了，覺出的只是快速而行帶動的微風。

正想：難道在地下？在山洞中？

天劍蕭郎自幼在黃山長大，在那奇峯幽壑中長大起來，山中豈少了幽邃的山洞，那感覺如何不熟悉。

果然，只不過一會工夫，眼前又復見了微光，光影在增强，增大了，隨之脚也着了地。

天劍蕭郎驚駭的是，僅覺臂上再又微微一痲，他便能活動了，且絲毫不覺痲木痛苦，這種點穴解穴的於無形的功夫，怎不令他駭然！

幪面的香羅被取去，香羅雖輕軟，但取去他竟也無所覺，試睜開眼前，那知眼一睜，登時目瞪口呆，目前，這不是傳說中的神仙洞府麼！

眼前一片光明？不，是一片極其柔和的幽光，竟不知光從何來。是的，那是洞府，洞頂岩石瑩晶若玉，四處低垂層層錦幔，身邊那紫衣黃衣的女子正從他身邊退去，那錦幔被帶動了，便幻出極柔和的霞光流轉。

忙着看前面時，只見明珠爲簾，似微晃動，便似夜空星辰明滅，原來珍珠簾後，垂着紫色輕紗之幔。

天劍蕭郎只感到驚喜的窒息，這不是神仙洞府是甚麼？原來，世間眞有神仙！幾乎連大氣也不敢出。

忽聽珍珠簾後，有女子的聲音，輕柔而慈祥，却又聲也幽幽，說：「你即是天劍蕭郎？近前來，再走近些，讓我看看你！」

陡然間，他本已心懷虔誠肅敬，這話聲入耳，竟感到心頭一陣酸楚，竟感到……感到眼睛潮濕起來，爲何這慈祥幽柔的話聲入耳，竟會催他落淚？

遵言走近了一步，又一步，忙應聲道：「弟子正是蕭朗。這蕭郎之稱，乃江湖戲謔，實是羞愧汗顏。」

竟不由自覺，也不由自主，拜了下去。這是怎麼回事，那柔幽慈祥的話聲，竟帶咽哽，而且也不命他起身，說道：「你……竟長大了，竟……長得這麼大了。」

天劍蕭郎竟感到一陣强烈之極的激動，可是受了那咽哽的聲音感染麼？竟也感到喉頭有些哽塞，眼兒更酸了，這是怎麼回事，竟滚落淚珠來，像珍珠掛在眼前的簾上，他非是不覺，只是不願去拂拭。

只有莫來由，莫明其故的心潮在起伏。竟長大了！這是怎說？難道這個甚麼白娘子，從小就認識他？不僅和他師傅黃衫客，甚至和他亦有淵源？

不，天劍蕭郎，便有動念，也不過倏然一念，也倏然而逝。

顯然，那幔後的女子終能抑制她的激動，聲音也不再咽哽了，說道：「初時聽得傳聞，天劍蕭郎，天劍風流，我幾乎也信以爲眞了，但經我近半年來的查訪，才知傳聞有誤，你雖出沒於楚館秦樓，煙花之地，其實至情至性……」

天劍蕭郎慌忙伏地，道：「年前偶於秦淮河畔，本出無心，但自救得那苦命的盼盼，並助她母女團聚，始知那煙花女子並非自甘墮落，其實對人歡笑背人啼，實是悲苦堪憐，也才知道，天下之間，萬惡莫如鴇兒和那煙花惡棍，是以……」

「是以，你本仗義行俠，那春風十里揚州路，你反而留下蕭郎風流名了！」

天劍蕭郎道：「原來你……你都知道？」

那幔後的聲音不僅又復了慈祥，而且難掩喜悅，道：「不是已告訴你說，我已查訪了你半年麼？於是，那蘇州河畔，這西子湖邊，天劍風流的蕭郎，夜夜笙歌管弦，痴兒，痴兒，你豈僅不應汗顏羞愧，我若不以你爲傲，今日亦不接引你來了。」

陡然間，天劍蕭郎跌坐在地，只覺像遭受雷殛一樣！痴兒！痴兒！這可是在叫他，又分明是在叫他！

幔後那聲音似也因而警覺，道：「你休得驚疑，若非有緣，我豈會如此

，此中因果，久後自知，今日接引你來此，乃是有所饋贈，亦有事要託你。」

天劍蕭郎道：「若有吩咐，敢不蹈湯赴火？」

隨聽幔後有聲，有步履在移動，他只道這女子要現身，不由心頭一緊，那知幔角轉出來的，竟是那紫衣女子，只見她捧着一叠輕羅，走到他面前來。

幔後那聲音道：「這是我從玉清寶籙中演化而來的一套劍術，雖不敢說絕後，可亦敢稱曠古了，我爲你留此月餘，始得完成，你拿去勤加演練，不出三年，你才可眞配稱天劍蕭郎，無人能敵了。」

天劍蕭郎大喜，慌忙接過。

只聽幔後的聲音忽然冷了起來，道：「只是，你休向你師傅提及，這玉清寶籙，你師傅亦曾習練，想已傳授過你了，因此你練來必也可以事半而功倍，記住我的話，非遇你本身武功不能尅制的强敵，不准施爲，且要善於掩藏，你明白麼？」

天劍蕭郎再拜道：「弟子明白。」

果然，果然這白娘子與師門大有淵源，不過他可也不敢問。忙又說道：「前輩有所吩咐，還請指示。」

忽聽幔後發出一聲長嘆，才道：「近半年來，你可曾聽聞，江湖之上出現了一個天魔女麼？」

天劍蕭郎大吃一驚，道：「天魔女出沒無常，時以化身出現江湖，陡然出現眞面目，劍必飲血，半年來，傳聞已有數十位江湖中人，死在她的劍下了，難道這天魔女是前輩的……」

「孽徒！」幔後的聲音冷冷地說道：「她私來中土，我已近二十年不履中土了，這番前來，一半便是查訪你的所作所爲，一半便是爲這孽徒了。這孽徒已得我眞傳，不僅任性，而且聰慧得近於狡獪，這半年來，非是我不能擒她回去，但要查訪你的所行所爲，便顧此而失彼了，現在既已知你雖放浪不羈，其實寧正不阿，更至性至情，故爾，我把這孽徒交付與你了。」

天劍蕭郎好生惶恐，道：「晚輩何人，令高足既已得前輩眞傳，我豈能……」

幔後的聲音道：「若以你現在所學，要阻止她濫殺無辜，確也不能，這也便是我傳你那套劍法之故，其實你和她……嗯，不用多說了，我有急事返東海，中土不可久留，一切你久後便知，此刻不便明言。緊記我言，那天魔女便你不去尋她，她知我返回東海，她生性極高傲，必要前來尋你的，我走之後，你盡半月之期，把我這劍譜中第七式離恨天涯遠，和第八式的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番風雨練成，便能制住她了，切記切記。」

天劍蕭郎大惑，心想：這是甚麼招術，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番風雨？

但不容他迷惑，也不由他驚疑，只見那紫衣及黃衣女又已來到身側，顯是要帶他離去了，忙又跪倒在地，道：「既蒙前輩賜我奇緣，何又吝嗇賜我一見！」

幔後似遲疑了半晌，才又說道：「三年後，待我事了，必重來中土，相見豈無日，痴兒，你去吧，此時相見，對你對我，皆無益處，去吧。」

天劍蕭郎再要懇求時，驀然幽香撲鼻，眼前頓又一黑，兩肘的曲池穴上再又微痲，又和來時一樣，被兩個女子左右托着雙肘，已離地而起。

一切都和來時一樣，感覺到已出了洞府，又再有遒勁的更清涼的夜風拂面，不，又轉向了，除了感覺到在落山外，更感到風向在不時轉換。幾乎過了頓飯工夫，驀然脚下着了地，眼前又復楊柳迷煙，湖上波光映月，遊船燈火如星，回首望，玉皇山似在雲端裡，霧帶雲環，峯巒亦似冉冉欲飛去。

紫衣女抿着嘴兒笑道：「不用望了，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想亦瞞不過你的，你去吧，我們也要回東海了，神山的神仙生活，自在逍遙，可不適合你這天劍風流的狂生，却是請你傳言，告訴那天魔女，說我紫黛好生想念，孽海無邊，回頭是岸。」

天劍蕭郎才慌忙叫得一聲：「請留步……」

那知聲若天外傳，是那黃衣女的聲音道：「綵舟即啓航了，還不快走？」

紫衣女驀地裡一拂羅袖，竟飛身越過樹梢，看似冉冉而去，其實快得一閃而沒。

湖畔，又復媚柳煙濃，風也蕭蕭，夜也淒迷。

天劍蕭郎一時間，宛若這一切皆在夢中，像從夢中醒來，但伸手探懷，懷中有玉清寶籙的錦羅在。

白娘子，她當然不是白娘子，他再也不懷疑了，這江湖中傳說的白娘子，不僅萬確千眞有其人，而且和他師門，和他都大有淵源。

爲甚麼？這是爲甚麼啊？爲何他一聞聲，便生親切無比的孺慕之情，豈僅英雄不流淚，他有生以來，還從未感到那眼淚的酸滋味，而他，却在那紗幔之前，淚珠兒滚滚往下流？

痴兒，痴兒！那聲聲痴兒，聽得他多心酸，多慈愛，又多親切啊！

她是誰？她，當然不是甚麼白娘子，天哪！她端的是誰啊？

他師傅一定曉得，一定能解答的，但她再三叮嚀，不能讓他師傅知道，甚至不能讓他師傅知道他得傳玉清寶籙的曠世無儔的武功。

他眞的不明白，爲何她要他隱瞞師傅，他竟絲毫也不猶豫，不，絕不是因爲傳他這曠世無儔的玉清寶籙功夫之故，而是比他和師傅更親的……親切之情，那是發於自然的本能。

他不明白，一切是這樣令他迷惑，他一定要找尋這答案，既然不能從他師傅得到這答案，對，天魔女！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是的，天魔女，江湖中傳言，人人聞而喪膽的天魔女，這個化身百變的天魔女，江湖中人之所以聞名喪膽，因爲任誰也不知她是否已來到，已在你身邊，時而老婦，時而老翁，時而又會是瀟洒的文生相公，當然，也會是個千嬌百媚的美嬌娘。

這傳言太多了，他非是不信，既然言之鑿鑿，數十個江湖中人，皆已死在她劍下了，他又如何不信，說眞的，他天劍蕭郎也已不是無名之輩了，既然江湖中出現了這樣一個天魔女，他如何不想會一會，何況她也太狠辣了些，只要稍有過惡，便殺無赦。

但他一直在奇怪，凡是他天劍蕭郎所在之地，天魔女總遠離他數百千里外，恰似參商二星。現在他才明白了，是因爲白娘子在查訪他，一直在他身後，她却在躲避白娘子。

是的，不錯，天魔女知道白娘子已回去東海，知天魔女的莫若白娘子了，她生情高傲，必然要來尋他。

是的，不用他去尋找，天魔女必然尋來。修練玉清寶籙，實是當務之急。

他不再遲疑了，回到下處。這一夜，他何曾合得眼，最近杭州的，莫如天目山了，不錯，天目山就是他修練玉清寶籙最妙的地方。

就在天劍蕭郎離開杭州第五日，忽然轟傳開一個怪聞，小孤山上，豎起了一塊白布幡，上面寫着十六個秀麗而帶剛勁的大字：

天劍蕭郎，魂兮歸來，
一坯濁土，風流長埋。

這天劍風流的名頭響亮，可也只有在武林之中，江湖之上，傳開了去，如何沒武林中人來觀看究竟，人人交頭接耳，都駭然不知是何人所書，皆因天劍蕭郎的名頭大了，可僅是專打武林中，江湖上的豪霸强橫，對正派的武林人士，反倒敬重有加，是以極得武林稱頌，對天劍蕭郎心生感激而敬佩的人倒更多。

是誰斗膽，豎這白幡？無不駭然猜疑。

不料時過中午，竟哭哭啼啼，來了三三兩兩的姑娘，而且帶了香燭冥紙，原來都聽得傳聞，只道是天劍蕭郎死了，埋葬於小孤山上，那知來後才知道，只有那高懸的布幡，並無墳墓，甚至尋遍了小孤山，亦不見有一坯新土。

只恨得那些鶯鶯燕燕，潑口大罵，甚麼汚言穢語都罵盡了，自也引來無數更多圍觀的人，正因不知天劍蕭郎是何許人，倒都認得那些鶯鶯燕燕，是柳巷花街的姐兒，便有人指着那布幡笑道：「看來這風流長埋，可眞寫得不錯，這天劍蕭郎生前，必是個極風流的種子了。」

不言這小孤山燕啼鶯悲，且說華燈初上，湧金門的梨花門巷的梨花院，來了一位翩翩的少年公子，說甚麼王昌天忌，便潘安再世，也難及他那俊逸風流。

有道是姐兒愛俏，鴇兒可愛的銀，自是像捧了鳳凰一般，迎了進去。

忒怪，這梨花院可是杭州城首屈一指的銷金窩，華燈已上，原該是管弦聲不絕，笙歌盈耳的，怎生僅見鶯燕競艷逞媚，鴇兒王八走奔忙，侍候的僅他一人，那少年好生奇怪，喚過鴇兒來一問，方知這杭州城的秦樓楚館，皆已關閉了多日，今日若不是傳聞那天劍蕭郎已死，便她這梨花院亦不敢開門。

那少年追問之下，才知那天劍蕭郎從秦淮河畔開始，順江南下，不知打殺了多少王八鴇兒，那尋花問柳客，無不被他痛施懲責，不知他如何打聽得明白，凡是迫良爲娼的人，從不輕饒，被他救出火坑的良家女子，已不知其數。

那天劍蕭郎順流而下，那消息自也早已順流而下了。這杭州城的秦樓楚館，不待那天劍蕭郎來到，早已閉戶關門了。

少年哦了一聲，怔了好半天，這麼說：那天劍蕭郎非但不是問柳尋花，所傳的天劍風流不實了？

那鴇兒好生後悔，少年像也怕了天劍蕭郎一般，即刻命喚來全院的鶯鶯燕燕，吩咐每人賞銀十兩，竟慌忙要走。

似這般百年也難逢的財神爺，豈能白白的讓他走了，這梨花院乃是杭州城首屈一指的煙花院，年年選花魁，必出在梨花院，可惜自傳說天劍蕭郎順江而下，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那蘇州的楚館秦樓，多已被天劍蕭郎夷平，越是門面大，造孽多，名聲响的，可更遭殃，是以，數日之前，那鴇兒已把花魁女，一夜風流，動輒百金的搖錢樹，不是送走了，便藏匿起來。否則，只怕能留住這財神爺。

那鴇兒道：「公子爺，你既然來到我這梨花院，必定知道，我可不是誇口，我這梨花院的姑娘艷壓羣芳，花魁獨佔，今日接待公子的，不錯，皆是庸脂俗粉，都只爲那天殺的天劍蕭郎。」

「天殺的天劍蕭郎！」

那公子人已俊俏，笑起來竟也眼兒好迷人，道：「說下去。」

鴇兒道：「可不是天殺的，我們開門做買賣，不過侍候爺們作樂尋歡，那宗兒得罪他天殺的天劍蕭郎了，竟然燒砸打殺，迫得儂把頂尖兒的花魁女，以及那些懂得琴棋書畫，吹彈歌唱，樣樣皆能的姑娘，送走暫避，或藏匿起來，現在可好了……」

「可好了？」公子說，可眞是眉動

春山凝黛，道：「媽媽，你做甚麼？說下去啊。」

她做甚麼，敢情那鴇兒也直了眼，心在想：我們那花魁女，能及得他一半兒美，就好了，若他是個女兒身，怕不一笑傾城傾國。道：「可不是好了，敢情公子爺你還不知道，眞是老天爺有眼，天殺的天劍蕭郎被人殺了。」

那公子一怔，道：「這話可眞？」

鴇兒道：「如何不眞，小孤山上不是招魂幡也掛出來了，那上面寫得明明白白，魂兮歸來，不是死了怎的？」

那公子噗嗤一聲笑，笑起來，那眼兒眉兒，如花的臉兒，眞迷人。

鴇兒道：「公子爺，若不是天劍蕭郎遭天殺了，儂這梨花院，也不敢開門了，公子爺你貴客到來，且請到後堂飲酒稍待，我這就命人去把花魁女接回來，儂那後堂，可才是花魁女接待公子你這樣貴客的。」

「是麼？」

不料這瞬間，驀聽大門外一陣喧嘩！那鴇兒已成了驚弓之鳥，她何嘗不知天劍蕭郎之死，不過是傳開，只不過那天劍蕭郎若在杭州，又豈會容那招魂幡懸掛的，是以才大膽開門。驀聽這一陣喧嘩，只道天劍蕭郎找上門來了，如何不嚇得臉如紙白，直抖顫。

那公子一怔之下，却是媚眼兒不見，暴射出來的是凌芒殺氣。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老翁頭破血流，兩個漢子竟攔他不住，抓住半幅衣袖，隨後追進來。

原來是那老翁拚了命，裸着半身，血流披面，叫道：「還我女兒來，翠翠呀，你在那裡？」

身後的漢子追上，一脚踢出，那老翁本已站也站不穩了，豈能禁受得起他這一脚，只踢得老翁仆倒在那公子桌前。

那鴇兒大怒，叫道：「還不快把他扔出去，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不見公子爺在此麼？」

那公子道：「住手！」

眞沒想到，這樣俊俏文弱的公子，媚眼兒裡，竟射出令人一見生寒的凌芒，何況這樣的地方，有錢可就是大大爺。

鴇兒道：「公子爺，這個無賴已來吵鬧幾日了，我這就扔他……」

那公子却對老爺道：「你起來，別怕，你女兒在那裡？」

老翁那還起得來，半跪半蹲，道：「我和我女兒翠翠相依爲命，公子爺，我們可是清白人家，只因我借了他們幾兩銀子，一時無法清還，竟把我那女兒翠翠擄走了，說是用我女兒來抵償那幾兩銀子的本息，公子爺，我們可是清白人家，我那翠翠可是最乖、最孝順的女兒。」

鴇兒道：「公子爺，你可休聽他胡說，這老兒把他女兒翠翠賣給我，可是白紙黑字，有憑有証。」

那公子道：「是麼？你去把那翠翠喚出來，我有主意。」

驀聽桌上啪的一聲，登時金光閃閃，原來那公子把一錦袋黃金，抛在桌上，任那金錠兒滾出袋來，閃閃生輝。

那鴇兒眼睛亮了，慌忙吩咐人去帶那翠翠來，一會兒工夫，一個十六七歲、衣衫破爛、臉上臂上全見鞭痕的姑娘被拉了出來。一見地上的老翁，登時嚎啕大哭，撲了上去，父女兩人抱頭大哭，只哭得地暗天愁。

那公子道：「媽媽，你上去把這姑娘的賣身契取來，我十倍還給你如何？」

地上的老翁忽然叫道：「公子爺，那有甚麼賣身契，不過是他們事先寫好了，硬把我的指模印上。那是沒有的事，這王八鴇兒們喪盡天良，一年中不知糟蹋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兒。」

那公子道：「你且休言語，我自有主意。」

不一會工夫，那姑娘的賣身契取來了，那公子……這是怎麼啦？聲調竟冷得怕人，對那老翁道：「你且看看，可就是你這翠翠的賣身契？」

鴇兒慌了，道：「公子爺，可不能給他！」

公子道：「你是要這張紙，還是要這金錠兒。」

老翁顫抖的手接過紙頭，眼中也噴出火來，道：「正是這些喪盡天良的王八鴇兒……」

那公子一招手，可把黑壓壓一屋子的王八鴇兒，連同不下二十多個姑娘們，驚得目瞪口呆，皆因那張在老翁手上的紙頭，竟冉冉飛入那公子手中，而且在燭上燒了。隨拿起桌上的一錠金子，給那老翁道：「拿去，做個小買賣，從此，你父女相依，再不會受人欺負了。」

那滿屋子的人可都倒抽了口涼氣，那金錠兒少說也值得百十兩銀子，那窮苦人家，可是一生一世也賺不到的，眞沒想到會有這樣慷慨的豪客。

鴇兒的眼兒可跟着那金錠兒在轉，現在又落在桌上那袋金錠兒上了。

那公子掃了屋中的鶯鶯燕燕一眼，才又轉頭對鴇兒道：「媽媽，我這袋金子，能值得多少銀子？再加上這個。」

鴇兒嚥了口唾沫，道：「數千兩！不……萬……萬……」

原來那袋兒中更有一個小錦袋，那公子倒入掌中，竟是霞光流轉的明珠，她是鴇兒，怎會不識貨，似那樣大的明珠，便數千兩金一顆亦難買到。

公子道：「好，你去把這些姑娘們的賣身契，一併取來，還有，有多少現銀，也給我取來。」

那鴇兒那還敢說半個不字，取來的銀子竟有千餘兩。那公子把賣身契

一張張給姑娘們看過了，即刻在燭上燒了，然後把銀子分給了她們。

那鴇兒心花怒放，屋中門外，她有多少王八打手，別說這公子慷慨，視錢財如糞土了，任他去作主罷，嘿嘿！桌上的金子明珠，還怕不是她的。

那公子吩咐千恩萬謝的姑娘們，盡快去收拾自己的衣物離去。把桌上的金子明珠，推過一邊，道：「媽媽，待她們一走，這些金珠可全是你的了。」

還怕不是她的了，這鴇兒倒也是見過世面的，也不心急，不，她心急的，急着讓那些姑娘們快快離開。直到最後一個姑娘也千恩萬謝走了。那公子才道：「媽媽，你吩咐他們，快去關上大門。」

鴇兒心花怒放，道：「正是，財不可露眼，這是應該。」

不料梨花院大門一關，陡然間，不知怎的，那公子只一揮手，桌上的蠟燭、四角懸掛的琉璃燈，竟突然熄滅，一陣驚呼之聲後，一時間，慘呼聲聲，但瞬即寂然了。

梨花門巷梨花院，又只剩下了院鎖冷月清輝。

第二天，一直到過午了，才轟傳了杭州城梨花院中發生了駭人的命案，連鴇兒及王八打手，共二十三人，全部屍橫院中，更奇的是：死者只見眉心一點紅，身上無傷，但死狀却極恐怖，竟像全是被嚇死的一般。

更奇的是，那湧金門、清波門一帶的負責城守官衙，以及杭州府衙門，竟不聲張，把屍首掩埋了。到了傍晚，方傳出知府大人在睡夢中被人割鬚、斷了髮，一些肚滿腸肥的地方官吏，死得不明不白！同樣是：眉心一點紅！

天劍蕭郎！當然是天劍蕭郎！

除了天劍蕭郎，還會有誰？不是早已傳說天劍蕭郎專和煙花門巷中人作對，自也不放過和王八鴇兒勾結的那些汚吏貪官。

是那善良的人們，自是只有額手稱慶的，是以雖然轟傳開去，奔相私語走告，却未爲杭州城帶來紛擾，是那善良的人們，仍然照常樂其業、安其居，杭州城的六市三街，仍然攘往熙來。

可就是一宗，煙花門巷再不聞管弦，甚至連酒樓也少了那盈耳的笙歌。

小孤山上，天劍蕭郎的招魂幡乃在迎風飄展，自從這招魂幡懸上了那株高逾數丈的樹梢，眞不知是怎生掛上去的，不知是不能取下，還是不敢取下，總之，一晃七八日了，仍然招展如故。

不，誰說天劍蕭郎死了，不就在這招魂幡掛出的當天晚上，梨花院不就遭到滅門慘禍，知府大人不就在那同一晚間，被割鬚斷髮。

不錯，有人傳說死者身無傷痕，只有眉心一點紅，像是被嚇死的，於是附會的謠言，便又傳開了，說是來尋煙花門巷作對的天劍蕭郎，便死了也化作厲鬼，不放過那些喪盡天良、吸血的王八鴇兒，故爾死後亦被吸了血去，那死者身無傷痕，只有眉心一點紅，便是証據。

謠言流傳久了，說的人多了，附會謠言便也成了眞，便也無人不信了。

那樓外樓的掌櫃，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有道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但自從那天劍蕭郎的招魂幡掛出後，這孤山路邊，面對湖心亭的樓外樓，便酒客裹足了，西冷冷於西，孤山可眞改錯了名兒，隨着那傳聞漸漸冷了下來，這樓外樓可就熱鬧起來了，遊客如鯽，酒客又滿樓。

這一日，已是那招魂幡懸出的十日了，日曬、風吹、雨淋，那白布也已有些變黃了，甚至那打從孤山路上的遊人，也不再指爲笑談，也少抬頭去望了。午時才過，樓中來了一個狂生，劍眉朗目，只要他一凝眸，兩眼便炯炯生芒，丰神俊朗，雖衣文生服，却難掩那英爽氣概。

只見他倚窗面湖而坐，獨酌自斟，意態閒逸，這樓外樓若不是非富即貴，王孫公子，豪客商賈，也不能登臨的，要知一席筵酒，抵得貧苦人家半年糧，是以那座上皆華服衣冠中人，驀聽有人把桌子一拍，怨聲帶怒，說道：「端的可惡，那來這天劍蕭郎，你我再想聞歌蘇堤，攜妓西冷，是再不能的了。」

是一個醉酒的狂生，怒形於色，同坐的亦是兩個衣着華美的少年，一個急道：「兄台休要口不擇言，需防……」

那醉酒的狂生怒道：「怕甚麼！你沒見那魂兮歸來，不信他死後亦會變厲鬼。」

忽聽有人朗朗大笑，原來是鄰坐的一個美少年，也是獨據一桌的，端起酒杯，却不向這倚窗獨坐的少年，道：「你不認爲他說得很對麼，說甚麼天劍蕭郎，天劍風流，是煞風流就眞。而且是個沒膽的匪類，這幡已懸掛十日了，若還不死，怎會不敢現身出來，若已成了死鬼，也該成個厲鬼才是，兄台，你說是不是？」

這倚窗獨坐、劍眉朗目少年也一聲朗笑，道：「當眞那天劍蕭郎那配稱天劍風流，既然煞風流，兄台輕功絕世無雙，何不取下此幡？」

那美少年朗朗大笑，笑聲好不清脆，宛若珠落玉盤，霍地一騰身，跳上桌面，只聽嘩啦啦一陣暴响，原來那美少年一脚掃去，那桌上的杯盤碗盞，竟齊向那劍眉星目的少年飛去，叫道：「殺人賊在這裡了，三班衙役何在，他就是天劍蕭郎！」

那少年正是天劍蕭郎，今日方從天目山回轉杭城，聽得傳聞，就知是天魔女找來了，當眞怒放心花，即刻來到孤山。一見那高懸於樹梢之上的白幡，更不懷疑了，若非有絕世輕功，如何能懸掛上去，只可惜傳言天魔女化身百變，無人能敢說見她的眞面目。

嘿嘿！既然懸幡在此，還怕她不前來麼，甚至毫不懷疑，知天魔女必在這樓外樓酒樓之中，他倚窗獨坐，早已把座中酒客，逐一作了端詳。

但那酒客之中，衣著華美，少年雖有，却更多衣雖華美，但一看便知是江湖中人，而且不在少數，他心下狐疑，原以爲天魔女必在這些人中，待這美少年一站出來，可就恍然大悟了，心說：「好哇！原來是你！」

天劍蕭郎萬萬料不到她竟賊喊捉賊。一見杯盤連餚帶湯汁飛來，一時倒眞慌了手脚。要知那杯盤碗盞豈能傷得了他，但難免會濺得一身湯汁，忙倏地一騰身，珠簾倒捲，端的好輕功，內家功夫更精湛，那雙脚竟沾在天花板上，竟然不墜！

說時遲，只聽嘩啦啦暴响連天，怒吼之聲如雷，倉郎郎兵刃齊亮，原來那酒樓中的酒客，倒有十數位是金陵城平江府、揚州府、蘇州府，以及這杭州府的捕快頭兒扮的，原都不識天劍蕭郎，却皆是老江湖，嘿嘿！妙極，一瞧這高懸的布幡，便知是江湖中人的挑戰書，可不用去瞎尋訪了。那平江府的捕頭苗雄，可是經過大風大浪的，年近六十，江南地，六扇門中稱尊，被他捕獲的大盜，破過的大案，不計其數，手底下功夫更老辣。鍊子錘生平未逢敵手，自天劍蕭郎在平江府秦淮河畔的石板街，救盼盼，殺死了兩個王八鴇兒，石板街上一十三家大妓院，簡直被天劍蕭郎夷平了，自是震動了金陵城，提轄嚴令平江府限期破案，天劍蕭郎順江而下，一路把風月場犁庭掃穴，再又傷人無數，這苗雄領了捕拿文書，也一路追趕前來，沿途自也會合了揚州府、蘇州府，如今再又加上了杭州府縣的捕快頭兒、六扇門中的捕快，可說傾巢而出。苗雄當仁不讓，作了總提調，在這小孤山樓外樓，以及西冷橋與斷橋，設下天羅地網。

嘿嘿，當眞妙極，天劍蕭郎只要在小孤山上一現身，立即封鎖西冷橋與斷橋，任他武功高强，插翅也難飛出。

不料今日已是第九日了，那天劍蕭郎竟不現身，唯有苗雄信心反倒與日俱增，說道：「除非天劍蕭郎從此不再在江湖上行走，否則必會前來。」安慰大家安心勿躁。

原來這便是任那布幡高懸，並不取下之故。

杭州府知府被割髯斷鬚，湧金門和清波門的城守被殺，殺官如同造反，何況再加上梨花院二十三條人命關天，那還了得，豈會善甘罷休，便因苗雄向官府討了限，要安排窩弓擒猛虎。

大夥兒苦的是竟無一人識得天劍蕭郎，自也曾找來煙花女查問，可全受過天劍蕭郎的大恩，簡直當作救苦救難的神靈來供奉，那肯說眞話，便有那自甘墮落的，可也全嚇破了膽，問十個，倒有十個不同描述。

那苗雄也不深究，到底是老江湖，嘿！今兒可不是等到了，聽得那美少年高叫一聲天劍蕭郎，藏在衣底的兵刃，可都亮了出來，奔向那劍眉星目的少年。

薑是老的辣，鍊子錘呼的一聲，不是擊向少年，而是掃向他身後，皆因少年臨窗，是以斷他去路。

那劍眉星目的少年，正是天劍蕭郎，碗盞砸在窗台，碎成片片飛，當眞藝高人膽大，又那會把這些六扇門中人放在眼裡，呵呵一笑，任那鍊子錘從腦後掠過，他竟瞧也不瞧一眼，仍落回原位，笑迷迷的眼兒竟不離開那少年，說：「多謝了，小兄弟，多謝你替我揚名兒。」他手中筷子仍在手，反手一點，像是腦後長了眼睛，倏地向鍊子錘的錘頭點去，那錘已掠過他腦後，鍊子長一丈五尺，去勢已盡，天劍蕭郎那一點，倒給錘上加了力道，苗雄啊呀一聲，竟站立不穩，向前撲去。

（未完・一）

上文提要：黃書郎與文彩來到劉寡婦門前，石不悔的手下上前干涉，對方一見文彩的美色，決定把她獻給石不悔，於是只准文彩進屋，不准黃書郎入內，結果被黃書郎痛懲，負傷離去，不久，石不悔率領六名大漢趕至，黃書郎氣定神閒，要求對方往土坡上決戰，石不悔欲把黃書郎置諸死地，一出手便是狠招，黃書郎一橫鋼棒，左手同時出刀，冷焰一閃，石不悔摔刀狂叫……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施計調虎離山　潛進秘室救人

那把刀把上還有一段手臂在上。

石不悔左手托起鮮血狂洒的右肘，抖着鮮血大吼：「殺，殺了這個王八操的，我要他死呀！」

果然，七個漢子齊動手，扇形的往黃書郎殺過來了。

石不悔已痛得不知是跑還是跳，他一味的叫着：「快，殺了這狗養的。」

黃書郎呵呵一聲笑，他一頭撞進七個人的圈子裡，殺吧！叮噹之聲才響起，刀槍已經上了天。

他的鋼棒打得狠，有三個已經被他打得當場昏死在地上，另外四個拚了命，只不過他們弄錯了對象。

黃書郎是甚麼人物，他會把這些人放在心上？

只見他發一聲喊：「統統躺下。」

便在他的吼聲裡，另外四個人也挨了他的棒子，有一個還在腿上挨一刀，原因是那人想伸腿把黃書郎絆倒，却不料黃書郎的尖刀太快了，狠狠的戳在他的小腿上。

黑漢杜明也躺下了，這一回他的頭上挨了一記狠的。

於是，一共八個人，地上躺了七個昏死的。

石不悔沒有躺下，他抖着血臂冒冷汗。

「嘖嘖，一定很痛。」

「操你娘，你贏了吃豆腐不是……」

「你不再想殺我了吧？」

「老子想吃你的心肝。」

「行，我就站在這裡不動顫，我看你怎樣吃掉我的心和肝。」

石不悔痛得慘，却仍然怪叫：「你……你等着，老子自會有吃你心肝的一天。」

黃書郎一笑，道：「你是煮熟的鴨子。」

「甚麼意思？」

「嘴硬！我想着，何不再給你一棒子，叫你和他們一樣的睡在這土坡上。」

石不悔大叫道：「好小子，你殘無仁道呀，老子被你斷去一臂，你還不滿意呀！難道江湖上的仁義道德你一點也不顧了？你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黃書郎道：「我是個人人討厭的人物，江湖仁義那得看甚麼人了。」

石不悔猛一楞，他忍着痛苦，道：「你……你……莫非是江湖上人人討厭，都想剝你皮的『惡客黃鼠狠』？你……你一定是他……」

黃書郎大笑道：「我說我的當不成我妹夫的石大老爺，你怎麼這時候才想到通名報姓呀？我正是人稱惡客的那位你們想要我命的人。」

他心中可樂透了。

石不悔可後悔了。

如果當時問明這傢伙就是惡客黃鼠狠，這消息馬上送到涼河黑紅門總堂，當然不會和他動刀子。

他恨，當然也後悔。

「算老子倒楣，他媽的……」

石不悔罵着，便也走向昏倒在地上的黑漢杜明身邊，只見他惡狠狠的踢着杜明的身子，罵道：「你娘的臭皮，甚麼人你不惹，你却惹上惡客，我踢死你個王八蛋。」

他把一腔怒火發洩在杜明身上，只可惜杜明不知道，因為杜明已被黃書郎敲昏了。

石不悔踢了幾脚後，他又惡狠狠的對黃書郎吼道：「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有得見，你小子出了名的狠，黑紅門都等着找你的人，你跑不了的。」

黃書郎咬咬牙道：「為你自己擔心吧，姓石的，快去找人治了你，血流光了，想活命也難。」

果然，石不悔托着右肘，往八里莊的街上奔去。

黃書郎看看草地上，他搖搖頭，收起傢伙下土坡。

只不過他剛到大車邊，斜刺裡走來個十分體面的老先生，老先生後面還有個伙計。

「朋友，你等會走。」

黃書郎看了老者一眼，道：「有事？」

「老漢姓劉，在八里莊，我是大戶。」

黃書郎心中又樂了。

他把大車又停住，拉着劉老一邊走，邊對幾個看熱鬧的乾乾一笑，道：「好戲已演完，各位可以回家了。」

幾個年輕的好像對他蠻親熱似的，點點頭便往小鎮上走去了。

「你是我那表妹的公公吧？」

「這麼說來，你眞的是我媳婦的表兄了？」

「是呀！」

「可是，我還沒聽見過她說有你這麼一位表兄呀！」

「我的親戚可多着吶，你怕是一個也沒見過。」

「說的也是，秀秀只不過是我的兒媳婦。」

黃書郎面皮一緊，道：「你是個老糊塗蛋。」

「你怎麼罵我？」

「罵你是便宜你，火大了還修理你！」

「你還想打我？」

「你以為我不敢？」他的棒子在手中又旋起來了。

跟在劉老身後的伙計忙上前：「不要打我家老爺子，他這麼大年紀。」

黃書郎叱道：「我問你，你兒子是怎麼死的？是我表妹害死的？嗯？」

劉老搖搖頭，道：「是我兒子在山上騎馬摔死的，只不過這件事情我很懷疑，一直壓在心裡，如今見你是一位能人，所以我才叫住你。」

「叫我幹甚麼？」

「請替我查一查我兒子是怎麼死的呀！」

黃書郎道：「你却把我的表妹囚在那三合院，叫她一人多孤單，你不覺得太過份？」

劉老嘆口氣，道：「進門第三天便尅死我兒子，我沒有虐待她，我叫她住在三合院，却也不少她的吃喝呀！」

黃書郎道：「你却答應百日之後叫她嫁那『喪門神』石不悔，是嗎？」

劉老再嘆氣，道：「姓石的我惹不起，我……」

黃書郎道：「姓石的已斷了一條手臂，你還要把我的表妹嫁給他嗎？」

劉老四下看了一眼，道：「你為甚麼不把他殺掉？」

黃書郎楞了一下，道：「殺死石不悔為甚麼？」

「姓石的養了幾個害人精，八里莊他成了土皇上，你知道多少人希望他早死掉呀！」

黃書郎道：「我聽說姓石的有朋友是黑紅門的人物，這件事你知道嗎？」

劉老道：「他就是仗着黑紅門才欺壓人的。」

黃書郎道：「你如今攔住我，敢情是叫我為你做些甚麼了？」

劉老道：「請替我查一查我兒子到底是如何墮馬死的。」

黃書郎道：「我替人辦事的價碼是很高的，你不心痛銀子？」

劉老道：「銀子不計較，你開價吧！」

想了一下，黃書郎道：「價碼先不開，你回去派個會侍候人的老媽子，三合院裡住着兩個美姑娘，她們需要人侍候，至於你兒子的事，我擔綱了。」

劉老連忙打躬致謝，道：「見你的武功，我知道自己找對了人，敢問你的名字眞的叫黃鼠狠？」

笑笑，黃書郎道：「天下那有人叫黃鼠狠的？我姓黃不假，只不過是書香的書，楊六郎的郎。」

劉老點頭道：「好名字。」

黃書郎道：「名字好沒有甚麼用，最要緊的是心好，我的心是好的。」

劉老忙又點頭，道：「九里灣出了你這麼一位好人，九里灣人傑地靈吶！」

黃書郎眞想笑，只不過他忍住了。

他跳上了大車，「嘘」的一聲抖着繮繩，他又回頭，對劉老道：「回去吧，過不了十天八天，我就會查出你兒子是怎麼被人家害死的。」

他此言一出，劉老眞的怔在當場不動了。

他一直懷疑兒子死在山溝裡，他的兒子也會武，怎麼會在大山裡墮馬的？

* * *

黃書郎把馬車趕在大山裡，他把拉大車的那匹老馬解下套，大車就丢在山道邊，他騎上老馬往回趕，車上吃的也帶走了。

他必須盡快救出小流球。

小流球被囚在清河鎮上黑紅門第二十四分堂中，皮肉之苦沒關係，怕的是黑紅門的手段毒辣，說不定小流球被他們整殘廢。

原以為大車上袋子裡裝的是小流球，怎麼會想到布袋裡裝的是文彩姑娘。

如今黃書郎騎着老馬往清河鎮上趕，他仍然走在那條來時路。

也眞巧，他又到了那段小山道上了，他不由得抬頭看，他看往林子裡面……因為黑紅門有三個人赤裸裸的被他拴在林子裡。

黃書郎眞想下馬去看看。

連百瑞、小張、老李三個黑紅門的人，想是已經被人救走了吧！

他才剛剛走過去幾十丈遠，忽然傳來一聲喊：「喂，救救我們呀！」

黃書郎猛一楞，這是男子聲音。

他撥回馬上了山，一頭衝進林子裡。

於是，他哈哈的在馬上笑了。

他先是看看落日，算一算時辰，不由得點着頭，道：「一天不吃不喝、赤裸裸的被拴在林子裡，眞夠受的了。」

他拍馬到了林子裡面，老馬不動了，因為黃書郎下了馬背，把馬也拴在樹旁了。

「救救我們呀！」

三個人還未曾看見黃書郎的人，只不過黃書郎却知道他們三人正在活受罪。

「嗨，我來救你們了。」

黃書郎邊叫，邊閃身在三個赤裸漢子面前，他哈哈的笑起來了。

「是你，狗養的，你又回來了。」

「來救你三位呀！」

連百瑞大怒，罵道：「操，你是坑爺們的人，你會救爺們？」

黃書郎道：「沒聽人說，解繩還需綁繩人吶？」

連百瑞又罵：「你放屁，那句話不是用在這裡的。」

黃書郎道：「只不過我很奇怪，一整天就沒有別的人在此經過？」

連百瑞道：「有，却都是些不敢多事的膽小鬼，他們發覺我三人赤裸裸的，回頭就逃走了。」

一笑，黃書郎道：「這叫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年頭，誰也不願往自己身上攔是非，嘿……大概只有我吧！」

他的話不差，他就是不怕是非上身，就好像他乾爹與田大叔二人一樣——他們是幹攔是非吃飯的人物。

黃書郎襲承了他二老衣鉢，江湖上才有了「惡客」出現，提到惡客，誰都會想到是黃鼠狠。

搓搓手，黃書郎笑問連百瑞：「如此說來，沒人出手搭救三位了？」

「如果有人來救，老子們早就不用在此現醜了。」

黃書郎一笑，道：「如此三位也一定餓壞了。」

連百瑞怒目而視，道：「一天一夜滴水未進，你小子以為爺們餓不餓？」

黃書郎又笑笑，道：「眞受罪，只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三位並未被狠吃掉，那是不幸中的大幸呀！」

連百瑞咒罵，道：「去你娘的，天快亮時來了兩頭惡狠，害得小張老李拚命的叫、大聲的喊，你看看，他二人雖把狠嚇走，可也喉管喊破叫不出聲來了，小子呀，這都是拜你所賜，這筆帳……」

黃書郎這才明白，為甚麼小張與老李不說話，原來二人的喉嚨啞掉了。

他想着當兩頭狠來的時候，三個人的模樣一定很緊張，也一定很逗人。

兩隻巴掌用力拍，發出叭的一聲響，黃書郎道：「如果有我在，那狠一定不敢來。」他又想了一下，道：「我這就為三位拿吃的來，你們忍一下。」

他並未去取吃的，他用一根老籐，先把連百瑞用老籐拉上樹，把他拴在樹上。

連百瑞已氣得鼻孔冒青煙，道：「你打算把老子們拴在樹上呀？你不如乾脆殺了爺們。」

黃書郎道：「把人殺死多沒意思，我不但不殺三位，更不把三位送給野狠當點心，三位在這樹上面，保證你們不再受威脅。」

他的動作動快，又把不會開口的小張和老李也拉在樹上，牢牢的拴着。

黃書郎跳下樹，抬頭看，笑道：「別擔心，我給三位拿吃的。」

他走近老馬，馬背上拴着個袋子，袋子裡本來是連百瑞帶在大車上的吃食，如今黃書郎拿了幾張大餅和肉，笑道：「我是個很體諒別人痛苦的人，你看看，又是酒又是餅，我全給你拿上來了。」

連百瑞還眞嚥口水。

他已經餓壞了，見了吃的便想張嘴。

但他張嘴先罵人：「你娘的，逗人吶！」

黃書郎道：「你別罵，先喝上一口酒。」

酒袋送到嘴邊，連百瑞眞的張口喝，只不過只喝了一口，黃書郎便拿開了。

「我還要喝。」

「當然可以，只不過你得回答我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你們把小流球麼樣了？」

「那個王八蛋，他是你小子的死硬派，哼！他雖然嘴巴硬骨頭硬，老子們還是有辦法弄清楚你的藏身處。」

黃書郎心中不自在，小白菜跑去大山裡，引來黑紅門的大護法洪上天、內堂執事丁卯仁與「鐵頭」向冲三個惡漢，在山洞口上堵住了他。

想起這回事，他就更急着救出小流球。

* * *

大餅在連百瑞的面前抖了抖，黃書郎道：「我只問小流球現在怎麼樣了？」

「他是受了點罪，只不過他還死不了。」

「你們把他囚在甚麼地方？」

「囚在一個你休想找到的地方。」

黃書郎道：「那是個甚麼好地方？」

「行刑拷打，人犯叫聲傳不出去的地方，小子，你打算救出小流球？」

黃書郎面色一緊，道：「連副堂主，你三位應該感謝小流球。」

「怎麼說？」

黃書郎咬咬牙，道：「因為小流球命大，他沒有死，如果小流球死了，三位只好去陪小流球了。」他怒視着連百瑞，又道：「左少强的寶物我拿的，關小流球甚麼屁事，你們拿不到我，往小流球頭上發洩不是……娘的。」

連百瑞也忿怒的道：「你二人就好像鍊與錘，我們找上小流球並未找錯人，不是把你弄出來了？」

黃書郎道：「不錯，是把老子弄出來了，可是你們也休想過太平日子了。」他舉起頭上的大餅，又道：「本想餓你們三天三夜的，可是我還是不忍心，我比你們仁義多了。」

他把大餅掛在樹上，三個人三張大餅掛在每個人的面前，便刷的一聲跳下樹。

他抬頭，哈哈一聲笑，道：「三位省着吃，這也許是你們救命的大餅吶！」

樹上，連百瑞嚼着大餅罵：「滾你媽的老蛋。」

黃書郎當然不會放走連百瑞三人，他需要先將小流球救出來，如果小流球不先救出來，小流球必死無異。

黃書郎騎着那匹跑不快的老馬並不急，因為他沒有放掉連百瑞三人，他也慶幸連百瑞三人未曾被人救走。

他摸摸腰帶拴的小包袱，裡面包着的是夜明珠與金首飾，至於那一萬兩銀票，早已經孝敬給田大叔與田大嬸二位老人家了。

想起田大叔過的那種苦日子，倒也令黃書郎唏噓不已，江湖上翻滾了四十年，老來受着那種活罪，實在令他想不通上天眞的是否公平。

* * *

黃書郎是個很有頭腦的殺手，有人叫他惡客，他覺得並沒有損了他甚麼——黃鼠狠本來就是不受歡迎的，黃鼠狠本就是給人製造麻煩的。

只不過黃鼠狠心中也想着，這年頭名字不重要，行動才是眞的，只要天地良心放中央，管別人叫你甚麼也不重要了。

他在距離清河鎮三里多的時候，便把那匹老馬放走了。

他不會騎着黑紅門的老馬進入清河鎮的，那會引起黑紅門的徒衆注意。

黃書郎提着那袋吃的，回到打更老六那城牆邊小破屋中的時侯，只見打更老六正提着燈籠，準備去打更了。

黃書郎的出現，令打更老六既驚又喜的一把抓住他的手，低聲的道：「黃爺，你回來了。」

黃書郎道：「我當然要回來。」

打更老六道：「我差一點急死了。」

黃書郎道：「甚麼事？」

打更老六道：「昨夜四更我打更時，路過黑紅門分堂的後門口，我聽得有哎呀叫聲傳出來，那聲音聽起來有如隔了幾道牆，但我却知道是小流球，黃爺，那大車上必然不是小流球，你白跑一趟了。」

黃書郎笑了，道：「車上是個大姑娘。」

打更老六驚道：「他們把姑娘納入布袋裡？」

黃書朗道：「他們甚麼事也幹得出來。」

打更老六道：「布袋裡裝的是誰家的大姑娘？」

黃書郎道：「就是城南文老頭的女兒文彩姑娘。」

打更老六道：「眞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

黃書郎道：「我把文彩姑娘藏了個地方暫時住下來，我現在就去救小流球。」

打更老六道：「黃爺，我能幫甚麼忙嗎？」

黃書郎道：「你去打更，這種事你不能插手。」

打更老六道：「如果有用得着我老六的地方，黃爺，你只管吩咐一聲，我老六只是個打更的，這條命不值甚麼。」

黃書郎笑笑，道：「我們的命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要把這條命發揮得淋漓盡至，就算是死，他娘的也要死得轟轟烈烈。」

打更老六重重的點着頭，道：「黃爺，你這話我懂，小流球也懂，所以……」

黃書郎道：「別說了，我在你這兒睡一覺，三更天的時候你叫我起來。」

是的，黃書郎必須睡一覺了，折騰了一天又一夜，他便是鐵打的身子也生銹了。

打更老六忙點頭，提着燈籠往外走，小破屋刹時一片漆黑，因為打更老六只有一盞燈，他提去打更了。

* * *

那年頭不像現在這麼方便，打更

的人有鐘可以用，在當時可沒有這玩意兒，打更的人按時從二更打起，一個時辰打更一次，直到五更天。

打更的守時打更，他們憑時的方法有幾種，有的眞正不睡覺，吃茶喝酒看着香火……燃着一根香看時辰，一般而言，一炷香一個時辰，衙門或大戶供香來用。

打更老六不是用香，他用水——有一個漏斗，一邊放了一茶壺的水，那茶壺底部有個小小洞縫，茶壺的水就從底部一滴滴的滴在一個缺口碗裡面，那缺口處接了個小竹片，竹片的一端就連在一塊石頭上方，那石頭就在打更老六的枕頭附近，等到缺口碗積滿了水，水就會流過竹片滴在石頭上，石頭上濺了水，便也把打更老六濺醒了。

這方法也是打更老六研究出來的，所以他打過更以後照舊的睡大覺。

現在，黃書郎睡在破板床上，打更老六就把水移開了。

打更老六當然要黃書郎安靜的睡大覺，他今夜要守在破床外。

只不過，黃書郎並未睡多久，像他這種人物，只要瞇上一陣，精神便立刻恢復過來了。

＊　＊　＊

如果黃書郎立刻奔向黑紅門清河鎭分堂後院去救人，他就是個笨蛋。

黃書郎當然不是笨蛋，所以他先去找小白菜。

小白菜把洪上天三人引到他常去的山洞，也許那不是小白菜的意願，有可能是他們暗中逼她，那當然是個圈套。

既然黑紅門能利用小白菜，他又爲甚麼不利用？

黃書郎以爲如果小白菜前去黑紅門說謊，黑紅門一定會相信她的話。

當然，黃書郎也不想叫黑紅門殺了小白菜，因爲小白菜至少也是對小流球一片愛心與眞誠。

現在，他順着一道院墻到了一家邊廂房附近，挺熱的天，有不少人剛剛才睡着。

黃書郎掠過了墻，站在廂房的後窗外，他還未曾伸頭仔細往廂房中看，便聞得屋子裡傳出一聲細細的低聲來：「是黃爺嗎？」

笑了。

黃書郎一聽便知道是小白菜的聲音。

他站在窗外不動顫，木然的看着窗內的小白菜。

「黃爺，我每天都在等你來殺我，我睡不着，我知道你早晚都會來的。」

黃書郎仍然不開口，他木然的想着這小女人。

小白菜又道：「黃爺，我不想死，可是我做出對不起你與小流球的事，我死而無怨。」

她見黃書郎仍然不開口，便又道：「只不過在我死之後，勞煩黃爺帶一句話，去告訴小流球，就說我小白菜此生就愛他一個人。」

黃書郎開口了。

他的聲音雖然小，但却充滿了威嚴，道：「黑紅門的人不會再來找你了吧？」

小白菜道：「他們還找我幹甚麼？他們相信我一定活不長，因爲黃爺會來取我的命，我出賣了你，黃爺，他們仍然沒有放掉小流球。」

黃書郎道：「妳眞笨，也可憐，黑紅門怎會輕易放了小流球？他們最後就是取他的命。」

小白菜落淚了，她楚楚可憐的道：「我却不能與小流球在一起，唉！」

黃書郎道：「小白菜，我不是來殺妳的，我是來救妳的，我怎麼會殺一個女人？」

小白菜粉臉一仰，道：「救我？」

「是的，我就是爲救妳而來。」

「黃爺，你果然是英雄。」

「只不過妳現在快去一趟黑紅門。」

「我連他們的門前台階也未曾上，他們便拒絕我再進門，因爲他們不許我去見小流球。」

淡淡的，黃書郎道：「我有辦法叫你進得黑紅門的大門，妳穿好衣裳快隨我來。」

＊　＊　＊

小白菜的動作眞是快，披件薄衣衫便跑到門外了。

她靦覥的站在黃書郎面前，道：「黃爺，這一回我完全聽你的。」

黃書郎伸手拉着小白菜，走得可眞夠快。

兩個人邊跑邊說話，當然是黃書郎在說話，小白菜仔細的在聽着。

等到快到街上，小白菜方才點頭，道：「好，我這就狠下心來敲他們幾個了。」

也不知黃書郎教小白菜甚麼，她的臉上是一片喜悅之色，這是玩命的，想不到小白菜還能笑。

黃書郎指指清河鎭的南街頭，低聲道：「妳去吧，裝的可得像是那麼一回事呀！」

小白菜道：「黃爺放寬心，別的事情不會做，裝裝模樣騙騙人我在行。」

黃書郎笑了笑，招招手閃身不見了。

小白菜眞會裝腔，她雙手先將頭髮弄亂，衣衫也解了個半掩體的露出半隻奶幫子。

她沒喘大氣裝做喘大氣，一路奔到南街的黑紅門二十四分堂前的七層台階上坐下來。

大門上掛着兩盞紗燈，好像兩個大火球一樣，小白菜坐在下面大喘氣的道：「開門呀，不得了啦！」

她只叫了兩聲半，大門便被拉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壯漢，一般的黑又紅皮膚，兩隻眼睛像狗目一樣泛

紅色，剛睡着被吵醒就是他老兄這模樣。

「他娘的是妳呀！小白菜。」

「不得了啦。」

「別窮嚷嚷了，莫非是妳身邊少了個小流球，挺熱的夜妳熬不過？來來來，老子叫妳快活。」

小白菜尖聲道：「快出人命了，你還想找樂子。」

粗漢怪笑，道：「這年頭那天不死幾個人，人多的是，死人不稀奇。」

小白菜道：「我說的人不是別人呐。」

壯漢伸手拉小白菜，他發覺小白菜披頭散髮的樣子，立刻引得他心火上升了。

女人的原始味是很吸引男性的，更何況又是這種悶熱的半夜三更天。

他邊拉她邊笑道：「別管死了誰，先跟老子去痛快。」

小白菜尖聲道：「好，我跟你去，只不過如果你們的連副堂主死在大山裡，這個責任由你負。」

「甚麼？」

「我不想再多說。」

「妳說我們二當家……」

「他快死了，還有兩個跟班的，好像是……小張……老李……甚麼的。」

壯漢的慾火沒有了。

他的慾火變怒火，哇哇叫着拉緊小白菜，好像眞的怕小白菜跑了似的。

「走，跟我進去見向爺。」

小白菜道：「你們不是不讓我進門嗎？」

「情況不一樣，快走。」

小白菜被壯漢拉進大門的時候，附近傳來梆子聲，敢情打更老六在打三更了。

三更天正好眠，却是那壯漢一路穿廳走廊的來到後大廳廊前：「向爺，向爺，出事了。」

大廳內傳來「鐵頭」向冲的吼聲，道：「外面誰在貓子喊叫，這是甚麼時候了。」

大廳外，壯漢回道：「向爺，小白菜送來了消息，她說咱們二當家出事了。」

大廳內傳來沙沙穿衣聲，不旋踵間，光頭發亮的向冲大跨步的走到大廳門下來了。

他發覺壯漢仍然揪着小白菜不放。

「放開她。」

壯漢鬆手站一邊，向冲機警的道：「各處暗哨沒出漏子吧？」

壯漢忙應道：「小白菜是在大門外來的。」

向冲看看小白菜，冷冷道：「妳還活着？」

小白菜道：「如果我死了，你們的連爺也死定了，還有另外二人……」

向冲撲近小白菜，道：「怎麼說？」

小白菜道：「我是來賣消息的。」

「賣消息？」

「是的，小流球完了，我可是還要生活下去的，我得爲我自己弄些銀子，否則我靠誰？」

向冲冷冷道：「妳的消息是從甚麼地方弄來的？」

小白菜道：「從甚麼地方弄來消息並不重要，要緊的是這消息的可靠性，向爺，你不必多問，時間耗久了，連爺他們就沒救了。」

向冲道：「他們在甚麼地方？」

小白菜道：「那要等向爺出了銀子之後才知道。」

嘿嘿一聲怪笑，向冲道：「小白菜，老虎口中之食，妳也敢下手去掏取？」

小白菜道：「沒有銀子命也活不長，小流球我是不指望的。」

向冲冷笑一聲，道：「妳不以爲那個惡客黃鼠狼會不放過妳？」

小白菜道：「黃鼠狼那個王八蛋，不知躲在甚麼地方養傷去了，短時間他殺不了我。」

向冲也知道黃書郎傷得極重，但他却想不到黃書郎的傷已不礙事了。

他冷冷的道：「小白菜，妳說得也是，人嘛，總是要活下去的，好，我給你銀子。」

他回身走入大廳裡，用手托着兩錠銀子又走出來，笑對小白菜道：「呐，兩錠銀子共十兩，省着花用也夠妳花上兩個月了。」

小白菜哈哈笑了。

她笑着在搖頭，那模樣還眞令人莫測高深。

向冲就一楞。

「向爺呀，十兩銀子管甚麼用，你回回手吧！」

「妳想要多少？」

「至少不是十兩銀子就能收買我的消息。」

一邊的壯漢忿怒的道：「他娘的臭皮，敲竹槓子也不撿地方呀！老子揍妳。」

小白菜笑笑，道：「命都不管了，還怕甚麼打？只不過你們打了我，連爺他三人永遠也回不來了。」

向冲咬咬牙，道：「小白菜，銀子多了會燙妳的手的，妳要多考慮呀。」

小白菜道：「這種事情我一定會考慮再三，向爺，要是我的消息不實在，你們隨時可以切下我的頭。」

向冲怔住了。

從小白菜的這句話而論，連百瑞三人眞的出事了。

他本以爲半夜送走文彩姑娘，總堂一定會轉怒爲喜的，這件事恁誰也不會知道，然而連百瑞會在中途出事，太不可想像了。

向冲放低聲音，道：「小白菜，我問妳，妳知道連副堂主是幹甚麼去了？」

小白菜道：「這是醜事，最好少

問。」

向沖又是一怔。

小白菜的消息更正確了。

他對小白菜道：「妳要多少？」

小白菜大方的伸出一個粉指頭，道：「這個數。」

向沖道：「一百兩銀子呀？」

小白菜忙搖頭，道：「連爺三人的命太也不值銀子了吧，我說向爺。」

向沖道：「妳莫非是想要一千兩？」

小白菜道：「向爺，這個數目不算過份了吧？」

向沖怒吼一聲如虎，道：「可惡，敲竹槓敲上黑紅門來了，妳也不秤秤自己是個甚麼身份，竟然在我的面前獅子大開口，我問妳，小白菜，我立刻送妳一千兩現銀，妳扛得走嗎？」

小白菜一笑，道：「向堂主，誤了救人的時辰，可別怨我。」

向沖怒道：「小白菜，難道你不為小流球想了？」

小白菜道：「向堂主，你的意思是……」

向沖粗聲呵呵道：「妳把消息告訴我，我立刻放了小流球，妳不是為了小流球甘願一死嗎？」

小白菜道：「我是個重感情的人，但更重實際，向堂主，你們已把小流球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我就算有了小流球，又能怎樣？我必須生活呀。」

向沖叱道：「他娘的，眞現實。」

小白菜道：「現實也最實際。」

向沖道：「小白菜，妳可要打定主意了。」

小白菜道：「否則我也不敢找上門來了。」

向沖暗中咬咬牙，道：「小白菜，妳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小白菜道：「白爺，膽子也是練出來的，自從前一次帶着向爺去找黃鼠狠之後，我便也想通了，趁着黃鼠狠那惡客尚未來找我算賬之時，弄些銀子花花，就算有一天他宰了我，我也毫無怨言了。」

向沖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小白菜，算妳有種，妳等着，我給妳去拿銀子。」

向沖大步走回內室，他的動作眞夠快，只是轉眼間，便拿着一張千兩銀票走出來了。

他抖着銀票對小白菜道：「這是銀票一千兩，妳可以把連副堂主的消息告訴我了。」

小白菜伸手笑道：「拿來呀！」

向沖當然不怕小白菜賴賬使詐，他大方的把千兩銀票交在小白菜的手上。

小白菜却怕向沖在知道消息之後對她不利。

這兒乃是黑紅門二十四分堂所在，如果向沖想殺她，外面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小白菜當然有退路。

她的退路也是黃書郎教她的。

她很小心的折摺着那張大銀票，一邊還淡淡的道：「到今天我才發覺賺銀子是多麼的不容易。」

小白菜把銀票疊好了，便小心翼翼的塞在內衣的靠肚皮地方。

拍了拍，小白菜道：「向爺，這張銀票我也只能得一半，另一半我還得交給那位傳來消息的人的手上。」

向沖怒道：「甚麼人？」

小白菜道：「那人幹甚麼，我也不清楚，只不過我若是走不出黑紅門分堂的大門，那人就會把你們坑害我的事情傳揚江湖，向堂主，你不會為了一千兩銀子而落得個不仁不義失信於一個女人吧？」

向沖大罵，道：「他娘的，這是那位高人教妳的，哼！小白菜，我不會失信於妳，妳快說，連副堂主他們怎麼樣了？」

小白菜安心了。

她等的就是向沖說出這句話。

她的心中十分佩服黃書郎，便也坦然的一笑，道：「向爺，連副堂主他們昨夜就出事了。」

向沖雙眉一揚，道：「誰說的？」

小白菜道：「那人送來的消息是這麼說的。」

向沖道：「在甚麼地方出事了？」

小白菜道：「距此八里多的山道上，向爺，他三人眞淒慘，被人剝光了衣褲活活吊在大樹上，向爺呀，山中野狠多，去晚了眞怕他們被狠吃掉。」

向沖道：「消息正確？」

小白菜道：「我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向沖一聲暴吼，道：「來人。」

別以為黑紅門的人睡下了，只這麼一聲吼，從前面院子裡呼通通的跑來十七八個壯漢。

這些大漢拿着刀，有秩序的站在台階下面。

向沖對一邊的漢子吩咐，道：「家裡的門戶要守緊，若有閃失，小心你的腦袋。」

那人忙應道：「堂主寬心，我們大伙不睡覺。」

向沖又是一聲吼，道：「帶上我的杵，我們走。」

他當先往大門外走去，他不管小白菜了。

他相信小白菜騙不了他，因為小白菜沒有這種膽子。

向沖也想到了黃書郎，但他發覺又不可能，因為上次小白菜帶着他們堵住黃書郎，而且幾乎要了黃書郎的命，黃書郎當然是不會放過小白菜的。

那麼這一消息，當不會是黃書郎告訴小白菜的了。

向沖以為，黃書郎一定找地方在養傷了。

這就是把不可能變為可能，這種安排也只有黃書郎才幹得出來。

小白菜喜孜孜的走在暗巷中，她要回去睡覺了。

她以為黃書郎眞是個大好人，不但不記恨她，而且教她如何去賺向沖的銀子。

小白菜幾乎笑出聲來了。

* * *

黃書郎也幾乎笑出聲來了。

他才是眞正發自內心的歡笑。

當他看到小白菜把那麼一大張的銀票疊着塞進內衣裡，他就想大笑。

就在他聽得小白菜罵他惡客的時候，他十分稱許小白菜罵得正確，因為非如此不足以令向沖相信。

當然，最令黃書郎欲大笑出聲的，莫過於向沖率領着他的手下十多人，連夜奔出大門。

向沖是去救連百瑞三人的，三個人被裸體的拴在大樹上，兩天不吃東西，怕是早就餓慘了。

黃書郎躲在房坡上，他目送向沖等十幾人走向鎮外面，他樂透了。

他對於這種安排相當得意。

他對於不殺小白菜更着意的愉快不已——殺一個你以為該殺的人，不見得於事後就會舒坦，反倒是把一個你以為恨透了的人操縱在手中而又隨時加以利用，那才是令人愉悅的事。

黃書郎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下，支使小白菜前來敲詐黑紅門。

這不只是黑紅門的銀子骯髒，黑紅門的銀子也血腥，由小白菜這種女人敲他幾個花花，應不為過。

而小白菜也眞的照着黃書郎的交代去做了，並且做得相當成功。

現在，黃書郎連黑紅門隱藏在暗處的幾個暗樁也查看到了，他便也呵呵的笑了。

黃書郎只要發出呵呵的笑，那表示他是打從心眼裡高興。

順着山墻躍下地，黃書郎發覺黑紅門前面大院的邊廂房中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再看向大門下那兩盞大紗燈，便幽靈似的翻到大門外。

黃書郎發覺黑紅門的厚木門又關上了，這時候三更剛過不多久，街上是不會有人的。

沒有人才能順利的辦事情，黑夜也養了不少人，當然，這些靠黑夜過活的人並非全是道上兄弟，只不過上天總是公平的，所以黃書郎就在夜間趕來了。

黃書郎動了點小小手脚，他把兩盞紗燈猛一碰，火苗子立刻將紗燈燃着了。

黑紅門的大門雖然漆得朱紅色，兩邊還雕着蒼龍頭的伸出簷外，但當大火燒起來的時候，便也很快的發出剝剝聲，天乾物燥不得了，大火已往天上冲。

於是，兩扇大門拉開了，又是那壯漢奔出來，只不過他奔了兩步又回頭，他擊着鐵器大聲喊：「失火了。」

黑紅門的人也眞快，九個大漢跑過來。

九個人一齊吼：「水，提水啦！」

那大漢更是火大了，他咒罵：「這他娘的是一把怪火，紗燈還會着火呀。」

最後面也有人奔出來了。

七個女人還帶着兩個半大不小的娃兒，敢情向沖的內眷也住在這裡了。

向沖的內眷走到前面來，有個中年婦人急忙叫：「老爺子在那裡呀？怎麼不見老爺子。」

那壯漢奔過去，道：「夫人，老爺出城了，連副堂主出事了，老爺去救人的。」

中年婦人雙眉一揚，道：「趕快救火，小心防守，這一定是一着連環調虎離山之計，咱們千萬別上當。」

壯漢怔了一下，道：「夫人的意思，是老爺受騙了？」

中年婦人道：「便這把無名火也是有人故意放的。」

壯漢怪吼，道：「那個王八蛋如此大膽，敢來咱們黑紅門撒野。」

中年婦人道：「先救火要緊。」

便在這時候，四週又來了不少街坊鄰居，平日裡黑紅門還懂得敦睦鄰居，為的是「兎子不吃窩邊草，」還眞的有人提水來救火了。

* * *

黃書郎放了火，他去救人了。

他掠過了後院墻，爬在地上貼耳聽，因為他知道小流球被囚在地牢裡。

黑紅門各分堂都有不同的囚人地方，黃書郎也知道小流球被囚在後院左邊的廂房地下室中。

他貼耳在地下聽了一陣子，便輕巧的走進左廂窗下面——他以為人都往前面去救火了，便大方的推開了窗。

灰濛濛的屋子裡，好像有個人。

那根本就是一個人——一個坐在桌邊吃酒的人。

這個人一頭亂髮，鬍子就好像大山裡的茅草一樣，還有點扎人。

黃書郎怔了一下，他在想，這傢伙怎麼不去救火？

他伸頭窗內，道：「喂，老兄，前面失火了，你老兄怎麼不去救火？」

那人身子不動，他的頭側轉過來了。

那一雙眼珠子眞嚇人，白的多黑的多，他齜牙咧嘴的沖着黃書郎笑。

他的確是笑，只不過看在黃書郎的眼中，他寧願這人不笑還順眼。

「救火去呀。」

「天塌下來我也不管。」

「你只會喝酒？」

「我看守人犯。」

「甚麼人犯？」

那人唬的站起身來，眞嚇人，他的頭幾乎碰到橫樑，但聞得出氣有聲的吼道：「你是誰？」（未完・五）

上文提要：江楓征服了藍鳳後，從她口中得知天王門門主與天后宮宮主可能是唯一一個見過教主的人，離開藍鳳後，江楓趕到了和青鳳約定的會合地點，把消息告訴青鳳，突然，衣袂飄風之聲四起，青鳳馬上隱身不見，留下江楓獨拒天馬堂中最難對付的四人，結果，江楓一掌擊斃一品刀梁魁，技驚其餘三人，白天化在震駭中，不忘詢問江楓使的是甚麼招式……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協助名剎解危　兩女聯手殲敵

白天化道：「白某可以斷言，這絕不是武林三聖的武功。」

江楓全身脈穴已通，稍作調息，笑笑道：「不能說，白院主如想掂出江某人的斤兩，只有出手一試了，以你白院主見識之廣，相信在三五招內，就可瞧出我練的是甚麼掌力了。」

白天化呆住了，江楓心存殺機，軟硬不吃，希望逼白天化出手，藉機除去天馬堂這個最難測度的高手。

司徒藝已豪氣盡消，低聲說道：「申副堂主，江楓的武功奇奧難測，白院主一個人只怕應付不了，我和他聯手迎敵，妳施展十鳳齊飛，助我們一臂之力如何？」

態度大變，完全是一種情商求助的口氣。

江楓心中一動，忖道：「這個人能屈能伸，本性陰險，要早些除去，以絕後患。」

江楓心中雖是暗作盤算，但却並未搶先出手。

看準敵人的缺點所在，一舉間取敵之命，使敵人惶恐迷亂，已是江楓重要的對敵觀念，淩厲一擊，還不能取敵之命，就必須施展出由傳眞記上「悟」得的武功絕技，才能擺脫纏鬥。

如果動上手，十招之內無法克敵致勝，陷入了鏖戰的局面，很可能會落入重圍，不但會減少了震撼敵人的威望，也將激起衆多敵人的拚鬥意志，淪入敗亡的可能。

潰敵戰志，才能屈敵之兵，以寡勝衆。

江楓明白自己是威屈敵人戰志的王者，不宜淪入鏖戰數百招的形勢，這就是江楓不得不謹愼從事，眞是高處不勝寒啊！

申雪君果然從背囊中取出了名動武林的十鳳齊飛。

那是十隻金黃色鳳頭的鳥形暗器，有翼有尾，但體型不大，說它是金鳳，倒不如說它像金絲雀來得恰當。

申雪君纖巧的雙手，竟然能各握四隻，十鳳齊飛，已然八鳳在手。

江楓凝目瞧看，發覺了鳳翼會動。

這就非同小可了。

雙翼能夠活動的暗器，已不是攻取敵人時力道的强弱了，而是它必須具有高度的特殊技巧，才能出手。

它也明顯的表示出，這小小金鳳的腹內，可能別藏殺機。

千面女魅方妙那淬毒的寒鐵奪魂針，一擊之下，幾乎要了江楓的性命，武功技藝有承受一擊的金鐘罩、鐵布衫等外門氣功，不畏一般刀劍傷身的內家罡氣，但在江湖上，也有精煉尖利、細如髮絲、穿石透金的銳鋒暗器，這些暗器出自巧手、名匠，大部份都淬有奇毒。

江楓明白再也受不起第二次的傷害了，因爲易花手張四姑沒有第二顆能解奇毒的大還丹，何況，她也無法趕來援救。

武林中傳誦着十鳳齊飛的兇絕霸道，但却沒有人能說出它的殺人經過情形。

因爲，見過它出手的人都已死在十鳳齊飛之下。

武林三聖中，無相大師的五福照命圈，只有金、銀、銅、鐵、錫五圈環飛，十鳳齊飛却多出了一倍。

江楓無法明白申雪君的十鳳齊飛是否也像五福照命圈一樣，有一根細索在手中操縱，但它的雙翼會動，說明了絕不是一擊不中就會跌落地上的暗器。

猜不透個中技巧，使江楓有點緊張，傳眞記上藝兼百家，就是沒有說明對付這種怪異暗器的辦法。

江楓拔出了翠玉刀。

也許那小小金鳳上全都淬了奇毒，是不能用手碰擊的利器。

目睹申雪君金鳳在手，司徒藝膽氣一壯，低聲說道：「白兄，江楓武功精絕，不可小覷，咱們聯手合擊吧！再加上申副總堂主的十鳳齊飛相助，如是還不能勝他，就算總堂主親身臨敵，也無勝他的把握了。」

「說得有理。」白天化道：「不過，不可燥進。」

「白兄的意思是讓他先機了？」

「江楓不但武藝精絕，而且觀察入微，」白天化道：「咱們一出手，就可能被他看出破綻，再作雷霆一擊，他已深得以靜制動之妙，可歎的是天下沒有全無破綻的武功，上乘境界的技藝，不但要比靈動、速度，也要比耐心、忍性，梁魁樓主的武功也許不如江楓，但江楓如果看不出他的破綻所在，絕對無法在一擊之中就取了梁樓主的性命。」

「高論，高論。」司徒藝道：「情到深處無怨尤，藝登絕頂在一擊，咱們跟他耗下去啦。」

江楓心中忖道：「白天化能一言道出我心中之秘，果然是文、武全才，只不過，他還無法估透傳眞記上的武功之妙，我應有十招之內殺死他的能力，加上司徒藝，也無法拖過二十招，但可怕的是十鳳齊飛啊！」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九條人影疾飛而至。

是藍鳳，她帶着三魔、五怪奔馳而到。

「藍鳳姑娘來得好！」司徒藝道：「這個人就是江楓了，竟敢單人一刀深入貴門腹地，咱們替姑娘攔下來了。」

「既然攔住了，爲甚麼不把他捉住呢？」藍鳳目光轉動，看看梁魁仰臥地上的屍體，接道：「擒獲江楓，可是一件很大的功勞，天馬堂、天后宮和本門中人，都是爲他大興干戈而來，如今人在眼前，諸位却按兵不動，是何道理？」

「姑娘，」司徒藝接道：「適才一番搏殺，我們一時大意，死了一位樓主，正準備聯手合擊，姑娘正好率人到此，江楓武功之高，尤過傳言，絕對不可輕敵，姑娘如肯和敝堂聯手，生擒江楓就易如反掌了。」

「天王門不敢掠美，江楓既是貴堂先發現的，這件天大的功勞，就由天馬堂獨領風騷吧！」藍鳳笑道：「諸位如是不敵戰敗，天王門再接手不遲，雙方聯手，功過纏夾一起，很難說得清楚了。」

司徒藝似是未想到會是這麼一個結果，微微一怔，道：「不管生擒或是擊斃江楓，大局立刻底定，餘子碌碌，不足畏也。貴門和敝堂聯手，過則分擔，功亦分享。」

江楓靜靜的站着，很蕭洒，也很沉着，似是正在等着對方談判出一個如何殺他的結論。

藍鳳心中着急，暗暗罵道：「蠢啊！爲甚麼不趁機溜了呢？他們出手追襲，我可以掩護你呀！」

奇怪的是，箇郎佇立不去，却又引起她無限的綺念，那種錦帳春暖相擁相依，纏綿難捨的情愛，一陣陣泛上心頭。

看到了藍鳳眉宇間春情蕩漾，申雪君立刻警覺，道：「司徒兄，這裏是天王門的腹地，藍鳳姑娘既然來了，用不着咱們再插手了，我看這就交給藍鳳姑娘處理吧。」

「正當如此。」白天化道：「豈可喧賓奪主，我們走吧。」

藍鳳已生警覺，刹那間臉色一變，如罩寒霜，道：「不用客氣，三位要出手，儘管請啊！」一揮手，帶着三魔、五怪，轉身走了。

妙！申雪君、白天化竟也緩緩退走，江楓一個轉折，飛射而逝。

司徒藝四顧一眼，抱起梁魁的屍體，快步消失於夜暗中。

江楓奔行百丈，停下了身子。

青鳳由草叢中飛身而出，抓着江楓一隻手，道：「走啦！你害得她手足無措，差一點露出馬脚。」率着江楓向前跑去。

江楓答非所問的道：「大姐的借物隱形術實在高明，連我也瞧不出一點破綻，我也要學。」

「容易呀！四個老婆都可以教你，」青鳳道：「最重要的是練出一口長氣，包你三五天就能學會，問題是張姨不准你學。」

「爲甚麼？」江楓道：「但我知道你說的不是謊話，如要我學，大姐早就傳授我了。」

「回去問張姨吧。」青鳳道：「我眞的不知道，所以，我不敢傳授給你，以你的成就，學起來，自然很快便會，但如不告訴你那些竅訣，你就很難運用得得心應手。」

「我知道，這是一種高難度的技藝，」江楓道：「沒有人指點，摸索一年半載也未必會有成就。」

青鳳放開了江楓的左手，也放緩

了脚步，長長吁一口氣，道：「你是惡作劇呀，還是想証明一下自己的魅力？」

江楓聳聳肩，笑道：「甚麼事啊？」

「別裝糊塗！藍鳳被你整慘了，申雪君、白天化都已看出了形色不對，」青鳳道：「他們才罷手而退，要是他們把這件事告訴天王，怎麼得了啊？」

江楓無法裝下去了，笑一笑，道：「我確實有意求証一下藍鳳是否肯眞的爲我們效力，如因此而害了她，就非我所願了，早知如此，就該出手殺了白天化、申雪君和司徒藝，這樣吧，妳先去少林，會合四姑，我再潛回去，事情有變，我就救藍鳳出來。」

「不行，」青鳳道：「那會坐實藍鳳的叛逆大罪，也和張姨的謀略不合，張姨要的是天王門中的力量，不是只爲你再娶一個老婆，事情還沒有壞到百詞莫辯的境地，以藍鳳之能，應該可以應付，她搶先退走，就是留下了辯解的餘地，一錯不能再錯，咱們趕往少林寺吧，我相信雪、霜兩位妹子的能力，但敵人衆多，高手如雲，倘襲少林之戰如有失閃，那就非常嚴重了。」

不知何時，青鳳已變得利口如刀，而且論事理智，已不是那種只求箇郎多情，滿足一己私慾的小女人了。

易花手張四姑果然有非常之能，潛移默化中，移轉了人的氣質。

「青鳳，比起妳，我很慚愧。」江楓有點黯然的說：「悠關興亡的大事，我却處理得如此之糟。」神情悽然，惶恐不已。

「不要這樣，江郎，也許是我在妒忌，才出言無狀……」

「我知道妳不是，青鳳，這一場江湖重光大戰，大姐領導的巾幗女將，才是致勝的關鍵，我江楓充其量也只是一個過關斬將的勇夫罷了。」

「你才是眞正主裁大局的統帥。」青鳳道：「江郎，不是你，我們都心無所依，包括張姨在內，雪、霜、梅花，都一心一意的爲你效命，紅粉小佳人，那裡有逐鹿中原，爭霸江湖的雄心大志，情甘付出，才衍生了我們視死如歸的勇氣，你可不能洩氣，我們幾朵小花兒還要依附在你這棵大樹上，擋風遮雨啊。」

「這也是張大姐教的麼？」江楓豪氣一振。

「不是。」青鳳笑道：「這是我由心底裡發出來的聲音，小女人爲情迷醉，爲郎憔悴，可也能爲情愛激起了無比的勇毅，生兒育女是何等痛苦的事，但她們却前仆後繼，絕不畏懼。」

那個時代，可沒有現代的醫術般痲醉開刀、無痛分娩，生兒女的痛苦，可眞是驚天動地。

江楓聽得呆了一呆，道：「說得是，呀，我曾聽到過一次孕婦生產，整整把丈夫駡了一夜，駡得淋漓盡至，入耳驚心。」

青鳳嫣然一笑，道：「江郎，你敢麼？」

「大概不敢，」江楓道：「幸好我不是女人。」

「我敢哪！」青鳳道：「江湖重光了，我還活着，我就生一個給你瞧瞧，最多駡你三五句，絕不會駡你一夜。」

「唉！想一想，有些地方，女人實在比男人還勇敢。」江楓道：「看上去嬌柔無限，狠起來天地不怕，韌性之强，男人是望塵莫及了。」

「這就是女人啊！銅心鐵膽，不敢，還敢。」青鳳道：「想想我們要忍受的痛苦，你就該多憐惜我們一些。」

眉目傳情，又恢復了無限溫柔。

江楓道：「我會的，我以惑心術，擄獲了妳們，將以全部的情愛作爲回報，青鳳，我不知道日後還會有甚麼變化，但我絕對不再用『惑心術』了，就算太姐逼我，我也不幹。」

看見箇郎陰霾盡去，青鳳歡顏亦展，牽着江楓一隻手，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快些走了，想想雪、霜兩位妹子望穿秋水的期盼，你忍心讓她們面對强敵時，還有着心懷情郎的煎熬麼？」

* * *

少林寺景物依舊，但站在寺門口的除了兩個灰衣僧人之外，還有三個如花似玉的美麗少女。

那是雪、霜二女和梅花姑娘。

日正當中，初夏的陽光有點熱，兩人兼程飛奔，江楓還沒有甚麼，青鳳可已是累得香汗淋漓。

但她心中却充滿着歡愉，拭去臉上的汗珠兒，笑道：「妳們等了多久了？看樣子，少林寺的事已經解決。」

「原本想免去了一場浴血苦戰，却不料吟雪、吟霜發了狠，」梅花道：「五行遁術配合了神出鬼沒的武功，再加上收發隨心的寒鐵奪魂針，一口氣殺死了二十幾個强敵，眞是威風凛凛，連張姨和乾爹、乾娘都看得呆了，就別說老叫化和鄧飛那一批人了，臉上那股吃驚的神色，差點就流出了眼淚，我們亮出兵刃，就已經大獲全勝，死的死，跑的跑，一下子便解去了少林之危，少林寺的大師們，已把雪、霜兩位妹子看成了救世解難的觀音菩薩。」

「看上去嬌柔無限，狠起來天地不怕，眞是銅心鐵膽，不敢，還敢呀。」青鳳是一面說一面笑得彎下了腰，江楓也笑得一臉詭秘。

吟雪、吟霜聽不懂，想不出這幾句話怎麼會那樣好笑。

「梅花姐，」吟霜道：「青鳳說甚麼呀？看她笑得花枝亂抖，我怎樣一點也想不明白？」

梅花也是一臉茫然，道：「我也不懂，但江大哥笑得一臉詭秘，一定不是好話。」

吟霜有絕活，拉起青鳳的衣袖，

撒起嬌來，道：「青鳳姐姐，告訴我嘛，爲甚麼這樣好笑，說出來，讓我們也開心一下。」

「痛苦得要命，還能開心哪。」青鳳道：「去問江大哥吧！這是他說的，也是他的錯。」

「江大哥會有甚麼錯呢？」吟霜盯在江楓臉上看了良久，還是看不出一點頭緒，搖搖頭，道：「還是一樣啊，江大哥一點也沒變。」

「妹，不要問了，」吟雪若有所悟的道：「等一會我才告訴妳。」

江楓急急說道：「不關我的事啊！都是青鳳說的。」

「如是青鳳姐姐說的，就一定不會有錯了。」吟雪道：「但毛病却是出在江大哥身上。」

江楓怔住了，這種事叫他如何回答？

吟雪雖聰慧絕倫，但她仍是處子之身，若有所悟，也不是完全明白。

倒是梅花想通了，也不禁微微一笑。

「我懂了，一定和藍鳳有關。」吟霜自作聰明的說：「江大哥，我猜得對不對？」

江楓道：「這個……這個……」

當着四個女人之前，江楓實在無法說出口。

「有一點關係了。」青鳳道：「只不過，不是她一個人的事。」

「怎麼？我們都有份哪！那會是甚麼事呢？」吟霜眞的想不通，纏着青鳳，道：「告訴我嘛，究竟是甚麼事？」

兩個灰衣僧人眼看幾個小美人吱吱喳喳的有說有笑，聲如黃鶯，嬌媚橫溢，不敢再看了，遠遠避開，看多了會動凡心啊。

青鳳被纏得沒法子了，笑一笑，道：「眞想知道，就附耳過來吧。」

吟霜眞的附耳過去，却聽得臉色蒼白，道：「眞的會那麼痛苦啊？有武功，難道也不能抗拒？」

「我不知道妳和吟雪練的內功，能不能抗拒，」青鳳道：「但我和梅花是肯定不行的，有武功也不敢用啊。」

「這麼說，我和姐也是不能用了？」吟霜眞的被嚇壞了，粉頰上見了冷汗。

「甚麼事啊？」張四姑緩步走來，道：「進入寺中再說吧。」

七寶和尚、老叫化緊隨在張四姑的身後。

吟霜用衣袖拭了一下粉頰上的汗水，道：「沒有事，青鳳姐在述說她和江大哥的履險經過。」

「深入敵腹，兇險可期，江楓，辛苦你了。」

「多虧青鳳協助，小弟幸未辱命，只是未能及時趕回少林，助大姐一臂之力。」

「吟雪、吟霜威風八面，術法百變，殲强敵如摧枯拉朽，」張四姑笑道：「歐陽兄夫婦簡直看傻了，青出於藍，彩麗耀目，他們幾乎不相信兩個丫頭會是他們的女兒。現在棘手的是，少林寺老方丈被對方下了複毒，解去一毒，復發一毒，我用盡全身本領，仍是無法治癒他。」一把拉過青鳳，接道：「妳累了一身汗，走！跟張姨進寺去換件衣服。」

「小弟去看看能不能爲百明老方丈略盡綿力。」

「好！我隨後就到。」張四姑道：「沒有把握，就不要隨便出手，如今情勢還未明朗，出不得一點差錯。」

「小弟記下了。」

「和尚帶路，先到禪房中喝杯茶，喘口氣，再去晉謁老方丈。」

江楓舉步而走，回顧着老叫化，道：「鐵兄，如果我們能幸運的贏了這場決戰，你可要擔負起串連各大門派，重復昔日江湖氣勢的大任。」

「這個就不勞你江老弟再費心了。」老叫化道：「經此一役，十五年內，江湖上不會有門戶之爭的大風波，十五年後，老叫化就不敢擔保了，唉！無娼不成碼頭，無紛爭就不算江湖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和尚苦笑道：「沒有紛爭的江湖，也就不會出現伏劍衛道的俠士了。」

「明月無限好，」江楓歎息一聲，接道：「一樣照溝渠。」

談話中進入了一座廂房，江楓喝杯茶略作調息，換了身乾淨衣服，趕往方丈室中。

方丈室景物已復，佛像、字畫，重新掛起，鼎爐中也升起了嬝嬝的檀香，老方丈百明大師換了一件新的黃色袈裟，只是臉色如蠟，雙唇淡青，顯然是中毒之徵。

「大師，那裏不舒服？」

「江少俠，你做得好，少林寺陷入敵手五年之久，一夕間，危難全解，老衲眞該謝謝你了。」站起身子，合掌躬身，站在身後的兩個小沙彌急走一步，攙扶着方丈。

江楓一抱拳，長揖到地，道：「大師快些請坐，折殺江某人了。」

「危機仍在眉睫，大戰一觸即發。」七寶和尚道：「大師身上餘毒未解，禮數暫免，快請坐好，讓江少俠看看是否有可以效力的地方。」

江楓也會看病、除毒，老叫化心中是一千一萬個不信，但他沒有說出來，因爲他想到，江楓可能要以內力幫助百明方丈逼出體內之毒。

但七寶和尚却是別有看法，武林三聖中的金丹書生，論醫道之精，絕不在易花手張四姑之下，江楓追隨甚久，必有所得，但能不能醫治老方丈身中的複毒，就無法預料了。

事實上，大和尚也通點醫道，只不過，他自知難及張四姑，那就只好藏拙了。

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江楓先替老和尚把起脈來。（未完・四十九）

上文提要： 柳倩得鐵雄飛憐愛不致喪生，高徐二人除對女的有興趣之外，對相公如林哥亦似乎不例外，初見面却鬧得很不愉快，令人難解，而林哥和余大有、范禹見過面之後，二人都脫陽而死。小高、小莊都看在眼內而將二人埋葬了。這回又輪到龍九和林哥對酌，小莊和小高商議，由小高暗中加入，見機行事，因龍九支援過林哥反對高鴻等人，會不會遭到毒手，小莊決定「探險」……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可飛·圖

狐步歲月

約會廢園滅口　搜集証據陰謀

「快別損我哩！這人妖把我翻下來那一手，眞是驚心動魄。」小高道。

「怎麼翻的？」小莊道。

「好像要把我的『本錢』弄斷似的，屁股上一挑之力大得驚人！」

小莊低聲道：「至少也嚐過後庭花的滋味，而且是絕對不同的『後庭花』，你也是玩過他而唯一生存的大玩家。」

巫素素在屋後道：「從此以後，我們應該叫你『桃花源主人』了！」

兩人大笑。

小高匆匆去洗澡之後，爲龍九解了穴道。

龍九要動手。

小莊道：「龍老兄，你撿了一條命知不知道？」

龍九以爲誤了他的好事，懊惱至極。

小高道：「要不是我們遇上了，你八成像范禹、余大有、姜一中、雷震岳以及『青城五老』之二的李海和周海等人一樣，樂極生悲，一洩而死了。」

「你們胡說些甚麼？」

「龍九，」小高道：「你知道那些人是如何死的？」

龍九忿然而不出聲。

小莊說了一切。

龍九爲之色變，吶吶道：「眞的？」

小高道：「如你不信，大可把范老賊的棺材打開，聞聞他那本錢還來得及。」

龍九信了，這些人全是全身無傷而死，世上那有這麼巧的事。

除非「脫陽」才會是全身內外無傷。

「三位小友，龍某眞是混了一輩子，說起來眞是汗顏，多謝三位及時救我，我死不足惜，只怕會爲師門丟人，遺臭萬年了。」

「如果玩了而死去，眞的是遺臭萬年。」小高道：「那些死人死後都未淨身，豈不是遺臭萬年了？」

龍九去後，三小還在談這件事。

因爲事情已經揭了開來，林哥以這方式害人，可以說死的人及其親人都不知道是怎麼致死的。

小高道：「還會有嗎？」

小莊道：「可能，但很難猜出下一個是誰。」

＊　＊　＊

賭場中亂哄哄地掌燈時分，三小已在這家大發賭場之中。

看來看去，還是牌九的賭注大些。

小莊作莊，小高也要作莊。

兩個人爭這位子，差點打了起來。

原先的莊家道：「兩位仁兄別爭，哪一位的賭資雄厚就由誰來作莊吧！這樣是公平的。」

小莊掏出一大把銀票往桌上一砸道：「點點看。」

原先的莊家點過，是三十五萬兩。

一邊的人不由咋舌。

由於三小化裝易容成中年人，衣着也不甚華麗，看來眞不像是個大富翁。

三十餘萬兩，大多數人一生也不能擁有這麼多。

甚至很多人也沒有聽過這數字。

小高的銀票經查點之下，只有十七八萬不足二十萬。

小莊作了莊，巫素素旁觀，她也扮成男人，爲了不露馬脚，就不出聲。

小高是「出門」。另外兩門是中年人。

小莊洗了牌砌好，把骰子捏在手中，道：「下注，下注……不怕大，越大越好……」

「末門」道：「老弟不過三十萬的賭本，也敢說越大越好嗎？」

小莊道：「老兄如果以爲不過癮，你盡管押。」

「儘管押是甚麼意思？」

「押了就算，輸了照賠不誤。」

「用甚麼賠呀？」

小莊道：「本賭場的東家作保如何？」

「本賭場的東家你也認識？」

「怎麼，不信？」

「是有點不大相信。」

「是不是要印証一下你才信？」

「正是。」

「老兄是武林中人？」

「正是，東海『漁船幫』副幫主……」

小莊聽說過。「東海漁船幫」表面上聽來是以打漁爲行業，事實上却是以搶劫海上船隻爲生的。

也可以說，這是一個海賊幫。

小莊看來馬馬虎虎，爲人却十分精細。

他知道這家賭場東家是誰？

「原來是胡副幫主。」此人叫胡乾。

「不敢當。」

「胡大俠要怎麼証明？」

「老弟又能如何証明你和本賭場的東家是熟人。」

小莊向伙計招招手。

一個管事的走了過來道：「這位有何吩咐？」

小莊道：「在下和貴場東家司馬兄是至交，如今這位賭友要大賭，如果在下的賭資有了短缺，請暫時代墊一下。」

「這……這件事在下要稟報場主一下。」

不一會場主來了。

這角色當然不會是藉藉無名之輩，昔年也是江洋大盜，「青竹絲」藍大謀頗有狠名。

「這位是……」

「在下姓江，是司馬兄的朋友……」

藍大謀低聲道：「請兄台說得詳細些。」

小莊離桌走到一邊低聲道：「司馬長鞭與在下相識不過半年，是一次偶然機會，在下爲他援手而認識的……」

「援甚麼手？」

「司馬兄遇上一蒙面人，據他猜測可能是高登。」

「噢！這人物夠硬的，但他已經死了。」

「只不過那時他還沒有死。」

藍大謀低聲道：「又怎能証明事實確是如此的？江兄請原諒，事關重大，不能不問明白。」

「應該，應該。」小莊低聲道：「司馬兄和『狐步門』三位高人一起，似乎要共謀大事，一鳴驚人。」

「好！」藍大謀道：「江兄，我信任你就是了。百萬兩之內我支持你，但我也是爲別人在此主持，並不是資方，墊出之款，希望盡快歸墊。」

小莊抱拳道：「一定，一定。」

藍大謀當衆聲明，這位江老弟另有一百萬兩枱面由賭場負責墊出，絕不食言。

到此，胡乾自然可以放心大膽地賭了。

第一把，投石問路，兩家都押得不多。

反倒是小高押了五萬兩。

反正他押多少都是自己人。

第一把「天門」及「末門」都只有一萬兩。

結果小莊是三、五點，通賠。

第二把賠了小高却贏了「天門」及「末門」。

第三把小高輸了七萬兩，嘴裡罵咧咧地道：「他娘的，眞邪門，爲甚麼老是我押大注就輸，要是玩假，哼！小心你那兩隻爪子。」

小莊眼一瞪，道：「你說甚麼？」

「我說的甚麼，大家都聽到了。」

小莊一把捏住了他的腮帮子，道：「你再說一遍。」

小高被捏住兩腮說不出話來。

小莊輕輕一推，「嘩啦」一聲，小高仰倒在地。

有人笑了起來，因爲一邊有旁觀者。

小高爬起來咋唬着：「好好，咱們賭完了再說，不把你揍扁，我就跟你姓……」

他坐下來，小莊打出骰子分了牌。

小高還在罵，只是聲音低了很多。

這一把贏輸就大了。「天門」八萬，「末門」十二萬兩。

小莊是前九點，後面銅錘一對。

「天門」是前六後八。

「末門」是前三後七。

小高是一二開步走，他大力摔牌

，詛咒着。

小莊把銀票掃了過來。

這一次「天門」下了二十萬的注。

「末門」更絕，他出了五十萬兩。

小莊道：「這才有意思，下次有機會一定還要和幾位再玩玩……」

小莊要打骰了，小高突然抓住他的手。

* * *

「我有點懷疑……」

「懷疑甚麼？」

小高道：「你小子可能手脚不大乾淨！」

小莊道：「好好，你看，要看好。」

小高看了一會，似乎沒有甚麼毛病。

他不放心，又交給「天門」道：「老兄，仔細看看，我總覺得這小子有點不大對勁，可別被他吃了。」

「天門」看了一會，似乎也看不出毛病來。

交給「末門」，也未找出漏子來，於是又把骰子交還小高。

小高把骰子大力放入小莊手中，道：「反正你他娘的小心！大家對你可都有點不大信任了。」

小莊道：「有人懷疑，請隨時檢查……」

事實上在小高交還骰子給小莊時，已經換了。

小莊打出骰子——七對門。

小莊收回骰子時，「末門」正要再看一下。

此刻如果給他看，準能揭穿。

只不過小高手快，大喝一聲「且慢」。

他一把抓住小莊的手，另一手抓起小莊手中的三枚骰子。然後交給「天門」道：「老兄，仔細看看。」

「天門」接過看了一會還是找不出毛病來。

再給「末門」看。

「末門」看也不看，却目注小高冷笑不已。

小高道：「老兄你看甚麼？」

「末門」嘿嘿冷笑道：「光棍眼中揉不進砂子，老弟，只怕弄鬼的還有你。」

「我？」小高臉紅脖子粗。

「對，你和莊上明裡火爆，骨子裡却是一伙。」

「放你媽螺旋屁！你拿出証據來。」

「好！」「末門」道：「你和莊上都站起來別動，讓我們搜一下。」

小高大叫大吼道：「我×你媽，我和你們一條線，都是被害者，竟連我也不信任了，×你媽。」

「末門」道：「你罵人這筆帳我先爲你記上，待會再算帳，莊上，我先來搜搜你……」

小莊道：「可以，可以，如果搜不出甚麼呢？」

「搜不出那就沒事。」

小莊道：「搜不出我沒事，你要倒楣。」

「小子，你別唬！爲了証明你們沒弄鬼，你非合作不可。」

「是啊！我一定合作。」

「合作就好。」

小莊道：「只不過我有言在先……」

「說！」

「你懷疑我弄鬼，我不怪你們，在我的立場，也懷疑你們。」

「我們是輸方也有嫌疑？」

「對，就因爲你們輸了硬是胡攪蠻纏，好像你們非贏不可，不贏就不合理，這是不是暗示你們弄了鬼？要不，誰敢保証自己十成十會贏，如果有人能那樣，不是一下子就發了大財？」

「末門」一怔，道：「好好！我們搜過你們的身之後，你們也可以搜我們的身，這樣公平吧？」

雙方都認爲公平。

旁觀者拍手鼓勵，也以爲很合理。

先是小高接受檢查。

「天門」摸他的下體，小高「啪」地一聲砸了他一個耳光。

「天門」盛怒捂着臉，道：「你打人？」

「你他娘的摸我的『本錢』，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摸摸看你的褲襠中有沒藏牌或骰子？」

「你摸也無妨，爲什麼握了一下，像是捏捏這根香蕉熟不熟似的！」

衆人大笑。

結果小高身上什麼也沒有。

「末門」搜過小莊，也未搜出什麼。

這工夫小莊搜「末門」，小高搜「天門」。

小高未搜出什麼，但小莊却在「末門」的髮辮中搜出了兩枚骰子，大聲道：「各位請看，這是自他的髮辮中段內搜出來的……」

小莊掌心托了兩枚骰子。

「末門」目瞪口呆，渾身顫抖。

小莊道：「各位請看這骰子放入髮辮中，而他的髮辮又故意撩到胸前來，所以調換起來非常順手，他弄了鬼却未贏，才會老羞成怒！」

事實俱在，觀者紛紛議論，信了小莊的話。

大多數都以爲是「天門」與「末門」輸不起弄了鬼，但技術低劣，最後還是輸了，搜出証物還有什麼話說。

「天門」和「末門」知道遇上了硬手。

至少他們知道，這兩個年輕人刁滑無比。

明明是他們弄鬼，居然把骰子放在他的髮辮中。

「天門」和「末門」大吼一聲出了手。

小莊向小高眨眼，意思是不要全力施爲。

這工夫場主「青竹絲」藍大謀趕來道：「快住手！是怎麼回事？」

小莊道：「這二人詐賭，當場在他們身上搜了骰子。」

藍大謀問旁觀者，大多數人都說沒錯。

藍大謀立刻召來賭場中的打手，八九人齊上。

胡乾和另一漢子自知不敵，胡乾道：「好！這筆帳以後再算……」二人馬上就溜了。

小莊早就收了枱面。對藍大謀抱拳道：「藍兄，眞抱歉！」

「何必抱歉！又不是二人的錯，何況又是敝場東家的朋友！」

小莊在桌上留下一萬五千兩銀票，道：「這是頭錢，不成敬意……」

藍大謀道：「自己人又何必頭錢。」

「這是規矩，藍兄不會嫌少吧？」

「好好！敝場收下了……」

* * *

在賭場外小高道：「小莊，你那兩手不賴！」

巫素素道：「郎中，眞丟人！」

小莊道：「這賭場乃是司馬長鞭開的，他是股東，也可能是高鴻等人開的，而『末門』又是『漁船幫』的副幫主胡乾，你們可知『漁船幫』是幹什麼的？」

小高道：「聽說也作無本生意！」

「對！他們就是海賊，不過是以打漁爲掩護。」

巫素素道：「既然如此，詐他們的銀兩作賑災濟貧之用，我以爲不傷天理，而且舉雙手贊成。」

小高道：「當然，當然！」

巫素素道：「開始時你和場主在說什麼？」

「我自稱是東家的朋友。」

「東家是司馬長鞭？這事你怎麼知道？」

「我們進入賭坊大門之後，把風的小頭目向一個中年人行禮，那人即是司馬長鞭，小頭目稱司馬爲『東家』……他匆匆離開了賭場。」

「原來如此。」小高道：「還是你精明！」

小莊道：「什麼事都不重要，先把款子捐出再說。」這件事自然都沒有異議。

* * *

三小在酒樓上小酌，坐在臨街窗邊。

忽然巫素素低聲道：「快看！那是誰？」

循她指的西邊街對面有個俊美的男子，那不是林哥嗎？

小莊道：「是林哥。」

小高道：「他把一個方勝兒，交給了一個漢子，漢子走過來了，站在這酒樓對面街邊招手。」

對，這漢子向這酒樓樓下招手。

不一會，小二走了過去。

漢子對小二說了幾句話，就把方勝兒往小二手中一塞，另一手把一塊銀子塞入小二的衣袋中。

小莊的反應極快。

漢子把方勝兒交給小二又給他銀子，毫無疑問，交出方勝兒的對象一定在這酒樓之中。

所以小莊很快下了樓，在門內迎上小二。

在這兒，門外對面的漢子看不到。

小莊低聲道：「小二哥，方勝兒要交給誰？」

小二道：「就是那位大爺……」

循指望去，角落處有二人在吃飯。

小莊不必看第二眼，即認出是裴元度和高鴻。

小莊拏出一錠銀子低聲道：「小二，我先看看，給你這一錠銀子，只是看看，看完你再送不遲。」

小二以爲看看嘛！有什麼關係？

這銀子是十兩，相當於幾個月的薪水。

小二無知，也就沒有理由拒絕這錠銀子，道：「貴客，請快一點！」

「好好……」小莊側過身子打開方勝兒。

所謂「方勝兒」就是以一張紙條或一張信箋摺疊成一個字或一朵花什麼的，打開看看，若不是內行難復原。

在高、裴二人位子處，看不到小莊的正面。

小莊化裝易容成爲一個中年人，只要不開口說話，即使二人看到他也未必能認出來。

小莊看過，又好好摺起交給小二。

然後仍站在那兒暗暗觀察高、裴二人的反應。

高、裴二人看過方勝兒之後，立刻付帳走出，小莊上樓招呼二人跟出。

三人不在一起，因爲三人在一起會引起注意。

高、裴二人到了此鎭南郊，進入一個廢園之中。

三小非常小心，只能在園外窺伺。

由於此園已荒廢，也無人居住，却有破屋三間，四周石牆是以不規則砌法砌成，所以牆上有很多孔隙。

在外面非但能聽到園內的交談聲，有些牆縫也能看到園內的景物。

此刻已是晚餐以後，初更時刻。

由於月明風清，可以看清園內景物。

當然，由外面牆孔中，望進去有的角度是看不到的。

只不過現在却能看到那破屋的小門開啟。

接着屋內走出一人。正是「陰陽震

九州」林哥。

林哥向前抱拳為禮，終於他的對面又出現了二人。

那正是高鴻和裴元度。

一看雙方的動作和表情，就知道他們不但沒有衝突和仇恨，而且十分密切親近，小高和巫素素眞服了小莊。

小高向小莊伸出一根大拇指。

巫素素也向小莊點點頭，表示諸葛亮又誕生了。

至於三人在園內說了些什麼，由於他們的聲音低，偶爾只能聽到一兩句，高鴻說了一句「到此為止」。

是什麼事「到此為止」呢？

是指林哥以那方式殺人到此為止嗎？

三人談了不一會就要分手。

只不過林哥轉身才奔出五七步，裴元度突然出了手。

這眞是突如其來的事。

即使是林哥，似也絕對未曾想到。

這就很明顯了，利用之後而殺之滅口。

那些死於「脫陽」的高手，一般人也只是以為他們死了而已。

即使有人知道他們是「脫陽」，又有幾人知道，眞正主持殺人者還不是林哥，而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等人。

林哥的反應不慢。

裴元度的掌勁暗暗湧到時他才知道。

即使如此之快，他仍然勉強閃過。

也只是輕輕地在左後肩背上蹭了一掌。

林哥道：「這是幹什麼？裴兄！」

裴元度道：「你不配與我們稱兄道弟。」

「不配？」

「當然，你是什麼人？」

「你們是利用我？」

「當然！」

「哈……」林哥狂笑一陣，道：「我的確不是個正人君子，不過是個相公，試問你們又是什麼人？」

高、裴二人自然不喜歡聽這些話。

林哥的意思可能是這二人和他也有一手。

有此密切的關係，末了還是不免被人滅口。

高鴻一上，林哥立刻就不支了。

其實一個裴元度就夠了。

為了速戰速決，高鴻不能不上。

林哥道：「我雖卑微，你們更齷齪！」

林哥被逼得連連後退，看來馬上要失招了。

小高道：「要不要助林哥一臂？」

巫素素道：「此人兩手血腥，死有餘辜。」

小莊道：「也不能這麼說，暫時讓他活着，也算一顆棋子。」

林哥越來越不濟，而且挨了一掌一脚。

這時三小忽然視野中多出現了兩個人。

這是林哥的兩個部下婁天和婁地。

婁天抱拳道：「兩位大俠為何自相殘殺？」

林哥道：「動手吧！他們利用完了想殺我滅口。」

婁天、婁地兄弟暴喝聲中出了手。

三對二，林哥這邊還是不成，三十招後又漸不支了。

小高道：「要不要援手？」

巫素素道：「你和他有……」小高揮手打斷了她的話，似乎他很不喜歡聽這些話，他那麼作是應小莊之請。

小莊示意，三人合力推這堵牆。

用石頭不規則砌成的牆，三人當然可以推倒。

「轟」地一聲，石牆倒向園內。

只不過三小還是沒有露面。

園內五人立刻住手。

他們當然不信這堵牆會自己倒下來。

正自驚疑觀望，右側的牆又倒了一半。

正因為倒了一半下一半未倒，在園內看不到人。

高鴻低喝，道：「什麼人？」

這工夫林哥向二部下使個眼色，三人立刻騰身而起。

高、裴二人怎能讓他們跑了？也騰身而起。

他們剛騰起，勁風隨後而至。

他們知道有人施襲，急打千斤墜。

這工夫又是兩道勁風，他們看出，不是什麼暗器高手，原來是五六塊小石頭。這工夫林哥等已逃出園外。

高、裴二人不理擲石的人，仍然去追林哥。

只不過石頭卻有如雨點飛到。

二人氣得虎吼連連，回頭撲來。

三小在外面轉了向，向林哥等人方向追去。

高、裴二人卻向相反方向追去。

他們非逮到三小不可。當然，他們還不知道是三小。

小莊又表現了他的急智，這相反方向有兩個住戶，住戶中有狗，不久前還吠了幾聲。剛才他向兩住戶擲了五七塊石頭，狗就狂吠不已。

高、裴二人自然會誤以為三小去了兩民戶的方向。

事實上是去了相反方向，窮追林哥。

林哥等三人狂奔一會後改變方向往北，再奔五七里，進入一個村莊，掠入一戶農宅之中，三小在屋後觀望。

不久，屋中亮起了微弱的燈光。

鄉間農宅十分簡陋，屋矮牆薄。

在外面偷聽，幾乎可以聽到一半的話。

只聞林哥道：「今夜十分凶險。」

婁天道：「主人早該看出他們是利用我們。」

婁地道：「太可惡了！」

那知林哥道：「其實，咱們又何嘗不是在利用他們。」

「我們也在利用他們？」

婁天有點不信。

「當然，讓他們揹黑鍋。」

「揹什麼黑鍋？」

「有很多人已知一些高手死於我手，也等於死於他們高、徐、裴及司馬長鞭等人之手，然後會號召武林高人把他們除去。」

婁天道：「主人，誰敢出頭招惹他們？」

林哥道：「的確很少有人敢招惹他們。」

婁天道：「既然沒有，如何號召？號召也沒有用啊！」

「號召歸號召，沒用歸沒用。」

婁地道：「主人，我們不懂！」

林哥道：「不懂也好！反正不久就會懂了！」

婁天躬身道：「主人可否多少透露點？」

林哥深深地吸口氣，道：「這要分兩方面來說。」

婁天道：「不知是那兩方面？」

「第一，令狐慈和莊嚴對決已經落崖了是不？」

「是的。」

「你們以為他們還有活命的機會？」

婁天道：「至少其中一人是活不成的了！」

婁地道：「就是令狐慈頸上被捅一劍，血注噴起！」

林哥平靜地道：「你們有未想到一件事？」

「什麼事？」

「他們對決為什麼要選在月底星月無光之時？」

「這……」婁天道：「也許約定時未有想到這一點。」

「那怎可能？他們都不是草率行事之人。」

「主人是說他們沒有死？」

「八九成。」

「主人見過他們？」

「沒有。」

「他們落崖，就算沒有重傷又怎能不死？」

「這是一件很玄的事，正因為很玄，也出人意表。」

二婁自然是無法想像的。

林哥道：「崖下現場上有些血漬和糞便，却沒有人影。後來我在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後才在現場附近山洞中找到大量的風乾過的水草。」

「水草？幹什麼用的？」

林哥沒有回答，續道：「在百餘步外的溪水石縫中找到兩頭死豬，肚皮已破，却不是用刀刺破的。」

二婁想不到林哥要說甚麼。

林哥道：「經我再三仔細查看兩隻豬屍，以及思索之後，猜到了對方早有落崖裝死的計謀了。」

婁天吶吶道：「豬和人未死有何關連？」

林哥道：「北方殺豬和南方不同，北方剝皮，南方不剝皮。剝皮的豬殺法和不剝皮的稍有不同。」

二婁是南方人，他們當然不懂。

林哥道：「北方人殺豬，在一刀插入心臟放了血之後，不是身上開膛，而是先自豬的一隻後脚梢上處割開一口，用一鋼條(約小手指粗)自那口中插入，插往不同的方向，然後抽出，有一人自此口中吹氣進入豬的皮下。另外一人用木棍打擊豬身……」

二婁茫然，他們無法想像。

「吹氣進入死豬的皮下，用棍擊打是使鋼棍未通到之處，因打擊而使空氣流通，然後，豬會漸漸地膨脹起來……」

婁天道：「主人，這是幹甚麼？」

「豬的肚子膨脹如鼓，那脚上的口子用鐵絲紮緊，就放在二人決鬥的殉情崖之下，二人落下，全力提氣，然後再落在兩隻膨脹的死豬肚子上……」

「這……」二婁這才恍然大悟。

林哥道：「這就是現場上有血也有糞便的原因了。人的力量落在死豬身上，自然會賤出血(插刀之處)，也會把腸內的糞便壓出來。還有些乾水草，那是墊在豬身下，增加彈力的。」

小莊向二人豎豎指頭，表示此人智力過人。

要不是走了邪路，眞正是一個人材。

林哥道：「二人落下後把死豬丟入溪流中，本以為會流得很遠，那知流出不遠被岩石卡住。」

二婁十分佩服主人的聰明。

婁天道：「主人不說，我們兄弟二人一輩子也想不通的。」

林哥道：「當然，兩大高手到底有未受傷我也不知道。」

「莫非兩大高手串通演戲？」

「不無可能！」

「兩大高手如果眞未死，而又合作的話，高鴻等四人是他們的敵手嗎？」

「當然不成，只不過，還有另一股勢力。」

「還有另外一批人？」

「我剛才不是說過，要分兩部份來說嗎？」

「是……是的。」

林哥道：「很有可能，高鴻等人背後還有人。」

「他們會是人家的傀儡？」

「可能，要不，那就是人家在他們背後等着檢現成的。」

婁天道：「這些等機會的人比之令狐慈及莊嚴又如何？」

林哥攤攤手，表示他也不知道。

小莊以為，留着林哥，是一張對付高鴻等人的大牌，雖不是王牌，這三人聯手也非同小可。

高鴻等不會放過他們，他們有機會也會對付高鴻等人。

三小暫時放棄除去林哥的念頭。

他們決定此刻不動林哥而悄悄離去了。

看來，林哥在此並不是臨時落腳，可能常來。

* * *

三小在酒樓上遇見了長白派的長老賈遜。

還有崆峒派俗家弟子「千手韋陀」金石開。

小莊道：「兩位是不是賈大俠和金大俠？」

賈、金二人抱拳道：「不敢！」

小高道：「這位就是莊林，我姓高。」

金石開道：「小友有何見教？」

小莊低聲道：「二位可知『長白派』掌門姜大俠的死因？」

賈遜黯然道：「不知道。」

小莊道：「這話眞不好說！」

賈遜道：「莫非小友知道本派掌門的死因？」

「是的。」

「為甚麼不能說？怕兇手報仇？」

「那當然不是。」

「那是為甚麼？」

小莊難以啓口，小高道：「雖然不好意思說，總是要說的，貴派掌門人是因『脫陽』而『鬆死』的。」

賈遜面色一寒，道：「胡說！」

「怎麼樣？就知道會有誤會！」

「本派掌門，怎麼會……」

小高道：「試問一個人內外都無傷如何能死？」

小莊道：「而且也未中毒。」

這的確是很難解釋的。

人死總離不了以上三要點，要不就是生病。

武林高手好端端更不會重病而亡。況且一般人重病而亡，一看便知是因病去世的。

賈遜冷冷地道：「本派掌門人乃是正人君子。」

小高道：「正人君子並不是聖人，人總有弱點，好色也是人類的本性，並不因貴派掌門人是好人而例外。」

賈遜欺上砸出一掌。

小高一轉就閃了開去。

「『狐步』，」賈遜一驚道：「你是『狐步』門下？」

小高道：「我無法回答你的話。」

「怎麼，假的？」

「在目前誰也不敢說哪一門是眞哪一門是假。」

金石開大聲道：「滑頭！」

小高道：「試問，二位以為令狐慈是正宗『狐步』，還是高登是正宗？或者莊嚴老伯是正宗？」

「應該是令狐慈！」

小莊道：「二位所知有限，所以我們有話也不敢說。」

「賈遜道：「只要是眞話，你們自管說。」

小莊道：「二位請過來同桌如何？」

為了姜一中的死因，他們只好移樽就教。

於是小高說了一切。

二人呆了，這怎麼可能？

只不過像范禹、余大有、李海、周海及雷震岳等之死，不都是內外無傷，無疾而終的嗎？

想想這些人，金、賈二人又不能不信了。

重要的是，這些死去的人大多是三小埋葬的。

小高道：「如果二位不信，還可以開棺查驗。」

賈遜道：「小友為何會『狐步』？」

小莊道：「高登高大俠之子，為何不會狐步？」

「失敬！」

小高道：「小莊的來歷二位也可以猜到！」

賈遜道：「莊小俠莫非是大俠莊嚴之子。」

「在下正是。」

「失敬，失敬！」賈遜道：「在下鄭重謝過。」

「不必客氣！二位要不要進一步瞭解案情？」

二人互視了一眼。

顯然，他們不願深談姜一中「脫陽」之事。但不觸及這敏感丟人的問題，就無法瞭解案情核心。

賈遜道：「願聞高論！」

小莊道：「此處不是談話之所，我們找個無人之處。」出了酒樓，來到鎮外一個小亭中。

在此說話，至少四周可看到一里內的景物。

金石開道：「莊少俠請說吧！」

賈遜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少俠儘管眞說。」

「這一點，在下十分佩服。」小莊道：「很多人會為這種事否認到底的，二位可知林哥其人嗎？」

「知道。」金石開道：「不就是『陰陽震九州』？」

「正是，二位以為此人的外觀如何？」

二人同聲道：「堪稱人間美男子，簡直無出其右。」

小莊道：「試問，林哥如果出動誘惑……」

賈、金二人不由一愕，互視了一眼，賈遜道：「少俠是指本派幫主會和林哥有過那種髒事？」

小莊肯定地點點頭。

小高道：「幾乎每個無疾而終的人的下體，我都嗅過，這是小莊要我作的差事，令人作嘔！」

賈、金二人良久不出聲。

他們相信二小不會造此謠言的。

只不過以林哥的身份，他要找「分桃斷袖」的對手，為甚麼不找個英俊的年輕人而找一些糟老頭子？

金石開提出了這個問題。

小莊道：「二位，林哥和這些老人來往，是因為這些老人都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賈遜道：「他以此骯髒的手法殺人？」

「對，而且他只是個傀儡！」

賈、金二人一驚，「幕後之人是誰？」

小莊黯然道：「本門三位師叔。」

「是高鴻、徐起和裴元度？」

「正是。」

「那是烟幕，他們利用『塞外雙魔』巫天寶和鄺雲，以施襲方式殺了家師，當然，家師當時只受重傷而並未死，如果當時死了近日又怎會出現而與家父對決？」

「高鴻等利用過『二魔』之後殺之滅口？」

「正是如此，這位巫姑娘即巫天寶的千金……」

賈、金二人抱拳道：「眞是失敬了！」

巫素素道：「家父害人，自有此下場，我當時曾恨過小莊，但事後想通了，也就不再怪他了。」

金石開道：「林哥與他們三人聯手，這實力……」

小高道：「是四個，還有司馬長鞭！」

「這更不可輕估了！當今武林只怕無人敢招惹。」

小莊道：「只不過如今武林的局勢却有了變數。」

「甚麼變數？」

「我們親眼看到，高鴻和裴元度要殺林哥。」

「又是滅口？」

「大概是的。而且聽口氣，高鴻等和林哥也不清不白。」

「結果如何？」

「最後林哥不支，他有兩個死士，也就是婁天和婁地。」

「聽說過這兩個狠角色。」

「他們二人趕到，當然也非高、裴二人的敵手，在危急時，我們三人以石頭作暗器，幫助林哥等逃走了。」

「為甚麼要助那人妖逃走？」

「二位。」小莊肅然道：「林哥這妖人百死不能贖其辜，但暫留他們活命，也可以掌制高鴻等人。」

賈遜道：「少俠聰明過人，這的確是一步妙棋。」

小莊道：「高鴻等的敵人雖然並不是我們的朋友，却是我們可以利用的一股勢力，對高等不利。」

金石開道：「兩位高人對決落崖，不知生死如何？」

賈遜道：「他們二人幾乎是我們白道武林的希望。」

小莊泫然道：「都因傷重不治了。」

小高和巫素素也在抹淚。

賈、金二人連連嘆息，道：「上天不公，使仁者不壽，禍害橫行！武林只怕快到末日了。」

雙方珍重分手，巫素素道：「剛才金石開頻頻回頭，不知是為甚麼？」

小莊道：「我也看出，他們未必全信我們的話。」

小高道：「為甚麼不信呢，他們難道仍以為會是我們殺的？」

小莊道：「也許是有此懷疑，比喻說，有人就會想不通，為甚麼死的人都在我們附近，也可以說，我們會遇上每一個內外無傷，無疾而終的人。」

小高道：「對呀！以前我還以為，一定還有我們未見到的高手，也是那樣死去的，結果不然，所有那樣死去的人都被我們遇上了。」

巫素素道：「這也沒有甚麼，巧合而已。」

小莊道：「只怕也不是巧合。」

三小趕路出了一身汗，在個小潭中洗澡。

洗好出水，發現「女扁鵲」花旗在石後等他們。

一看表情，大概不是和他們握手言歡的。

三人匆匆穿衣，小莊道：「花大國手久違了。」

花旗道：「小崽子，你們為甚麼老是找麻煩。」

小莊道：「我們找妳的麻煩？」

花旗冷哼一聲道：「怎麼，賴得掉嗎？」

「我們找妳甚麼麻煩？」

花旗厲聲道：「余大有和你們有甚麼仇恨？」

「余大有，沒有甚麼深仇大恨啦！」

「那你們為何要殺他？」

小莊和兩小互視一眼，心道：「怎麼樣，終於來了。」

小莊道：「我們殺了余大有？」

「是你們把他埋的對不？」

「怎麼，作好事反而倒楣？」

「作甚麼好事，你們到處詐賭弄錢，八成是看上余大有是個財主，向他敲詐未能如願而殺了他。」

小莊道：「請問，余大有全身無傷，是如何死的？」

「窒息，施毒，全身都無傷。」

「但他膚色如舊，並未泛紫。」

花旗一時也想不出道理來。

小高道：「死的人還很多，都是我們殺的？」

「至少我以為是你們幹的，而死的人幾乎都是你們埋的。」

說來就來，小莊料事如神。

（未完・九）

上文提要：卜十二洩露唐郎行踪，官兵包圍客棧，唐郎掩護妻兒離去後，以寡敵衆，幸陸漫漫及時出現，協助唐郎擺脫圍剿，兩人來至黃楊木家，與柳青青母子會合，經此一役，唐郎決定提前進入令旗幫殺金希凡，柳青青擔心他殺得了金希凡却逃不出令旗幫，大力反對，唐郎只好苦思兩全其美之法；翌日，唐郎把計劃告訴黃楊木，黃楊木却不以爲然，聞言後長身往外購買糧食兼打聽消息……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精英傾巢而出　狙殺金廷要員

「除非有暗號，否則不許開門，亦不可出去。」黃楊木道。

陸漫漫怕唐郎失望，忙安慰之。「所謂一計不成，二計又生，十一哥不用失望，咱們再慢慢想辦法。」

唐郎搖頭道：「不必再想，以目前之條件，只能如此，你不必擔心，黃大叔會帶來好消息的，十八妹，三十妹胸部受了傷，你替她治療一下，咱們還是養足精神吧，咦，怎地不見柳兒？」

「小妹怕他吵鬧，點了他的『黑甜穴』，讓他多睡一會兒。」

唐郎這才進房，解開兒子之穴道，跟他玩鬧，似乎已無煩惱。

黃楊木臨近午時才回家，柳青青開門讓他進去，問道：「大叔，外面情況如何？」

「很好，一切如常，天氣也好得很，沒一絲雲彩。」黃楊木把菜遞給她。「十八丫頭，再試試你的手藝兒。」

「見到卜十二麼？」

「有，那廝在街頭上閑蕩，老夫認得他，他却不認得我，他也夠可憐的。」

柳青青含笑問道：「大叔買這一點菜，也花得了一個多時辰麼？」

黃楊木瞪了她一眼。「妳幾時管起老夫來？老夫去泡茶館行不行？沒大沒小的！」他雖說得兇，但柳青青却知道他言不由實。

唐郎仍在廳裡逗兒子玩，只與黃楊木點點頭，一句話也不問。黃楊木心中暗道：「這小子就是沉得住氣。」他也不說話，坐在桌前喝茶。

過了半晌，反是他忍不住問道：「十一子，你可有再想別的辦法麼？」

「何必再想？除了那個辦法之外，別無良策。」唐郎頭也不抬地道：「除非情況和形勢有所變化。」

黃楊木道：「如此你便在此守株待兎？」

「正在等大叔安排。」

「放屁！老夫早已不管你們的閑事，你有空還是練練鏢法，勝過抱兒子，要抱兒子麼，以後有的是機會。」

「這倒是有理！」唐郎連忙放下兒子，在院子中練鏢法，他做每一件事都十分認眞，也肯用心思，每發射一次都要想一想，是以很快便有進步，看得黃楊木暗暗點頭。

黃楊木買的菜足夠吃兩頓，柳青青兩頓菜的做法完全不同，色香味均全，黃楊木大快朵頤，讚不絕口，陸漫漫則心生自卑，暗道：「難怪十一哥不將我看在眼內。」

吃過晚飯，四人閑聊了一陣，柳青青帶孩子上床，黃楊木見唐郎還端坐着，忍不住道：「你還不去陪老婆睡覺？」

唐郎含笑道：「小侄在等人。」

黃楊木瞪了他一眼。「等甚麼人？」

「等你替小侄約來的人，他們不會

這麼早赴約吧？」

黃楊木嘆了一口氣。「甚麼事都瞞不了你，不錯，他們不會那麼早來，因此你大可以先睡一覺，你不睡，老夫怎睡得着。」

唐郎一笑長身。「有你這句話，小侄便睡得着了。」言畢進房。

柳青青問道：「大哥，你跟大叔說甚麼？」

「沒有，爲夫請他早點睡，睡吧，明天也許要動氣力。」

* * *

柳青青睡至半夜，忽覺唐郎下床，問道：「大哥，你去那裡？」

「有朋友來了，能不下來招呼一下麼？」唐郎匆匆披衣而出，果見黃楊木開門引進四五個人，黑暗中看不清楚面目。黃楊木點了盞油燈，把火剔得暗暗的，唐郎這才發現這些人臉上不是塗着易容藥，便是戴着人皮面具。

此刻，柳青青及陸漫漫也亦聞聲而出，黃楊木指指唐郎，道：「這位便是你們一直羨慕又敬佩的唐十一郎。」

「不敢當，唐十一已經老了，很多地方已不如你們年輕的。」唐郎指指椅子。「大家坐下再談。」

其中一個道：「咱們先自我介紹一下。小弟宋卅一，認得三十姐。」

第二個是蔡四六，第三個是劉廿五，第四個是卓四四，最大的那個是杜十九，這些人，唐郎只聞過杜十九之名，其他的全未聽過。

黃楊木道：「據說，這幾個都是目前黃蜂殺手中之精英，三十丫頭你也自我介紹一下吧！」他暗中向柳青青打了個眼色，柳青青知道他不想讓自己再淌渾水，連忙退回房內。

當殺手的都十分敏感，立時有人問道：「那女人是誰？」

唐郎道：「是我的女人，不礙事。」他走前把門拉緊。「大家有話盡可說。」

陸漫漫問道：「你們來了多久？」

蔡四六道：「小弟來了已半個多月，因爲沒有你和十一哥之消息，是以不敢妄動。」

杜十九道：「我是昨夜剛到的，城內之情況不太了解，還請十一哥介紹一下。」

唐郎道：「是如來佛分派你們來的？他如今在何處？」

杜十九老練地道：「十一哥，你應該知道，他老人家神出鬼沒，誰也不知道他在何處，而且誰亦不知道他之全盤計劃，他到底派了多少人，根本無人知道。」

唐郎再問：「他派你來此有何任務？」

「到城內找蔡四六，與他一起行動。」

唐郎又問蔡四六。「如來佛給你甚麼任務？」

「他要小弟到大名府，隨時協助十一哥和三十姐，只要十一哥找到小弟，要小弟做任何事，小弟都不能反對！若知十一哥和三十姐有危險，必須拚死相救，」蔡四六道：「如來佛的命令就是這麼簡單。」

唐郎沉吟道：「依你這樣說，他一直知道愚兄之行踪……你在何處接到命令的？」

「在眞定府。」

唐郎轉頭望向其他的人，劉廿五等人均表示所接之命令與杜十九一樣。卓四四忽然問道：「十一哥，你說要殺金希凡是你的主意，而且若果是次成功，咱們便可恢復自由，是眞是假？」

唐郎道：「這不能說是愚兄之意思，如來佛也有此意……他本就想在殺了金希凡之後，解散黃蜂殺手，他自己也想過幾年安樂的日子。」

劉廿五低聲道：「他怎會不安樂，咱們替他賺了不少錢，他花也花不完。」

唐郎道：「以前愚兄之想法也與你們一樣，後來才知道他亦花了不少錢，你可知道這幾年來你們殺的那些貪官汚吏以及漢奸走狗，酧金其實是由他拿出來的？再說，一個人連親戚朋友兄弟都沒有了，錢再多也沒意思。」

黃楊木亦歎息道：「一幹上殺手這一行，那有安樂日子過？就像老夫，退出江湖已近十年，還不是每每擔心有人找上門來？何況他尙在江湖，很怕你們造反，又怕別人以牙還牙，連覺也睡不着，不說別的，單是要掌握你們每個人之行踪，便已費盡他不少心血。」

衆殺手想想，都覺有理，想起殺死金希凡後便立即可以得到自由，人人均是精神振奮，摩拳擦掌地問：「十一哥，你準備幾時動手？」

唐郎沉吟道：「如來佛只派你們幾個？」

杜十九道：「小弟來時，如來佛在信中曾透露，他會盡可能調動全體弟兄投入這個計劃，他稱此爲『最後一殺』計劃！」

唐郎吸了一口氣，道：「好，如今便讓愚兄先將計劃說出，請師弟們提出意見，此事關係重大，千萬不要客氣。」當下把他「將計就計」之計劃詳細說了一遍。

黃楊木道：「這個計劃有其可行性，但也有其缺點，便是必須各方緊密配合，有一方洩漏行踪，便會產生危險！還有一點，不管成敗，事後撤退，只能去你們那邊，不准來此。」

宋卅一道：「各方緊密配合一事，問題不大，憑咱們之經驗，必定可以辦到，撤到原來之老巢，也沒問題。」

黃楊木冷笑一聲，「問題是卜十二在街頭上不斷走動……」

唐郎道：「但咱們已知道莫公公在泰豐樓裡等候消息，只需在他趕去現場中途下手，不過困難在對方可能也會在那附近佈下線眼，咱們一出現，

說不定尚未動手，便讓人家發現了。」

陸漫漫忽然問道：「諸位師兄弟除了帶兵器之外，尚有帶其他暗器否？」

杜十九道：「有，可惜不多，只怕不夠使用。」

唐郎道：「希望每人均有一具袖底弩，則動作會更快。」

黃楊木接道：「這個不成問題，全包在老夫身上，你們幾時要行動，幾時便交給你們。」

唐郎大喜，道：「好，如今萬事均備，只欠東風了！這個計劃不能拖延，否則對方若改變計劃，便成了泡影，我準備明天行動，大家都把各方面可能發生的事故，以及分工擬好。」

當下衆人討論了半個時辰，把各種情況、變數都設想過，亦想出了應對之策，又分好了工。黃楊木道：「今夜你們都不能離開，老夫如今便去煮麵條，你們運功調息吧！」

* * *

辰時之後，衆殺手分批悄悄離開，唐郎和陸漫漫一組，扮作夫婦，唐郎在前，陸漫漫在後，到城中各處走動，在幾條大街上走了一匝，不見卜十二之踪影，不覺有點失望，但當他倆再走第二匝時，竟遠遠見到卜十二由一家客棧走出來。

唐郎連忙吩咐陸漫漫。「三十妹，卜十二在斜對面那家客棧走出來，快分開，你不要現身。」

陸漫漫反應極快，立即退進一條小巷。唐郎這才慢慢走過去。卜十二看了他幾眼，不動聲息，唐郎直走過去，低聲吟道：「相煎何太急？」

卜十二裝作恍然，低聲道：「原來是十一哥，三十妹呢？」

「愚兄找不到她，你跟如來佛的聯絡如何？有回音麼？」

「還未有回音，十一哥幾時進城的？」

「今日一早進城，你住在這間客棧？」

「小弟昨夜進城，在城內走了一遍，因不見十一哥，是以今早再出來看看，小弟尚未吃早飯。」

唐郎故意左顧右盼。「到那裡吃？你比較熟悉大名府吧？」

卜十二笑道：「小弟聽店小二介紹，城內菜式以泰豐樓最佳，咱哥兒就去嚐嚐吧！」

唐郎心中冷笑一聲：「狐狸終於要露出尾巴來！」嘴上却問：「就在附近找家乾淨點的就好了，何必走那麼遠的路。」

「不遠不遠，那泰豐樓離此只有兩條街。」卜十二提高話音。「反正都要吃，何不吃一點好的？」

唐郎道：「算啦，愚兄尚要到別處尋找三十妹，就在附近找家小館……」一看對面有家小茶館，便道：「就到一壺春吃點心吧？」

卜十二無可奈何，只好跟隨唐郎進一壺春，唐郎點了許多東西，卜十二忙道：「十一哥，雖然由你作東，但咱們只兩個，叫太多吃不完浪費。」

唐郎哈哈一笑道：「也許稍後你會認爲太少。」

卜十二目光一亮，脫口問道：「十一哥常來此處喝茶？」唐郎笑而不答，俄頃，點心送上來，卜十二挾了一個送進嘴，嚼了兩口，讚道：「果然不錯！」

唐郎信口問道：「十二弟，你常來大名府，可曾聽人說金希凡已離京來此？」

卜十二驚惶失色地道：「眞有此事？小弟全不知道！若是如此，咱們在大名府的行動可得小心。」

唐郎道：「愚兄也是無意中聽見的，是眞是假尚未証實，卜二弟常來，愚兄還以爲你亦打聽到消息。」

「小弟也不是常進城……更無聽人提及此事，十一哥是從何處聽來的？」

唐郎皺眉道：「你甚麼也打聽不到，這些日子在幹甚麼事？忘了此刻之任務了？」

「小弟怎敢忘記？這便是十一哥厲害之處，否則咱們師兄弟又怎會佩服你？」卜十二涎着臉道：「十一哥必定另有渠道，未知是如何打聽到的，可否告訴小弟，好讓小弟學學？」

「愚兄自有渠道……」唐郎忽然壓低聲音，「那是小弟收買了一名金廷走狗，是以消息十分可靠！嘿嘿，在金廷走狗中，固然有的是死心塌地的，亦有的是爲了糊口的，只要你肯付錢，他們斷無不動心之理。」

卜十二頻頻點頭，道：「如此咱們可得小心提防，只是聯絡不到如來佛，實在奇怪，難道你眞的不知道如何跟他聯系？」

「愚兄若是知道，尚要你代聯系乎？」唐郎一邊跟卜十二閑聊，一邊等候陸漫漫傳遞消息。

* * *

當唐郎走近卜十二時，卜十二已認出他，他悄悄打出暗號，附近一間雜貨店的店小二便向泰豐樓走去。他一轉過街角，便快速地奔跑起來，一口氣跑至泰豐樓。

莫公公正與七八名大內高手在喝茶嗑瓜子，見那店小二跑上來，都把頭轉過去，問道：「小蘇，有消息麼？」

「是的，適才有個漢子向卜十二走過去，卜十二便向咱打出暗號，示意那人便是唐十一。」

莫公公放下茶杯，長身道：「快走，老鄧，你去通知金總管！小蘇，如今卜十二和唐十一呢？」

「還在太平客棧門外。」

「快帶路！」莫公公推席而出，小蘇忙不迭跑出街去，一干大內高手連忙跟着出去，快步向太平客棧跑去。

突然迎面跑來一名小販，莫公公又問：「老林，情況有變？」

老林道：「他們已去了一壺春茶館……」他話未說畢，忽然怪叫起來，艱幸地轉過身去，只見他後背釘着一柄飛刀，那飛刀入肉深達三寸。

莫公公吃了一驚，喝道：「小心！大家分頭行事，老鄧小趙，你倆先開跑，若有人攔截，便由你們對付，其他人跟我走。」

兩名大漢立即應聲奔前，只見小巷裡有人手中拿着幾把飛刀，一見老鄧和小趙出現，便將飛刀向他倆拋去。

由於是臉對着臉，是以老鄧及小趙自然不會被飛刀射中，他倆抽出兵器搶前，那人是劉廿五，他的暗器及輕功很出色，因此擔當引敵之任務。

老鄧喝道：「往那裡跑！追！」

老鄧及小趙走後，衆人繼續前進，却有點戰戰兢兢。剛轉進另一條街，頭頂上又飛下一陣暗器，莫公公揮動雙袖，高呼小心，將暗器擊飛，「颼颼」兩聲，屋頂上跳下三個人來，分別是宋卅一、蔡四六和卓四四！

卓四四一抖手中之短槍，道：「金廷走狗，咱們已久候了。」

莫公公怪笑道：「就憑你們三個？簡直不自量力，你們是否黃蜂殺手？」

蔡四六道：「咱們是大宋之義士，今日奉命來殺你們。」

幾乎同時，雙方都拚上，莫公公這邊還有六個人，他率先標前，不料蔡四六等三人似乎有意避開他，同時閃開，卓四四和蔡四六自他身邊竄過，向他背後那五個手下殺去！

莫公公左袖一攏，向宋卅一掃去，宋卅一立即向後倒飛閃避。莫公公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那裡跑！」急掠向前。

宋卅一轉身便跑，莫公公高聲呼道：「快截住前面那廝，他是朝廷欽犯。」

宋卅一也呼道：「快攔住後面那閹人，他是金廷之走狗，來此屠殺我大宋義士。」

莫公公武功不同凡响，幾個起落，已追近一丈，忽然風聲颯然，莫公公大吃一驚，忙不迭揮袖遮擋，不料一陣臭氣撲鼻，雙臂一涼，原來是有人向他潑尿！

莫公公轉頭一望，只見一扇木門「砰」地一聲關上！莫公公勃然大怒，標前將門踢開。」

「蓬！」大門被踢開，迎面又飛來幾團黑黝黝之物件！莫公公大吃一驚，忙不迭再舉袖護住頭臉，同時向後倒飛。

「噗噗！」兩團物件沾上他之頭臉，却是牛屎，臭得莫公公幾乎作嘔：「有種的便滾出來。」

叫聲未了，只見屋頂上躍下一個人來，人未至，刀風已刮得他臉皮發痛。

* * *

劉廿五居然是向一壺春茶館跑去，只是走的與莫公公不同一條路，老鄧和小趙越追越近，看看即將追上，忽然屋頂又洒下一陣暗器。

幸好老鄧及小趙有了準備，及時用兵器擋開，說時遲，那時快，劉廿五反而轉身撲了過來，而屋頂上亦躍下一條纖細之人影。

由屋頂躍下來的是陸漫漫，她人未至，手中之飛刀又拋向小趙，小趙脚跟未站穩，連忙閃開，不料陸漫漫雙脚着地，人便撲上去，最令人頭痛的是她左手又拋出兩把飛刀。

小巷裡閃避不易，小趙剛把那兩把飛刀磕掉，陸漫漫人已撲至，虛晃一招，手腕一沉，寶刀已砍在小趙的左胸上。

這一刀雖未能取其性命，但受傷不輕，陸漫漫再虛晃一招，由小趙身邊竄過，揮刀劈向老鄧之後肩，與此同時，她的飛刀向後拋射。

小趙中了一刀之後，又驚又怒，見陸漫漫從身邊掠過，把後背賣給自己，心想此乃千載難得一逢之良機，又急欲報仇，豈容放棄，逐揮斧向陸漫漫砍去。

說時遲，那時快，陸漫漫的飛刀已「颼」地一聲射中其下腹。

小趙倒地之後，老鄧亦因要閃避陸漫漫那一刀，而中了劉廿五的劍，陸漫漫向前繼續掠去，道：「小心！速戰速決。」她由出現至離開，不過一瞬間之事，便已殺了小趙，又引致老鄧受傷。

陸漫漫一步跨進一壺春茶館，脫口呼道：「十一哥，十二哥，原來你倆在此，找得小妹好苦。」

這是一個暗號，卜十二和唐十一同時站起來，但唐十一的軟劍已出手，在卜十二尚未有反應之前，已在他腰上加一劍，手腕再一振，劍尖已指在卜十二之喉頭。

卜十二身子如風中楊柳，不斷搖晃，顫聲問道：「十一郎，你……」

「不必多說，你出賣了咱們，我只好先殺了你！也不管你是否被迫，但若是我不殺你，你也會殺我，莫公公已趕過來了，你不能怪人，只能怪你自己意志不堅。」唐郎言畢，軟劍向前一送，卜十二隨劍而向後倒下。

陸漫漫道：「十一哥快跑。」

唐郎一個風車大轉身，向門口射去，目光一[illegible]，見茶館內有兩名茶客抽刀跳了出來，陸漫漫持刀站在門口，準備攔截。

唐郎低聲道：「小心，不可延誤時間。」他再標前一步，已躍上屋頂，向前奔跑。

* * *

由屋頂上躍下來的是杜十九，杜十九使的是刀，他的刀以快爲主，人在半空已使出兩刀，莫公公一開始便吃了憋，不敢託大，先求無過，再求有功，斜飛丈餘閃開。

杜十九一落足，脚尖一點，又向莫公公撲去。「逐臭之夫才無種。」

莫公公身上臭不可聞，他生性愛潔，吃了這個虧，把心頭之痛恨全發洩出來，尖着聲道：「臭小子，老夫今日不殺你，眞是枉爲人了。」

杜十九喝道：「像你這種走狗，我大宋子民不殺你才枉爲人！」他一句話當中已攻了四五刀，速度驚人，往往一招未了，第二招又至。

莫公公雙袖爲尿所濕，全貼在臂上，行動大受影响，頗有束手束脚之感，而杜十九正要他如此，否則他根本不是對方之敵手。

但莫公公的確是金廷大內有數之高手，在三十多招之後，已逐漸站穩了陣脚，同時開始反攻。杜十九有如程咬金，在「三度板斧」之內不能取勝，後果已堪危。

莫公公在七十招後已穩佔上風，此刻他方能出言譏諷。「閣下武功不過爾爾，還是趁早叫你們那位如來佛出來吧！」

杜十九冷冷地道：「你放心，咱們頭兒說不定早已躲在暗處等候良機。」一句話教莫公公不敢盡力而攻，預留三成功力，準備應付突變。

再過五十招，杜十九更加不濟，莫公公不吭一聲，加强掌力，把杜十九逐漸迫向墻角。杜十九呼道：「弟兄們快來相助。」

他連呼三遍，未見有人出現，莫公公冷笑一聲：「黔驢技窮，不外如斯，你死了也無人來助你。」

話音剛落，忽聞「嗤」地一聲輕响，一個刺耳的聲音急速傳至，他大吃一驚，急切之間來不及細看，立即向旁一閃。

原來杜十九自知不敵，故意分散對方之注意力，待對方自以爲萬無一失，然後方發射藏在袖裡之弩矢。

莫公公反應雖快，閃開了第一枝短矢，却閃不開第二枝，只覺左臂一陣錐心之疼痛，臂上已多了一根弩箭。

由於距離接近，短矢有一半射進臂肌，箭鏃也觸及骨頭，痛得莫公公抬不起臂來。

杜十九一矢中的，立即揮刀拚命反攻，莫公公只能單臂應付，形勢登時逆轉，他驚怒攻心，罵道：「死賊，你只會使此卑鄙手段，還有甚麼本領，儘管使出來。」

杜十九哈哈笑道：「老子還有十八種殺人絕技，你且稍候，逐樣讓你嚐嚐，只怕你無那份本領。」

莫公公尖叫一聲，拚死反攻，就在此刻，屋頂上「颼」地一聲跳下一個人來，道：「十九弟，你快回去，待我來收拾他。」

莫公公見來者使的是軟劍，目光一亮，問道：「你便是唐十一郎？」

唐郎恐對方再來援兵，攻勢不遏，嘴上道：「你既知道，便速速投降吧！」

莫公公此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冷笑道：「你來得正好，省得老夫去找你！」

唐郎手腕一抖，軟劍劍尖泛起幾朵劍花，在莫公公面前撩動，虛實莫測，莫公公暗吃一驚，忖道：「怎地同門師兄弟的武功相差這麼遠！」他不敢再大意，見招破招，先行防守。

唐郎越攻越急，忽見他手腕微微一偏，軟劍已離開，莫公公正想換招，不料離開了之軟劍竟又再度削回來，一時之間措手不及！

耳畔只聞唐郎輕喝一聲着，他右臂已中了一劍，血流如注。莫公公雙臂均受傷，心中暗道：「這小子眞厲害！老夫只能死守，只要守得住，金總管一至，還怕他不成！」

唐郎等人早已計劃殺得了多少個便算幾個，一定要在對方大舉來援之前撤退！不過他很想先解決掉莫公公，他日對付金希凡時，也可減少一個敵人。

小巷內風聲呼呼，唐郎軟劍猶如一團白光，莫公公雙臂受傷，又被袖管沾住，動作不大俐落，恨不得唐郎之軟劍將其袖管割裂，但唐郎之計劃正是要他雙手受困，因此出手雖快，却甚有分寸。

忽聽他又喝了一聲：「着！」劍刃過處，已將莫公公之大腿劈下一大片皮肉下來！

莫公公正好伸手去擋，唐郎手腕一提，又將其小臂斬落，緊接着，劍尖送進其心窩！

就在此刻，屋頂上傳來陸漫漫之聲音：「十一哥，快走！」唐郎振衣而起，踏瓦而去！

* * *

陸漫漫引開茶館內之金廷走狗，向小巷裡跑去，一直引他到宋卅一和蔡四六等處，只見老鄧亦已被殺了，只剩下三個人在苦苦支撑。

陸漫漫突地轉身，揮刀砍去，爲首那人剛舉刀一格，陸漫漫左袖裡「颯颯」兩聲，飛出兩枝袖矢，全釘在其胸上！

「臭丫頭使詭計……」那漢子未曾說畢，已砰地摔倒地上。陸漫漫可不理他，立即向另一個撲過去！她之行動提醒了蔡四六等人，亦開始使用袖弩，結果又結果了一個、傷了一名！

剩下來之人都心生逃跑之念，陸漫漫道：「諸位，最好不要放過他們！」

劉廿五問道：「若正點子趕來，咱們怎辦？」

陸漫漫道：「是以咱們的行動要快！」她嘴上說話，雙手却不停，邊拋飛刀邊揮刀，把那金廷走狗迫至牆角。

一位金廷走狗高聲呼道：「弟兄們，大家保持冷靜，只守不攻，只要挨到頭兒趕來，形勢便可改變！」能得金希凡看中選拔出來的人，武功都有一定之造詣，是以他們採取守勢之後，

劉廿五等人一時之間亦難以得手，何況殺手並非以武功取勝！

過了一陣，只見屋頂上躍下一個人來，向陸漫漫之對手迫去，道：「三十妹，快去通知十一哥！」來的正是杜十九。

那走狗對付陸漫漫已有點手足無措，加上杜十九，更加不濟，只兩招便中了杜十九一刀！陸漫漫抽身而退，去找唐郎。

* * *

唐郎上了屋頂之後，越過三棟平房，又隨陸漫漫躍落小巷，問道：「三十妹，那邊已大獲全勝？」

「小妹來時尚有三個在垂死掙扎，此刻應該差不多了！十一哥放心，咱們先撤退，他們大概也差不多了！」

兩人衝進一棟平房，在裡面換了衣服面具，再將剛才所穿的拋落天井的一口井裡，然後分頭由後門溜出去。

後面是一條甬道，他們不由甬道出去，而是走進另一棟平房，再由那一棟平房離開，最後踏上一條大街道。黃楊木何止狡兔三窟，他不愧是黃蜂殺手之導師！

未幾，兩人再轉進一條小巷，走進一棟平房，這棟房子打掃得很乾淨，却不見一人，他倆由一口枯井「走」進去，井壁處有個入口，裡面是座地下室，一共有四五間卧室。

唐郎嘖嘖稱奇，讚道：「也不知黃大叔是如何經營的！」陸漫漫也讚嘆不已。

地下室有通氣設備，並不覺得氣悶。過了半晌，井壁上傳來「篤篤篤」的暗號，陸漫漫打開入口，首先鑽進來的是杜十九，接着便是宋卅一等人。

唐郎訝然問道：「蔡四六呢？他出事了？」

杜十九笑道：「放心，這棟房子是他『買』下來的，他當然要留在上面，稍候若無事，咱們便可以上去吃飯。」

唐郎有點擔心地道：「咱們殺了莫公公，金希凡絕對不會罷手，又因守城的人未發現有人出城，他必然會下令逐處搜索，屆時恐怕會露出馬脚！」

杜十九反問：「十一哥，你擔心何處會露出馬脚？」

「第一，也許有人認得出四六弟；第二，咱們這許多人之吃喝拉矢，也必會露出馬脚！」

杜十九道：「四六弟是易容出現的，如今恢復本來之面目，不虞被人認出來。至於第二點便難說了，只好叫他先蒸些包子，以備不時之需！」一頓又問道：「十一哥，你可知道如來佛爲何會派他當先頭部隊？」

唐郎含笑道：「莫非因爲他擅於烹飪？」

「正是！而且他很會做家務，是以請他來持家！」

衆殺手談了一陣，唐郎突道：「小心，上面似乎來了許多人！」衆人遂凝神運功靜聽。

只聽蔡四六道：「官爺們，小的家裡只有一個人，別無他人。」

又聞一個宏亮的聲音叱道：「你家只有一個人，爲何買下這棟房子？」

「小的家小尚在東平府，本想帶家小來，不料家母反對，因此只好先在此買下房子，再慢慢把妻小遷來！」

「你在灶房內做甚麼？」

「小的向在東平府賣糕餅包子，是以來此也以此爲生，蒸籠裡正在炊包子，準備稍後拿到街上賣！」

又聞那宏洪聲音的漢子道：「你們搜一搜！」過了半晌，他又道：「若有外地來的人到你家，不管是甚麼人，都得上報，若有隱瞞，依法究治！」

「是，是，小的是外來的，只求溫飽，不敢犯法！官爺們慢走！」

唐郎道：「人去了！」

杜十九皺起眉頭。「他們的動作好快，日後要想殺金希凡，恐怕更加困難！」

唐郎道：「不必急，既然他知道咱們在此，便不會離開大名府，只要他不離開，咱們便有機會。」

卓四四道：「問題是他既然知道咱們在此，必然會派更多之爪牙來，恐怕咱們力量不足！」

唐郎微微一笑。「這方面不用擔心，如來佛必有安排！」衆人談了一陣，又聞石板上响起暗號，陸漫漫將石板拉開，只見蔡四六雙脚撑着井壁，手上提着一個蒸籠，連忙接了進去。

「四六弟，你把包子給了咱們，又拿甚麼去賣？咱們少吃一頓不打緊，不能因小失大。」

蔡四六道：「小弟一口氣蒸了三籠，你們放心，咱現在便出去販賣，順便打探消息！嗯，稍後小弟再把茶拿下來。」

蔡四六拿了兩大壺茶下來，便一直沒有消息，衆殺手便各自找地方睡覺。

到了傍晚，通氣孔裡突然傳來蔡四六之聲音：「告訴諸位一個消息，城內此刻亂哄哄的，到處在搜索殺人兇手，把許多無辜的拉進衙門審訊！」

唐郎對着通氣孔道：「有否如來佛之消息？」

「沒有。適才小弟在街上擺賣，黃大叔來過，說他那裡也被搜查過，但沒引起官府之懷疑，還說十一嫂和侄兒很好，請你不用擔心！」

唐郎正爲此事擔心，聞言方放下心頭大石，忙再問：「黃大叔是否還有其他指示？」

「他請諸位安心躲幾天，養足精神，等候下一次機會，其他事情大家不必操心！」

唐郎道：「咱們整天在下面，悶得發慌，可否拿些東西來，讓咱們自己製造些殺人暗器？」

蔡四六道：「待有機會問過黃大叔

再說！只怕暫時不容易，今天小弟回來時，在附近還被官兵搜過身，暫時到此爲止，小弟要造飯了！」

通氣孔裡再無聲音，唐郎只好道：「今次咱們能大獲全勝，其中一個原因乃攻其不備，下次便未必有此成績，因此最好乘此機會，大家練練武功。金希凡可不是省油燈，沒有眞實之本領，休想動得了他！」

杜十九猛吸一口氣。「說得有理，咱們絕對不能在最後一次刺殺中失手而前功盡廢！」衆人均有同感。

可是，等候的滋味實在不好受，儘管衆殺手每天都花上四個時辰在切磋武功，仍覺得異常苦悶。

蔡四六每天由外面回來都帶來了消息——一切如常，街上到處是官兵，出入搜查甚緊，黃楊木那裡沒有新的消息。

如此過了十天，唐郎實在有點耐不住，忍不住對蔡四六道：「請黃大叔來一趟，否則愚兄後天便冒險去找他！」

「十一哥有何事要找他？」

「愚兄需了解更多情況，否則無法想出下一步之做法。」唐郎頓了一頓，又問：「你可曾見過金希凡親自出巡？令旗幫又有何動靜？」

「小弟定當把十一哥之話轉告黃大叔，小弟未見過金希凡，也許他曾經出現過，只是小弟不認識。令旗幫的人雜在金兵裡，到處搜查可疑人物。」

這次通話又到此爲止，不過那夜，蔡四六煮了許多菜，又有酒供應，聊以讓殺手們解解饞。宋卅一嘆息道：「吃了這許多天乾糧，今日這一頓最有意思！」

次日晚上，通氣孔裡又傳來蔡四六之聲音：「黃大叔稍後會來找你們詳談！」衆人精神均是一振。

到了華燈初上時，蔡四六和黃楊木便把晚飯帶下來，蔡四六談了幾句便上去，留下黃楊木陪他們吃飯。唐郎首先問道：「大叔，拙荊和犬子都好吧？」

「放心，好得很，官府去問過兩次，她認老夫作義父，你那兒子也很乖巧，不露一絲馬脚，最近幾天已無人再調查，官兵們鬧了十天，一絲也查不到，又漸漸鬆懈了！」

杜十九問道：「咱們何時再行動？頭兒可有指示？」

「沒有。」黃楊木答得十分乾脆。「到目前爲止，你們只能再等待！」

劉廿五問道：「要咱們等待甚麼？」

黃楊木沉聲道：「等待良機，等待如來佛之指示。」

唐郎料到如來佛必會與黃楊木接洽過，只是他不願當衆拆穿，當下只問：「咱們在此，完全不知道上面之實際情況，如何能佈置下一次行動？」

黃楊木道：「不用你佈置，自有人安排！」說着，悄悄向唐郎遞了一個眼色。

衆殺手聽他這樣說，都放了心，雖然人人對如來佛都有怨言，但對他却充滿信心，因爲他做事從未失敗過，他既然肯安排，他們便樂得省點事。

飯後，黃楊木又道：「今後你們既不可出現，無事亦不可找老夫，免得暴露了老夫之身份，對大家都無好處。至於暗器等物，老夫自會替你們準備，總之不會讓你們空手上陣。」

杜十九道：「有你老人家這席話，咱們便放心多了，今後也不會去打擾你。」

「如此，後會有期！」

唐郎忽道：「大叔，小侄離開拙荊多天，很是掛念，今夜可否隨你回去？」

黃楊木沉吟道：「好吧，你可得小心，不可帶兵器及暗器！老夫先走，你隨後而行！老夫由前門出去，你走後門。」

唐郎自然答應，當下黃楊木先由前門走了，唐郎則着蔡四六開了後門。蔡四六走到後巷看了幾眼，不見有人，方向他揮手示意。

唐郎出了小巷，沿途蛇行鼠伏，小心翼翼，避過官兵及屋頂上之令旗幫高手之監視，費了好大的勁，方抵黃楊木家外。

黃楊木家門虛掩着，他一閃而入，黃楊木立即把門關上，引他到其臥室，却見房內有個頭陀打扮的老人，可不正是「如來佛」白富。

白富一見唐郎，便低聲道：「辛苦你啦，小唐！」

唐郎道：「我早料到你今夜會來，想不到早已到了！」

白富輕笑道：「老夫前晚便已到了！」

「你一直住在此，不怕官兵來搜查？」

白富哈哈大笑。「你以爲你黃大叔是個簡單的人？官兵來了也未必搜得到老夫。」

「聽你的語氣十分輕鬆，莫非已有良方對付金希凡？」

「還沒有，是以方找你前來！」白富笑容一斂，「老夫曾去過令旗幫總舵，把他們的底細摸了個清清楚楚，因此來找你！」

唐郎冷笑道：「除非你來找我，否則咱們根本見不到你！」

「別生氣！那些人雖然都是老夫調敎出來的，但未必人人均忠心於我，有時候不得不提防一點，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嘛！」白富自懷內掏出一張地圖來。「小唐，這是令旗幫總舵內的情況，我已摸得七七八八，你有空不妨多看看地圖！」

唐郎接過地圖，詫聲問道：「你準備潛進令旗幫殺人？」

白富沉吟道：「金希凡這厮也不知是怕死，還是厲害，一直龜縮在令旗

幫內，不肯露面，他身旁尚有兩個保鏢，喚作張鷹、趙鵬，是一對異姓兄弟，這兩人寸步不離金希凡，你說咱們是否該要準備到令旗幫去？」

「那兩個保鏢的武功如何？」

「不知道，但自外表看來，應該不在你之下。老夫先後兩次進內，第一次見到金希凡，他身邊既有張鷹、趙鵬，也有令旗幫的人，根本近不得他的身，因此只好退出。第二次去更加見不到他……」

唐郎脫口問道：「他是否已經離開令旗幫？」

「老夫肯定他還在，因爲先後見到張鷹、趙鵬站在書房門外，窗外還有令旗幫的人守衛，也不知他在書房內跟誰說話！」

唐郎想了一陣，道：「即使咱們潛進令旗幫，亦未必能近得了金希凡，在打草驚蛇之下，很可能反而陷於重圍，全軍盡墨。」

白富嘆了一口氣，道：「老夫也想過這個問題，苦思無策，是以至今尚未有腹稿！今日着你前來，一是讓你夫婦敘敘，二是想跟你交換一下意見，如今我的手下，也只有你足可商量。」

「那又未必，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你爲何不徵詢一下他們的意見？」

白富緊張地道：「你千萬別告訴他們，說老夫已來了大名府……嗯，說老夫已到了大名府也不打緊，莫說見到老夫！」

唐郎心中已有了計較，嘴上却問：「你那些手下，除了杜十九、宋卅一、劉廿五、蔡四六及卓四四之外，尚有誰到了大名府？以前那幾個導師呢？」

白富道：「告訴你吧，如今尚在老夫手底下的，不過十多個殺手，有些人平日只負責跟梢、聯絡、傳遞，他們有的已有協議，只能幹那些工作，不能指揮他們幹超過他們工作範圍的事，有的武功不行，有的老夫還不敢肯定是否忠心，是故可使用的人並不多，而能使用的，也只能做些傳遞消息之工作。」

說至此，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續道：「至於其他人亦不多……」

唐郎道：「我問你這些，並非要打探你甚麼秘密，只想知道咱們這方之兵力。」

白富沉吟道：「如今他們已陸續到了大名府，但兵刃、暗器和其他東西尚未足夠，因此若要動手，爲時尚早！當然城內亦不止兩個秘密據點，他們住在另一處地方！」他頓了一頓，又道：「老夫准你幾天回來一趟，但行動務必小心，以免洩漏。老夫也會常出來見你，交換一下情報！」

唐郎問了一句：「令旗幫內，有咱們的人麼？」

白富哈哈笑道：「老夫知道瞞不了你！有兩個，但職位不高，關係不是直接的，只是他倆不甘心替金廷辦事，因此願意跟咱們合作。今夜談至此爲止，你去見十八丫頭吧！」

「她知道我來了麼？她又是否見過你？」

「不知道！老夫在暗處見過她，她未見過我，你亦不必告訴她！」白富目光灼灼。「須知道她如今已非咱們的人，無必要拉她下水！」

唐郎有點不快，却恨不得與妻子歡聚，無心跟他爭論，拱拱手便出房去了。

唐郎來到柳青青房門前，伸手輕輕敲出黃蜂殺手的暗號，房內即傳來柳青青驚詫之聲：「誰？」

「十一，青妹快開門！」

柳青青一陣風般跳下床，把門拉開，一頭扎進唐郎的懷抱中。「大哥，想死我了！你知否小妹有多擔心？」

唐郎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輕輕拍着她的肩，溫聲道：「大叔沒告訴你，爲夫平安麼？」

「哼，誰知道他是否在安慰小妹！」柳青青上下打量唐郎，似要驗傷。

唐郎失笑道：「黑漆漆的，你能看到甚麼？沒事的，絲毫未損，進房再說。」

柳青青關上了門，問道：「大哥，你眞的沒受傷？」

「事先計劃完善，要殺卜十二和那姓莫的太監，還不手到擒來？柳兒好麼？」

「他身子很好，只是老問小妹：『娘，爹是不是又要離開咱們？』小妹告訴他，說爹去辦事，他又道：『那咱們爲何不跟爹一道去？』小妹只好告訴他，你去做一件極端秘密而又危險的事！」柳青青學着兒子的語氣，說得活靈活現，唐郎樂得低頭吻了幾下熟睡中的兒子。

柳青青白了丈夫一眼。「別把他弄醒！」

唐郎道：「不可讓孩子隨便說話！」

「你放心，咱母子已編好故事，官府來查，便說他自小父親便病歿，是以才來投靠義父！」

「這還差不多！」唐郎輕輕擁着柳青青，溫聲道：「其實爲夫也知道你會擔心我，是以向大叔要求回來看你。」

柳青青把面頰靠在丈夫的胸膛上，柔聲問道：「明早走麼？」

唐郎低聲道：「也許後天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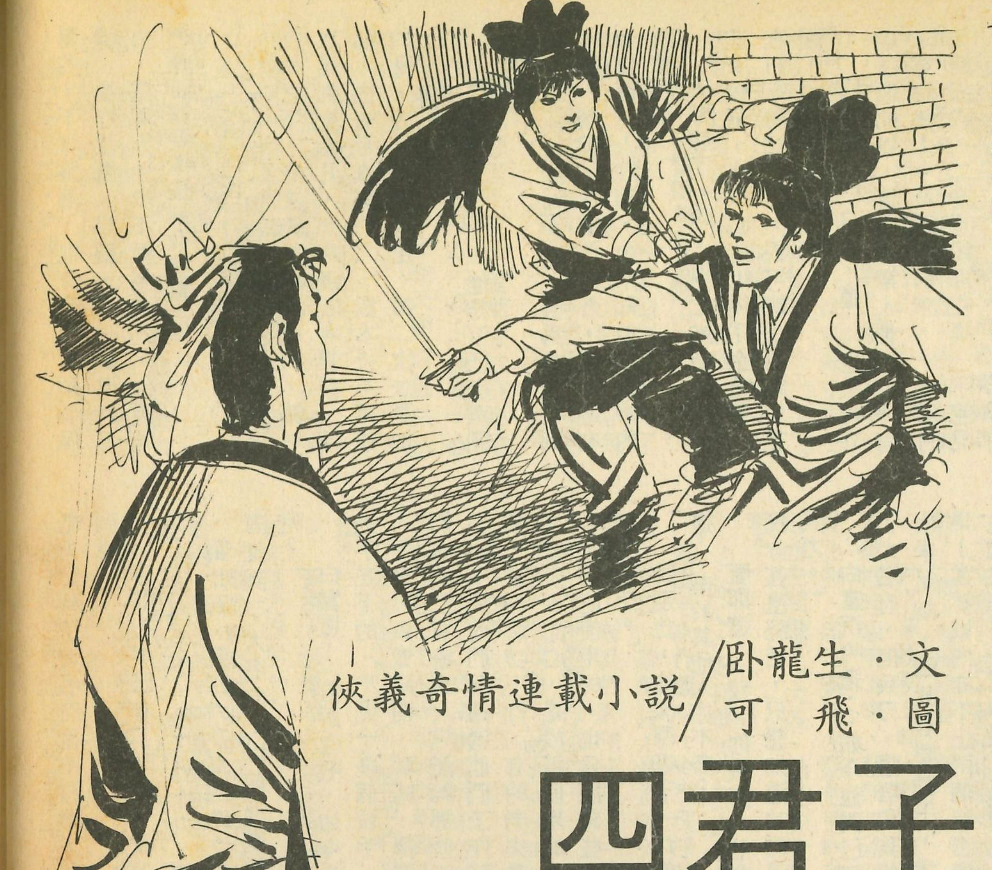
「大哥，你眞好！」柳青青伸長脖子，在丈夫的臉上香了一口。「你累了，早點休息吧！」她把兒子抱到裡面去，讓丈夫睡在中間。

「青妹，你不必擔心，爲夫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

柳青青輕輕一嘆。「按理說，小妹應該相信你，但如今不行了……我仍很擔心……」

（未完・十）

上文提要：王俊被女羅刹測試出不懂武功，於是讓他離去，王俊回房後不久，徐傑前來求見，再三奉勸他速離客棧，王俊答應，徐傑走後，女羅刹又出現，却不是如剛才般要他離開，相反是要把他留下來，王俊反抗無力，只得任她擺佈，在一名白衣少女的帶領下，來至一座四合院，王俊知道無法脫身，只好坐以待變，閱讀打發時間，不料白衣少女却一把搶走他的書……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處境岌岌可危　謊言娓娓動聽

白衣少女道：「你是一個出身豪富之家的讀書人，能有這一份鎮靜氣度，實在難得，我倒 想和你談談了。」

王俊道：「姑娘想和我談甚麼？」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談談你的事了。」

王俊道：「好！姑娘請吩咐吧。」

白衣少女道：「你眞的是叫王人？」

王俊道：「不錯，姓是祖宗所傳，怎可輕易更改。」

白衣少女道：「你家中有多少銀子？」

王俊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

白衣少女道：「你是不是獨子？」

王俊道：「嗯。」

白衣少女道：「那很好，你現在可以寫一封家書，告訴你的父母，要他們準備十萬兩銀子。」

王俊道：「幹甚麼？」

白衣少女說：「準備贖你這個寶貝兒子啊。」

王俊笑一笑，道：「要銀子容易，十萬兩也不太多，我這就修書一封。」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王大公子倒是很合作啊！我替你磨墨吧。」

王俊也不客氣，秉筆書信一封，內容倒是十分簡明，要父母籌備紋銀十萬，贖他之命。

寫好之後，放入封套，道：「姑娘，把這個送回客棧中去，交給我那從僕，要他帶給我父母，我相信，他們會依書行事，籌十萬兩銀子出來。」

看他面不改色，果然似有千萬豪富之子的氣派。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不用痳煩你那位從僕了，寫上地址和你父親的姓名，我們自己會派人去。」

王俊道：「自己派人去？」

白衣少女道：「咱們自己派人去，也好聽聽你父母的口氣，也許他們捨不得十萬兩銀子，不肯化這筆錢，咱們也不用養着你了。」

王俊道：「難道你們準備撕票？」

白衣少女道：「不錯，要你十萬兩銀子，只不過多做一單生意，年三十打個兔子，有，你也過年，沒有，你也過年，我們一向是做大買賣，十萬兩銀子不算少，但在我們姑娘眼中，不算太大的生意。」

王俊心中一動，暗道：「上路了，怎生想個法子，也要挖出她下面口氣。」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當今之世，如是一下能拿出十萬兩銀子的人，不算太多，我不信你們還能做更大的生意，這個小小濟南府，只怕也找不出像寒舍一樣的富戶來。」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王大公子，這一次我們姑娘到濟南府來，一宗生意賺多少，我是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一次收下的訂金，就是十萬兩。」

王俊道：「甚麼生意這麼好賺？」

白衣少女道：「殺人。」

王俊道：「哦！殺人？那人的身份可不低啊。」

白衣少女道：「至少比你高很多，我們姑娘只準備勒索你十萬兩銀子。」

王俊已把自己的生死置於度外，只想從這白衣少女口中挖出一點內情來，淡淡一笑，道：「其實，你們姑娘對家父開價十萬兩是少了一些……」

白衣少女眼睛一亮，接道：「你算一算看，你能值價多少？」

王俊心中忖道：「不能正面問她，要設法挑逗她自己洩漏出來。」

主意暗定，緩緩說道：「家父販鹽致富，在下的身價麼？至少也該值個三十萬兩銀子。」

白衣少女道：「眞的？」

王俊低聲道：「姑娘，這件事最好別告訴妳們姑娘。」

白衣少女接道：「爲甚麼？」

王俊道：「因爲，妳可以賺那二十萬兩銀子。」

白衣少女似是被這句話——二十萬雪花白銀打動了心，笑一笑，低聲道：「怎麼賺？」

王俊道：「我再修書一封，寫明贖金三十萬，姑娘收在身上，別讓妳家主人瞧到，這叫做『偷天換日』，家父付的贖金，不會是現銀，十之七八可能是銀票，那時間，姑娘只要取下二十萬，只給你家主人十萬兩，豈不是自己賺了？」

白衣少女道：「辦法是不錯，只是……只是……」

王俊笑了一笑，接口說道：「你可是有些害怕？」

白衣少女道：「是！這件事，如是被姑娘知道，非活活剝了我的皮不可。」

王俊道：「你如是心中害怕，那就不用談了。」

白衣少女低聲道：「王公子，如若有一個絕對不讓我們姑娘知道的辦法，我就敢吞下那二十萬銀子。」

王俊道：「這個麼？辦法倒是有，只不過，我不能告訴妳。」

白衣少女道：「爲甚麼？」

王俊道：「我替妳向我父母多敲了二十萬兩銀子，對我有些甚麼好處？」

白衣少女道：「至少，它對你沒有害處，別忘了你是囚犯，生死操在我的手中。」

王俊搖搖頭道：「姑娘，我雖然不會武功，但你別忘了我是讀過幾年書的人。」

白衣少女道：「哼！讀過書又怎麼樣？」

王俊道：「讀書的好處就是洞明事理，所以，姑娘不用嚇唬我了，你不敢殺我的，貴上女羅刹也不肯殺我，因爲，她想從我身上找出十萬銀子，你看的不是我王某人一個書生，而是十萬銀子，殺了我，那些銀子便像長了翅膀一樣，突然飛去。」

白衣少女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王俊說道：「所以，我才敢和姑娘討價還價。」

白衣少女道：「好吧，我認啦，咱們二一添作五，每人十萬兩，夠了吧？」

王俊搖搖頭，說道：「家父產業超過千萬，十萬兩銀子，在區區的眼中，實算不得甚麼。」

白衣少女道：「你不要銀子，要甚麼？」

王俊心中暗道：「紈袴子弟，不能太正人君子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要人。」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道：「要人？要甚麼樣子的人？」

王俊道：「妳。」

白衣少女臉色一變，道：「你好膽大，身爲囚犯，竟還敢……」

王俊淡淡一笑，接道：「姑娘，在下一生別無大錯，就是見不得嬌艷如花的姑娘……」

白衣少女冷哼道：「你原來是一個色中餓鬼。」

王俊道：「就算在下是色中餓鬼，姑娘是否……」

他究竟是知書達禮的君子人物，就算裝作一副色迷迷的樣子，但到了緊要關頭，也是有些話難出口，行難從心。

白衣少女突然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笑道：「要作甚麼？」

王俊道：「自然是要妳陪我。」

白衣少女道：「我奉命監視你，但也保護你，所以，我一直都會陪着你。」

王俊歎口氣，道：「姑娘很聰慧，想是早已知曉在下的言中之意了，又何苦迫在下明說出來呢？」

白衣少女淡笑道：「你說吧，說清楚最好。」

王俊心中暗暗震動，但仍然說道：「要姑娘解衣薦枕，姑娘明白了吧？」

白衣少女道：「明白了，而且很清楚，你耐心的等着吧，也許，今晚上，我就會來陪你。」

王俊笑一笑，道：「其實，你也不是陪我，你是陪二十萬兩銀子。」

白衣少女沒有發作，臉上也沒有笑容，緩緩轉身而去，蓬然一聲，帶上了木門。

望着那帶上的木門，王俊暗暗歎息一聲，緩緩站起身子。

木門沒有加栓，輕輕一拉就開。

只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小廝，手中捧着一個木盤，盤上放着食用之物。

一低頭，進了室門，把盤上食物放在木案上，人却退到一側站着。

王俊一皺眉，道：「你先出去吧！我吃過之後，才招呼你進來。」

青衣小廝突然一推低壓眉際的小帽，道：「大哥，你認爲她晚上眞的會來陪你麼？」

一聽聲音，王俊立刻被臊得一臉羞紅，敢情說話的竟是黃媚。

王俊急急說道：「六妹，我在想法子算計她，怎會是眞要如此，小兄沒有武功，只好動點心機了。」

黃媚道：「說說看，你怎麼算計她？」

王俊道：「妳和四弟傳了我點穴之法，只可惜我沒有點人穴道的功力，只有在她冷不防時給她一下子，才有成功的機會。」

黃媚冷笑一聲，道：「我的好大哥，你太低估別人了，你可知道她是甚麼人？」

王俊道：「知道，女羅刹的從婢。」

黃媚道：「正確點說，女羅刹應稱爲追魂羅刹，你們商量了半天、討價還價的白衣少女，叫作小白蛇，她是追魂羅刹手下四婢中，最狠的脚色，殺人於談笑之間。」

王俊道：「哦？」

黃媚道：「所以，你別認爲她很好說話，我一直擔心她會突然出手殺了你。」

王俊道：「她會麼？」

黃媚道：「會！你這樣羞辱她，她竟然忍了下去，連我也覺得奇怪，也許她是眞的被你料中了，她看上了二十萬兩銀子，爲了銀子，忍下去……」

雙目神光一閃，盯住王俊的身上，道：「大哥，我問你，如若她在晚上眞的要甘蔗枕蓆，你要如何？」

王俊道：「那時，我才有對付她的機會，我會出其不意制住她的穴道。」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女羅刹手下四婢，個個殺人如蔴，以小白蛇的心地最狠，不過，我還未聽說過她有甚麼淫賤的行徑，你要小心一些了。」

王俊急急說道：「六妹，我被他們帶來此地，一直認爲你們還不知道，所以，我只好自己設法了。」

黃媚突然一拉帽沿，站到屋角處，低聲道：「快吃飯。」

王俊已學會了不少江湖中事，立刻心生警覺，開始大吃起來。

但聞一陣步履之聲，一個佩刀大漢直闖而入，望望正在大口進食的王俊，冷冷說道：「你倒是吃得下啊！」

王俊放下筷子，回頭望了那大漢一眼，只見他年約三十多歲，臉上被一道三寸長短的刀痕佔了半個左頰。

這一條刀疤，使那佩刀大漢看上去多了一股兇厲之氣。

佩刀大漢冷哼一聲，目光轉到了黃媚身上，道：「站在這裏等甚麼？」

黃媚一欠身，道：「小的在等這位大爺吃飯。」

刀疤大漢冷笑一聲，說道：「要他吃快一些。」

黃媚道：「是。」

刀疤大漢又冷冷的望了王俊一眼，才緩步走了出去。

黃媚低聲道：「快些吃吧！大哥，那眞的小二被我點了穴道，藏在厨房，別要被他們發覺了，那就麻煩大啦。」

王俊又急急吃了兩口飯，收拾起碗筷，道：「六妹，你眞的要走麼？」

黃媚道：「這地方，只是一座普通宅院，地方不大，除了那位小白蛇之外，還有兩個守衛的漢子，我無法藏身。」

王俊道：「我要離開這裏？」

黃媚笑一笑，道：「不用太急，這裏很安全，連雲客棧中，忙碌緊張，女羅刹一干人似乎就要有所行動，我們很快可以揭穿他們的隱密了，你小心點應付，該接你的時候，我們自會趕來。」

匆匆收拾了碗筷，也不再讓王俊多問，急步走出去了。

望着黃媚遠去的背影，王俊心中百感交集。

容色絕倫的六妹，對他這個作大哥的，似乎有一份特別的感情，但金燈門事務繁忙，雙方都有意在逃避着這件事。

但有時候，黃媚却又情不自禁的表示出來。

王俊能夠領受到，但他却一直壓制着自己。

呆呆的想着，想着，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一個嬌若銀鈴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王大公子，你在想甚麼？想得這等出神。」

王俊轉頭看去，只見說話之人，正是那白衣少女，不知何時，她已經進入了房中。

鎭定了一下心神，王俊緩緩說道：「妳回來了？」

這句話很平淡，但却充滿着一種眞切、誠摯的情感。

白衣少女怔了一怔，點點頭道：「嗯。」

她常年奔行江湖，相處一起的，都是江湖上的豪雄人物，像這樣文雅多情，溫和的公子，實不多見，也從未聽過那等輕柔的問訊。

王俊笑一笑，道：「我剛剛吃過了飯。」

白衣少女點點頭，說道：「飯菜還能下嚥麼？」

也許是受了王俊的影响，她也變得溫柔起來。

王俊道：「粗茶淡飯，不過，我因餓了，吃得不少。」

白衣少女道：「我會交代他們，以後的飯菜要配細緻一些，你是出身千萬豪富之家的貴公子……」

王俊搖搖頭，道：「算了，我倒眞的希望自己窮一些。」

白衣少女道：「爲甚麼？」

王俊道：「因爲，我如是出身寒門的窮儒，你們也不會把我囚在這裏了。」

白衣少女道：「說的也是，你如不是錢太多，也不會帶一個那麼扎眼的保鏢，也不敢那麼大模大樣的入住連雲客棧了。」淡然一笑，接道：「不過，有錢也有好處，你如不是很有錢，現在就不會受到如此的優待。」

王俊道：「天下事，當眞各有利弊。」語聲一頓，接道：「姑娘，在下那一位常隨保鏢，現在何處？」

白衣少女撇撇嘴巴，道：「你那位保鏢麼？早溜了。」

王俊突然站起身子，一掌拍在桌子上，道：「有這等事？他跑到那裏去了？」

白衣少女笑道：「我的有錢大少爺，天地這樣遼闊，他那裏不可去？你不用再操這份閑心了。」

王俊道：「我現在該怎麼辦？」

白衣少女道：「現在麼？乖乖的在這裏住下去，等你父母回信到來，我們一面收錢，一面放人。」

王俊道：「你們沒有把書信交給我那位常隨，家父如何知曉？」

白衣少女道：「令尊既是富甲一方，不難打聽得到，你寫上地址，我們自會找到。」

王俊道：「你們和我父母接觸，在下有點難以放心，容我想想如何？」

白衣少女道：「可以，不過，時間不能太多，明日入夜之前，你要有決定。」

王俊道：「好吧！我明晚之前決定。」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王公子，有一件事，只怕很叫你失望了。」

王俊道：「甚麼事？」

白衣少女道：「我只怕不能陪你了。」

王俊道：「爲甚麼？」

白衣少女道：「我很忙，而且，今夜，我可能要離開濟南了。」

王俊急道：「姑娘要到那裏去？」

白衣少女道：「現在還不知道，我是唯姑娘之命是從，不過，你可以放心，我會讓另外一位妹妹來陪你。」

王俊道：「那倒不用了。」

白衣少女道：「不是陪你，而是陪三十萬兩銀子。」

王俊又搖搖頭，道：「那也不用了，我喜歡的是姑娘妳，換了一個人，在下就沒有這個興緻了。」

白衣少女道：「你沒有見過她，她比我還年輕一歲，而且，姿色也不在我之下。」

王俊道：「再也休提此事了，我……」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先別拿蹺，看看我那位妹妹再說。」

王俊道：「姑娘也讀過詩書麼？」

白衣少女道：「一點點。」

王俊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兩句話的意思，妳懂吧？」

白衣少女突然歎一口氣，緩緩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王俊看她的神情間微現憂傷之色，心中暗道：「這丫頭，可能被我詞鋒觸到了痛處，更得小心一些才行。」

心中念轉，故意長歎一聲，道：「姑娘，在下得祖上餘蔭，履厚蓆豐，終日花天酒地，過着豪華無拘的生活，但我王某人也不是一個全無靈性的人。」

白衣少女嗯了一聲，道：「有靈性？你還有甚麼靈性？像你這樣沉於逸樂、揮金如土的花花公子，終日爭逐酒肉，夜夜春宵，老實說，像你這種人，死有餘辜。」

王俊苦笑一下，道：「姑娘，妳看在下眞的是一個很壞的人麼？」

白衣少女打量了王俊一眼，道：「看上去倒不像是一個很壞的人，但事實上，像你這樣的人，又如何能好得了呢？」

王俊道：「我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因爲出手豪闊，招來了很多曲意奉承的人，姑娘，但我決不是一個縱情色慾的人。」

白衣少女道：「生長在你那樣家庭的人，那樣多的銀子，就算天生的好人，也會變成紈袴子弟。」

王俊笑一笑，道：「姑娘估透了在下是一位酒色浪子麼？」

白衣少女道：「難道你不是？」

王俊搖搖頭，接道：「不是！姑娘看看在下，是不是一個很壞的人？」

白衣少女道：「哼！壞人的臉上又沒有寫字，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壞人？」

王俊道：「在下一向是賞花不採花。」

白衣少女凝目沉思了一陣，道：「王公子，就我在江湖上走動所見，你確然不像一個壞人。」

王俊道：「本來就不是壞人嘛。」

白衣少女苦笑一下，道：「那你是不是眞的王公子呢？」

王俊道：「在下姓王，如假包換。」

白衣少女低聲道：「王公子，你是不是眞的有點喜歡我？」

王俊道：「眞的。」

白衣少女黯然說道：「我也早已厭倦了這種江湖生活，如若你眞的喜歡我，肯不肯帶我離開？」

王俊心中一動，忖道：「來了。」沉思了一陣，道：「帶你離開，到那裏去？你那位女主人肯放妳麼？」

白衣少女道：「自然不會放我，但我們可以偷跑。」

王俊道：「我家中僱了很多武師、護院，只要能回到家中，我們就不用怕了。」

他有備而來，早已想好了一套說詞。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女羅刹是江湖上有名煞星之一，貴府的幾個護院，又如何能保護咱們的安全呢？」

（未完・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三官廟窺破行徑　總令主會師華山

上文提要：谷飛雲在途中遇上項中英，將他携帶的唐門「微塵散」和解藥沒收後，即趕往華山找掌門元眞子，將尋母親而發現通天教暗樁隴山莊的活動經過告知，請華山派配合金母反擊，然後趕回客棧……項中英因日間和喬裝青衣少年的沈嫣紅打鬥，被谷飛雲制止，並沒收唐門毒藥，晚上便去尋沈嫣紅洩忿，又遇全依雲來干預，便將二女用迷藥迷倒，準備姦汚，幸得谷飛雲拯救……

全依雲看得一呆，大哥一身輕功，幾乎到了飛行絕迹的境界，心中自是替他高興。

沈嫣紅看她怔怔的凝視着天空出神，低聲叫道：「全姐姐，他眞的是妳大哥嗎？」

全依雲粉臉驀地一熱，說道：「他是我乾哥哥，難道還是假的？」

沈嫣紅嗤的笑道：「我又不是木頭人，難道還會看不出來，你們的感情，決不止是乾兄妹呢！」

全依雲聽得心裡甜甜的，但一張粉臉卻驀地紅了起來，嬌聲道：「妳不是也叫他大哥嗎，你們早就心有靈犀，不然，見過一二次面，兩個人都會念念不忘？」

沈嫣紅羞急的道：「全姐姐和他才是天生一對，怎麼說到小妹頭上來了。」

兩人咭咭格格的嬌聲談笑着一路行去。全依雲一心懷着喜悅，只要說到「他」，就好像特別興奮。

* * *

第二天早晨，谷飛雲剛盥洗完畢，辛七姑已經翩然走來，含笑道：「大哥早。」

谷飛雲壓低聲音道：「妹子，妳該叫我四師哥才對，給人家聽到了，就會引起猜測。」

辛七姑道：「聽到了又怎麼樣？誰還怕誰？」

說到這裡，嬌嗔道：「都是你，我差點把話都忘了，大哥，前面酒樓裡的牛肉餡餅做得很好，我要店伙去定做了五十個，另外煮一鍋稀飯送來，你嚐過就知道了。」

谷飛雲嘩了一聲道：「五十個餡餅，我們兩人要吃幾天？」

辛七姑抿抿嘴笑道：「誰說我們兩個人了？我因這家的餡餅特別好，才定做了五十個給大家嚐嚐，我已經吩咐店伙送十五個給陳總管，（陳康和陪同鹿長庚、藍公忌就住在樓上右廂）十五個給九師弟，二十個送到這裡來……」

谷飛雲哼了一聲道：「送給姓項的，還不如餵狗的好。」

辛七姑婉聲道：「大哥，你就是不齒其人，也不可太表面化了。」

正說之間，店伙已經提着食盒走入，陪笑道：「二位公子爺，餡餅來了。」

他從食盒中端出一大盤餡餅，和一鍋稀飯，放好碗筷就要退出。

辛七姑取了一錠碎銀子隨手遞過，說道：「伙計，這是賞你的。」

店伙雙手接過，千恩萬謝的退了出去。

辛七姑給他裝了一碗稀飯，送到他面前。

谷飛雲說了聲「謝謝」，然後夾起一個餡餅，吃了一口，果然皮薄餡多，鮮美多汁，連連點頭道：「果然不錯。」

辛七姑喜道：「那你就多吃幾個。」

谷飛雲一連吃了四個餡餅，兩碗稀飯，才站起身道：「吃得好飽。」

辛七姑只吃了兩個，陪他站起。

谷飛雲道：「妳怎不再吃一個？」

辛七姑嬌聲道：「我本來吃一個就夠了，爲了陪你，已經多吃了一個呢！」

谷飛雲一把握住她的手，說道：「妳眞好……」本來他要把她拉過來攬入懷裡的，但剛說到這裡，立即鬆開了手，低聲道：「有人來了。」

只見店伙匆匆走入，送上一把白瓷茶壺，陪笑道：「兩位公子爺請用茶，這是最好的華山毛尖，小店平日只招待過境的府吏大員的，二位公子爺是貴人，小的特地沏來給二位嚐嚐的。」

辛七姑含笑道：「謝謝你了。」

店伙忙道：「公子爺喝得好，就是小的侍候週到，小的也高興。」說着退了出去。

谷飛雲笑道：「這時候正需要一壺好茶，妳方才那錠碎銀子眞管用！」

辛七姑道：「這叫做銀子要花在刀口上。」

兩人倒了兩盅，各自喝了一口，茶汁不濃，入口清芬、使人有喉清氣爽之感！

谷飛雲道：「果然是好茶。」

辛七姑抬目問道：「大哥，我們今天去不去華山？」

谷飛雲微笑道：「我們只管在這裡安適的住着，不用去跋涉了。」

辛七姑懷疑的道：「你好像很有把握？」

谷飛雲笑道：「沒有把握，這茶就喝不下去了。」

辛七姑道：「萬一元眞子……」

谷飛雲又喝了口茶，說道：「沒有萬一的事。」

只聽房門外响起一個男子聲音說道：「四公子在房裡嗎？屬下高升、孫發有要事奉陳。」

谷飛雲冷然道：「進來。」

高升、孫發二人相偕走入，看到辛七姑也在房中，立時一齊躬身道：「屬下見過四公子、七公子。」

谷飛雲頷首道：「二位不用多禮，有甚麼事，只管說好了。」

高升道：「啓稟四公子，九公子說有急事，昨晚就走了。」

谷飛雲沉哼一聲道：「他怎麼沒來跟本座當面說？」

高升道：「屬下二人也是今天早晨才發現的，方才店伙送來餡餅，小的只當九公子尚未起床，想進去告訴他，發現床上沒人，後來在窗下桌上有一張字條，說他有急事待辦，無暇向四公子、七公子面報，囑小的二人向二位公子告罪，並要小的二人追隨二位公子，聽候差遣。」

說完，把手中拿着的字條雙手呈上。

谷飛雲只看了一眼，怒聲道：「項中英好大的膽子，他初入師門，撥到本座手下，竟敢不告而別！」

辛七姑道：「四師哥請歇怒，他也許……」

谷飛雲道：「師妹不用給他說情，等他回來，我若不嚴加懲處，以後還能指揮西路總令嗎？」一面朝高升、孫發二人擺了下手道：「好，沒你們的事了，你們下去吧！」

兩人連聲應「是」，垂手後退，一起下樓而去。

辛七姑道：「項中英不告而別，究竟會有甚麼事呢？」

谷飛雲拿起茶盅喝了一口，哼道：「自然是做了見不得人的事，不敢來見我了。」

辛七姑秋水般的目光忽然注視着谷飛雲道：「聽大哥口氣，好像你已經知道他是因甚麼事走的了？」

「我自然知道。」谷飛雲哼道：「昨晚就是我親手廢去他一條右臂的。」

辛七姑道：「是大哥廢了他的右臂？」

谷飛雲點點頭，笑道：「是妳大哥廢的，但不是妳四師哥，妳現在明白了吧？」

辛七姑嗯了一聲，問道：「爲甚麼呢？」

谷飛雲道：「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他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辛七姑道：「昨晚你跟他出去的？你說得詳細些咯！」

谷飛雲也不瞞她，就把昨晚自己趕去華山派，面見元眞子，歸途看到高升、孫發二人站在三官廟大門前，行迹鬼祟，遂用石子制住二人穴道，閃身入廟，發現項中英正欲强姦兩個女子……

辛七姑聽得柳眉一挑，氣道：「這該死的東西，哦，後來呢？」

谷飛雲一直說到自己本欲把他除去，後來因此時此地如果殺了他，通天教教主一定會要自己追查兇手，招來痲煩，所以只廢了他一條右臂，他只是大概說了一遍，沒把二位姑娘身無寸縷一節說出來。

辛七姑依然氣憤的道：「眞是便宜了他，哦，他匆匆不告而別，準是趕去找師傅的。」

谷飛雲道：「他去找師傅作甚？」

辛七姑道：「他一定會說被谷飛雲廢去右臂，求師傅給他醫治了。」

谷飛雲冷笑道：「我以紫焑神功震裂右臂經絡，任是天仙也醫治不好他了。」

說到這裡，望着辛七姑，微微一笑道：「妳道這兩個女子是誰嗎？」

辛七姑問道：「你認識她們？」

谷飛雲道：「一個妳見過，一個妳聽我說過。」

「慢點！」辛七姑眨着眼睛，想了想，嬌聲道：「一個我見過？哦，就是

昨晚前面酒樓上使鐵琵琶的青衫少年，對不？」

谷飛雲稱讚道：「妳眞聰明。」

辛七姑甜甜一笑道：「這並不難猜，昨晚她在酒樓上和項中英動過手，一定就在附近落脚，項中英會被他飛針打傷過右眼，自然要去找她了。」

谷飛雲道：「項中英右眼不是她打傷的。」

辛七姑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谷飛雲道：「還有一個妳沒有猜出來呢？」

辛七姑偏着頭道：「我想到一個人，只見沒有這麼巧吧？」

谷飛雲含笑看着她，說道：「妳不妨說出來聽聽？」

辛七姑道：「我只是聽你說過，這人不會武功……」

谷飛雲一把把她拉了過來，在她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說道：「妹子，妳眞是了不起，一下就完全猜對了！」

辛七姑飛紅了臉，心裡一甜，輕嗔道：「你不怕被人看到了。」

谷飛雲低聲道：「怕甚麼，總有一天，大家都會知道的。」

辛七姑臉頰更紅，幽幽的道：「現在總不能讓人家知道。」

谷飛雲道：「哦，妳還不知道呢，全依雲從前不會武功，後來遇上盲師太，就拜在盲師太門下，用度厄金針刺傷項中英眼睛的就是她。」

辛七姑問道：「她們本來就認識的嗎？」

谷飛雲道：「不認識，這叫做無巧不成書，那位沈姑娘因這裡已經客滿，沒有房間，只好找到三官堂去落脚，不料項中英找了去，兩人正要動手，出現了全姑娘，項中英才知道當日用度厄金針打傷他右眼的是全姑娘，兩人立時動上了手，沈姑娘看全姑娘好像不是項中英的對手，也加入了戰團，以兩對一，就略佔優勢，這時兩人突然聞到一股異香，就迷迷糊糊的昏倒過去……」

辛七姑道：「項中英已經投到師傅門下，不可能使用江湖下五門的迷香，這一定是高升、孫發二人幹的好事。」接着哦道：「大哥，這二位姑娘呢？我眞想見見她們。」

谷飛雲微微搖頭道：「現在不方便去找她們，要去，也要等天黑了再去。」

辛七姑眨着眼睛，哦道：「好啊，原來大哥已經和人家約好了。」

谷飛雲含笑道：「我約她們是有事要辦，妳和我一起去，就知道了。」

* * *

再說高升、孫發二人，下得樓來，回到房中，高升迅快的掩上房門，低聲道：「你來。」

孫發道：「你這是做甚麼？」

高升拉着孫發衣袖，一直走到裡首，才低低的道：「你有沒有看出來？」

孫發問道：「看出甚麼？」

高升壓低聲音道：「咱們那位主兒。」

孫發道：「你說四公子？」

「小聲！」高升道：「他臉上好像戴了面具。」

孫發道：「戴了面具又怎麼樣？」

高升聲音壓得更低，說道：「他身形高矮大小都如昨晚那個姓谷的幾乎一模一樣。」

孫發一怔，笑道：「你又在胡思亂想了。」

高升神色一正，說道：「不單是身形極像，連說話的喉音也十分相似，一個人就算學會變音，可以說出不同的聲音，但也只是口音不同罷了，喉音是不會變的。」

他果然不愧是老江湖。

孫發悚然道：「你說……」

「噓！」高升道：「目前還很難確定，何況公子又不在，咱們要慢慢的查証。」

孫發點着頭，忽然咦道：「不知七姑娘知不知道？」

高升沉沉一笑道：「只要看他們出雙入對，好得像蜜裏調油，就算她不知內情，也被情愛沖昏了頭。」

孫發機伶一顫，說道：「這麼說咱們的處境很危險了？」

「只要不露聲色，一點危險也沒有。」

高升笑了笑道：「如果他是假冒的，那麼一定是有計劃來的，要對付的該是一些大頭，咱們不過兩個小角色而已！」

孫發連連點頭道：「你說的是。」

高升鄭重的道：「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成功了，是一件大功，從此就會出人頭地，如果稍一不愼，就會人頭落地。」

孫發道：「咱們在江湖上混了二三十年，那一天不是在刀頭舔血，能够出人頭地，自然要博它一博了，咱們兩個搭檔了這麼久，兄弟一切聽你的就是了。」

高升道：「一言爲定。」

* * *

初更方過。

這時城牆上出現了兩條人影，只一現身，就像穿簾燕子一般，翩然往城外飛落，接着就如離弦之矢，貼地低飛，去勢奇快，不過眨眼之間，已在遠處消逝！

就在這兩條人影過去後不久，城牆上又冒起兩條人影，他們似是跟蹤前面兩條人影來的，也朝城外躍落。

* * *

三官殿、沒有燈光，只有天空朦朧月光斜照在石階上，使人感到今晚倍覺清幽！

孤廟、殘垣、和小天井中沒脛荒草，應該是滿眼荒涼，如何會倍覺清幽呢？這就是所謂景由情生，因爲今晚在這裡有一個約會。

全依雲自從昨晚認了「他」做大哥，一顆心一直是甜甜的。今晚就是大哥約好了在這裡見面的，雖然不單單是自己和大哥兩個人，還有沈嫣紅，但多一個人更好，自己就不會太怯生生了。

沈嫣紅呢？她心情和全依雲也差不多，那個少女不願意和英俊少年在一起的，只是她的心頭甜意較少，那是因爲全依雲和他早就認了兄妹，自然比自己親了，今晚，自己只是陪襯而已；但縱是陪襯，她心裡也很樂意就是了。

兩位姑娘今晚都換了女裝，而且也經過一番修飾而來，站在石階上，當眞是清麗絕俗的一雙仙姝，「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用這兩句詩來形容她們，才差不多！

現在廟門前剛出現一個頎長而瀟洒的人影，還沒跨進大門！

「大哥！」

「谷大哥！」

兩聲嬌呼聲中，兩位姑娘飛快的從階上奔下，迎了出來，當她們看到谷飛雲身後還跟着一個手持摺扇的藍衫少年，不禁微微卻步，臉也驟然紅了起來。

谷飛雲已從臉上揭下面具，含笑道：「二位姑娘原來已經來了，來，我來給妳們介紹……」

他指指跟在身後進來的辛七姑，說道：「這位是通天教門下的七姑娘辛七姑，她聽我說起二位姑娘，很想來看看妳們，所以今晚約她一起來的。」接着又指指全依雲、沈嫣紅二人說道：「她是昨晚認我做義兄的全依雲，她是沈嫣紅，前晚在酒樓上，妳們已經見過了。」

辛七姑和谷飛雲雖有不尋常的關係，但她是個胸襟較寬的女子，她深愛着他，但並不自私，她說過：「你不用娶我，因爲我們不可能有結果的。」因此她對谷飛雲沒有獨佔的心理。

尤其對谷飛雲的認全依雲作義妹一事，認爲大哥處理得極爲得當，自然不會有半點醋意了。這時聽了谷飛雲的介紹，就跨上一步，雙手拉住了兩位姑娘的玉手，含笑道：「兩位妹子，我這樣稱呼，是從谷大哥排來的，谷大哥是我大哥，也是妳們的大哥，大家就不用妳稱我姑娘，我稱妳姑娘的俗套了，我們今晚眞是幸會！」

全依雲聽了大哥的介紹，心頭不免起了一絲不安，試想大哥假扮隴山莊主，也是假冒了孟時賢，和通天教是站在敵對的立場。辛七姑是通天教主門下七弟子，和孟時賢是同門師兄妹。她和大哥傾心，怎麼會任由大哥假冒她四師兄？大哥如果不把她視作自己人，怎麼會帶着她同來？

這種事情，決不可能發生在兩個男人身上，但如果是一男一女，那就自古已然，並不稀奇，歷代的演義小說裡，敵對雙方的男女相悅，可多着呢，樊梨花、薛丁山就是一個例子。

她心中雖不無嘀咕；但看到辛七姑笑得很親切自然，人也十分爽直，也就含笑道：「辛姐姐說的是，那我就叫妳辛姐姐了。」

沈嫣紅被她拉着手，也就跟着全依雲叫了聲：「辛姐姐。」

谷飛雲笑道：「妳們一見面就姐姐妹妹的說個沒完，好像把我這大哥忘了呢！」

辛七姑嫣然笑道：「沒人會把你忘了，你沒看到二位妹子一看到你來了，那種欣喜樣子？」

這話說得三人都不禁臉上一紅。

辛七姑拉着全依雲、沈嫣紅在石階上坐下，一面說道：「我們快坐下來再說，谷大哥好像有甚麼事要和妳們說呢，我問他，他一直賣着關子，只說到了這裡自會知道，現在聽他說吧！」

谷飛雲跟着坐下，含笑道：「今晚我是來辦一件事的，不是要說甚麼，現在就可以開始了，依雲妹子，妳坐到我這邊來。」

全依雲被他當着辛七姑、沈嫣紅兩人，要她坐到他身邊去，一時之間，粉頰驀地飛起兩片紅雲，嬌羞的道：「大哥有甚麼事，就這樣說好了。」

谷飛雲道：「我說過不是要和妳說甚麼話，妳坐過來，我才好辦事。」

辛七姑笑着把全依雲推了過去，說道：「妳大哥叫妳過去，妳就快過去呀！」

全依雲只好紅着臉走到大哥身邊坐下。谷飛雲從懷中取出易容盒子，打了開來，轉過身去，用手托起她的香腮，說道：「現在妳不要動了。」

他迅快取出易容藥物，在她臉上瞧了一陣，就在臉頰上開始輕輕塗抹起來。

全依雲被他在黑暗中發亮的灼灼目光盯在臉上直瞧，羞得心頭小鹿不住亂撞，問道：「大哥，你在做甚麼呢？」

谷飛雲道：「妳不可說話。」

全依雲只得閉上眼睛，任由他雙手在臉上輕輕的撫摸，有時也會感到涼涼的，這樣不到盞茶工夫，只聽谷飛雲叫道：「好了，妳現在可以站起來，該換沈姑娘來了。」

全依雲睜開眼睛，站了起來，舉手摸摸臉頰，並無異樣，一面問道：「大哥，你在我臉上做甚麼呢？」

谷飛雲道：「妳去問辛姐姐好了，沈姑娘，該妳了。」

沈嫣紅站起身，凝定目力朝全依雲臉上看去，只覺這一瞬間全依雲的面貌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不覺輕咦道：「全姐姐，谷大哥給妳易了容呢！」

全依雲急忙問道：「我變成怎樣一個人了？」

辛七姑一手把她拉了過去並肩坐下，細聲道：「他給妳易的容是二三十

歲的男人，生得眉清目秀，只是臉色稍見蒼白，像個讀書相公。」

全依雲道：「可惜我自己看不見。」

辛七姑笑道：「回去照照鏡子不就看到了。」

幾句話的工夫，沈嫣紅臉上也易好了。

全依雲急忙朝她看去，也是二十二三歲的少年男士，也生得眉清目秀，這就急着問道：「辛姐姐，我們兩個差不多嗎？」

辛七姑道：「年紀差不多，但面貌並不相同。」

谷飛雲收起盒子，納入懷中，一面說道：「我昨晚想到妳們兩人已和項中英結下了仇，他如今投到通天教門下，耳目衆多，才約妳們今晚到這裡來，就是爲了給妳們易容，這樣，走在江湖上就不會有人認得出妳們來了，只是妳們還要學會變音才好，譬如前天晚上在酒樓上，沈姑娘也是男裝，但一開口人家就可以聽出妳是一位姑娘家，就是妳不會變音之故。」

沈嫣紅臉上一紅，問道：「變音一定很難學了？」

谷飛雲道：「變音並不難，只要懂得訣竅，稍加練習就可以了，現在妳們坐下來，我教妳們變音的訣竅。」

兩位姑娘依言坐下。谷飛雲就把如何改變聲音，詳細解說了一遍，兩人牢牢記住。

全依雲問道：「大哥給我們易了容，是不是有甚麼差遣呢？」

谷飛雲忙道：「沒有，我給妳們易容，只是爲了行走江湖方便而已，我去桐柏山，那裡已是通天教的勢力範圍，妳們千萬不可跟去。」

全依雲看了沈嫣紅一眼，沒有作聲。

辛七姑微笑道：「你要她們不跟着去，她們就會不去了嗎？」

谷飛雲一怔道：「這個……」

辛七姑道：「不如這樣好了，兩位妹子跟着我去，就不會有事，只是你給她們易的容就沒用了。」

全依雲喜道：「辛姐姐，妳眞好。」

谷飛雲道：「目前妳不是也穿着男裝嗎，她們自然也該穿男裝了。」

辛七姑道：「就這樣，二位妹子明天到客店裡來找我，就和我一起走好了，不過妳們記着要叫我七公子。」

全依雲、沈嫣紅同聲道：「我們記住了。」

谷飛雲站起身道：「好了，我們可以走了。」

＊　＊　＊

三官廟裡一直沒有點燈，跟蹤來的兩人，不敢太過逼近，只是隱伏在十丈以外，偷偷的覷伺。

因此，對廟中四人在做些甚麼，說些甚麼，都一無所知，直等四人離去之後，才悄悄的離去。

＊　＊　＊

這天中午方過，華山清虛觀前一條石板路上，出現了一條長龍似的人羣。這一行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輛高大的黑漆皮篷雙轡馬車，車前有一名青衫中年漢子和四名青衣佩劍少女作爲前導。

這名青衫中年漢子正是西路總令主手下的副總管徐永錫，四名青衣少女則是青雯、青霜、青風、青雨。

馬車上端坐一個身穿織錦道袍的白髮老婦人，就是此行主帥西路總令主西鳳金母。

然後是她門下四大弟子陸碧梧、席素儀、丁令儀、聞玉音，(陸碧梧勾結通天教、背叛金母、被金爲點了她『腦戶穴』，已經形同白痴、如今的陸碧梧是由席素儀所改扮，原來的陸碧梧則扮成了席素儀)和五名青衣少女。(荆月姑、馮小珍、宇文蘭、許蘭芬，另一個則是祝秀珊，她們也都易了容)

接下來則是守山四老，和終南派掌門人平半山、許鐵棠、季子良、馮熙。紫柏宮齊漱雲、荆溪生。岐山姬存仁、姬存義、祝中堅。白石山劉寄禪、華山追風劍客尹長生。後面則是四派弟子，計終南派二十四名、紫柏宮八名、山八名、白石山五名。最後是管事曹復初率領的十二名隴山莊莊丁，一路上替衆人安排食宿茶水的服務人員。

不過盞茶工夫，這一行人已經抵達清虛觀前的一片石砌平台之上。

華山派門人早已奉到掌門人令諭，除了清虛觀大門前站着兩個穿青袍的弟子，和第一進大殿前伺立四個弟子之外，其餘第二代弟子，一律各按職司，不准到前進去。

這時西路總令主手下的副總管徐永錫不待吩咐，就大模大樣的走近觀前，大聲道：「小道士，快去告訴你們掌門人，西路總令主來了，叫你掌門人快出來迎接。」

站在門前的青袍道人還沒答話，只聽從觀門內傳出一聲清朗的道號：「無量壽佛！」

接着走出一個身穿灰布道袍的中年道人，稽首道：「貧道長眞子，奉敝派掌門人令諭，恭候總令主仙駕，已經多時了，總令主及諸位道長遠道蒞止，快請到觀內奉茶，貧道已經派人進去通報敝掌門人了。」

徐永錫冷然道：「華山派掌門人好大的架子！」

長眞子陪笑道：「道兄誤會了，敝掌門人只聽說總令主會駕蒞敝觀，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來，方才還在門口佇立候駕，剛回進去了一會……」

話聲未落，只聽又是一聲道號傳了出來，接着由元眞子爲首，身後緊跟着清眞子、洞眞子、成眞子、求眞子一起急步迎了出來。

元眞子趨下石階，打着稽首道：「無量壽佛，天池聖母和諸位道兄蒞臨

華山，貧道迎迓來遲，望多多恕罪。」

金母聽他稱自己「天池聖母」，對這位老道自是頗具好感，何況元眞子總是華山派一派掌門人身份，這就輕咳了一聲，馬車前面兩名青衣少女立即一左一右打起帘子，金母跨下車門，含笑道：「道長不可客氣。」

她跨下馬車，車把式立時駕車後退。金母門下四個女弟子也移向右首，讓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四人越衆走向前面。

元眞子又朝平半山等人稽首道：「四位道兄請了，此地不是待客之所，請聖母和諸位道兄入觀奉茶。」

平半山等人和元眞子原是素識，但此時不好多說，只是稽首答禮。

金母招手道：「道長身是主人，還是道長請先。」

元眞子連說「不敢」，陪同金母等五人進入觀門，陸碧梧(席素儀)等四人跟在金母身後走入。守山四老、許鐵棠等人則由長眞子陪同也相繼走入。

華山派早就安排妥當，金母和四位掌門人被延請到大殿左首客廳上奉茶，守山四老、許鐵棠等人由長眞子延請到東廂休息。各派門下弟子則由華山派浮雲接待，到西廂休息。

追風劍客尹長生是華山派俗家弟子。華山脚下百里方圓，都有華山派俗家弟子，聲勢之盛，不在少林派之下，遠超過其他門派。

尹長生按輩份排算，還是元眞子的師侄，掌門人沒有吩咐，他自然只好隨着許鐵棠，荊溪生等人在東廂待茶。西路總令主率同幾個門派掌門人前來華山，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逼令華山派歸順，所謂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以西路總令主統率的這一行來說，足可把清虛觀踏爲平地而有餘。

現在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陪同西路總令主金母等人已在客廳上落坐，雙方好像交談得極爲融洽，似無動武的迹象，能够坐下來談，總比訴諸武力要好。

大殿左首的客廳裡談些甚麼，東西兩廂的人自然無法知道，但大家心裡有數，西路總令主此來，除了要華山派臣服，別無第二條路，由此可見華山派掌門人慴於西路總令主這一行的威勢，自知無力抗衡，已經屈伏了。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青袍道人走下大殿石階，朝東廂行來，到得門口，立即脚下一停，稽首道：「掌門人要尹長生師兄到客廳上去。」

尹長生隨即站起，迎了出去，低聲問道：「不知掌門人見召，有甚麼事嗎？」

青袍道人道：「掌門人只是吩咐小道來傳尹師兄，有甚麼事，小道就不知道了。」

尹長生點頭道：「好。」

青袍道人躬身道：「尹師兄請。」

尹長生也不和他客氣，就走在前面，朝大殿而來，剛跨上石階，走廊上站着兩個青袍道人，迎面稽首道：「尹師兄請把身上佩劍留下了。」

晋見掌門人，把佩劍留下，以示禮貌，這也是應該的。尹長生毫不遲疑，解下長劍，遞了過去。

右首一個青袍道人雙手接過。左首青袍道人躬躬身道：「尹師兄請。」

尹長生舉步跨入，只見總令主居中，左首是平半山、齊漱雲、姬存仁、劉寄禪等四人，掌門人坐在總令主的右上首，雙目神光湛然，直向自己投來，臉上似有惋惜之容，接下來是清眞、成眞、洞眞、超眞等四人。

當下急忙趨上幾步，躬身道：「弟子尹長生叩見掌門師伯、二師伯、三位師叔。」

清眞子目射稜芒，喝道：「尹長生，你知罪嗎？」

尹長生機伶一震，連忙仰頭道：「二師伯，弟子不知犯了甚麼罪？」

清眞子瞋目喝道：「你欺師滅祖，背叛師門，還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罪？」

「弟子不知道。」

尹長生因有總令主和平半山等人在座，心中有恃無恐，抗聲道：「欺師滅祖，背叛師門，這是何等重大的罪名，二師伯硬要指責小侄，總該拿出証據來吧？」

清眞子喝道：「你投靠通天教，出賣師門，難道還是假的？你們把他拿下了。」

他喝聲出口，立即有四名年在三十以上的青袍道人從殿外走入，朝尹長生逼近過去。

尹長生雙手護胸，口中喝道：「且慢，弟子還有話說。就算弟子有罪，也總該讓弟子有辯白的機會。」

清眞子道：「你用不着辯白。」

元眞子道：「讓他說出來。」

四名已經逼近過去的青袍道人聽到掌門人的話聲，就在原地站停下來。

尹長生看了他們一眼，憤憤的道：「不錯，弟子加入通天教，本派並沒有明文規定，不准俗家弟子參加甚麼教的，難道這也犯了門規？再說，今天總令主親蒞華山，掌門人不是也答應加盟了嗎？又怎麼能說弟子欺師滅祖，背叛師門呢？」

元眞子藹然道：「咱們西陲武林，加盟西路總令主麾下，乃是各門派的大團結，華山派，仍然是華山派，不允許有人出賣。你身爲華山弟子，勾結外人，出賣華山派，和華山派加盟西路總令，意義完全不同，你現在明白了吧？」

尹長生轉身朝金母躬躬身道：「屬下不見諒於掌門人，還望總令主給屬下作主。」

金母冷然道：「你是華山令主門下，該由華山令主處置，老身無權過問。」

清眞子喝道：「你們還不把他拿下？」

四名青袍道人早已站在尹長生左右三步光景，聽到喝聲，立即一步跨上，四支長劍動作如一，閃電般交叉點到！

尹長生聽金母說出該由華山令主處置，知已絕望，身在危境，自以爭取主動爲宜，因此清眞子喝聲未落，他已搶先一個急旋，轉身朝殿外一撲急竄，企圖奪門逃出！

但就在他剛剛竄到門口，突見一個灰衣道人仗劍而立擋住去路，這人非他，正是華山七眞中的長眞子，口中喝道：「孽障還不回去？」

一圈劍光如雲霧般封出，正好把殿門完全封死。

尹長生手無寸鐵，自然不敢硬闖，就在這一瞬間，身後已有七八處穴道被劍尖制住，再也動彈不得，由四名青袍道人推着押下。

元眞子起身朝金母打了個稽首道：「多謝聖母，敝派叛徒，終於成擒。」

金母含笑道：「道長又客氣了，今天是咱們眞正合作的開始，西陲各門各派自然要團結一致才行。」

這一天，西路總令主一行，就在華山派的竭誠招待之下，在清虛觀安頓下來。

第二天一早，西路總令主金母就率衆啓程，同行的人中，多了華山派掌門人元眞子、清眞子、長眞子，和十五名弟子。

由成眞子留守鎭嶽宮，洞眞子、求眞子留守清虛觀，超眞子留守祖師堂，沒有隨行。

從表面上看，是華山派屈伏了。不，西路幾個門派已全在西路總令主的統轄之下，全入了通天教的彀中；但誰知道這一支勁旅，却成爲天下武林和通天教對抗的主流！

* * *

這是第三天的早晨，谷飛雲和辛七姑正在共進早點，房門口响起一個帶沙的口音說道：「莊主起來了嗎？屬下荊溪生求見。」

谷飛雲抬頭道：「進來。」

房門被輕輕推開，荊溪生放慢脚步，側身走入，看到兩人立即躬身道：「屬下見過莊主、副莊主。」

谷飛雲不齒其人，只是傲然道：「荊護法不用多禮，請坐。」

「是，是。」荊溪生在莊主面前，邊上雖有木椅，那裡敢坐，依然躬身而立。

谷飛雲問道：「荊護法趕來，可有甚麼事嗎？」

荊溪生經他一問，面有興奮之色，說道：「屬下奉陸總管之命……」

谷飛雲沒待他說下去，佛然道：「本座叫你坐，你就坐下來再說。」

辛七姑婉然道：「荊護法老遠趕來，四師哥請你坐下來再說，你就不用客氣，只管坐下來說好了。」

「是，是，屬下告坐。」荊溪生在下首一把椅子落坐，仍然只坐了半個屁股，以示敬意，才仰起臉道：「屬下是奉陸總管之命，給莊主報信來的。」

谷飛雲欣然問道：「華山派情形如何？」

荊溪生道：「總令主一行到了清虛觀，由元眞子親自接待，他眼看咱們這一行聲勢之盛，自思無法抗衡，就乖乖的完全接受了，今日一早，隨同總令主一起出發了。」

谷飛雲看了辛七姑一眼，豁然大笑道：「本座早就知道總令主一行已經足够了，所以就在這裡住下來，靜待佳音，果然不出本座所料，哈哈，七師妹，咱們下午也可以動身了。」

說到這裡，哦了一聲又道：「本座和七師妹可能要先行趕去桐柏山，荊護法可和陳總管一起陪同鹿、藍二位供奉去和總令主會合，順便也把高升、孫發二人帶去，撥交陸總管差遣。」

他要陳康和陪同鹿、藍二人去和總令主會合，就是把兩人撥歸金母管轄，免得到了桐柏，給東無忌要了過去。高升、孫發是項中英帶來的人，自己無暇管束，不如一併交給西路總令去差遣的好。

荊溪生應了聲「是」。

谷飛雲又道：「陳總管陪同兩位供奉就住在樓下中間，你先去和陳總管見面，午餐之後，一起動身好了。」

荊溪生又應了聲「是」，起身告退。

辛七姑偏頭望着谷飛雲道：「大哥，你對荊溪生好像不假辭色，我看他對你蠻恭敬的，他那裡不對了？」

谷飛雲冷笑一聲道：「荊溪生是紫柏山齊漱雲道長的師弟，他並未被迷失心志，只是受陸碧梧的慫恿，許以西路總令護法，就甘心出賣師門，爲虎作倀，若不是看在他女兒是我師妹份上，我早就把他廢了。」

「他女兒還是大哥的師妹！」

辛七姑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問道：「我怎麼沒聽大哥說過呢？她也是岳大先生門下？叫甚麼名字？」

谷飛雲道：「她叫月姑，不是師傅門下，是師母紫雲夫人的記名弟子。」

辛七姑問道：「她生得怎麼樣？」

谷飛雲笑道：「甚麼怎麼樣？妳問得好生奇怪。」

辛七姑道：「我是說她生得美不美？」

谷飛雲道：「和妳差不多。」

辛七姑又道：「武功呢？」

谷飛雲道：「她只學了一套劍法。」

辛七姑又道：「她人呢，現在那裡？」

谷飛雲道：「她自然在家裡了。」

辛七姑看了他一眼，又道：「你們是同門師兄妹，感情一定很不錯了！」

（未完・卅七）

上文提要：褚艮和徐不凡硬拚，兩敗俱傷，褚艮退走，但強敵環伺，施法術脫離，在泰山官道遇上巴爾勒師徒截擊，斷腸人協助還擊，解了圍，徐不凡才能從容在泰安縣將一名匿藏的大盜採花賊、假善人王不仁誅殺。這時褚鵬傑的兵馬又追至，幸得朱玉梅郡主斥退官兵，邀請徐不凡遊泰山，遇上官巧雲和鍾玉郎追逐，她要鍾殺徐不凡，以洩殺父之恨……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情仇種惡果　醋意起爭端

徐不凡就要揮劍去殺人，冷不防上官巧雲從橫裡刺來一劍，被迫退後三四步，不由愕然一楞，道：「巧雲……」

僅僅叫了一聲巧雲，上官巧雲便變臉了，道：「我已經告訴過你，你沒有資格叫我的名字。」

徐不凡苦笑一下，道：「是，上官姑娘，鍾玉郎他根本就不是人，讓我殺掉他，爲天下除害。」

上官巧雲橫劍當胸，嚴陣以待，聲色俱厲的說道：「徐不凡，我不准你殺他。」

「上官姑娘，你……」

「他是我的朋友。」

「姓鍾的不是人，是一匹灰狠的化身。」

「有時候，狠心也許比人心要好得多。」

「上官姑娘，我殺他是爲妳好。」

「謝謝，我不需要你的關心。」

「令尊的死，我很難過，請勿因此而走極端。」

「該怎麼做，我自己心裡有數，你管不着。」

「但是，無論如何，我今天必須除掉鍾玉郎。」

「想殺鍾玉郎，你必須先殺掉我。」

「唉，巧……姑娘，妳這是何苦。」

「閉嘴，我不想再跟你磨牙，也不想再看見你，滾！滾得越遠越好，最好永遠永遠不要讓我看到你。」

說來咬牙切齒，氣沖斗牛，一副情斷義絕，決心拚命到底的樣子。

朱玉梅乃絕頂聰明之人，從二人的談話中，已略知梗概，這時輕啓朱唇，柔聲說道：「不凡，這個女人愛你極深，不然她不會這麼恨你。」

這一來，上官巧雲更加惱怒，長劍一指朱玉梅，厲聲叱問：「妳是那來的野女人？」

甚麼時候有人敢跟朱玉梅這樣說話，臉色立變，徐不凡急忙介紹說：「這位郡主是魯王爺的千金朱玉梅，請上官姑娘不要亂說話。」

徐不凡本來是一番好心，避免二人之間引起衝突，結果却如火上加油，被上官巧雲誤以爲朱玉梅眞的是他的新情人，一肚子的妒火醋意，全部發洩在朱玉梅身上，連珠炮似的說道：「郡主有甚麼了不起，我偏要說，野女人！野女人！野女人！野……」

這眞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嘴裡拔牙，朱玉梅修養再好也嚥不下這口氣，猛地怒叱一聲：「閉嘴！」嬌軀一擰，左右開弓，清清脆脆打了上官巧雲一個嘴巴子。

上官巧雲猝不及防挨了一巴掌，眼看第二掌又將打到，頭一偏，劍已刺出，接着就是一串瘋狂的進攻，朱玉梅雖養尊處優，却具有第一流的身手，攻守有序，進退井然，立與上官巧雲打起來。

徐不凡大爲焦急，不論誰勝誰敗，他均問心難安，忙道：「兩位姑娘請住手，千萬別傷了和氣。」

二女正在氣頭上，誰也聽不進去，仍自惡鬥不休。

徐不凡又不便插手，因爲一旦出手，即便公正無私，也很難令雙方滿意，一個不小心說不定會更糟。

忽見鍾玉郎正掙扎着要站起來，當下心一橫，挺劍就刺。

噹，橫裡飛來一塊石子，血劍震歪五寸，徐不凡駭然一驚道：「甚麼人？」回頭一望，見韃靼法王巴爾勒、布魯圖、烏蘭格師徒，從寺院內射出。

這師徒三人好快的動作，徐不凡的眼皮子才動了一下，布魯圖已將鍾玉郎拖出一丈以外，巴爾勒、烏蘭格就擋在他的面前。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濃濃的殺機直竄眉梢，徐不凡抖動一下血劍，道：「巴爾勒，前次徐某行功未畢，被你們腿快溜了，想不到這麼快就重逢。」

巴爾勒皮笑肉不笑的道：「大概是有緣吧，或者老天存心想讓本法王欣賞一下聖劍的神采。」

徐不凡將劍舉起，道：「看吧，徐某今天不但讓你們看個夠，而且還要你們親身試試血劍的鋒芒。」

「徐不凡，聽你的口氣，好像要拚命？」

「不是拚命，是爲我徐家索血仇，爲大明除外寇。」

「你最好把話說清楚，本法王與你們徐家何仇？與大明又何恨？」

「你與本朝奸臣合謀，除去我大明第一猛將，復以塞外大片江山爲條件，欲助奸小篡奪皇位，家仇國恨，國恨家仇，這還不夠嗎？」

「徐不凡，空口無憑，本法王要你拿出証據來。」

「當然有証據，褚鵬舉的信件裡已有概略說明。」

「拿給本法王看。」

「抱歉，信件尚有其他機密，不足爲外人觀。有甚麼遺言後事，你們現在就可以交代，徐不凡網開一面，可以留一個活口。」

烏蘭格聞言勃然大怒道：「他奶奶的，說大話也不怕閃了牙，我就不信你有翻江倒海之能，來，讓貧僧陪你走上五百合。」

此人牛性大發，攻勢猛銳，一路近身肉搏，原想給徐不凡一個下馬威，他那裡知道，徐不凡早已決心要殺掉他們師徒，尤其在目前這種以一對三的局面下，惟一求生求勝的機會就是以最狠的招式，最快的速度，先打倒一個再說。

是以，徐不凡毫不考慮，暗將功力運足十成十，「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一出手就是三絕招，而且連成一氣，威力倍增。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巴爾勒是老行家，當然識貨，忙不迭的大叫一聲：「烏蘭格快退！」

說話同時，人也揚掌虎撲而出。

退？飛也飛不了，烏蘭格發現情勢不妙時，已經來不及，慘嗥聲起，血如雨下，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早已飛到斷崖下。

「還我徒兒命來。」

「還我徐家命來。」

巴爾勒瘋狂撲到，雙方一言不合，立即幹上了。

布魯圖也沒閑着，欺至徐不凡側後，企圖偷襲，徐不凡打出二枚袖箭，道：「布魯圖，別害臊，上吧，我不在乎。」

這正好給了布魯圖一個藉口，立即投入戰圈。

論功力，巴爾勒與褚艮約在伯仲之間，亦即較徐不凡略勝一籌，換言之，徐不凡與巴爾勒單打獨鬥，求勝的機會不大，今師徒二人挾怒齊上，驚險可知，徐不凡所憑恃的是血劍、勇氣、與智慧。

智慧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血劍是攻擊的利器，再加上無畏的勇氣，構成一套以寡擊衆的戰法。

對巴爾勒全力防守，用鐵臂、短刀、袖箭；對布魯格全力攻擊，血劍招招不離他全身三十六處要害，怎奈烏蘭格的死，得到教訓，有機會就打，打了就跑，從來不讓血劍沾到他身上來。

這樣拖下去，吃虧的當然是徐不凡，徐不凡雙眉上挑，陡生一計，故意賣了一個破綻，讓布魯格攻上來，然後連打三枚袖箭，阻住巴爾勒，猛的奮力進撲，用血劍三絕招，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上去。

快如風，急如電，布魯格全身發毛，拔腿就逃，徐不凡卯着他追上去，寸步不離。螳螂捕蟬，後面還有個巴爾勒，就卯在他身後五尺處。

一前一後二個人，向前奔跑了還不到三丈，徐不凡正好施展到第三招，噗的一聲！劍中布魯格上盤，一劍穿肩而過。

可是，徐不凡的代價太大，幾乎超過成本，拔出血劍，本待再補一招，結果他的性命，身後掌風呼嘯，巴爾勒的蒲團大手已兜頭蓋面打下來，倉卒間，只能舉臂護頭，連出劍的機會都沒有。

蓬！一聲巨震，如山崩地塌，更似泰山壓頂，徐不凡被震得七葷八素，眼冒金星，一下子矮了半截，坐在地上。

幸虧徐不凡機伶，應變得法，巴爾勒是打在鐵臂上，要是一掌正中頭部，怕不腦袋開花才怪。

巴爾勒也吃了苦頭，手掌發痲，彈退五六尺。

一場惡戰，霎時三敗俱傷，朱玉

梅、上官巧雲都被這驚天動地的一佽嚇呆了，不約而同的停下手來。

勝負俄頃，生死全在一瞬間，巴爾勒甩甩手，僅僅喘了半口氣：「徐不凡，在本法王師徒聯手之下，絕對不允許有生還者。」

呼！呼！呼！三掌連成一氣，排山倒海而出。

徐不凡暗喊一聲：「要糟！」鼓足餘勇，彈身一躍，拔起三四丈高，巴爾勒原式不變，也咬着尾巴追上去。

「徐不凡，你今天是死定了！」

「我死也要拉上你巴爾勒！」

巴爾勒全力搶攻，徐不凡奮身迎擊，龍騰虎躍，驚心動魄，兩個人眼看就要撞在一起，勝敗立明，生死立判。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布魯圖封住肩頭血脈，騰空而起，鍾玉郎調息片刻，傷情大有起色，也接踵而上，二人有志一同，一左一右，從徐不凡的後方攻上去，決心要將徐不凡埋在丈人峯。

一個對一個，徐不凡已經吃不消，一個對三個，前後受敵，復在負創之後，恐將百死而無一生。

場中又飛起兩條人影，一個是上官巧雲，一個是朱玉梅，朱玉梅以爲上官巧雲趁火打劫，在半空中將她截下來。

猛可間，更高的空際墜下一個人，鍾玉郎喊了一聲：「斷陽人！」還沒有來得及出手發招，一縷强有力的指風已箭射而到！接着又是一記綿陰掌，不禁心頭大駭，落地而遁。

斷腸人迴轉身來，正想如法炮製，再解決掉布魯圖，布魯圖搶先一着，手掌已印上徐不凡的後心，斷腸人大急大怒：「你找死！」豎掌如刀劈下去，布魯圖被迫撤招後飄，斷腸人再添一掌將他震落地面。

可是，擊退二名悍敵，依然救不了徐不凡，蓬！一聲天搖地動的巨震劃破長空，血劍看先脫手飛出，悶哼聲中，徐不凡也被震出懸崖之外，飄飄而下。

緊接着，巴爾勒、斷腸人、鍾玉郎、布魯圖、朱玉梅、上官巧雲，所有的人都飛出去了。

他們有的是想搶奪血劍。

有的是想將徐不凡殺掉。

有的是想將徐不凡救起來。

只有上官巧雲的企圖不明。

斷崖下是一道無底深淵，三十丈以下煙雲縹緲，深不見底，沒有人救起徐不凡，沒有人殺掉徐不凡，也沒有人搶得血劍，大家眼見山勢險惡，未敢造次，先後飛回到斷崖上。

只有斷腸人一個人不顧生死，一瀉而下。

瞬間，血劍、徐不凡、斷腸人皆沒入煙雲縹緲中。

「不凡，要振作一點，睜開眼睛，千萬不要碰上山壁石頭！」

「不凡，要打起精神，睜大眼睛，千萬要看清楚地形地物！」

斷腸人千叮萬囑，羣山廻鳴，聲聲斷腸！

丈人峯下，有一條狹長的山谷。

谷底有水，不大，可涉足而過。

山谷的盡頭，有一方平整光滑的大青石，青石的四週，長着幾株彎腰駝背的老樹，正好形成一個傘蓋，宛若屋頂一般。

青石上躺着一個人，正是徐不凡。從樹縫裡射下來的陽光，已經照到他的屁股，仍自沉睡不醒。呼吸均匀，容光煥發，沒有絲毫傷重不起的跡象，倒像是一個貪睡的人睡過了頭。

朝陽照到他的臉上，徐不凡的眼睛感覺到强烈的光線，揉揉雙目，陡地站起身來。

腦海中馬上想到丈人峯頂的驚險遭遇，第一個動作就是先察看劍鞘，怪！血劍業已入鞘，居然毫髮未損，探手入懷，血書、文件等俱在，彈彈腿，甩甩臂，運氣週身，體健身輕，亦無受傷的徵兆。

很顯然，是有人救了他，仰目望去，自己所在之處，根本就不是原來摔下去的地方，血劍更不可能自動插入鞘中。

可是，目力所及之處，却再也見不到第二個人。

回想一下那生死關頭的情形，背後挨了布魯圖的一掌，由於斷腸人馳救及時，並無損傷，嚴重的是，被巴爾勒一掌擊中前胸，當時就進入半昏迷狀態。

昏迷中，他聽到斷陽人的呼喚，也曾睜大眼睛，偏偏眼皮子不爭氣，很快就闔起來，以後的事，他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救他的人是誰？

也不知道已經過了多久？

甚至，連自己所在的地方，都無法確定。

空際突然飄來一隻鹿，一隻會飛的梅花鹿，上面還坐着一位獨眼老尼，很快便停在徐不凡的面前。

梅花鹿，獨眼尼姑，徐不凡血脈賁張的精神緊張，連話都忘記說了，還是眇目神尼先開了口：「你醒了，有沒有覺得甚麼地方還不舒服？」

徐不凡立刻明白是眇目神尼救了他，忙深施一禮，道：「謝謝前輩搭救之恩。」

眇目神尼仔細觀看一下他的氣色，道：「能夠把你救活，眞可以說是奇蹟，貧尼費了大半夜的工夫，用盡了所有的方法，總算使你碎裂的心肺癒合，從死神的手裡搶回來一條命。」

「前輩是在何處發現在下的？」

「在丈人峯的峯腰上，你摔在一棵大樹上，又被彈了出來，貧尼正巧經過，便將你救來此地。」

「這兒是甚麼地方？」

「也算是丈人峯的山脚下。」

「離在下摔下之處遠不遠？」

「大概十來里地。」

「可曾見到斷腸人？」

「斷腸人是個甚麼樣子的人？」

「一個以黑布蒙面的少女。」

眇目神尼的神態平靜的近乎冷漠，獨眼平視，沒有半絲感情的成份，慢吞吞的說道：「沒有，貧尼先發現血劍，再發現你，以後就沒再見任何人，丈人峯高聳入雲，煙霧縹緲，視線甚差，你撞上大樹後方向偏離，她可能直落谷底，或被籐葛絆住，另覓出路，但無論如何沒有死。」

無根大師說她生性孤僻，此刻見她侃侃而談，倒還平易，只是語氣略顯生硬而已，徐不凡最躭心的就是怕斷腸人發生意外，忙道：「何以見得斷腸人沒有死？」

眇目神尼目注遠方，有條不紊的說道：「將你救活後，發現前方火把通明，貧尼曾趨前暗中觀看，見巴爾勒師徒，兗州府的兵馬，在你可能跌落的地點，展開地毯式的搜索，直到半刻前始行離去，並沒有發現半具屍體。」

徐不凡聞言心下大安，道：「前輩，在下想向妳老人家打聽一個人，務請指點迷津。」

「是誰？」

「就是令高足小琬姑娘。」

「你認識小琬？」

「晚輩徐不凡，是小琬的未婚夫。」

「嗯！嗯。」神尼仍舊不帶絲毫感情。

「我相信小琬一定常在神尼面前提起晚輩。」

「提過，但不是經常，最近這一陣子好像已經絕口不提。」

「小琬現在何處？」徐不凡倒抽一口冷氣，道：「希望前輩能夠告訴我。」

「琬兒離庵已久，貧尼也有數月未見，不清楚。」

「晚輩是否可以請教，神尼共有幾位高足？」

「只小琬一個，別無傳人。」

「然而，江湖上目前却有兩個身懷前輩獨門絕技的人。」

「這怎麼可能，非習得本門獨特心法，根本不可能修練成功。」

「事實擺在眼前，鍾雪娥、斷腸人都是穿心指，綿陰掌的姣姣者。」

「他們之中，一定有一個是琬兒，一個可能是小琬傳授給她的。」

「很不幸，他們都不承認自己是常小琬，斷腸人諱莫如深，鍾雪娥說是偷學的，如果他們兩個眞的都不是小琬，會前輩獨門絕技的人就變成三個了。」

眇目神尼斬釘的語氣說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貧尼獨門絕技，非資質絕佳，悟性極高的人，連皮毛都學不會。」

「前輩堅持，小琬必是鍾雪娥與斷陽人當中的一個？」

「正是這樣。」

「那她爲何不出面與晚輩相認？」

「這可能因素很多，身在佛門，帶髮修行，是原因之一，毀容可能是最主要的障礙。」

「我們從小就有極深厚的感情，我不在乎。」

「女爲悅己者容，她不能不在乎，怕的是始亂終棄，遺恨終生！」

「老前輩，見到小琬時請告訴她，不管她有多醜多難看，我都不會在意，請她趕快出面，我……我不能沒有她。」

徐不凡的話詞懇意誠，充滿感情，幾乎要落下淚來，眇目神尼却無動於衷，依然是那副冷漠面孔，道：「話，貧尼會替你傳到，琬兒見不見你可一點把握也沒有，她也許覺得，與其見了面讓你失望，不如在你的心目中，永遠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

「老前輩，我愛她，我一定要見她，見不到她，我懷疑自己還有沒有勇氣活下去。」

「唉！孽！孽！又是孽！」

一句又是孽，提醒了徐不凡，道：「老前輩最近是否回過去恨天庵？」

「沒有，貧尼雲遊數月未歸。」

既然沒有回去，老嫗的話自然傳不到，徐不凡的腦海中馬上浮現出血魔王的影子來，道：「有一位血魔王，老前輩知道吧！」

一提到血魔王，眇目神尼的眸中立即閃出亮光，但語氣仍極平靜：「知道，血劍就是他當年成名的兵器，曾給當時的武林帶來一場大浩劫。」

徐不凡望着她，道：「血魔王前輩有幾句話，要在下轉告老前輩。」

眇目神尼的眸光更亮，臉色也跟着變了，臉部的線條略顯抽動，聲音也顯得急促而顫抖：「血魔王有話要告訴我？他……他還活在世上？」

「不在陽世，是在陰間。」

「在陰間？陰間甚麼地方？」

「目前可能在小洞天。」

「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血魔王叫你告訴貧尼甚麼話？」

徐不凡將自己的遭遇說了個梗概，有關血魔王的部份却巨細無遺，最後以無比鄭重的語氣說道：「血魔王前輩說，自始至終，三百年來，他一直愛着妳，想着妳。」

愛着妳，想着妳，就這麼簡簡單單的六個字，馬上在眇目神尼平靜的心湖裡掀起軒然大波，整個身子在劇烈的顫抖着，臉部的線條更加扭曲，時而仰望天際白雲，時而俯視深谷草叢，口中不時發出夢囈似的語聲，却聽不清楚她在說些甚麼。

畢竟，三百年的愛情不是一件平常的事，神尼的感受，亦非局外人所能完全體會。

氣氛顯得有點窒息，尷尬，徐不凡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一時間却想不出適當的語句，只好默然相對，陷入無盡的沉默中。

打從聽到那六個震撼的字眼後，神尼就一直背向着他，這時忽然擺擺手，說道：「你走吧，貧尼想獨自一人靜一靜。」

愛情的力量實在太偉大了，可使枯井揚波，老樹開花，連眇目這麼修爲深厚的得道老尼都承受不住，在這種情形下，徐不凡別無選擇，只好一聲不響的獨自離開。

奔出百十餘丈，王石娘驀的飄然而現，劈面就說：「謝天謝地，可找到主人了，這一夜半日，我們大家都快急死了。」

劫後重逢，徐不凡也顯得甚是欣慰，道：「石娘，辛苦妳了，這半日一夜，你們一定在到處找我？」

「可不是嗎，從丈人峯到谷底，我們幾乎找遍每一寸地方，丈人峯周圍十里的內，亦會在空中搜尋，怎麼始終沒見到主人的踪跡？」

徐不凡將經過的情形告訴她，道：「那個地方很隱密，在空中根本看不見，你們當然找不到，快說妳是怎麼知道我出事的？」

石娘娘道：「主人去後，久久未歸，大家都放心不下，叫奴才上山察看一下，這時候，主人已出事，巴爾勒師徒正在覓路下山，是朱玉梅告訴奴才的，當時郡主顯得很焦急，正準備下山去找你。」

「外面的情形，現在怎麼樣？」

「巴爾勒師徒、褚鵬傑的兵馬都撤走了，鍾玉郎、上官巧雲，還有朱玉梅，均已先後離開。」

「血轎呢？」

「我們已轉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正由二老八駿與天木守着。主人已見到神尼，一定已經查清楚誰是小琬姑娘了？」

「別提了，神尼似乎同樣不甚了了。」

「主人是說，連眇目神尼自己也不清楚，小琬是鍾雪娥？還是斷腸人？」

「嗯，他們師徒已有許久未見。」

「眞是急死人，一日找不到小琬姑娘，主人的心就一日不得安寧，這該怎麼辦？」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在懷疑，小琬是有意躲着我，除非她自己出面，可能誰也無能爲力。」

徐不凡是個很痴情的人，愛情專一，擇一而終，偏巧事與願違，常小琬如神龍現首不現尾，主僕二人談到此處，不由的有感而發，同聲一歎。

翻過兩座小山，血轎就停在一個山岔子裡，二老八駿見主人安然歸來，皆喜不自勝，爲之雀躍不已。此刻正當午膳時分，徐不凡交代大家，就在此埋鍋造飯，飯後決定直奔濟南府。

豈知，剛剛用畢午飯，轎子還沒有動，山岔子的出口，突如其來的被古月蟬率衆堵住了。古月蟬跨步而上，嘻皮笑臉的道：「徐不凡，恭喜你了，被巴爾勒一掌打下丈人峯，居然沒有死，你的命好大。」

徐不凡約略計算一下火焰教的人數，二名黃巾道士、二名紫巾道士、八名白巾道士，連古月蟬算在內，總共才十三人，道：「妳的膽子也不小，昔日城隍廟一戰，未曾佔得便宜，今日勢孤力單，居然也敢找上門來？」

古月蟬黛眉一挑，嘴角掛着一絲冷傲的笑意，道：「別緊張，姑娘我今日此來，一不是投書下帖，二不是搶奪血書血劍，你盡可大放寬心。」

說眞的，動不動刀兵相加，徐不凡確實有點厭煩，聞言笑道：「姑娘是否另有指教？」

「指教不敢，首先我願意說一句坦白話，對你徐不凡個人，我不僅沒有惡感，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好感。」

「謝謝。」

「可惜，家師火眼眞人，與令師無根大師，是八百年的老寃家，死對頭，註定了我們不可能成爲好朋友，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們是否可以另闢蹊徑，建立某種方式的友誼。」

「古姑娘，恕在下愚魯，我還不十分明白妳眞正的意思。」

「姑娘我的意思是，我們何妨效法家師他們，以武會友，各盡其能，單打獨鬥，今日就算是第一回合，然後每月一次，直到永遠，一定可爲武林締造另一段佳話。」

徐不凡不假思索，立即斷然拒絕：「抱歉，我覺得這種事毫無意義。」

古月蟬可不就此罷手，道：「你是不是怕輸了太丟臉？沒有關係，我還有一個變通辦法，輸了的人，如果答應替對方做一件事，或送一件禮物，則以平手論，不必記在總帳上。假定第一回合你輸了，但不願認輸，可以將血劍或者血書送給我，就可以一筆勾銷。」

王石娘聽得火冒三千丈，破口罵道：「閉上妳的狗嘴，轉彎抹角的說了半天廢話，結果還是打血劍血書的主意，告訴妳，我家主人從來不作無謂之爭，妳要是想動手，直管衝着我王石娘來。」

古月蟬不理會王石娘，道：「答應與否，我想聽聽徐不凡自己的意見。」

徐不凡道：「石娘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古月蟬眼一瞪，道：「你拒絕與本姑娘比武競技？」

徐不凡正義凜然的道：「我覺得這個主意很無聊。」

「哼，姑奶奶決定的事，任何人也改不了！」

雙腿半彎，勢成蹲馬，兩臂曲舉，狀似虎躍，猛地一聲嗨！挽起一片狂濤，劈頭蓋面打過來。

王石娘怒叱一聲：「想死就早死，何必浪費這麼多口舌！」揚掌硬往上撞，一名黃巾道士宣了一聲：「無量壽佛！」從半途中將她擋下來。

高天木見王石娘被阻，當即電縱而出，又被另一名黃巾道士截住，古月蟬長驅直入，攻勢猛銳，徐不凡連避三掌，道：「咱們走！」

他既不願與古月蟬作無謂之爭，也不想與火焰教結怨太深，惟一辦法只有退走，以求兩全。二老八駿很能體會得到主人的苦心，一鼓作氣，已衝向山岔子。

「給我截下來，姑奶奶與徐不凡未分勝負前，誰也不許走！」

古月蟬令出如山，二名紫巾道士，八名白巾道士，聞言泉湧而出，企圖截殺，徐不凡趁古月蟬說話不注意，足踩星斗，身似輕煙，已越轎而前，與二老四駿合力連攻十餘掌，開出一條路子，將血轎抬出去。

血轎速度極快，霎時已在十丈外，火焰教的人不肯甘休，啣尾疾追，徐不凡雙手一張，作阻止狀，誠誠懇懇的道：「各位，刀劍無眼，免不了會傷筋壞骨，請就此止，以免……」

話還沒有說完，古月蟬已從衆人頭頂飛越而過，惡狠狠的道：「徐不凡，咱們今天要是不打一個結果出來，我火焰教從此與你誓不兩立！」

人未落地，招已出手，兩隻小蠻脚像兩支利箭，猛踹徐不凡雙肩，徐不凡仰身後退，古月蟬改踢胸膛，徐不凡再往後退，順勢劈出一掌，古月蟬好妙好美的身法，凌空翻了一個觔斗，突然雙脚着地，兩掌平舉，依舊照準他的胸部印下去。

徐不凡說不幹就不幹，連連後退，直氣得古月蟬杏眼圓睜，鼻斜嘴歪，暴跳如雷的道：「徐不凡，你還算不算是個男子漢？」

「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

「拔劍！」

「今天不應該流血！」

「動手！」

「就算妳贏好不好？」

「徐不凡，我認爲你在侮辱我！」

「姑娘言重了，徐某絕無此意！」

猛一彈身，拔起三丈餘，向後疾竄，古月蟬一點也不肯放鬆，立即卯上去，施展開渾身解數，時而拳打脚踢，時而腿掃掌劈，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決心要强迫徐不凡出手，非一較高下不可。

另一邊，石娘娘，高天木技深若海，一輪猛攻下來，已將二名黃巾道士逼退，雙雙凌空飛渡，落在二老一側。

血轎已去遠，二老四駿面對十名火焰教高手，且堵且退，正陷入苦戰，石娘，天木一落地，不出二三下就將局面穩住。

在半空中，古月蟬連攻十拳八掌，外加三腿四脚，還是未能迫使徐不凡出手進招，落地後古月蟬簡直要氣瘋了，殺氣騰騰的道：「徐不凡，你欺人太甚，再不動手，小心姑奶奶用『迷魂砂』！」

八駿一度被擄，就是敗在「迷魂砂」下，石娘娘心頭一懍，道：「胡纏，好男不跟女鬥，好狗不跟雞鬥，這樣吧，我王石娘敬陪末座，輸了就獻上項上人頭做紀念，如何？」

胡月蟬臉一寒，道：「呸！妳還不夠資格。」

王石娘忍氣說道：「那妳到底要怎麼樣？」

「叫徐不凡跟姑奶奶痛痛快快打一場。」

「假如我家主人說不呢？」

「那姑奶奶就用『迷魂砂』，將你們主僕全部活捉！」

「大膽，妳如果敢用『迷魂砂』，小心我活劈了妳！」

拔出風火劍，跨步而上，掌劈劍掃，快如電光石火，古月蟬不打也不行，那還有工夫去取「迷魂砂」。

提起「迷魂砂」八駿老五陡生一計，給其他的人使了一個眼色，道：「『迷魂砂』有甚麼了不起，看看老子的『狂風砂』。」

話落，二老四駿一齊動手，朝着火焰教的方向揚起一片砂土，立時遮天蔽日，伸手不見五指，法子雖然笨，效果却立竿見影，徐不凡主僕，就利用火焰教的人措手不及，紛紛退避的機會，電縱而去。

* * *

濟南總督府可是一個大衙門，單是府衙前的教場，就可以容數萬兵馬。府內更是宏偉壯麗，氣象萬千，高樓矗立，屋宇連綿，數不完的長迴廊，算不盡的石板路，縱橫交錯，有如一座迷宮。

核心地帶，也是全總督府最豪華高大的一棟大樓內，山東布政司兼總督褚忠，正在皇宮似的軍機戶內來回踱着。

已經是六十出頭的人了，臉色紅潤而富光澤，看上去猶五十許，一雙深沉的眸子，顧盼之間華光四射，足見是一個城府極深的老狐狸。

褚忠背負雙手，仍自不停的踱着，神色穩健中略帶幾許焦灼。忽見有人進來通報：「總督大人，大內郝總管來了。」

郝總管就是褚艮，褚忠一聽胞兄來了，心頭大喜，忙道：「快請，快請！」

正準備迎出去，褚艮已走進來，忙上前緊握住弟弟的手，第一句話就是：「二弟，逮住徐不凡那小子沒有？」

可能是由於淨身的關係，褚艮的身材遠比乃兄還要較大結實，對候在外面的四衣衛交代幾句，叫他們找地方去吃喝休息，然後才正容說道：「這小子機伶得很，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逮

住他，不過，小弟得到最新消息，徐不凡被巴爾勒師徒及玉郎，劈下丈人峯，目前生死不明，正全面搜尋中。」

褚忠大喜過望的道：「想那丈人峯高出雲表，別說是被人打下去，就是失足落下，也是百無倖理，看來這條禍根應該可以從此徹底拔掉了。」

褚總管却大不以爲然，道：「大哥，徐不凡這小子乃天縱奇才，有交通陰陽之能，已習得仙法邪術，不能以常理論，在沒有尋得他的屍骨前，仍不可掉以輕心。」

「依二弟之見，該作何打算？」

「一切緝捕計劃仍照舊進行，小弟專程趕來濟南，就是想再作嚴密的部署。」

「你的意思是如果徐不凡未死，他很可能會來濟南？」

「不是可能，按照他現在的行進路線，以及他的個性，下一站必然是濟南府，目標一定是大哥。」

「爲兄的正愁他不來，他要是膽敢踏進濟南總督府，保証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不錯，濟南是咱們的心腹重地，更是舉事的大本營，不能出半點差錯，務必要將小賊主僕全部趕盡殺絕，絕對不能讓他們活着離開山東，他在鵬舉那兒所取得的那些書信、文件，一旦帶到京裡去，漏子就大了。」

骨肉連心，一提起褚鵬舉、褚鵬飛，褚忠就恨得牙癢癢的，道：「那些書信、文件，到底嚴重到甚麼程度？」

褚艮朝門口望望，道：「事發之後，小弟一直馬不停蹄的追殺徐不凡，無暇仔細清查整理，究竟洩漏了那些機密，現在還無法肯定，大體而言，我們的全盤計劃，小賊可能已有一個概略瞭解。」

「二弟，你的身份會不會被洩漏出去？」

「應該不會，我與鵬舉的信上，均以叔父二字落款，不可能扯到郝總管頭上來，請大哥留意，除非心腹親信，在總督府，我還是大內來的太監總管郝艮。」

「這愚兄知道，你的身份一旦被揭穿，影響甚大，爲兄的自會處處小心，但不知與巴爾勒的關係，是否已被徐不凡洞悉？」

褚艮神色一緊，道：「這一點可能已被小賊得知，據說丈人峯一仗就是由此而起。」

「最重要的一點，咱們後面的主子，有無走漏的可能？」

「不可能，這一點絕對不可能，小弟與鵬舉的信上，重要的事情、人名，用的都是暗語、代號。」

「愚兄以爲，夜長夢多，如一切準備妥當，最好及早行事，免得橫生枝節。」

「是的，小弟也是這樣想，待將徐不凡解決後，我立刻趕回京去，預作安排，只要巴爾勒的人馬一到，隨即照計行事。」

褚忠的嘴撇下一抹詭笑，道：「好極了，山東方面秣馬厲兵，期待的就是這一天。」

褚艮神秘一笑，道：「此事計劃已久，應可萬無一失，目前最急迫的事，還是如何將徐不凡主僕毀在總督府，如果被他們逃離山東，痲煩就大了，不知前此請大哥準備的事準備好了沒有？」

「俱已準備齊全。」

「那就好，他膽敢闖進來，就是死路一條！」

兄弟倆互望一眼，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這時門外有人進來稟報，說鍾玉郎、上官巧雲到，褚艮忙將僅僅露出兩隻眼睛的蒙面巾戴好，才放二人進來。

鍾玉郎主動替雙方介紹：「這位是總督大人，這位是我義父，也就是聲動朝野，名震江湖的四衣衛的領導人，這是上官巧雲姑娘，上官嵩的掌珠，徐不凡是她的殺父仇人，上官堡已決定與四衣衛合作，共同對付徐不凡。」

褚艮聞言甚感欣慰，連聲稱好，道：「歡迎，歡迎：有貴堡大力支援，更加穩如磐石，徐不凡縱然脅生雙翅也飛不了，玉兒快去招呼一下，請上官堡的朋友們找地方歇着，待會兒也許眞的用得着。」

（未完·廿一）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德利貿易公司　華聲醫藥有限公司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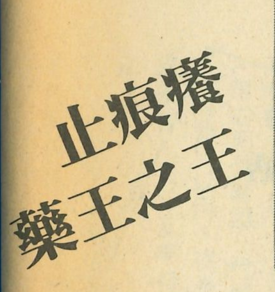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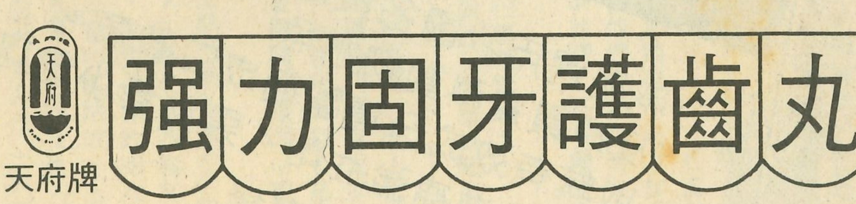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最需要夢伴之時……

梅艷芳的‘夢伴’，你一定留下深刻印象。

究竟怎樣才是最好的夢伴，你可曾仔細想過？

試想每次你睡覺之時，有人不停輕輕爲你按摩，令你舒服得整夜甜睡，非到黎明不願起床？

試想你睡覺時有人在你不知不覺中全力承托，令你的脊骨徹夜平直，保持最正確舒適的睡眠姿勢，令你睡得更健康。歐化寶超硬健康床褥，是你的最佳「夢伴」。



歐化寶特硬
健康床褥

歐化寶
超硬健康床褥